

小魔女（紅粉仇城故事之一）滄海客・新著

寫一武功高絕而身世奇苦的奇女子放浪形骸，遊戲人間，仇人竟是其生身之父，其父又爲其子師門叛逆，子固不知其爲父，亦不知女爲其妹。以致舐氣同仇而相愛而亂倫，固女偵踪仇人，入妓院，扮烟花女也，故事極盡奇詭，而皆在情理之中，戲劇性極濃。

$2.50

971

編後話

春回大地·戊午年臨。本刊同人謹祝各位讀者新年進步，身心愉快，萬事如意，龍馬精神！一本萬利。

**　　**　　**

今期本刊欣逢春節假日出版，巨型小說特選一篇由名作家滄海客撰寫的精彩故事——「小魔女」給讀者們欣賞。是篇為一部既情且趣、莊諧並重的武俠小說，題材別創，結構嚴謹，內容曲折，情節感人……描述一個武藝絕高的奇女子，她身世飄零，行踪隱秘，同時更不惜一切，歷盡滄桑，遊戲人間，忍辱含悲！但她到底所為何事？恕編者為了保留各位閱讀興趣起見，難以奉告，請先睹為快吧！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馬雲君古裝武俠創作故事「紫衣人」，這是一部具有偵探、鬥智題材的武俠小說，內容充滿時下一般偵探說部氣氛，情節迂迴處令你難以蠡測，場面熱鬧，打鬥激烈，幸勿錯過。

同期推出的還有歷史性刺客故事「聶政」。故事題材中肯，情節氣勢磅礡，激烈昂揚，大義凜然，忠貞感人，閱讀之餘保証令你有迴腸蕩氣之感。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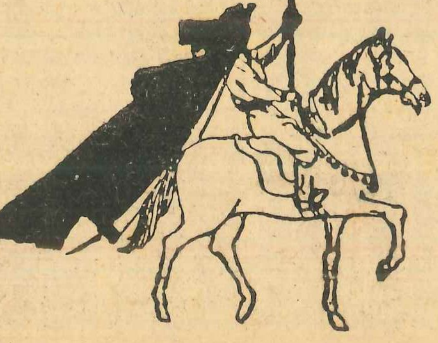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紅粉仇城故事之一

小魔女

滄海客·文
子成·圖

無邪魔女　戲謔老道

白雲天，黃葉地，正是晚秋天氣。

孟州道上的快活林，酒館裏顯得特別清閒，便是醉仙居這家最大的酒館，也只得五七個老客在座，也不過是捧着酒杯瞎扯，反正閒着無聊，湊在一起打哈哈。

谷子是入了倉，冬麥可還不到下種的時候，商販忙於農閒，按說這快活林生意不應清淡才對，偏是往常也熱鬧的酒館，這些日子來倒成了混混兒的咀巴要淡出鳥來。

酒保莫三兒替王二夯子的酒杯裏斟上酒，把抹桌布往肩上一搭，提起脚來踏在凳頭上，那眼睛掃了掃朱三麻子和秦屠戶一眼，說：「怎麼着，你們不信不是？當年武二爺掄起砵兒大的拳頭，就是擂在這張桌上，喏，這條桌腿子不是換過啦，就是武二爺拆下來，怒打蔣門神……」

王二夯子噗嗤一聲，一口酒差點噴了朱三麻子一身，秦屠戶一聲哈哈，說：「莫三兒，你今年多少歲了，倒像你當年親見武二爺大鬧快活林一般。」

莫三兒一揚眉兒，說：「信不信由你，武二爺抓住櫃台裏的那個小媳婦，一聲撲通，就是插入那口缸，我還告訴各位，那小媳婦好一身細皮白肉，和我們櫃台裏的這位，還眞是一個模子一個樣。啊唷！要是打中了我，你倒是心疼不心疼，我說……啊唷唷！」

又是一個小竹簍兒擲來，這次莫三兒可沒躲得開，當眞櫃台裏那個小媳婦，好一身細皮白肉，杏眼兒圓睜，笑罵道：「你這爛舌根的莫三兒，我就知你繞着彎兒尋我開心。各位別信他，狗咀裏可長不出象牙來。」

那莫三兒跳到桌後，用抹桌布往臉上一抹，還扮了個鬼臉說：「人家說打是心疼罵是愛，細姐兒，你對我到底是疼還是愛？說啊！」

那小媳婦本又抓起了一個竹簍兒要擲的，這時也就不擲，也不罵了，只氣得在櫃台裏直蹬脚，店裏的酒客就一陣哈哈，只聽傍桌上一個連眉毛也白的老頭兒說道：「莫三兒說的倒也有一半兒眞，當年武二爺大鬧快活林，怒打蔣門神，還是眞在這店裏，當時我還小，聽說後還跑來瞧過熱鬧，可不滿地是酒，後來那小媳婦整整躺了兩個多月，才起得身。」

莫三兒樂呵呵，說：「可是沒騙你們哩，我說：細姐兒，你倒眞要小心些，休要再來一個武二爺，也抓起你來插入那口酒缸。那麼……」

一言未了，只見打店外來了一個漢子，好不高大粗獷，一臉絡腮鬍，梢棒上挑着個包兒，往桌上一放，那聲响沉得令人心頭一震，不知是他梢棒太重，還是包袱重，但看來又不大。

店裏的人正談到武松，眞像武松就到，雖說誰也沒見過那打過虎，打過蔣門神的武松，但想來必也像這人一般，高大粗獷又威武，是以全都一怔，櫃台那小媳婦竟然一縮身，嘩啦一聲响，原來是她驀然間絆着凳子發出來的聲音。

那漢子粗眉一掀，叫道：「酒保走過來，走過來！」

莫三兒上前：「客官敢是要酒？」

漢子怪眼一瞪，說：「不喝酒，老子進來幹什麼？上好的酒來三五斤，大塊牛肉只管切將來。」

那店裏的人不禁都吐出了舌頭，莫三兒倒沒吐，把抹桌布在桌上抹了抹，道：「客官是幾位？」那粗漢的怪眼又是一瞪，莫三兒忙陪笑道：「便是好取杯筷來。」漢子道：「取個大碗來就是，誰耐煩用杯兒盞兒。」

莫三兒忙應了一聲，掉頭，才敢吐了吐舌頭，可沒忘對櫃台裏的小媳婦擠了擠眼，意思是說：「細姐兒，可不是來啦，你可得小心。」

莫三兒不敢怠慢，跑得脚底板朝天，來回取酒肉，那漢子便大碗酒，大塊肉吃將起來。

雖說這孟州道武林人物多有路過，也常光顧這酒館，可眞還沒見過這般豪客，那粗獷威武，好生驚人，櫃台裏那小媳婦更多一眼也不敢瞧他。

若然這小媳婦是清白出身，酒保莫三兒豈敢和她打情罵俏，皆因東家從窰子裏買了細姐兒來，只得三五月新鮮，便又有了新歡，東家在城裏另有大買賣，冷落了的細姐兒就到這家醉仙居來當爐賣酒了。

雖說她明知莫三兒是和她講笑，但見恁般粗獷的漢子，也不由她不心驚，不料細姐兒水汪汪的眼睛定了，亮了起來，不自覺伸出纖纖之手，抿了抿一絲兒也不亂的秀髮。皆因打街外，進來了一個少年，當眞是面如冠玉，唇如塗丹，那朗朗星眸只不過那麼朝她掃了一眼，細姐兒的靈魂差點兒沒出竅，窰姐兒閱人還少得了，饒是洞房夜夜換新郎，可就從未遇到過這麼俊俏的郎君。

莫三兒迎着說：「相公請坐。」他抹靠右邊牆的桌子，那少年却偏要坐去那漢子旁邊，可就接近了櫃台。偏不理會莫三兒，對那細姐兒笑嘻嘻，說道：「小娘子，酒來。」

莫三兒使勁把抹桌布往肩上一搭，眉梢兒一挑，心裏哼了一聲，細姐兒早取了一角酒，皓腕一伸，那意思就是要遞給那少年，說：「相公，酒來了。」

莫三兒一把奪過，順手拿了個杯兒，在少年面前重重一放，拍的一聲，眞眞可惱，細姐兒就從來沒有那麼水汪汪的眼睛瞧過他，看來姐兒愛俏，那話兒眞不假。

少年竟不以爲意，自斟而飲，那知他才沾唇，那細細的眉兒就皺了起來。細姐兒心想：「若是他這眉兒粗一些，添些英爽氣，可更十全十美啦。怎麼？他怎生才沾唇，就皺了眉兒，於是說道：「相公，可是嫌酒不好麼？倒也有上好蓮花白，只是太烈了些，怕相公你……」

少年眉兒眼兒也帶笑，說：「小娘子，你眞是可人兒，解得人意，却是換一盞像小娘子你一般的最好。」

細姐兒噗嗤一聲，又一聲格格，嬌聲道：「唷，又不是酒，相公你敢是要把我喝下肚去。」

少年道：「小娘子，我是說像小娘子你一般，蜜蜜甜甜的酒……」

言尚未落，驀聽震天價一聲响，是那個漢子一拍桌子，嚷道：「可惱！酒保走來。」

莫三兒三步作兩步，上前道：「客官有何吩咐？」

漢子怪眼一瞪，把賸下的半壺酒，拍的一聲，擲在莫三兒面前，說道：「呔！大爺可是少了你的酒錢，却把淡出鳥來的酒拿來。」

莫三兒一怔，忙道：「這便是小店上好的酒，客官……」

那漢子怒道：「我不少了酒錢，快換上好蓮花白來！」

原來那細姐兒對少年說的話，被他聽了去，莫三兒沒好氣，橫了細姐兒一眼，但他尚未抓起酒壺，只聽那少年嘻嘻笑道：「小娘子，這年頭，世風可眞不好，偏是多那騙吃騙喝的，腰裏空空，咀頭上可挺硬，說是有銀子，誰知他眞有沒有。」

少年說着，弄眼一擠眉，拋了個銀菓兒在櫃面，道：「我可沒說有銀子，怕你以爲我也騙吃騙喝的，這個給你，小娘子，替我存在櫃上。」

莫三兒可樂了，除非這漢子是白痴，才會不知少年話裏的刺兒是對着他，好小子，敢勾引細姐兒，可是活得不耐煩啦。那伸出去的手，立即縮了回來。

那粗獷的漢子登時大怒，驀地一拍桌子，那酒碗登時跳起老高，嘩啦一聲响，掉在桌上碎了。

少年說：「好，酒錢之外，多三分銀子，這青花瓷碗，還是眞不便宜。」

漢子怒吼一聲，說：「小子，你端的說誰？」

少年一怔，跟着一聲嘻嘻，說：「這不奇啦，我說那腰裏空，咀頭硬，騙吃騙喝的，關你甚事？」

那細姐兒見到漢子也怕的，何況少年去撩撥他，登時着了慌，忙叫：「莫三兒，快把酒壺拿來。」

少年說：「小娘子，噯呀，你可眞偏心，我蜜蜜甜甜的酒，你還沒給我，人家沒給銀子，還不知是不是白吃，你倒先給人家換酒。」

細姐兒嚇得吸了口涼氣，待見那漢子是伸手拿包袱，才閉了閉眼兒，鬆了口氣，該死的莫三兒，不動也罷啦，還兩手一抱，直恨得細姐兒牙癢癢。

只聽撲通一聲，漢子把包袱抓起又擲在桌上，少年說：「啊唷，銀子還眞不少，十個大錠，一錠十兩，加起來就是一百兩。」

那漢子正解包袱，敢情他包袱裏，眞包着十個大錠，共是百兩紋銀，這小子怎會曉得？

偏是那少年又道：「小娘子，聽那個聲响呢？沉沉的，倒像有那麼多，怕只怕那裏面包着的是石頭，不是銀子，你猜怎麼着，今兒我就見到一個。這年頭，還是要眼見才作得眞。」

他話聲未落，細姐兒已一聲尖叫，後面的幾個酒客一齊啊了一聲，要糟！是那漢子掄起砵兒大的拳頭，偏是少年側着身子看不到，兀自說道：「你猜怎麼着，那騙吃騙喝的，吃得飽了，喝得足了，就借個故兒，小娘子，那拳頭越是大的，心裏就越是虛，八成兒他就是要溜，小娘子，遇到這樣的人，你還是眞要小心。」

氣得那漢子怪叫一聲，他不但拳頭大，胳膊也長，呼的一聲，一拳向少年腦後打去，嚇得那細姐兒連叫也叫不出來了，便幸災樂禍的莫三兒心裏也喊起娘來，不好！要出人命。不料大夥兒立即都鬆了一口氣，那漢子一拳，竟搗了個空，就有那麼巧，少年不晚也不早，身子兒一斜，竟巧巧地躲過了那一拳。

原來少年是挨身過去櫃台，眯眯眼，說：「小娘子，你這是怎麼啦，瞧你臉色也白了，別是不舒服吧，快就我杯裏喝口酒，咦！怎麼像是嚇壞啦？」

敢情他手裏還端着酒杯，酒杯遞去細姐兒咀邊，還說：「騙一頓吃喝罷啦，小娘子，你可看開些，喝啊。」

他是怎麼啦，店裏的人全嚇壞了，偏他像沒事人兒一般，就算看不見拳頭，難道聽不到怒叫，難道眞是色迷了心竅，什麼都不知道不成？

莫三兒到底沒大恨深仇，出了人命，可了不得，忙陪笑道：「大爺，你請坐，我這就換酒，上好蓮花白，有有有，小的馬上奉上。」

那漢子氣壞了，叫道：「呔！銀子拿去存櫃上，老子再收拾這小子。」

偏是這話那少年聽明白了，轉過身來，笑着掀了掀眉兒，說：「話是像話啦，就不知包袱裏有銀子沒有。」

驀聽嘩一聲响，氣極了的漢子解不開包袱，竟使勁撕了開來，登時呵呵連聲，那漢子也張口結舌，兩眼瞪得比鷄卵還大，可是少年先叫了起來說道：「敢情眞是包着石頭來騙吃喝，好哇！你倒發惡！」

那撕開的包袱裏，可不是石頭，漢子的眼睛瞪着那少年了，莫三兒一捲袖子，嚷道：「好哇！你不打聽打聽，這是誰開的店，敢來騙吃騙喝，各位，帮忙截住他，別讓他溜了。」

少年也叫道：「對！別讓他溜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孟州道，噹噹响，笑面太歲田宏開的店，也敢來撒野，八成兒你是活得不耐煩啦。」

那漢子虎吼一聲，抓起梢棒，繼而一聲狂笑，嚇得莫三兒直往後退，啊唷，一聲嘩啦，板凳被他絆倒了兩根，漢子正眼兒也不瞧他，掃了酒保一眼，切齒道：「笑面太歲田宏！哈哈，老子正要找他。」不知怎的，沒隔着一丈，也有七八尺，漢子只是那麼斜身一探臂，就揪着了莫三兒，吼叫道：「田宏在那裏，快說！」

莫三兒被他抓住的胳膊，像要斷了，痛得矮下了半截身去，叫道：「好漢，我我……不收你的酒錢便是……放放……放開我，噯唷唷！」

少年哼了一聲，說：「欺負個沒武功的下人，算什麼好漢，有本事就找笑面太歲，東大街，高大粉牆八字開，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那漢子一鬆手，正掙扎的莫三兒登時跌了個仰面八叉，漢子說：「對，老子找田宏。」但他一伸手，手沒抓住包袱，不抓也不縮回來，那一雙怪眼可又落到少年身上：「嘿嘿！敢情是你這小子做了手脚，還我銀子便罷。」只那麼一屈肘，梢棒登時藏棒頭，遞棒尾，指正少年前心，才又道：「老子先找你，好小子，你也不打聽打聽，竟敢太歲頭上動土！」

少年說：「不用打聽，你是田宏的乾兒子，啊唷！」好靈巧的身子，肩頭一幌，少年已溜到門口。那漢子的梢棒便點了個空！

少年說：「喂！你講不講理！田宏叫笑面太歲，你也自稱太歲，他年紀比你大，你可又不姓田，他大太歲，你小太歲，可不是他的乾兒子麼，你自家都認啦，怎麼動手打人！」

那漢子氣得哇哇怪叫，一躍竟越過兩張桌面，梢棒一伸，又攔住了他的去路，吼道：「你是誰？竟敢戲要老子，今天還我銀子便罷，否則有你好看的！」他一脚跨出，少年就疾退了一步，只不過眼笑眉開。

這工夫，那店門外早圍了一圈人，店裏這麼一鬧，那會不把瞧熱鬧的人引來。有人說：啊呀！大欺小，有人叫，快報官，要出人命。

那少年却嘻嘻笑道：「還你什麼銀子？各位，你們評評道理，他騙吃騙喝，沒錢還帳，倒賴我偷他的銀子，怎有這個道理？他顯然是個壞東西。」

那漢子氣得紅臉冒青筋，叫道：「好小子，我包袱裏的銀子變了石頭，要不是你偷的，你怎知裏面是石頭。又怎知我的銀子是十錠一百兩？」

少年笑說道：「那不容易麼，因爲我一瞧你就知是去騙吃騙……啊喲！」

漢子實是怒極了，梢棒一領，霍地攔腰掃去，那圍着看熱鬧的人登時發起一聲喊來，不料少年像是嚇慌了，脚下一踉蹌，不知怎的，竟打那梢棒下一鑽而過，撒腿就跑，直嚷：「好傢伙，殺人啦！」

人羣往傍一分，少年左閃右躲，忽然向快活林的東面街口跑下去，漢子提着梢棒緊追，饒是他步步七尺，一竄就是丈多兩丈，就是抓那少年不着，活像水裏的泥鰍一般，溜滑之極。

出了街口，少年像是慌不擇路，落了荒，啊呀！漢子縱撲到，長臂也抓到，說：「小子，你跑不了！」

分明指尖已觸到了少年的肩頭，這漢子武功其實不弱，又上過幾次當，知道少年溜滑得很，那臂便往前一探，登時長了半尺，滿以爲少年往前一鑽，便就送進他的掌中，那料他眼前陡然一黑，拍的一聲，竟挨了個咀巴子，漢子氣得發昏，那會想到少年這番不進反退，登時挫腰，兩臂環抱，說：「嘿！好小子，你還逃！」

豈料他兩臂抱了個空不說，少年竟溜到他背後，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却嚷：「救命哇！殺人啦！」

兩人一逃一追，早離了街口，曠野那有人來，漢子氣得臉紅眼更紅，眼看少年已逃得遠了些，偏又像是脚下被絆了一般，像要栽倒，但漢子才提氣撲前，少年却又跑下去了，不到半頓飯工夫，少說已追出了七八里地。

那少年忽然一旋身，跳過一邊，叫道：「且住！」

漢子幾乎收勢不住，忙不迭一錯身，總算站得穩了，張大了咀喘氣。他魯莽，可不傻，再傻也該知道少年實有過人的武功了，是以趕緊梢棒橫胸。

少年氣不喘，臉不紅，笑說：「喂！你可是眞想找回你的銀子？」

有道是英雄無錢，寸步難行，何況自己的銀子，爲什麼不要，漢子又恨又怒，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眼裏也似要噴出火來。

少年笑道：「你要銀子，可就得乖乖聽話，我指你一條明路。喏，你瞧見麼？那山坳裏有個破廟，廟裏有個光屁股老道，你那十錠足百兩銀子，就在他那裏，我可不準知是不是他偷你的，但你去，準能要得回來。」

漢子雖然不信，但也順着他指處一瞧，可不是半里地外有個小廟，大約在半里地外嗎？

少年又吃吃笑道：「罷啦，我好人作到底，實在說了吧，你猜，那老道怎會光屁股？」

漢子拿他沒法兒，忍住怨，不敢發作，顯是要瞧少年說的到底眞不眞，故爾只睜大着眼瞧他。

少年再嘻嘻一笑道：「不瞞你說，我把他的道袍偷啦。」說着，一縱身，打那頭上的樹梢，取下個衣包來，在手中揚了揚，道：「那老道就這麼一件道袍，被我偷了，怎會不光屁股？」

漢子哼了一聲，牙又咬緊了。

少年兩眼一翻，咀兒一呶，說：「好，你罵我，我可不管啦。」半旋身作勢就要走，漢子可慌了，適才少年縱身上樹取那衣包，一縱幾近三丈，他可就跳不到這麼高，要是再跑了，休想追得上他，更不用說抓住他了，不容他不忍氣低頭，說：「我……沒罵啊。」

少年說：「怕我不曉得，你咀裏不敢罵，心裏可罵開啦，你敢不承認？」

漢子囁嚅說：「我心裏……罵開啦，沒有啊。」陡然間，他竟然想笑。說眞的，這少年雖然戲要他，淘氣頑皮得令人氣惱，但這瞬間，却又天眞得又好玩，又好笑。

少年瞪大了眼兒，說：「你還敢賴，你罵啦，你心裏罵，他連老道的道袍都偷，我的銀子還怕不是這小子偷的，是不是，你賴也賴不掉。」

漢子大吃一驚，心裏還是眞這麼罵了，怎麼他會曉得？他敢是個小妖精。

少年又一翻眼，說道：「你罵我小子，我不惱，本來嘛，我就不是小子，你若敢罵我小妖精，小心我又給你老大個咀巴子。」

漢子說：「不敢。」怎麼才罵他小妖精，他又曉得了？他可眞不敢了。難道他是神仙不成？

少年忽然又嘻嘻笑說：「我倒也不是神仙，說穿了，可就一個錢不値了，你眼珠子在轉，鼻子裏在哼，目光又落到我手裏這道袍上，還不容易猜麼。我可說眞話，信不信由你，昨兒夜裏不是下雨嗎？我在那小廟裏躲雨，後脚進來了那老道，渾身濕透，他就生起火來，脫下道袍……」

漢子一怔！這麼個淘氣的少年，怎會啐了一口，臉會紅了？

少年說：「我一氣，就把他衣衫偷了來，藏在這樹上。」

漢子道：「但你怎說是他偷了我的銀子，又怎知他還在這廟裏，難道他不會走麼？」

少年嘿了一聲，說：「你啊，眞蠢，他光着屁股，沒衣衫，敢走麼？你要信我，就拿這衣衫去，他要給你銀子便罷，否則你就不給他衣衫那就是了。來，來！接住啦！」

少年把衣包向他拋來，他伸手一接，登時心頭一震，萬料不到一個輕輕的衣包，竟有那大麼的力道，入手時，竟然身子也爲之一晃。

少年又喂了一聲，說：「我還得教你一法，你要明着給他換銀子，他必不給你，只怕還躲着不敢見你，你到了那廟門口，拉開嗓門口嚷叫：賣衫啦，誰要買！他必會跑出來，問你要多少錢，你就說：一百兩銀子，還得十兩一錠的，少一錠也不行。快去，快去。」

漢子拿着衣包，提着梢棒，半信半疑，少年抬了抬眼兒，說：「別忘啦，也別忘了醉仙居還有你的包袱，酒肉錢也沒還給人家，站住！」

那漢子才轉身，又被他喚住了，嘻嘻笑道：「記住替我問候那小娘子，說她還欠我一盅蜜蜜甜甜的酒兒。去啦，我們回頭見。」那格格笑聲未落，少年的身子兒只晃得那麼兩晃，已鑽到林中不見了。

那漢子怔了半响，才嘆了口氣，現下不信那少年的話，也別無他法了，當下向那小廟走去，原來那一間破敗不堪的小廟

，頹垣的後邊，就是塌了一角的破殿，從那沒門的殿門向裏一望，殿堂中果然有一堆柴灰，還在冒烟，却不見人，可見少年所說不像是假話。也就照那少年的吩咐，拉開嗓門兒嚷：「賣衫啦，有衫賣，誰要買。」

他邊嚷邊往裏走，驀聽一聲：「無量佛！」

那麼個粗獷豪邁的漢子，竟嚇得退了一步，皆因聞聲而不見人，他於是說：「你？是誰？在那裏？」

只見神龕裏伸出頭來，挽着個牛心結，那漢子一瞧就明白了，敢情眞是光着身子的老道，是以不敢出來，只伸出個頭來說：「這位壯士，既有衫賣，快快給我，待我穿着好了，才出來算還銀子給你。」

這一來，漢子更是全信了，少年說得眞是一些兒不假，不禁心中有氣。好老道，竟偷到老子頭上來。但想起少年的吩咐，便按捺着性子，哼了一聲，說道：「衣衫却有，可得一百兩，還得十兩一錠的，少一錠銀子也不賣。」

不料那老道咦了一聲，說：「你！你不是……」

那漢子顯然也已經認出老道來了，噯呀一聲，說道：「你不是師叔麼？你怎麼，怎麼……師叔，可找得我好苦。敢情光屁股老道是你，好小子！」轉身就往外面跑。

反了！晚輩敢罵尊長。老道大怒，心中氣往上撞，見他拿着衣包往外跑，可又大急，白影才晃，那漢子右臂一緊，是他的右臂被拂塵纏住了，硬生生被拖了回來，叫道：「放開我，好小子……你放開我吧。」

那漢子一陣劇痛，兩脚登時離了地，轟然一聲响，漢子眼前一黑，泥塊塵土有如暴雨般落下，落了滿頭滿臉，他已痛得幾乎暈了過去，但雖然不暈，也睜不開眼來。

原來那老道聽他又罵好小子，大怒之下，拂塵一抖，那漢子便一頭撞到破牆上，撞得破牆的泥塵有如雨落，好不容易才睜開眼來，面前已不見那光屁股老道，手中也不見了衣包。

他明白衣包是師叔拿去了，但仍然發楞，師叔怎生發怒？哎唷，好痛！摸摸痛得像裂開來了的後腦，還好，手上不見血，揉揉發紅的眼睛，神龕後面已轉出那老道來，光屁股的老道，頓又有了幾分道骨仙風，但怒容滿面，拂塵一指，說：「混帳！你敢罵我！」

那漢子剛爬起來，瞪大了紅眼，楞楞的說：「我沒罵你哇！師叔，我是罵那小子。」

「那小子……」老道的拂塵垂下了，有些明白了。

漢子說：「那小子戲耍我，又寃了師叔你，怎不找他？他偷了師叔你的衣服，却說師叔你偷……偷……」

「我偷……偷……」老道的牙也快要咬碎了。

漢子說：「他說師叔你偷了我的銀子，要我拿衣包來換銀子，怎會想到光屁股老道就是師叔你，那小子把我們寃苦了，可不能放過他，師叔，你怎不讓我追。」

老道說：「那麼，你不是罵我？」

漢子楞楞地摸着後腦，說：「我……爲何……怎敢……」

老道目光射出一道光芒，說：「快說！那小子在那裏？」

漢子唉了一聲，蹬脚道：「其實早跑了，我要是捉住他，我……」砵兒大的拳頭，捏得發出聲來，揉得發紅了的眼睛，也更紅了。

老道也一蹬脚，唉了一聲，但忽然嘆了口氣，說道：「你錯了，他不是小子，是小妖精，小……魔女。」

漢子大叫一聲「啊呀」，是他驀可裏向頭上一指，那兀自仍痛的頭，更痛如裂，說道：「是！是啦！那把聲，那眉眼兒，眞有些女氣，哼！」他不禁摸着先前被她打了個咀巴子的右臉，便是當時也不痛，他摸臉幹什麼？

正因當時一點也不痛，那個咀巴子其實就不是打，是在他臉上摸一把。哼！哼！晦氣，被女人在頭上摸了一把。他向上看了一眼，忐是作怪，手上怎麼又膩滑滑的？

要不是明白他是姑娘，不是小子，他就不會感到膩滑滑的，手上有什麼？什麼也沒有。他又抬起眼睛望着老道說：「她叫作……小魔女？」

老道面似寒霜，哼了一聲，說：「不是魔女，也是小妖精，原來那銀子就是你帶來的？」

漢子却在想：眞是小妖精，要換了女妝，怕不迷死人，我說啊，世上那來這麼美貌的小子，但她怎倒調戲那小媳婦來？呵，奇了，奇了！

漢子登時嚥了大大的一口口水，原來他想起了那小媳婦嬌聲嬌氣的話來，教人想一口吞下的倒不是她小媳婦，是這個迷死人的小魔女，嘿！他叫道：「師叔，快走。」

老道大吼一聲：「我問你，那銀子，你不要那銀子嗎？」

對了，那銀子，漢子像從夢中醒來，說：「那小小……小妖精說，我那百兩銀子是你……」

老道向樑上一指，說：「你瞧，那是不是你的？」

漢子隨他拂塵指處，只見樑上整整齊齊擺着十錠銀子，不差，恰是十錠。漢子一騰身，左手勾着樑，取下銀子一瞧，掂了掂，可不是十兩一錠的，忙逐個兒揣在懷裏，落下地來。他原就是替師叔送銀子來的。

再說，他師叔雲中子輕功絕頂，眞要偷時，伸手就可取來，又豈會偷他的，他望着老道，愕然說：「這這……怎麼回事？分明在包袱裏的銀子，却變了石頭，銀子却到了這樑上，啊呀！」他突然打了個寒顫，像見了鬼魔！

莫非她眞……是個女妖？女魔？

老道鐵青着臉，道：「還問甚麼？眞不中用，怎生包袱裏的銀子被她換成石頭，也會不知道，若被這小魔女戲耍了，我雲中子還有臉見人麼，你說，她在那裏？走！」

漢子苦着臉，說：「師叔，良心上說，我們已被她戲耍了，只怕前面快活林裏，能找得到她。」他記起小魔女那最後一句話來，當眞他的包袱仍留在醉仙居，雖沒銀子，可還有些換洗的衣衫，也得去取回來。

兩人出了破廟，雲中子穿回那件銀灰色的道袍，又復道骨仙風，頸子也直了，頭也又揚了起來，漢子跟在後面，想笑，却又不敢，心下也老大不服氣，他包袱裏的銀子變了石頭，師叔罵他不中用，哼，心想：「但你穿在身上的衣服也丟了，成了光屁股，又該怎麼說？難道你就中用？哈！」

偷了他的道袍，把這麼個道骨仙風的師叔變成了光屁股的，竟然是個美嬌娘，要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會怎麼想？怎麼說？自不然要往邪裏想，邪裏說。這就不怪他這師叔氣得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要去找這個小魔女算帳了。不過……找得到她嗎？看情形，不一定找得到，因爲小魔女不是易與的。

漢子搖搖頭，他師叔雲中子，劍術輕功，雖非無敵，但在當今天下，也是罕有其敵，至少他就不知師叔遇到了敵手，但這番可遇上了，別的不說，輕功顯已勝了他這師叔一籌，那小魔女更勝了溜滑狡獪，去找小魔女算帳，成麼？

漢子忍不住說道：「師叔，這個小魔女端的是誰？不像和我們有仇作對，却又戲弄我們？」

光屁股又成了道骨仙風，偷去的銀子又還給了他們，這分明是戲耍。

雲中子哼了一聲，說：「不成話，還會是名門正派麼？」

當眞成什麼話，一個姑娘，脫光大男人的衣裳。這麼說，他師叔其實也不曉得了！道：「師叔，她說，她趁你烤火，把你晾的衣衫偷啦，可是眞？」

雲中子怒道：「難道還有假，若不是我光……光……」

當眞若不是光着屁股，難道她眞能從他身上剝得下道袍來，容她跑了，但也：：不成話，姑娘家在光着屁股的男人面前偷衣衫，也是不成話。

刷的一聲，道傍橫斜的一根樹枝，刀砍斧截一般飛墜去了身後，那漢子猛吸了口氣，眞沒料到他師叔這把拂塵，比刀劍還要鋒利，還以爲師叔的劍術到了化境，故爾才棄劍不用，但也明白，師叔今天是氣極了，忐是作怪，他竟替那小魔女担心起來。師叔適才顯然把樹枝作了小魔女，雖說這樹枝只得手腕粗細，眞不信她能接得上師叔的拂塵來。

那漢子早已是渾身大汗，雲中子恨不得把小魔女立即擒來，脚下快似風飄，追得那漢子上氣不接下氣，快活林才在望，他已把老道追得不見了。索性停下來，抹了抹汗，嘆了口氣，罷了。

今天，他可眞是被比下去了。他，出山虎江彪，在淮海一帶，胳膊粗，名頭高大，手中梢棒會過大江南北英雄，就沒一個能在他無比威猛的梢棒下，走過三五十招的，除了他師傅高士宏，就從沒把別人放在眼裏過。而今天，饒是他牛高馬大胳膊粗，却被個女娃娃戲耍了，不，師叔說她是小魔女，叫小魔女，他心裏倒好過些。唔！人可不能和妖精比，是不？妖精來去一股風，那也不算他丟臉，銀子變石頭，更是邪門兒，落店打尖，包袱就放在桌上，睡覺時放在枕邊，此外就沒離過手，那麼，包袱裏的銀子怎會變石頭？除非是夜裏，趁他睡大覺……

出山虎江彪的眼睛定了，咀張了起來，若這小魔女眞是夜裏去掉的包，他可是脫光了身子睡大覺，也光着屁股，登時他心跳起來，臉也發起燒來，怎麼一個大姑娘……不，只怕眞是個小魔女，不成話，哼！是小魔女也不成話，這這……成什麼話？

「成什麼話！」誰在說？江彪一怔！他只搖頭心裏說，但分明聽得淸淸楚楚，眞有人在說。

江彪向四外掃了一眼，坡下就是大道，右面的林子也疏落，近處沒人啊。陡然間，他心裏一陣劇跳，也往前縱身一跳，一跳幾近兩丈，旋身，把背脊靠着樹身，不差，那把聲淸淸脆脆，像是小魔女！啊呀……是她！

但身後連人影也沒有，且慢，懷裏的銀子別又變了石頭。他忙掏出來瞧，一錠，又一錠，他鬆了一口氣，不料陡然間，他脇下伸出一隻手來，像是陡然問眼花了一般，也像是不信自己的眼睛，又像是嚇傻了，待得往前又一跳，驀覺兩手一空，落地瞧時，手中的兩錠銀子可不是不見了。只聽一般淸脆脆的聲音說道：「這才成話啦，找回了銀子也不謝我，這算那門子規矩？」

小魔女！他得急退了一步，他適才立身的樹下，可不是小魔女，不，是那個翩翩美少年，他手中掂着的正是適才握在手中的兩錠銀子，怎會煞那之間，落到了他的手中！

那少年笑嘻嘻從樹下出來了。「喂！小心！」少年啐了一口說：「虧你馬大牛高，胆小却如鼠，我又不是鬼怪，瞧，嚇得你直退，你往後瞧瞧，再退，你這條出山虎，就會變成落水狗啦，不可不知。」

出山虎江彪回頭一瞧，當眞他已立身在陡坡邊緣，坡下是個水塘。却是這麼一來，他倒心定了些，當眞她便是小魔女，但既帶他來尋回銀子，又尋到了苦尋不遇的師叔，而今，又從水塘邊緣把他喚回來，可就不是害人的女魔，否則怕不眞會成落水……啊呀！她怎會知道我叫出山虎？難道眞是個妖精！

他瞪着那少年，忙不迭橫跨一步，又一步，不料那少年本是笑嘻嘻的臉，陡然一沉，說道：「就憑你們這點能耐，這個胆量，也敢去找笑面太歲？」

江彪羞愧滿面，說時遲，那少年一回身，只見他兩手一拍，硬生生把兩錠子嵌進那粗大的樹幹，江彪更是嚇得目瞪口呆，破空聲响，那少年手中握着一把拂塵，只看秋陽下發出來的那片烏光，就知是他師叔雲中子的，早見他右臂一圈，嗤的一聲响，那麼柔軟的拂塵，竟然穿過了那徑尺的樹身，他一離手，拂塵的柄便軟軟地垂了下來，穿過樹身的，竟然是那柔軟的塵尾部份！

江彪倒吸了口凉氣，他師叔拂塵一抖，斷那樹枝如刀砍斧截，已令他驚訝了，若然恁地穿過樹身，必不能够，但她這樣

年輕，還是個女……他再又大吸了一口涼氣，退一步，又退一步，他的心中又說：「除非她是魔女！她……難道眞是個小魔女不成？」

那小魔女眉梢兒揚了揚，嘿！男子漢的眉兒，那有她那麼細的，怎生先前想不到。瞧着她的眉兒，可就見到了她的眼睛，水汪汪的眼兒，配上她那紅紅的小咀兒，且慢，那咀邊的笑雖然冷些，但配上眼兒眉兒，還是眞好看，不禁就想：她要是換上綾羅衫兒，不用擦胭脂粉，怕不就是個絕色的美人兒。

那麼，誰又怕一個美人兒？江彪站住了，少年……小魔女說：「給我告訴你那光屁股師叔，他連一把拂塵也保不了，倒敢去找笑面太歲，找笑面太歲我不管，但得等他邀約的人到了，才准你們動手，你們要打草驚蛇，把他約的人嚇跑了，我可要找你算帳，那時可就不是取他的拂塵，而是他那個吃飯的腦袋了，不可不知！」

江彪又驀可裏吸了口氣，却是沒再退後了，這小魔女水汪汪的眼裏，多了一道寒芒，不過，江彪無論如何算明白了，這小魔女非但不是他們的對頭，雖然也不是笑面太歲的，但却是爲笑面太歲邀約的人而來。當然也就和他們是站邊了。但常言說得好：人是一口氣，佛是一爐香，恁地被她戲耍威脅，將來傳揚出去，師叔和他那還能再在江湖上立得脚，見得人。他江彪也是個鐵錚錚的漢子，淮海一帶也有個萬兒，胆小怕死，嘿！他江彪還不知道怎麼寫。不錯先前是露了些怯，但那不過是驀然相遇，眞把他當作了魔女，妖女罷了，敢情也是人，不是妖魔。

她話聲一落，江彪就把胸脯挺起來了，口中道：「姑娘你這句話，我不但能帶得到，我們還會忘不了。」

她本來已轉身，那意思是要走了的，聞言，身子輕俏俏地一旋，衝着他燦然一笑，說：「喲，你這雙招子倒亮得很，看來你也還眞是條漢子。」

陡然間，一陣香風撲鼻，江彪只覺眼前湧現一陣紅塵，紅塵中，一張燦然的如花笑臉，直逼前來！

江彪心頭一陣劇跳，也一陣窒息，噢！這這……不成話，一時間，他如痴如醉，心裏盪悠悠，腦裏暈淘淘。他沒看清，但也明白是一條粉紅色的絹兒，拂在他臉上，他自江南來，江南地軟紅十丈，那些楚館秦樓，江彪見得多了，只有那賣笑的姐兒，才恁地對買笑的人客挑逗，但她她……不成話。人呢，難道眞是個小魔女，人呢？香風仍在鼻端，人却已杳，又是氣清天朗的時光！

好，這教江彪這個莽漢，怎能弄得明白，是對她恨得牙癢癢？還是愛得心癢癢？說怕還是眞怕，眞沒見過像她這樣高不可測的武功，愛也是眞愛，也眞沒有見過她這麼美的美人兒。他怎能不恨，被她戲耍了，還口出不遜。

孽徒逞兇　禍害師門

但江彪才惱起心頭一把無名火，却瞬又變成另一種火，只有一宗兒，江彪倒是明白不過，也沒分別，不論是怒，還是愛，還恨不得把她吞下肚去。

江彪呆了半晌，才一蹬脚，不成話，罷了，不自覺伸手摸着他的臉，他那粗皮厚肉的臉上，還留下滑膩香軟的感覺，他大大吞了一口，不過是他自已的口水。

陡然間，身後有了聲响！難道她沒走？江彪的心又劇跳起來，也一跳轉過身來，啊！「師叔，是你！」

是雲中子尋不到小魔女，回頭尋他來了，一臉鐵青，想想他作了一夜半天的光屁股老道，氣沒出，如何消得了，那一口怒氣怨氣，便往江彪身上發洩，怒道：「你爲何不跟去，枉你平日逞強鬥狠稱英雄，竟怕了個詭詐狡獪的女娃娃，你把我們的臉也丟盡了。」

江彪惶急道：「不，不，師叔，不是我不跟去，是……」

「是怕了她，哼！」老道說：「還不快跟我走，快活林那麼多酒館，到底是那一家，哼！眞沒用。」

江彪嘆了口氣，說道：「師叔，罷啦，不用再找，人家早走了。」他心下想說：「你要找到人家，只怕還要丟更大的臉。」但老道是師叔，這話可說不出口，他的目光便不覺落在那樹身上。

老道大怒，道：「你怎說？」

江彪把頭掉過一邊，道：「師叔，我們這個臉丟定了，不用找他，還是找回你的拂塵吧。」

「拂塵！啊！」老道渾身亂摸，拂塵呢？才知拂塵不見了！陡然間，江彪的手腕一緊，是老道驀然悟出江彪話出有因，心裏一急，把他抓住了，說：「你一定曉得怎麼回事！快說。」

江彪苦着臉，雲中子內功精湛，那手指就像鐵箍一般，他忍着痛，說：「師叔，我眞不曉得，你的拂塵會到了她手上，你沒找到她，她却找到了你，他把你那拂塵……」

雲中子沒待他說出，已隨江彪的目光，尋到了他的拂塵，插在樹前，一下子竟沒拔出來，驀地再用勁，却又用勁過猛，拂塵是拔出來了，但退了兩步，才拿樁站得穩了，望望拂塵，又望望樹身，那怒氣便成驚恐。江彪走到楞在樹前的老道身後，叫了聲：「師叔！」

雲中子身子一幌，江彪大吃一驚，但他的手才伸出，老道已站穩了，江彪叫道：「師叔你……」老道的頭縮在兩個肩頭裏，那還有半點兒道骨仙風，往日常見的那一雙烱烱雙眸，現在也黯然無光，他連作兵刃用的拂塵，也不知怎麼到了人家手中，是則人家要是取他性命，死了也不知是怎麼死的。

江彪忙不迭掉開頭不敢瞧他，雲中子目光也躲着他，茫茫然望着遠處的雲天。

江彪說：「師叔，你說得一些兒也不錯，她是個小魔女，我瞧，八成兒還是個小妖女，眞是個妖……」不自覺向左右前後溜了一眼，他又像眼前閃過一抹紅霞，又聞到那令他暈陶陶的香，又不自覺摸着臉，那滑膩膩的感覺，又回到他臉上。

「這是怎麼回事？」兩人的目光陡然相遇了，你望我，我瞧你，誰在說？

敢情兩人同時在說，換一個時候，怕不早响起了一陣哈哈，但這時，這一刻，

怎麼笑得起來，笑也是苦笑。雲中子一聲浩嘆，說：「你是問我這拂塵怎會到了她手中麼，不，你要不提起那女扮男裝的小魔女，我還不知是她，難道眞是那……」

「小妖精。」江彪說，心不癢，那牙又癢了起來：「師叔身如風飄，我那能追得上，陡然間，她她……就現了形，師叔，你說，她要不是小魔女……不，妖精，是妖精？」

雲中子瞪着他，其實巴不得是個妖精，栽到妖精手裏，可就不算丟人了，但他怎麼定要把小魔女改稱小妖精？

江彪說：「她要不是小妖精，怎會光天化日，連一股風也沒覺到，她陡然在我面前現了形，阻住我的去路，我們那江淮之地，古老大宅就常鬧狐仙，難道此地也有？」

雲中子不信有鬼怪妖魔，但點了點頭，雖然丟人丟在師侄面前，總是也太難堪，道：「說下去，她現了身，又怎麼？這拂塵……」

江彪說：「她搶了我兩錠銀子，反手一拍，師叔，你瞧，那樹上！」

雲中子渾身一震，退了半步，他已是當今天下有數的內家高手了，但要把這麼大兩錠銀子拍進樹身，却也不能，這會是那個年輕的女娃辦得到的？借着退那半步，旋轉身來，又瞪着了江彪。

江彪說：「之後……之後……」他的目光落在老道的拂塵上。雲中子說：「之後，她拿出我這把拂塵來了？」

江彪說：「竟不知怎麼攪的，突然間，像變戲法兒一般，她手中就多了一把拂塵，我一瞧就認出來，除了師叔你的，誰的拂塵是烏金抽絲，她這麼……這麼一翻腕，拂塵不但插進了樹身，而且直透過去。不瞞師叔說，那瞬間，我可眞嚇呆了，若然那樹身是人的腦袋！不錯，腦袋！師叔你的腦……」

雲中子氣餒了，像陡然矮下了兩寸去，先前恨不得找到這小魔女，現下，他可在心裏慶幸，幸是沒找到這小妖精，他摸着腦袋，說：「她……怎說，我的……她要取我的……」

江彪搖搖頭，吞吞吐吐的說：「是……不，不是……」

雲中子發起急來，道：「她到底怎說，是，還是不是？快說！」

江彪道：「師叔放心，敢情她雖然不是來找笑面太歲的晦氣，但却是衝着笑面太歲請的一個高手來的，她說，不准我們打草驚蛇，要是笑面太歲請來的那人未到，我們就動手，把那人驚走，她就要爲我們是問，就要取……」

雲中子鬆了口氣，道：「這麼說，她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了，不過要我們遲一些動手，是嗎？」

江彪道：「正是這意思，師叔，看來她不是甚麼魔女妖精，但又眞不知她的武功是怎麼練成的，便打從娘胎裏就練起，加起來也不過十來年工夫，怎麼可能？」

雲中子長嘆了一聲，說道：「名師出高徒，怎麼這話你也不曉得，倒是她的師傅會是誰？當今武林之中，可說是武功達到造極登峯境界的，屈指可數，看來都不會比她强許多。」

江彪道：「師叔，更令人心驚的是，看來她還有對頭，她一定苦尋不得，好不容易才探知笑面太歲把她的對頭請了出來。所以……所以……」

雲中子道：「你怎麼說話吞吞吐吐！有話就說。」

江彪道：「師叔，你可別生氣，說我沒出息，師叔你剛來時，我可正在想，不管她是魔女還是妖精，看來我們還得感謝她。」

雲中子適才顯露出來的怯意，登時又化作怒氣，哼了一聲，道：「早晚教她知道我的厲害，早晚……怕她不落在我手上！」那最後一句，簡直是從老道的牙縫中迸出來的。

江彪一怔！老道雖然是他師叔，但他的師傅乃是祖師的俗家弟子，算不得眞傳的門人，故爾師叔的武功，倒比他師傅的功夫高出了許多。因是這位師叔所知亦不多，雖說這小魔女戲弄他二人過份了些，但師叔這麼深的怨毒，却出他意料以外。

這江彪雖然魯莽，但爲人也算得忠厚，忙道：「師叔請想，原來笑面太歲早已有備，請了帮手來，若不是這魔女來提醒，我們還不曉得，那帮手必也是個武功驚人了得之人了，若然我們找上門去，豈不……」他搖了搖頭。

笑面太歲請來的帮手武功如何了得，他不知道，但這小魔女的武功却已看見了，既是她的對頭，自然也就差不了多少，那麼，豈不是成了自找晦氣。

江彪望着轉過身去的師叔的背影，又搖搖頭，想想却也不能怪師叔的，雲中子在江湖上，那名頭有多响亮，今日却栽在一個女娃娃手裏。

江彪又這麼想，就算衣衫是被她偸去的，算不得是輸了功夫，但出家人，光了那麼大半天屁股，這個氣如何消得了，而且，那拂塵可是插在他領上的，被她偸去竟也不知，可是輸了功夫。

雲中子一言不發，霍地一掌拍出，那嵌在樹身上的兩錠銀，立即跳落地上，老道脚尖一挑，那落地的銀子便連珠飛起，喝道：「接住了。」

江彪一圈臂，接住了銀子，雲中子鐵青着臉，道：「走！」江彪想起小魔女臨走時的話，忙道：「師叔，我的包袱尙在那酒館裏，酒錢也沒算還。快活林我見有棧房，倒可歇脚。」

雲中子道：「好吧，你去取來，我去太清宮等你。」

江彪一怔，說：「師叔，太清宮在那裏，若然不近，何不買些酒飯吃了再去，我……可眞餓啦。」心想：我早間還吃了些食物，師叔他光了一天屁股，半步也沒離破廟，那就是一日未曾飲食了，眞不信他會不餓。

雲中子道：「好罷，你順便買些來，難道你師傅命你送銀兩來，沒曾告訴你爲甚麼？」

江彪道：「倒也提及，只是沒詳說，可是那笑面太歲要霸佔一位師叔的廟產，把那位師叔也打傷了。當眞那笑面太歲六臂三頭，敢欺負到我們頭上來。怎麼那位師叔……」

雲中子嘿了一聲，道：「說來話長，

我那師弟是老好人，何況雙拳難敵四手，他不但被打傷了，廟也毀了大半，徒衆也被趕跑了，我一日夜沒回去，只怕他也沒吃的，不如索性買些米糧來，太清宮便在那山後，那道嶺的脚下。」

江彪氣憤塡膺，他師傅只是說有個惡霸笑面太歲欺負到另一位師叔頭上，急需銀子用，命他趕快送來，不料廟也毀了，徒衆也散了，只聽轟然一聲响，江彪手起棒落，一塊石頭登時碎裂，那碎石飛出了老遠，道：「師叔，你先行一步，我隨後即來。」

那天色已不早了，太陽眼看就擱在山頭，江彪奔到快活林，醉仙居櫃台裏那小媳婦，兀自在伸長了頸子望，不料望來了這個太歲，啊喲一聲，縮到櫃台下去了。莫三兒一怔，抹桌布往肩頭上一搭，幾乎和江彪撞了個滿懷，依着他的性子，恨不得把這酒館砸爛了，敢情這酒館就是笑面太歲開的，但那小魔女的話仍在耳邊，可不能打草驚蛇，饒是梢棒輕輕拍落，也發出轟然一聲。

那櫃台上也轟然一聲，是江彪一揚手，拋了一錠銀子在櫃面上，發出一聲响，喝道：「還你酒錢，快把包袱取來……」他一眼瞧見縮在櫃台下小媳婦？胳膊一伸，就把她拿了起來。

且慢，江彪一眼瞧見縮在櫃台下的小媳婦，那小魔女不是說，說帶個信給這小媳婦？胳膊一伸，就把小媳婦拿了起來。嚇得細姐兒面白如紙，顫聲叫道：「包袱便在櫃下，我不收……酒錢便是，饒了我吧……」

江彪裂咀打了個哈哈，說：「小娘子，我帶個信給你，你可欠着人家一盅甜蜜蜜的酒兒？」

放下那小媳婦，又拿起包袱，仍然那麼重重的，顯然石頭還在裏面。

細姐兒登時眼笑眉開，說：「喲，原來爺和他是相好的，不過是耍笑，也請爺帶個信兒，說我忘不了。」隨提了一把壺來，說：「爺還有酒臏下在此，算我孝敬爺，我說莫三兒，你敢是傻啦，還不給爺看坐，嗳唷，却是忘了問爺，他他……幾時來啊！」

一陣嘰嘰呱呱，江彪心裏啐了一口，當眞姐兒愛俏，江彪却是個不識溫柔的漢子，一瞪眼，更把銀子向細姐兒面前一擲，道：「快快找還。」

細姐兒說：「爺，你怎麼忘啦，他……他還有銀果兒存在櫃上，再說總共不到一錢銀，這麼大的一錠銀子，教我怎麼找換？」

江彪道：「這麼……也罷。」抓起銀子，轉身就走。細姐兒兀自在叫：「爺，可別忘了替我帶個信兒。」

江彪沒好氣，那還理會，大踏步走出店去，却是連他自己也不解，明知那小魔女……嘿，不過是句玩話兒，他怎麼當了眞。

更令他奇怪的是，分明被她戲耍了，他現下竟是半點兒也不惱，往日在近淮一帶，誰敢在江大爺跟前說個不字？要敢對他有半句戲言，那必是活得不耐煩了，但她，嘿！這小魔女。

當眞她姓甚麼名何？小小年紀，就練成了那麼高絕的功夫？但他可沒暇去想，天色已暗了下來，忙向飯舖裏買了酒肉饅頭，和一大袋麵，扛着就奔太清宮。依據雲中子指點的方向，可得走回頭的路，自也成了熟路，那天色快黑了，他奔得也急，一會工夫，可又來到了那小魔女再次現身的樹下，心下在想：別要她又神出鬼沒的鑽出來，不料他一抬頭，啊！那樹後可不是閃出一個人來，可不是儒巾儒服。江彪倒吸了一口氣，急退了一步。

說眞話，她便眞是小魔女，也太美得可愛，雖然戲耍過他，可也調皮得可愛，武功雖高不可測，既非寃家對頭，那麼爲什麼要怕她，定要說眞話嗎？這出山虎江彪，還是又怕她，又想她，見了她就神魂不定的。

啊啊！出山虎江彪只退了那麼一步，就站定了，說：「姑娘，又遇到你，那話兒我替姑娘的帶到啦。」

那人說：「那話兒？」太陽落在西山下，這裏可是一重山，又一重山的東山坡下那人又站在樹下，還是眞不易看清楚，再說，江彪心裏雖然想多瞧她兩眼，那眼睛可不聽話，說：「是啊，姑娘要我轉告師叔的，我說啦，那小娘子的口信，也帶到了。」

那人說：「姑娘……又是小娘子……這位大哥，你別是認錯人了吧。」

可不是認錯了，那把聲不多像，但他一抬頭，哈！心說，你變得了聲，可變不了形，道：「姑娘，別再玩笑啦，天快黑了，我得趕去太清宮。」

那人說：「太清宮，可眞巧啦，我也正在打聽太清宮的去路，這位大哥，你認錯人了，別是你眼睛有毛病吧？天色快黑了，可還沒黑。」

江彪樂了，說：「姑娘，別說妳變着聲，便化了灰，我也認得你，姑娘也要上太清宮，那敢情好，雖然被笑面太歲那賊子帶人去打壞了，怕沒房間給姑娘過夜，我這就帶你去，我還買了酒菜去，大家一起吃好了。」

那人衝着他一揖，道：「多謝大哥，但你……怎說，太清宮被人……打壞了，這是什麼話？」

這可有些不對勁了，這人的一把聲，斯斯文文的，江彪瞪大了眼睛，走近一步，怎麼？眞不是她。

不差，眞不是小魔女，忒是作怪，驀可裏一瞧，還眞有些像，但一仔細瞧，這人的眉兒粗得多，眼也大些，只不過一般年輕，一般齒白唇紅。

江彪好生尷尬，囁嚅說：「敢情你不是……」

那人顯然沒好氣，却忍住了不發作，道：「這位大哥想必是太清宮裏的人，那就不是外人了，請問大哥怎麼個稱呼。」不錯，眞是小子，不是姑娘，雖沒昂藏七尺，可也有六尺身軀，怕不比小魔女高出半個頭。

但，且慢，江彪仔細又打量了他一陣，太清宮已不是清靜道場，這人的來路可得弄明白，可別引去了對頭寃家，於是道：「但你是……」

少年忙道：「太清宮的一淸道長，乃是在下的師兄，我名高崗，大哥，你這條

梢棒可眼熟得緊，不敢請問，淮海有位好漢，英雄了得，人稱出山虎，姓江名彪的，可是……」

江彪啊呀一聲，拋下肩上的布袋，撲地便拜，道：「該死，原來是小師叔，失覺，失覺！」

那少年忙扶起他來，道：「江大哥，果然是你，怎麼行起大禮來，我們江湖中人……」

江彪忙道：「我們江湖人，這輩份尊卑，可是不敢錯的，小師叔幾時下了山，怎麼也來了。」

原來這高崗乃是江彪師傅高士宏的嫡親兄弟，高士宏的父親晚年得子，兩個的年紀竟相差了有四十歲，高士宏的父親去世之後，長兄便代了父，才五歲左右便把他也送上了廬山上淸宮，隨師黃葉道人學藝！那黃葉道人出自武當門下，主持廬山上清宮後，廣收門徒，儼然自成一派，雖也[illegible]練的是內家功夫，但較之武當所學，實也另有獨到之處，這黃葉道人，三兩年總要下山雲遊一次，順道也去探探門下散在各方的徒衆，也有考察之意，那年到了淮海，高士宏接着，黃葉道人一見高崗，大喜道：「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爲師想尋一個收山門的徒兒，竟苦尋不見，不料却在這裏了！」那高士宏不勝大喜，皆因凡是收山門的徒兒，必也盡得傳師門絕學，有道是武功練到老，學到老，是無止境的，故爾先入門的同門師兄，不一定就强過後入門的師弟，高士宏知道他師傅黃葉道人迄今仍在苦修苦練，爲何要尋一個收山門的徒兒，不用說是爲了要傳他更精進的創新武學，是以如何不喜，即命高崗拜了師。

這高崗五歲上就到了廬山，江彪雖也知道，也見過，但已十二年沒見了，那還認得出來，該死，他師傅高士宏也是三兩年上一次廬山，謁師也探訪兄弟，每次回去，總是讚不絕口，誇他這位小師叔高崗，將來怕不天下無敵，該死，他沒看清就把小師叔錯認是小魔女。

高崗道：「江大哥，你長我二三十歲，又是看着我長大了，說甚麼我也不敢受你這大禮。却是適才你怎麼口口聲聲叫我姑娘？」

江彪的臉登時紅得像豬肝一樣，說：「小師叔，說來話長，今兒我和雲中子師叔，可被那小魔女戲耍得苦了，小師叔，你來可好啦，只怕你能……能夠對付……」

他想說只怕你能對付那小魔女，但他話到咀邊，可連他自己也懷疑起來，那雲中子比小師叔强，說甚麼小師叔二十歲還沒到。

高崗奇道：「甚麼小魔女？」

江彪道：「我適才不是錯把小師叔看作她了嗎？就是這個緣故，她那個穿裝打扮，就和你小師叔一個模樣，年紀也相仿，驀地裏一瞧，還眞像是她，要不是小師叔你這把聲不像，細看眉眼也有別，眞還不易分辨得出來。」

高崗可就不僅覺奇，而且大感興趣，道：「你說她戲弄你們……你怎麼說？她連雲中子師兄也戲耍了，可當眞？那麼武功必也極好了。」

江彪道：「如何不眞，雲中子師叔現在太清宮，小師叔你即可一問……啊唷，不不，你不能問。」

高崗怔道：「怎麼你叫我，又不能問？端的怎麼回事？」

高崗雖然皺眉，其實更感興趣了，一個武功高絕的女子，驀可裏一見竟然像他，可不奇中奇？

江彪咳了一聲，四下裏望了望，四下裏自是沒人，才悄聲說：「小師叔，我說了，你可就不能再問了，要不然準羞了雲中子師叔，眞眞……咳，說來只怕你雲中子師叔，眞眞……咳，說來只怕你也不信，那小魔女把師叔的衣服偷了，害得雲中子師叔光了半天屁股，後來……後來又偷了師叔的拂塵，你知道，師叔那拂塵不用時，是插在領後的，竟不知道怎麼到了她手中，師叔竟然不覺？小師叔，你說是不是怪事，你要是問起，豈不羞了他不成，小師叔，所以我關照你千萬別問。」

高崗大驚，但瞧江彪那一臉的惶恐和尷尬，又不由他不信，道：「好，我不問就是，你說她叫甚麼小魔女？」

江彪道：「是雲中子師叔罵她小魔女。小師叔，你說奇不奇？你爹命我送一百兩銀子來供師叔使用，在包袱裏包得好好的，包袱也沒離過我的身，那料銀子變了石頭，竟又是她做的手脚！還有呢，小師叔，你瞧？」

瞧，高崗瞧見了，樹上有兩淺一深三個洞。

江彪道：「她把師叔那拂塵恁地一抖，就穿過了樹身，我手上的兩錠銀子，只不過我眼前這麼一暗，竟已到了她手，這麼……這麼反手一拍……」

高崗的眼也瞪大了，道：「銀子就嵌進了樹身，且慢，我問你，你說她年紀和我相仿，是不？」

江彪點頭又搖搖頭，說：「只怕還要小些，不過娘兒們細皮嫩肉，看來總要年輕些。」

高崗逐個兒把那樹上的三個洞摸了一摸，沒出聲，天色黑下來了，他的一雙眸子倒更亮了。

江彪試探着說：「小師叔，你說，他會不會眞是妖精？要不然，一個年輕輕的娘們，那能有這大的能耐？」

高崗道：「那也不奇，世上那來妖精。」但他却搖起頭來，說：「我只問你，你所說的眞不眞？」

「甚麼話！」江彪怪眼一瞪，嘿！他怎可無禮。忙道：「小師叔，我豈會騙你，我江彪豈是……」

高崗忙搖手道：「我不是不信，好，我倒要會會這位小魔女，天黑了，我們走吧，邊走邊說，她可女扮男裝？」

江彪把布袋扛了起來道：「要不，我怎會把小師叔認作她了。瞧！小師叔，雲中子師叔就是被她困在那破廟裏，咳！眞是古怪又稀奇，年輕輕的娘們，怎麼偷起大男人的衣衫來。喏，就是那廟。」

轉過山坳，黃昏的樹上鬧着歸鴉，林木掩映中，露出一角破牆。

江彪不待高崗開口，已解釋道：「昨兒下了一夜雨，師叔的衣衫濕透了，在這破廟中躲雨，就便生起火來，盡脫下衣衫烘烤，不料被她……」

只聽高崗笑了半聲，顯然立即忍住了，說道：「那麼，她不過是刁鑽頑皮些罷了。」

江彪道：「小師叔，你那會曉得，她也是個娘們，倒調戲起娘們來，你若打快活林來，準會見到醉仙居櫃台裏那個小媳婦！」

是他想到小魔女還在他臉上摸過一把，那滑膩如脂的感覺，好半天像還在，只不過說不出口來。

高崗朗朗一笑，說：「恁地說時，她可眞是個妙人兒，我倒眞要會一會了，但盼她不是對頭一方的人。」

江彪道：「好教小師叔得知，她是找笑面太歲的晦氣來的。」隨把那小魔女警告他們的話說了。

高崗道：「好，既然知她也有寃家對頭人，怎還說她是妖精小魔女，太清宮還有多遠？怎麼還沒到？」

江彪望了望，道：「小師叔，就是這麼回事，我也不信，可又不由我不信，其實我沒去過太清宮，不過先前雲中子師叔指點了一下，說是前面嶺下，奇了，怎生不見呢？」

兩人立身之處，和那嶺下相距不到半里地，但眼見的只黑壓壓一片叢林，林間已有薄霧昇起。

高崗道：「在那裏了，難怪適才不見，怎會沒有燈火？莫不是你師叔雲中子……」突然間，他目光定了，風從東面來，他側着耳，迎着風，在聽？

江彪道：「可不是師叔先走一步了，小師叔，我雖未曾去過上清宮，但是聽師叔說，觀裏的徒衆全被打跑了，哼！聽說多半都帶了傷，連火工道人也沒一個，要不然也不用帶這些酒菜去了，自然不會有燈火。」

高崗顯然沒聽他的，霍地一伏腰，道：「快走！」

出山虎江彪眼前一亮，他站在小師叔身後，夜幕雖垂，但那天還是灰白色，是天空在他眼前陡現，再找高崗，已是踪跡不見，只見坡下樹梢在風地裏搖幌不定。

江彪一怔，小師叔難道聽到了甚麼？必是聽到了甚麼，慚愧，雖說人家是師叔，但才多大點年紀，少說也小了他一半，人家聽到，也見到了黑叢林中的廟，他却不見，甚麼也沒聽出來。那敢怠慢，也向上清宮方向追了去。

其實江彪手上脚下的武功不弱，只不過今天遇到的全是武林中罕見的高手，才被比下去了。

其實江彪雖然扛着一大袋麵，携着酒菜，還有那根三十多斤的梢棒，也運步如飛，他就是不服氣，薑不是老的辣，嫩的倒辣了，追，却就是追不上小師叔，上清宮已在面前，那石級寬大，少說也有百十級，建在嶺頭，後面的房屋殿堂，因是依山而建，佔地也廣，看來也更見巍峨，却又被四外參天的古樹圍繞，難怪在對面那坡上也看不出了這一座廟宇。

那廟前倒也不見損毀，只是不見燈火，夜風灌入右面崖下的山谷，發出凄厲的銳嘯，因是也更增了陰森之感。

江彪一口氣奔上石階，只見一扇廟門斜橫在地，那門怕不有兩寸厚，竟然碎裂了一小半，登時心頭一震！碎裂這樣厚的大門，得多大的力道，又不見刀斧的痕跡，而且是從中央碎裂開來，若然是被人用掌力震裂的，那人還了得？

他不禁瞧了手中的梢棒一眼，大凡作門的木料，必也是極其堅硬的，只怕他揮梢棒，使盡渾身之力，他休想碎裂得了，便裂了也不能碎！

若然他連這廟門是用甚麼碎裂的也辨不出來，他還算得是個人物麼，武林也不會有他這號人，江彪瞧着心頭一寒，他沒見過一清師叔，但這一清可是他師祖的大弟子，論武功功力，除了他師祖黃葉道人外，自然就算他了，却不料廟毀了，人也傷了，這麼大的一個上清宮，該會有多少個老道，沒一百也該有八十，竟然全被打跑了，不用說，若非死傷慘重，嚇破了胆，豈會逃得一個也不賸？

出山虎江彪不僅心寒，而且打了個寒戰，一時間，那陰森的山林中，也搖幌出幢幢魔影，夜風在山谷底發出的呼嘯，也更凄厲了，不！憑一個笑面太歲，大不了也不過是個惡霸，豈能把上清宮毀到這個地步，又豈不知廬山的黃葉道人好惹，武當派可不好惹，顯然面前是一場大爭鬥，大屠殺，這不過是未燃起來的一個火頭。

就在這瞬間，驀聽一聲叱咤，隱隱傳來了金鐵交鳴之聲，江彪心頭又是一震，忙不迭竄進廟門，放下麵袋酒菜，奔了進去，只見迎面的大殿已塌了一角，瓦片碎裂遍地，那大殿的門窗就沒一扇是完整的，他繞過殿側，迴廊也塌了一大半，殿後與第二重殿堂之間，有一條石板鋪的甬道，兩面的花壇樹木，零亂不堪，兩株比碗口還大的樹木橫斷在甬道上，驀見人影一幌，前面現出一人，脚步踉蹌，顯是從那殿角搶出來的！

江彪心懷戒懼，尙未有看清那人是誰，已忙不迭一縮身，不料那人脚下雖然踉蹌，撲來可快得出奇，刷的一聲，江彪梢棒橫肩，犀牛望月，暴退一步，叫道：「師叔，我是江彪！」

實是黑得僅能辨出人影，若非人未撲到，拂塵已破空掃到，江彪幾乎還認不出來！

襲來的正是雲中子，雖然江彪擋開了襲來的拂塵，但也震得他兩臂痠麻，還幸雲中子也聞聲撤招，但來勢太疾，斜刺裏衝前一旋身，總算站得穩了。

江彪也疾旋身，梢棒橫胸，跨坎門，轉巽方，還好，四外都不見人。

適才他分明聽到有叱咤之聲，師叔脚步踉蹌，見面又對他暴施襲擊，顯然師叔已遇勁敵，他那敢不小心。

雲中子呼吸急促，說：「是你……你沒見……」

江彪忙道：「師叔，前面沒人，啊！」他忽然想到小師叔高崗，只怕兩位師叔見面不相識，又在黑夜之中，錯認是敵人了，但尙未開口，雲中子已道：「你那小師叔已追下去，那必是落下山谷去了，你大師伯重傷在後，我得去保護他，你打左面崖頭去搜查一下，來人武功驚人，可要小心，不可現身，你不是他的對手！」

雲中子話聲未落，已揮手轉身，看來步下已穩實了些，不像受傷。

江彪忙答了一聲，越過廟牆，敢情牆外就是懸岩，不過靠前殿那一面，山勢不很陡，斜坡上樹木也多，急忙落下山去。尋路，那有路，越近山脚的谷底，亂石堆中，荊棘高與人齊，樹木却是不多了。

連他師叔雲中子也不是敵手，他那敢大意，略一打量，便伏身在石堆草叢中，往谷裏搜尋過去，幸是那一輪皓月不但昇高了，而且鑽出了雲堆，是以雖在谷底，倒比先前在上面還能看得更清楚，也可看得遠了。

驀然間，谷中傳來了話聲，不錯，是小師叔高崗的聲音，江彪胆氣也登時壯了，長身奔了過去，只見裏面的谷底，在一片陡峭的岩壁下，竟有塊畝許大的空地，在樹木環繞中，亂石在四外圍砌成一道短垣，近崖下站着一人，夜風中衣袂飄飄。

是他的小師叔高崗，且慢，他在說甚麼？江彪忙伏下身，隱在石堆後，只聽高崗再又發話道：「閣下引我來此，怎又躲着不現身，在下高崗候教。」

高崗抱拳，身形半轉，江彪可奇怪了，難道來的是敵人，小師叔怎倒以禮請見。啊呀！江彪的頸子才伸長了些，驀覺頸子後面像被人吹了一口氣，嚇得他倒身一滾，手中梢棒也疾掃出去。但身後可又沒人，奇怪，谷底山風本來是涼雲雲的，這分明那是從人口裏吹出來的暖暖的熱氣。

他這裏還沒長起身來，右面不遠處，却已傳出一聲嬌笑，說：「這兒可是谷底，不是高崗。」

竟是個女人，不但江彪愣然，那高崗也是一怔，顯然也不出意外，口中道：「在下高崗……」

又是格格連聲，右面一株樹後，轉出了個姑娘來，只見她雲鬢堆鴉，步下生蓮，皓齒映月生輝，雖在月下，但相距不遠，都看出是個絕色的美人兒，高崗啊了一聲，說：「你你……」

那美人兒嘻嘻笑道：「喲！瞧你好模好樣，怎麼顚三倒四的，高崗自是在高高的山上，怎麼變成在下啦！……，咦！哎……喲！」

那把聲音又嬌又嫩又脆，再這麼哎哎喲喲，聽得人怎會不心蕩骨頭酥，高崗說：「姑……娘……我我……啊……」

她竟把臉兒湊近高崗，一股如蘭似麝之氣，直噴到他的臉上來，他可就不僅是心兒蕩，連脚也蕩悠悠，話也打結兒了，高崗欲退還留，說：「姑……姑娘，在下姓高名……」

那石堆後的江彪也啊了一聲，他那雙睁得不能再大的眼睛，又在地上尋找，這莽漢心上也是一聲咦，一聲啊，怎又有一串大珠小珠落玉盤？哎！敢情是這小娘們在嬌笑……好熟的笑聲！

笑聲陡然中止了，湊到高崗臉上來的，那俏臉兒上的眼兒，瞪得大了，是她把高崗瞧清楚了，喲，敢情這在眼前的是個俏郎君！

但只是那麼一瞬間，那美人兒又一聲嬌笑，說：「哎喲！你這張咀兒眞甜，你叫姑姑，姑姑那能不疼你……」

哼！高崗急退一步，但竟然沒躲過，被她在臉上擰了一把，這成什麼話？

高崗道：「姑娘，放尊重些，在下高崗，姑娘你端的是甚麼人？夜入上清宮，端的爲何而來？」

好不容易心不蕩，脚也不浮了，高崗這才把她打量得明白，她那像是個武林女子，身邊也沒帶兵刃，却是她那無比嬌無限媚，眞是把無形之劍，殺人不見血之劍，憑他高崗，適才分明眼見她抬玉臂伸柔荑，他竟然躲不過，竟被他在臉兒上擰了一把！

那姑娘說：「喲，原來你不是叫我姑娘，哎喲，你這人眞壞，騙我白疼你啦，你說什麼？夜入太清宮，爲何而來，當眞好笑了，天下寺廟，天下人入得，你……眞要問我爲了什麼？嗯！我要你猜嘛，我不告訴你。」

高崗眉頭一皺，總算心不亂，神不迷了，道：「姑娘，我們明人不作暗事，姑娘端的是甚麼人，爲何而來，在下愚拙，恕我猜不着。」

那姑娘竟呶了呶咀，說：「瞧你目秀眉清好模樣，敢情銀樣蠟槍頭，這有什麼難猜的？女兒家要不爲了終身事兒，誰會巴巴兒的跑來燒子時香，求神拜佛，求簽問卜？哎喲！」

高崗一怔，說：「怎麼啦？」

姑娘喜孜孜，說：「上清宮的菩薩可眞靈，一柱香沒燒，就來了你這個如意郎。喂！我說，你倒是瞧夠了沒有，瞧得人家怪羞人答答的。」

高崗可不是盯着她，一直盯着她瞧，她滿咀風兒雨兒，他一句也不放在心上。心上在想：今晚若不是來得正是時候，師兄雲中子可栽在她的手裏了，眞不信憑他師兄的一身功夫，一把威力奇大的拂塵，竟會不是這女子的敵手，雖然沒傷，但把他折騰得氣也喘不過來，差點沒把眞力耗盡，總算他到得正是時候，暗中把她的身法步法瞧得明白，沉着了氣，仍是合兩人之力，才把她趕出了上清宮了，才追到此間來。

高崗可明白了，這姑娘實是有一身超絕的功夫，當下哼了一聲，說道：「姑娘好一身絕妙輕功，我師兄弟可也是鐵錚錚硬漢，憑掌上功夫，手中兵双，闖蕩江湖，會武林朋友，可不會憑小巧功夫去戲耍他人。若然姑娘和我師兄弟有寃有仇，便請亮兵刃，賜教兩招，否則請告姓名，你我後會有期。」

高崗綳着臉，越說，氣也往上衝，今兒若被一個嬌嬌媚媚的姑娘戲要了，可還能走得天下，闖得江湖，他一抱拳，又哼了一聲。

這番可輪到她來了打量高崗了，映月的皓齒仍似排兩行碎玉，但細細的眉兒挑煞，眼波生寒芒，雖然冷冷的，但却兀自含笑，說：「你的意思是，說我不是憑眞功夫，用賊猾的小巧功夫來戲要那雜毛：別惱啊，我是說老道，老道可不就是雜毛，謝天謝地，你要也是雜毛，我可就傷心啦？」

「你……傷心，爲什麼傷心。」高崗還是眞不明白，更不明白這女子端的是敵？還是友？

那姑娘脚兒一蹬，說：「還說沒寃，你呀，眞是教人愛也不是，恨也不是的小寃家，你要當了雜毛，就不能討媳婦兒了

，寃家，你是明白不明白了？」

高崗登時大怒，他可是眞不明白爲何這個美嬌娃，竟會是個淫娃蕩女，這樣的話兒，可是你正經的姑娘說得出口的？他怒，怒也就是怒她的不正經，琢不成器的美玉，可也仍是美玉，自然琢者之過，玉無罪。自然他就不是惱這姑娘，但氣也氣極了，在那瞬間，高崗下了個大決心，許了個大願，若然她不是敵方人，我必敎她……

那姑娘噗嗤一聲，向他走近了一步，一口如蘭似麝香氣，直噴到高崗的臉上來，慌得他忙不迭退了一步，惹得他更是格格笑：「瞧你盯着我不轉眼，就讓你瞧個够，瞧個飽，哎喲，怎麼你倒害臊啦。喂！我們說眞的，你討了媳婦兒沒有？」

高崗那心兒又劇跳起來，忙不迭眼觀鼻，鼻觀心，道：「姑娘，我可沒工夫和你玩笑，請敎，今晚你入上清宮，戲耍我師兄，端的爲何？」

那姑娘眼兒一翻，說：「你這寃家可眞會寃人，怎生這麼長氣，好啦，你定要曉得，且慢，你可是眞要曉得？」

高崗道：「哼，姑娘要不言明，只怕今晚你來得去不得！」

那姑娘喲了一聲，可又笑開咀，說：「你這口氣倒也不小，你眞要曉得，那也不難，你也陪我玩一陣子？」

高崗大怒，右臂倏圈，嗆琅聲中寒濤陡現，一身寒光自他衣底一彈而出。

那姑娘點點頭兒，說：「好劍，你這把軟劍，是用緬鐵精煉而成的吧？你竟能用，看來你這寃家的功力必也有了幾分火候啦？」

高崗咬了咬牙，氣往上撞，他亮出劍來了，竟然仍不把他放在眼裏，竟仍語帶輕蔑，於是道：「姑娘旣知道我這軟劍乃緬鐵精煉而成的，必也知軟劍之爲用，便請姑娘亮出兵刃來，在下就陪姑娘你玩幾招？」

怎麼，她怎麼幽幽地嘆了口氣？那姑娘說：「看你這模樣兒，可不是個無情寡義的郎君，敢情你這麼狠心，還說陪我要玩呢，你這緬鐵精鋼劍，輕兵器也碰着就會折，不怕要我的命麼？寃家，你無情寡義，我可狠不起心腸來，我若亮兵刃，偶不小心，割破了你的皮兒，我可心疼，罷罷，狠心的寃家，我就空手陪你玩幾招，試試你的功夫到不到家也罷。」

高崗更是氣得怒火三千丈，誰知道這姑娘武功神妙絕倫，連他師兄也戲耍了，但他豈能用這軟劍和她空手過招，立即右腕微圈，那軟劍便向左面圈來，只聽卡察一聲響，軟劍便扣回腰間，自是扣在衣外了，月光之下，腰間登時寒芒如帶，道：「姑娘旣不亮兵刃，在下便也空手和你走兩招，請。」

他抱拳，就勢一錯掌，馬步微沉，脚踏丁字，他不僅如臨大敵，而是明知她是個勁敵，可又惹得那姑娘一陣嬌笑，說：「好，有志氣，就先瞧瞧你這掌上功夫，進招吧。」

高崗實在氣極了，更不答話，左臂一圈，右掌倏地拍出，却是掌中套掌，似實還虛，虛中有實，先前她戲鬥雲中子，高崗巳看得明白，她身如飄風，賊猾之極，故爾掌雖拍出却留勁不吐，想當然她不左閃也會右閃，是以掌拍出一半巳翻腕左揚右拍，嘿！只見狂飈的勁風拂得樹幌枝搖，那沒脛的青草起伏如濤，咦！她人呢？

「好！」那姑娘讚道：「你這掌上的勁道：「還眞不小，別找啦，我壓根兒就沒動啊！」

高崗登時羞慚滿面，人家可不是絲毫也沒動過，仍站在當地，就在他面前，敢情他倒以虛爲實，人家才眞是虛者實之，他那兩掌，竟皆落了空，還鬧了個手亂脚忙，那氣可大了，當眞是老羞成怒，道：「姑娘敢是瞧不起在下，不願出手。」

那姑娘喲了一聲，說：「那兒的話，我是瞧着你身上手上，連臉上也是勁，可就樂得忘了出招啦，寃家，你可得手下留情。噢！這一招，月上柳梢。」

高崗一怔，這是什麼招兒？那姑娘芳肩一搖，巳欺進洪門，右手向他頭上拍到，高崗鳳點頭，一招脫袍讓位，左臂一圈，向她手腕拿去。那姑娘竟格的一聲，他拿了個空，笑聲却自他身後傳來，慌忙上步塌腰，犀牛望月，却又不見了那姑娘，不由心裏一慌，只聽耳邊嬌聲幽幽，說：「我在這裏啊。」

高崗忙不迭滑步，旋身，立掌當胸，可不是在他身後，她那像是在對敵，倒可憐地，滿懷幽怨，而且點起頭來，說道：「是啦，你師傅是老道，你就沒師娘敎啦，難怪你破不了我這招月上柳梢麼？接住吧。」

寒光陡閃，疾如電射，高崗斜身圈臂，接住了他那把軟劍，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扣在腰間的軟劍，竟不知怎會到了她手中！自是被她奪……不，他竟然毫無所覺，那是奪？那麼，人家若是要傷害他，他……

他退一步，又退一步，忑又作怪，怎麼她可憐生，眞是滿懷幽怨？人家可沒向他進逼。

那姑娘幽幽怨怨，說道：「你啊，要是有師娘，她就敎你，月上柳梢，自是佳人有過約，是不是啊？」

高崗楞楞地站住了，她不嘻笑啦，說得還眞正經，這這，這是什麼招兒？月上柳梢，佳人有約，難道眞有這種招兒？別又被她寃了？

武林中各門各派，何止數百，誰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各派有各派的獨門奇招怪式，何況武林代有能人出，新奇的招式也層出不窮，那麼，只怕她說的不假。嘿！當眞怪得出奇，月上柳梢，也罷啦，怎麼佳人有約也作了招名兒，哼！眞是荒唐得很！

高崗心想：「錯非是她這麼個不正經的姑娘，也才有這麼不正經的招兒，此人眞是邪派無疑！」

那姑娘抿了抿咀，柳葉眉兒揚了揚，說道：「沒法兒，雖然羞人答答，我也只好說啦，寃家呀！月上柳梢，佳人有約，之後……之後……噢！自不然就溫香軟玉抱滿懷。」

她話聲未落，陡然人影一幌，眼前陡地一暗，不好！只不過退得那麼半步，那姑娘巳一指點到。

高崗倏地揚頭，但上身才仰，竟是仍

沒躱過，額上巳被她戳了一指。哼！這是什麼的招兒，就勢還在他鼻頭兒上摸了一下。

又是格格兩聲，她說甚麼？「寃家呀！你明白不明白？」

沒傷？不錯，而且還不痛，呔！當眞世上那有這麼古怪的招兒，敢情又被她戲耍了，呔！

他呔了兩聲，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旋身，滑步，那腿在他氣極之下，竟發起抖來，自也不靈便了。那姑娘却一聲格格，一聲噢，又一聲喂的說：「不對，你這招可又用錯啦。」

這一招！適才那瞬間，他有些手忙脚亂就眞，出了甚麼招，高崗雖在氣極之下，也不禁怔了一怔！虛虛實實的招式最難接，也難不過她這眞眞假假的話，似假還眞，說眞又似假，當了眞，又怕她戲弄，但她偏又說得認眞？

高崗說：「我……這招……用錯了……眞是用錯了麼？」

姑娘說：「怎麼沒錯？我那一招恨寃家戳着指兒罵，你就該用一招是眞名士自風流，怎生使出有情却似總無情來啦。」

高崗大怒，敢情又被她戲弄了。呔！左脚倏踏，右臂一圈，那姑娘細眉兒又揚了，說：「好啊，我們從頭來過，柳梢月上，之後……」

高崗那一掌尚未拍出，却不料她出手奇快，眞又踏洪門，伸柔荑向他頭上拍來，雖明知那句軟玉溫香抱滿懷，戲言非招，但她又身入中宮，又明知她身法奇快，高崗嘿了一聲，變掌爲拿，兩臂倏圈，翻腕！嘿！饒你賊猾，這番也逃不了，當眞圈臂作抱，大擒拿，才能阻她閃去身後，但箕張的兩手竟仍然拿了個空，抱不到什麼。

高崗變招也奇快，抓拿變作掌劈，向她兩脅砍去，那姑娘可不是眞巳入了他懷抱中，這兩掌劈落，怕她柳腰兒不立折，但敵友不分，他怎能下這毒手！

掌緣巳沾衣，就那麼慢得一慢，驀可裏眼前一黑，嘖的一聲，他可只呔了半聲，呀！

是那姑娘和他面對面，從他懷抱中騰身竄了上去，仍被她脫出懷抱不說，而且還在他額上親了個咀，若不是親得結結實實，豈會發得出聲來。

早聽格格笑聲由近至遠，巳遠自左面谷底傳來，是她！她說甚麼？「好啊！你倒强過你那雜毛師兄，明兒見！」

聽！怎麼他不是氣往上撞，而是心往下沉？不，是飛，那心兒像被她也帶走了，隨她飛走了。

聽！那怕只得半句，但再無聲息了，他失望了，不料身後有人說道：「人家早走了，你那招軟玉溫香抱滿懷又怎麼樣？失了招，是麼……」

高崗臊得臉上火一般熱，原來那姑娘巳去得無影無踪了，他却兀自兩手環抱在胸前：「你！啊！是你。」

是出山虎江彪，從那石堆後轉了出來，那麼，全被他瞧見了，必也瞧見她剛才親……親……

他臉上火熱，但高崗却不自覺摸了摸被她親了一下的額頭，只見江彪驀的一蹬腳，說：「是她！不差，眞是她，我怎會沒想到，她就是小魔女！」

高崗不自覺摸着額，因爲被她親了一咀，但江彪怎麼也摸着臉？江彪不明白，他可想起來了，這小魔女也在他肉厚皮粗的臉上，摸過一下，是她！他可也明白了，就是那個小魔女，不過是穿回了女裝，也更嬌更俏，哼！這娘們。

×　×　×

「小魔女！」高崗倒吸了口冷氣：「就是你們白天遇上的那個……」

那個把雲中子那柄柔軟的拂塵穿過樹身，硬生生把那麼大的銀子拍入樹身的小魔女！敢情是她，這就難怪了，一時間，高崗也不明白的是羞是愧，但分明又有些兒喜，喜從何來，是因明白她不過是放浪形骸或許遊戲人間，而不一定眞是個蕩女淫娃哩。

出山虎江彪說。「再沒別個，她換回女裝，一時沒想得起來，除了她，誰有那麼高絕的功夫，誰會像她那麼……那麼……那麼功夫超卓的？」

江彪又摸着臉，高崗不自覺又摸着額頭，目光碰着目光，兩人忙不迭掉開頭去，這番高崗可明白了，那麼，姐兒不是愛俏，江彪這莽漢可一點也不俏，那麼，她不是蕩女淫娃。

高崗舒了口氣，但也緊皺了眉頭，可惜，怎麼恁地……那眉頭皺了又舒，謝天謝地，她不是對頭人。

高崗說：「江大哥，她眞……眞的不是對頭人嗎？」

江彪道：「嘿！要是對頭，與我們有仇，小師叔，你想一想，我們只怕……」

高崗點了點頭，一分慚愧，又一分喜，當眞人家若是取他們的性命，他們早沒命了，但她恁地戲耍他們，却又是爲何？這姑娘可眞令人又恨又愛。

江彪又道：「小師叔，我是這麼猜，她倒不是有意戲弄我們，而是在考驗我們手底下的能耐。咦！你聽！」

高崗也聽到了，崖上上清宮裏，傳來一聲慘厲的叫聲，但因相隔得遠，叫聲雖凄厲，却極微弱，且只得一聲，隨風入耳，也隨風而逝。

高崗軟劍一揮，叫道：「快走！」

兩人仍循原路如飛回到上清宮，山高風勁，風在林間發出陣陣凄厲的嘯聲，偌大一座上清宮，連一星燈火也沒有，更令人覺得陰森可怖。

於是越牆躍落院中，看見橫倒在院甬道上的樹傍，不見了雲中子，高崗對江彪一招手低聲道：「隨我來，噤聲！」

轉過又一重殿堂，階前殿前，瓦礫遍地，也和前面一般，側後的廻廊也塌了一大半，江彪更是駭然，可見不久前這裏有過劇鬥，而且若不是武功奇高的人，豈能把殿廊摧毀到這個地步。

高崗倏地一劍彈出，那麼軟軟的劍，竟把他的梢棒挑了起來，低聲道：「繞過去，休發出聲響。」

江彪這老江湖，心下不由叫了聲慚愧，才出道，初走江湖的小師叔，人家可比他更機警，顯然宮裏來了敵人，他怎可用梢棒挑開橫阻在通道上的廊柱，這般靜夜，那會發出多大的音響。

江彪忙隨在高崗身後，鑽過一株倒下斜擱在牆頭的大樹，高崗忽地一縮身，低聲耳語：「江大哥，若遇强敵，千萬不可出手，最好不現身。」

這番江彪可看清楚了，高崗身子一俯，陡然間寒光一閃，已如箭離弛，幾乎是貼着地面，竄出去了幾近三丈多遠。原來是借那軟劍一彈之力，不料他這柄軟劍還有這般妙用，只是幌眼間，已失了高崗的踪跡。

他也不敢怠慢，順着那牆下暗處，向後面溜過去，那上清宮竟有三重大殿，直到繞過了最後一重殿堂，才見林木泉石環繞間，現出幾間靜室來，這上清宮已是清靜的道場了，不料宮後還有這麼更清靜的靜室，他雖沒來過，一見也便明知是大師伯一清道長所居。他一路潛行而來，除了山風在林間，在殿堂的簷間，發出令人心悸的淒厲嘯聲外，不見敵踪，也不聞異聲，却也不見他雲中子師叔，亦不見打前頭走的小師叔高崗。

若然眞有强敵，宮中又生了事故，前走的小師叔未發現敵踪，敵人也該發現他，豈會毫無聲息？莫非先前在谷底所聞的淒厲叫聲，乃是現下亦不時入耳的夜風呼嘯，是他們聽錯了不成？

上清宮的殿堂房舍依山勢而建，鱗次櫛比，勁風陣發，便發出淒厲的嘯聲，加上那陰森恐怖的氛氛，江彪確信自己是聽錯了，不自覺長起身來，提着梢棒，大着胆子，向那靜室走去。

忑也怪，那前面的兩重殿堂，都已損毀不堪，迴廊房舍多已倒塌，但這最後一重殿堂却完好，後面這靜室林泉，甚至一草一木，都齊齊整整的，不見有何損毀。

江彪楞了一會，心想：「這顯然是强敵突襲，必是襲個迅雷不及掩耳，宮中人一時措手不及，手忙脚亂，待得羣起應敵，敵人已深入了第二重大殿，是以才保住了後面殿堂和這靜室林泉的完好，但大師伯一清道長却重傷了，這又怎說？」

但無論如何，不現敵踪，亦未聞異聲，他的胆氣也壯了些，靜室是在一個斜坡上，坡前，引山泉作池，上有一道小橋，江彪要過去，也非長身不可，縱身一躍，落在橋上，現下他全身顯露出來，若眞有敵人潛伏，他也不能遁形的了，哼！他江彪也曾淮海稱英雄，算得一條鐵漢，當眞就這麼胆小了？他胸膛不但挺了起來，但他陡然一現的英雄氣慨，已成了曇花一現，早又是毛骨悚然，池中一具浮屍，在隨波蕩漾，橋頭邊又是一具，張着咀，睜着驚怖的眼睛，竟然不倒！胸膛上血泡還在冒，分明已洞穿！脚下橫着一把劍，顯然剛才被殺，是老道，那麼，是這上清宮的人了，當然就是被敵人所殺，不用說，先前在樹底聽得的一聲慘呼，便是這老道所發，也便是這老道喪命之時所發出的哀號了。

江彪一橫梢棒，踏前一步，這才看得更明白了，原來那死屍是被一把劍穿胸釘在樹上，因是長劍，那屍身也沒貼着樹身，血泡也把那劍柄掩蓋了，是以驀然一見，只道死屍仍屹立不倒！

江彪這一驚，非同小可！小師叔呢？不是打前面來了麼？這死老道三綹長鬚，當然不是他的一清師伯，池中的浮屍也不過中年，鬚眉皆不見白，亦不是雲中子師叔。

他斜刺裏竄過橋頭，躍上階邊的太湖石，仍不見有人現身出來，却見到靜室中有燈光搖曳，江彪再騰身，落在靜室前的平台之上，仍然無人！無聲！

有聲，入耳的山風呼嘯聲，更淒厲了，江彪搶進門去，啊！呀！他疾退一步，一雙恐怖的眼睛在盯着他，原來又是具死屍，也是一具不倒的死屍，同樣是一把長劍，把死屍釘在門上，門在勁風裏幌，屍身也在幌！

又是一個老道，血！仍在順着劍柄下滴！點點！滴滴！那死屍的右手半伸，箕張着五指！顯是敵人奪去他手中劍，就用他的劍，把他釘在門上，若不是快得出奇，這道人劍被奪，立即喪了命，豈會驚怖仍留在臉上，便是江彪這麼個莽漢，也不禁心悸，胆爲之寒，更令他心頭一震的是，屋中只有燈火搖曳，無人影，也無聲，莫非已沒一個人活了！他的一清師伯已受了傷，兩個師叔呢？莫非皆已遭了毒手！

他又退了一步，啊呀！脚跟尚未落地，脚尖已點地前竄，幾乎撞在那屍首上，幸好那是一扇活門，轟然一聲響，梢棒把那扇釘着死屍的門撞開了，他也斜身滑步，這才堪堪閃過。

原來他驀可裏後退，忘了身後有門柱，在驚怖之刻，背脊撞在門柱上，那會不嚇他一大跳，却原來是自己嚇自己而已，不由得心中慚愧。

他急掃了一眼，適才發出那麼大的聲響，竟然也沒引得人現身出來。那麼，屋中再無人了。

不，該說是活着的人沒有，他才穿過那明間，床上又躺着一具死屍！

江彪心胆皆裂，那死屍白髮如銀，亦是大張着咀，瞪大着眼，他沒見過他的師伯一清道長，但一見床上的死屍，就知是他了，這靜室，那雲床，加上那滿頭白髮，不是一清道長還會有誰！

江彪總算也是條經歷過大陣仗的漢子，尚沒嚇得少魂失魄，還有兩位師叔呢？總算屋中再沒死屍了，至少沒一併受害。既然敵人亦不見現身，必是兩位師叔追趕敵人去了，他才要退出靜室，才這麼一轉身，啊！呀！一個血人當門而立，不，是兩個人！

他立即認出來了，這才沒叫出聲來，是小師叔高崗扶着他師叔雲中子。

江彪忙搶上去，雲中子已道：「快，去看……大師兄。」

雲床上的死屍果然是一清道長，高崗放下雲中子，待要奔進去，江彪已到了跟前，忙道：「小師叔，不用看了，還是替師叔治傷要緊。」

高崗切齒一蹬脚，難怪他也成血人了，那雲中子的一條左臂，幾乎被人卸了下來，大半個身血紅，雲中子也一蹬脚，說：「不是，大師兄被點了穴道，沒死……不行，你拍他的湧泉穴……對了，再活他兩肘的曲池……現在，掌心貼在他腦戶穴上，吐眞氣。」

高崗在雲中子的指點下，果然救活了一清道長，雲中子不要江彪扶持，却也還

能行動，走去裏間，但他才臂靠着牆，已盤坐在地，更是面如淡金，臂上不見包紮，顯然是閉脈穴止的血。

江彪忙解開包袱，取出治傷藥來，雲中子道：「你放下，快去把門上……和橋頭……」

驀聽那面雲床上大吼一聲，高崗按着一清道長的肩頭，說：「師兄，是我，我是高崗。」雲中子也道：「師兄，動彈不得，快，拍他的玄機穴。」一清道長不動，也不吼叫了，眼瞼緩緩垂下，立即像熟睡了般。

雲中子才嘆了口氣，說道：「現在，過來吧，我這條臂再不治，可就廢了，好厲害的……」他目中噴火，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江彪把門上的死屍放下來，耳聽高崗說：「師兄，那人端的誰？難道你沒認出來？」却不聽雲中子答話，待得他把屍首扛了出去了，再放下橋邊樹上那具屍體，也扛去放落在太湖石後，回轉身來，高崗已把雲中子的傷臂包紮好了，雲中子已閉上眼睛，盤膝坐在地上運氣調元，呼吸相當暢順。

高崗咬着牙，緩緩瞧了兩位師兄一眼，才向江彪一招手，兩人退了出去，高崗道：「你守候在此，我去巡查一遍，小心。」只見他身形一斜，已消逝在屋角，江彪不敢怠慢，提着梢棒，也在屋前轉了一轉，入耳只是夜風的呼嘯，但冷月洒落的幽光下，樹木却搖出了幢幢魔影，加上池面那死屍兀自在眼前蕩晃，不由他不心頭一陣陣緊，好像敵人無所不在，當眞草木皆敵。驀聽身後卡察一聲，啊喲！江彪棒在身先，一棒掃出，就勢旋身，慚愧，原來是他小師叔回來了，而且正把軟劍扣回腰間，無異也告訴了他左近已不見敵踪。

就在那瞬間，雲中子出現在靜室門口，振聲說道：「你們兩人進來吧，師兄喚你們進來。」

兩人入內，只見一清道長已坐在雲床上，雖然顯得萎頓不堪，但那一雙眼睛，却仍炯炯有神，雲中子指着高崗，對一清道長恭謹的詢問說：「師兄，你還認得他麼？」

一清道長點點頭，說道：「三年不見，長得如許高大了，師傅好？這番下山，可還是用高崗這名兒麼？」

高崗忙上前拜見，却被一清道長一手便抓住了，臂上竟然有勁，可見傷也不重，忙道：「師傅他老人家近來要靜修一門功夫，故遣我出來歷練一下，不料才到家，便聽家兄說……」

一清道長嘆了口氣，道：「師門不幸，出了這麼一個，唉！」

高崗心頭一震，惶恐道：「大師兄怎說？我大哥他……」

一清道長搖手道：「我不是說你大哥，此事說來話長。」說着已轉向雲中子道：「只怕你也不大清楚，今晚那人，你可認出來了？但這一位是……」他指着江彪，高崗忙說道：「江大哥，快來見過大師伯。」

江彪放下梢棒，撲地便拜，一清道長顯然錯愕，高崗道：「江大哥雖是我大哥的徒弟，但却是從小瞧着我長大的，從小就如此稱呼。」

一清道長這才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倒也非是不合體統，好好，你們從你們的俗罷，他的年紀却也比你長了許多。起來吧，你們坐下了，唉。」老道又嘆了口氣，望着雲中子道：「師弟，却也難怪你不明白，這位師叔，你已三十多年沒見過了，你初見他時，那年你不過初上武當。」

那雲中子本已坐下了，與江彪高崗圍坐在一清道長床前，聞言登時跳了起來，高崗也大吃一驚，江彪可更摸不着頭腦，而且直搔頭，怎麼敵人竟是自己人？他心中暗想：「這麼說，敵人還是我的師叔祖呀，却也難怪，師伯師叔皆不是他的敵手了！」

一清道長顯得疲憊又虛弱，雲中子道：「怎麼會是……會是他……你不是說笑面太歲吧……」

一清道長道：「不過是有其師，必有其徒罷了。師叔的徒弟，心性還好得了麼？那笑面太歲有多大點道行，豈敢到我這裏來搗亂，唉，說來話也太長了，這回事，却也由那笑面太歲而起，我原來不知他是師叔的徒弟，平日已在這孟州道上作惡爲非，多行不義，因我這上清宮近着快活林，難免就與我這宮中徒衆時常相遇，看不過眼時，也就難免小施懲責，這半年多來，那笑面太歲也絕跡不敢去快活林了，不料他竟是師叔的徒弟，竟去把師叔請了出來，這眞是使人夢想不到之事。

聽他一說，大家才明白究竟，雲中子憤然道：「那也不過是他縱徒爲惡，敎徒不嚴，便是懲責過那孽徒，何至於竟把上清宮毀到這個地步，又打傷了師兄你……殺死了……」

一清道長浩嘆一聲，說道：「這却又是你們不知的了……」他的目光落在江彪面上，又瞧了雲中子一眼，却是高崗曉事，忙道：「江大哥，有勞你去門外守候，若現敵踪，可別出聲，一擊掌，我們就來打接應。」

江彪是老江湖，豈有不明白的，知道師伯師叔有秘密話說，但把他當作外人，心下可老大不是意思，忙提着梢棒，起身去了，咀裏慢應了一聲。

一清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口，這才說道：「只因這是師門家醜，他在武林中久了，江湖上交往的人也雜，其實，也非是定要瞞他。」頓了一頓，他又對高崗道：「再者，我對他認識不深，若還對他的心性信賴得過，你往後對他說個大概就是了，不可推心置腹。」

高崗忙應了，道：「便是我也知道江大哥分手了多年，今日才得相遇，不過他倒是一條血性漢子，這是信賴得過的，否則，我那大哥也不會差他來這兒聽候差遣了。」

一清道長這才又一聲浩嘆，道：「這可也眞是萬萬料不到的，不用那笑面太歲去找他，我們這師叔也正要找我，別說高師弟了，便你，只怕也早把他的名字也忘了。」

雲中子道：「記得我入門之時，師祖曾把一位師叔趕出門牆，若非師傅求情，連他的武功也要追回的，可就是他？好像

是一位俗家弟子，他的名字叫作……」

一清道長道：「他姓谷，單名一個方字，却自號大方眞人。」

雲中子啊了一聲，說：「大方眞人！原來是他，師兄這自號怎說?」

高崗也愕然，祖師是全眞，師傅也是全眞，怎會有自號呢?

一清道：「便是惡因了，當年師祖本要他歸眞了道的，後來不知何故，迫令他還俗，也便是師弟你初見他之時，其實，這位谷方師叔先前最得師祖歡心，本已有意要他出掌門戶的，却因這一來……唉！」一清道長擺了擺手，才又說道：「你們不用問了，說甚麼這谷方師叔也是長輩，他犯了甚麼清規戒律，我們作晚輩的，也不敢問，其實不問也罷，且是多年的事了，那時我們的師傅，便名正言順，定爲接掌門戶之人，這可是你們曉得的了，師祖便傳了師傅的一陽指功夫。」

雲中子望了一清一眼，他也曉得，師傅也把一陽指功夫傳了這位一清師兄。那一陽指乃是律令護法神功，只傳掌門，門人若是違了戒律，便施神功懲罰，門人因是方能有所戒懼。道：「却是我至今仍然奇怪，怎麼不是師傅接掌武當門戶，反而遠走廬山?」

一清道長嘆了口氣，道：「便是我也不知其詳，總之，這位師叔並未逐出門牆，也未還俗，且一直留在山中，而且更多時候留在師祖身邊，師祖年老了，到今年足有一百二十歲，那時也已是九十歲的人了，漸漸不管事了，這位師叔管的事却多了，總之，我們的師傅一日未接掌門戶，一日就得聽師祖的話，而話可是由這大方眞人師叔傳達的，我這麼說，你們便明白了罷，總之，師傅就不得不帶着我，和那時剛入門的你，遠走廬山。」

高崗道：「慚愧，我入門已有這麼多年了，雖知師祖仍在武當，竟迄今未曾去拜見過。」

雲中子道：「小師弟，別說你了，便我當年雖在武當拜的師，也不過由師傅領去拜見過一面罷了，當時師兄，師祖可還是在那山洞中，虔修道行與武功，足不出洞，是不?」

一清嘆了口氣道：「你問這話，只怕師傅也無法答你，你們明白了這因果，便也該明白師叔爲何找上我來了，要不是他逼我把一陽指的神功絕學獻出，我也不會明白他這個人有着如此的惡毒的居心。」

雲中子霍地站了起來，道：「師兄，那你！你可曾……」

一清凜然道：「你們放心，現在我也才明白了，他奈何不得師傅，却知師傅把一陽指的功夫傳了我，這位師叔倒令我明白了師傅的苦心，他所以早早把一陽指的功夫傳我，又命我遠離廬山，在此創下個上清宮別院，原來就是担心這位大方僧人會找上他去，會時時刻刻，遭遇不測。」

雲中子憤然道：「我可就不解了，師傅既已傳了律令護法神功，又何會怕他，倒要這麼躲着他?」

一清道長皺眉頭，道：「難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話你也不懂麼，而且就算師傅練成了律令護法神功，現有師祖在，師祖無命令，豈敢施爲，而內外功修爲，他和師傅又在伯仲之間，相差也不過一綫。今天就告訴你們罷，師傅之所以尚未接掌門戶，也迫不及待地把一陽指功夫傳我，便是恐怕隨時都會遭受不測，師傅沒說我亦知道，這位大方師叔已多次在廬山生事了，幸而發覺得早，被師傅趕走了。」

琴聲悲切　如泣如訴

雲中子激動之極，忽地閃身到了門口，可把高崗嚇了一跳，待知他是瞧有人沒有，才知他有話要說。

雲中子回到床前，道：「大師兄，你想：會不會是師祖其實已不在了，甚至已遭了他的毒手，他既然如此惡毒，會不會師祖已去了世，他怕我們師傅接掌門戶，故爾密而不宣?」

不料一清道長雙目一垂，不言，亦不見激動，但床前的雲中子和高崗可都明白，這位師兄正在壓抑那心中的大激動，半晌，那眼又睜開了，也說了，說得雖然平和，但聲音却仍有些顫抖，道：「師祖若眞如你所說，已然仙去，倒也好了，只怕迄今仍然在受他的折磨，我們的師傅以這樣高齡，亦已有了傳人了，爲何尚日以繼夜，精研武功?你們也該明白了罷了。」

雲中子說：「是……是爲了要在他那掌魔中，把師祖解救出來，可是眞……」

一清道：「我今日之言，只能入你們兩人之耳，也只能出我今日之口，你們明白了，實是無益而有害，若然大方師叔知道你也明白了他那惡毒居心和所爲，只怕就不會放過你們了。切記，不可再問，不可再言，更要有如不聞。」

分明已聲，如何能如不聞，床前的兩人早是髮爲之指。

一清道長又道：「你們明白了大方師叔的用心，便知他爲何不置我於死地了，他他……」好半晌才把咬緊的牙關鬆開來，閉了的眼睛又睜了開來，道：「所以……他……只要磨折我。」

雲中子駭然道：「可是錯脈分筋?師兄你……爲何……」

一清搖頭道：「雖是三五日他必來一次，再又對我施毒手，我不過痛苦些吧了，他亦知道一陽復始，神功能衝脈活穴，故爾算計我玄關即通，便又前來，其實我已遣走了我這上清宮徒弟，你們想，他們豈能和大方師叔對抗，那無異以卵擊石，故爾傷亡的倒也不多。」

雲中子道：「這就是了，我說呢，你重傷在床，怎倒全逃了，那也太不成話了，原來是師兄你遣走了他們的，但今晚怎麼他們又回來了，這前後就有三人遭他毒手。」

一清嘆道：「這三個都是我的徒弟，旬日前已有兩人死在他手中了，徒兒們雖是當時不敢違我之命，暫避了開去，但見我一再苦受磨折，唉……」

雲中子切齒道：「却是師兄你既然眼看他毀了上清宮，殺傷了這麼多徒衆，爲何不施展一陽指神功，甘受他分筋錯脈的折磨，師兄你你……」

一清道長苦笑道：「你那知這許多，要知這個律令護法神功，便是師傅不奉祖師之命，尚且不能施爲，師祖雖然足不出

洞，甚至生死不卜，但掌門仍是師祖，而且……師弟，你的功力已該長進了，怎生仍不明白，這一陽指，也是我門中功夫，威力的大小，是與本身功力相關連的，像我能有多大點功力?師傅把這門功夫傳給我，爲時也太短暫，豈能制得了他。」

雲中子張着咀，就說不出話來，一清道長又把眼閉上了，顯然說話多了些，他也感到吃力了。半晌，雲中子驀地一蹬脚道：「師兄，那你就該遣人去稟報師傅，也除非師傅下山，誰也不是他的對手，他怎倒帶信給高士宏，也只說是笑面太歲一個地頭蛇搗亂?我……我……我這就走。」

一清忽地睜開眼來，說：「你去那裏?高師弟可不是來了，你要問的，他全可答覆你，那高士宏乃是江湖中人，交往的亦皆是江湖客，像這樣師門丟臉之事，我豈可隨便說出來，其中緣故，便是我的徒衆亦不明究竟。」

雲中子望着高崗，說：「高師弟！怎麼問他?」

高崗雖與兩人份屬同門的師兄弟，但年紀可相差得太大了，有道長兄亦若父，師傅不在跟前，這大師兄自也若師了，在這兩位師兄面前，那有他插咀的份兒，何況他也氣憤填膺，要明白究竟。這大師兄怎說，他事實上甚麼都不知道，又叫他怎生回答。

雲中子在瞧他，他倒瞧起大師兄來，一清道：「師弟我原不知你剛巧也在淮海一帶雲遊，我帶信去高士宏，乃是知道這位高崗師弟就要下山了，却不料他還沒回去，你倒得信趕來了，我說小師弟會答覆你，是因他知道師傅在做甚麼，我的意思就是如此。」

高崗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這位大方師叔原來對師傅的一擧一動瞭如指掌，他偵知師傅在閉關研練一門新功夫，一時不會出來，故爾趕來對大師兄下手。」

一清道長打了個寒戰，長長嘆了口氣，道：「這一些枝節，現下我也才明白，那笑面太歲的出身雖不知，更不知他是大方師叔之徒，但他却知道我上清宮的徒衆，沒一個是好惹的，怎倒唆使別人來一再生事……」

一清道長接着又道：「是了，原來是大方師叔處心積慮的安排，他遣那笑面太歲出來挑起紛爭，於是，他也就有了藉口，作惡雖是笑面太歲的人在先，但却是我的徒衆先出手打傷了他們的人，這一來……這一來……」

雲中子接口道：「這一來，便是師傅下山，他也有話說了，只怕還說我們不把他的門徒放在眼裏，亦即對他不敬，錯倒是我們在先了。」

一清道長又閉了目，咬緊了牙關，那右臂抬了抬，顯然擧臂亦無力，半晌才又道：「你們明白了，也就好了，即刻去吧，他……不知何時，也許即刻就會前來，你們那是他的敵手，留下來，就是送死，快……去罷！」

他說着，那聲調也越來越微弱，分明內傷已不輕，何況今晚又受了新傷。雲中子大怒，把鋼牙咬得格格作响，高崗激怒得身子顫抖起來，眼看上清宮這麼毀在大方眞人手中，尤其是眼看大師兄的徒衆死得那麼慘，豈會丟下他走去的。

雲中子道：「大師兄，你這是甚麼話，我的功夫不及他，不是他的敵手，但拚命也不成麼，我可不信。不……」他怒極一揮臂，拂塵雖發出了一聲破空銳嘯，但容顏却已慘變，是他一時間，忘了左臂重傷，極怒一揮臂，那傷口又迸裂了。

一清道長嘆了口氣道：「師弟，你這些年的修爲，怎生沒一些進境，修道士，首應明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不戒嗔，動無名，你可還是個修道之人麼！」

一清越說，那聲調也越嚴厲，雲中子不禁雙膝一跪，不敢抬起頭來。

一清道長更厲聲道：「師尊不在，我即爲尊，我吩咐你二人即刻離了此地。」但是他那聲雖厲，其聲也顫，見雲中子俯身稽首，那聲調便也緩和了些，又道：「要知你們之所以不去，不過是要留下助我，但你們該明白，留下來無助於我，反而有害於你們。你們不在此，他還不致要我的命，不過令我多受些磨折罷了，我一日不獻出一陽指律令護法神功，他便不會下毒手，若被你們激怒了他那就難說了。」

一清道長的手臂抬起來了，向外指了指，道：「那三人就是你們的最好借鏡，不聽我吩咐，不去反而溜回來，以致送了性命，去吧，去吧。」

高崗雖然氣憤填膺，但在大師兄面前，況又有雲中子師兄在，那敢言語?

雲中子站起身來，說道：「師兄吩咐，我等敢不遵從，今晚我命了士宏師兄那徒弟，購備了些吃食米糧，我去命他取來便走。」

一清道長顯得疲憊不堪，只微微頷了頷首，高崗已搶先走出，出山虎江彪橫着梢棒，兀自在池邊屋前轉，高崗道：「江大哥，你那袋食物，放在何處了，我同你去取來。」

江彪向高崗身後望了一眼，說道：「沒事了麼?這一陣工夫，倒也沒再見有人現身，小師叔，我去取來便了，何用你也去，來時我把那一袋食物，放落在山門口了。」

高崗低聲道：「江大哥，快走，別多說。」

江彪會意，忙打前頭走了，待得過那第三重殿堂，高崗才道：「江大哥，你可別多心，大師兄今晚非是要避開你，原來殺死那三人，更傷了雲中子師兄的，乃是……」高崗疾掃了一眼，夜風呼嘯更見淒厲了，這才低聲道：「江大哥，你可休要對他人說起……」

江彪忙道：「小師叔，若你不便說的，還是不說也罷，我也已猜到了幾分，這樁事，必是家醜，必還是長一輩的，我這個作徒孫的還是以不知爲妙。」

高崗道：「江大哥，你眞聰明，竟給你一猜便中，原來這人還是我的師叔，不過我也從未見過，便雲中子師兄也僅在數十年前見過一面，說聲可也眞丟人，這位師叔本已逐出了門牆的，不知怎的，不但留下在師祖身邊，還把師傅他老人家逼上廬山，只因師祖已定由師傅接掌門戶，這才生出事故來，江大哥，我不用說明，他

必也會明白了，這事要傳揚開去，可不是丟險麼？」

江彪點了點頭，他豈會不明白，但爭奪掌門之位，怎倒找上上清宮來，可不是怪事麼？他本不想問的，反倒心上增了驚奇，也更駭然。

兩人來到上清宮口，雖然草木皆兵，倒也不再見有人現身。江彪尋到布袋，送上靜室，那一清道長連眼也不睜，連聲催促三人快走。

雲中子忍住了怒氣：道：「師兄，只是你身受重傷，豈可無人侍候？」

一清道長緊皺了眉頭，道：「你們放心，我雖遣走了徒衆，却有個火工老道人白日前來，替我備飲食。啊……我倒幾乎忘了，我要你們送百兩銀子來，可已帶來了。」

可不是全忘了，江彪忙從懷中取出，一清道：「放在床下便了，我這上清宮雖也有些廟產，但宮中道衆，不過僅堪溫飽，又因遠離城鎮，也少了香火，平日又沒積下黃白物，我遣走的徒衆多已身無分文了。」

大家才知要銀子是作這般用途，也可見都未遠去，白天也還有人回來照顧，來的既是一個年老而又無武功的火工道人，諒大方眞人也不會難爲他，何况他也不要一清道長便死。

三人在一清又一連聲催促下，只得走了，雲中子帶着兩人，又走到那山坳下的小破廟，他先繞着小廟，巡查了一遍，這才入內，江彪已掏出火摺子，就那熄滅的火堆上，添了一些枯枝，連忙生起火來。

高崗迎着他，忙道：「師兄，你的傷不要緊麼？」

雲中子嘆了口氣，撫着那條傷臂，道：「好險，差點兒沒廢了這條臂，我先前顧不得問你，可是你……你把他驚走了！若然晚了一步，只怕我不僅廢了此臂，說不定連命也不保了！」

高崗在雲中子的目光瞪視下，不禁愕然，說道：「你說驚走了誰？可是大方師叔？我可連他的影子也沒見到，我趕去時恰見師兄你傷臂退後，搶去扶住你時，可連半個影子也沒見到！」

雲中子連聲叫怪，皺眉道：「不過因你即時現身出來吧了，其實我雖沒看清暗中那人，但却見到那人打出一件暗器，發出來的是一道月牙形的寒光，帶着一聲刺耳的銳嘯，你才出師門，我們武當正派名門，從祖師傳落下來，門徒從不准使用暗器的。」

高崗道：「自然不會是我了，不差，那一聲破空銳嘯，我也聽到了，還道是師兄你拂塵上發出來的呢？那麼，會是誰？就憑一件暗器，竟會把大方師叔驚走。」

雲中子道：「我雖在受傷之頃，却也看得明白，不但驚走了他，只怕還受了點傷，要不，也劃破了他的道袍，我見他恁地一抛肩，咦了一聲，立即暴退隱入林中而沒，那會是誰呢？」

雲中子緊皺眉頭，高崗愕然，江彪恰在撥弄柴火，忽然心中一動，道：「師叔，會不會是她……小魔女。」

這江彪撥弄着柴火，不禁就想到昨兒夜裏，這火堆邊有個光屁股老道，可就想到了那小魔女了。便是在這般時候，他也忍不住要笑，可又不敢笑。

高崗驀可裏一拍大腿道：「是她，必然是她，除了她，還會有誰？」

雲中子一怔，說：「誰？究竟是誰？你們說是……」

江彪道：「小魔女，師叔你不是叫她小魔女麼。」

雲中子怒道：「胡說，那小妖女我要擒住她，扭斷她的頸子，也消不了我心頭之恨，別說她沒這個能耐了，分明是我們冤家對頭人，豈會在那時倒助我一臂。」

高崗道：「師兄，我明白你爲何惱她，其實，我追她下谷，說來慚愧，我也被她戲弄了一陣，但除了她，這上清宮左近那還有他人，何况她也才是先我們一步上崖，也正是時候，總之，我們萬不能抹煞了她。」

雲中子把頭猛搖，怒氣不消，道：「她要是眞會救了我，也不會一再戲弄我了，好個小妖女，看來眞是我們的對頭，怕不是師叔的人呢。」

高崗道：「師兄，你且消消氣，我瞧……」他却瞧見江彪也對她搖頭，但高崗頓了一頓，仍道：「江大哥已對我說了，適才在谷底，可不也戲弄得我氣得發昏，但繼而一想，這位姑娘的武功實在高不可測，她若要傷我們，只怕已早傷在她手中，想來想去她又不像是對頭人，只怕是她缺少了教養是眞，也祇蕩得不成話……」

高崗說着，不禁一怔，皆因江彪面露惶恐，驚懼四顧，高崗也不禁急往四外掃了一眼，才知江彪已成了驚弓之鳥，那姑娘隱現無常，若眞在暗處，聽到高崗恁地談論她，怕不早……

早什麼，江彪在摸臉，高崗也不自覺摸着額頭，他罵人家放蕩，心下却眞眞一蕩，那香吻像烙印一般，不但烙在額上，也不在他心上。撲的一聲響，原來是江彪忍不住的一聲笑，雖是把臉掉過一邊，高崗臉上也不禁熱辣辣的，紅啦。

雲中子哼了一聲，不成話，大姑娘偷老道的衫褲，成什麼話？但老道在人家大姑娘面前光屁股，可也不成話。

一時間，出山虎江彪掉開臉，高崗夾在中間，只有把頭低，雲中子便望那神龕，忽然心中一動，小師弟說得不錯，那小妖賊猾得緊，連他頸上插的拂塵都偷了去，若是要他的命，只怕兩條命也沒了，神龕！這神龕！想想看？昨晚他初來乍到，暗入笑面太歲家中一探，怎也沒查訪出來，尋路上上清宮，一陣驟雨，衣袍濕透了，跑進這破廟來躲雨烤衣袍，她，小妖女會不會先一步，也跑來躲雨，會不會也濕透了衣衫，那麼……那麼江彪這莽漢來了，他往神龕裏躲，那麼他來了，小妖女會不會也往神龕裏躲，他只道破廟無人，於是就光了屁股，人家怎會不惱，一惱就偸了他的道袍……

雲中子眼望神龕，那目光就轉眼，他不光屁股，自不那麼惱了，也就能冷靜下來想了，不差，一定如此這般，那可就怪不得人家惱。那麼……

雲中子轉過臉來，怔怔地，竟覺小師弟說得有些道理來，除非是這個小魔女，誰有能耐驚得走大方師叔？不差。

小妖女又成了小魔女，沒那個能耐也成爲有能耐了，他不再哼，而變爲點頭了，說：「倒也……有些……眞像是她，不差，那暗器也不是普通暗器，發出銳嘯，還能在空中拐彎，正因陡然在空中轉向，大方師叔一時大意，便沒傷，那肩頭的道袍也破了，我見他退走的刹那，用右手撫着左肩。」

高崗道：「一道寒光，一聲銳嘯，還會拐彎，那是甚麼暗器？」

雲中子突然呵一聲道：「那黑影追了過去，不，不是，不是向大方師叔退走的方向追，而是追向寒光斂處。是了，必是她去尋找回來，而且若是細小的暗器，便在月下，也發不出那麼强的寒光，只怕是她的甚麼奇門兵刃。」

「擲出會拐彎，還能傷人，可也眞奇。」高崗怔怔地想，不僅心裏想，也說：「兵刃奇，人也奇，眞眞是個奇女子。」

雲中子不那麼惱了，但也還有幾分，便又哼了一聲，却是這麼一來，三人都心定了些，且不管今晚救他之人是誰，但是那大方眞人今晚是不會再出現的了，也不用吊胆提心，草木皆兵了，高崗忽然一拍大腿，霍地站了起來，說道：「我明白了！」

輪不到江彪插咀，雲中子道：「高崗！可是你知道她的來歷？」

高崗搖搖頭，道：「不是，我是說師傅，若不是一清師兄說出來，我可還想不到，他不是說除非施展一陽指功夫，也奈何不得大方師叔麼？」

雲中子嘆了一口氣，道：「這位……師叔，哼！就我所知，他從師祖得到的功夫，除一陽指這門功夫外，確實比我們師傅更多，論入門先後，師傅雖然爲先，但師叔却最得師祖歡心，只要他留在山中，就不離師祖身邊。」

高崗說道：「大師兄雖然傳了這門功夫，功力却又不够，沒祖師律令，師傅功力够了，足以制他了，却又不能用，是不是？」

雲中子道：「既是律令護法神功，只傳掌門，便我也不知其詳。」

高崗道：「可不是大師兄提醒了我，師傅必是悟出了能够制服大方師叔的功，方才如此……」

雲中子喝道：「住口！」左袖一拂，霍地飛身而起，可把旁邊的兩人嚇了一跳，高崗一按機簧，彈出軟劍，江彪縱身掄梢棒，但雲中子已從簷口躍落，回到殿中，道：「這可也是隨便說得的，低聲些，說罷。」

當眞若大方眞人在左近，若他聽了去，那還了得？只怕黃葉道人的功夫沒練成，早遭了他的毒手，高崗惶恐又愧慚，把軟劍扣回腰間，才又低聲道：「這些年來，我時見師傅站在五老峯頭，遙望西面雲天，不時發出一聲長嘆，那眉頭就總沒舒展過，半月之前，師傅却把我喚去雲床前，原來是命我下山。」

雲中子道：「正是要問你，師傅命你下山，可有話說，早年他三兩年中，必要下山一行，考查我等的功夫，算起來，我已有五六年不見師傅的面了，不奉召喚，却又不能回山。」

高崗道：「那日師傅坐在雲床上，竟是紅光滿面，你想，我五歲時就到了山中，聞言怎會不生出孺慕之情，師傅却笑說我痴，言道不久即來和我們相聚，還要帶領我們上武當，謁師祖，當時我可都忽略了過去，現下想起來，可不是再明白不過了麼？」

雲中子快步在火堆邊轉了一陣，那目中也放了異彩，說道：「小師弟，師傅還有何話說？」

高崗道：「顯然師傅早知大方師叔，要來上清宮搗亂，嗳呀！」說着，驀地在頭上擊了一下，才又說道：「我竟把師傅一句話忘了，師傅吩咐我回家一轉，即來上清宮，說凡事皆有大師兄作主，命我轉告大師兄，諸般魔刼皆是幻，堅定道心，即近天心，方成正果。」

原來是這麼幾句，雲中子點了點頭，道：「師兄道心已近天心，守中抱一，無形無名，又何必吩咐，再見時說知便了，這麼說，只怕師傅閉關練功夫，大方師叔亦已知道用意了，是以急不及待，迫師兄獻出一陽指護法神功掌，早早接掌道統，却是你一言也提醒了我，師傅若知師叔前來威逼搗亂，仍命你來此，是諒他不敢加害我等，便是有傷損，諒他也不敢傷及性命。」

雲中子說話間，不禁又撫摸起那條傷臂來，又道：「正是諸般魔刼皆幻，看來我這修爲，遠不及師兄了。」

高崗見這位師兄坐了下來，先前那面上的怒色不但全消，而且神光內瑩，忍不住說道：「師兄，但這事怎處，我們豈能眼看着大師兄受苦受難，便是他不敢傷害我們的性命，但上清宮的徒衆，豈能眼看他任意慘殺。」

雲中子道：「小師弟，你忘却師傅的吩咐了，此間事，一切由大師兄作主，且待明日見過師兄再說，我等忙了一日夜，也該養養神了。」

隨又對江彪吩咐道：「我等便以此間爲落脚之處，明日你去備辦些飲食日用之物來，只怕我們在此間有些日子停留，這廟雖破敗，却也還遮得風雨。」

江彪應了，雲中子便退去殿角，打起坐來，高崗道：「江大哥，你也辛苦了一日，這火堆邊倒也不寒涼，你也小睡一會，我去殿外走走。」

江彪大大打了個呵欠，天塌下來也有長人撑，倒地便睡，這高崗那會閉得了眼，今晚眼看上清宮那三人死得如是慘，大師兄苦受磨折，他可記起下山時師傅的話來，是他師傅言道：「雖然你年紀最幼，但在你四個師兄弟中，卻跟隨我的時日最久，因爲從幼練起，功夫也最純，尤其是我近年來參悟的武功秘奥，他三人反倒不傳了，因是你在功力上尚有不足外，論功夫已不在他三人之下，好自爲之，毋負我望。」

高崗立身在破廟門外，望着那西斜的冷月，那滿腔的熱血却在沸騰，雖然大師兄和雲中子已先後傷在大方師叔手中，他亦不氣餒，師叔會不會又走回頭，又去折磨大師兄？

他心念一動，探頭向裏望了望，雲中子雙目垂簾，江彪已傳出了鼾氣，他可不

替兩人担心，一個已傷，一個是再晚一輩，武功平常的莽漢，大方師叔豈會把他們放在眼裏？

他一塌腰，立即奔向上清宮，其實，他心中惦念的，不僅是受磨折的大師兄，還另有人在，小魔女。

小魔女！他不想睡，睡不着，其實最放不下的是那小魔女，夜更深，風更勁，也更涼了，但他的臉上倒更熱了，是他驀地竄出來，風吹上他額頭罷了，他倒覺得是小魔女的香吻，是以那臉上不冷反而熱了。

小魔女！奔騰間，他會倏地停下步來，是夜風樹叢間搖幌出的幢幢魔影欺騙了他，是魔隨念生？是他自欺，那樹叢之中，難免有窈窕柔枝伸長出來，難免勁風弄影，當他發現是自欺，那臉上也就難免熱上加熱。

他担心一清師兄，更想念小魔女，他爲找到了藉口而高興，那小魔女救了雲中子師兄，那麼，不是對方的人了，雖也不會是自家人，可也是自己這一邊的人，現下師傅閉關，不能下山，除非找到這個小魔女，否則，無論如何都對抗不了大方師叔！

不，小魔女既是現下能唯一解救大師兄，和上清宮徒衆之人，還是魔女嗎？該是小仙女，大方師叔才是惡魔，比惡魔還要惡的邪魔。

想到大方師叔，他眼前小魔女的幻影不見了，顯幻在眼前的，是那三具恐怖的死屍，池面的屍體在蕩幌，釘在門上的屍體在搖幌，那怒火就在心中燃燒起來，血，在沸騰。

冷月擱在西邊山頭了，在夜風淒厲的呼嘯聲中，矗立着上清宮洞開的大門，像陰森的巨口，高崗一按機簧，撩衣彈出軟劍，將來扣在衣外腰間，騰身上了台階，雙掌一錯，耳目併用，迅速繞着上清宮，順着那山邊，奔到他大師兄那幾間靜室之後，眞個身似風飄，而且比之風來，更無聲。

雖然他是關心大師兄的安危，二師兄又傷了，他不關心，誰來照顧，但大師兄聲色俱厲地趕他們走了，再回頭，那又不但違了命，而且必然惹得一清氣惱，雖然都是一番好意。

高崗下山之時，他師傅已對他說了，一清道長已得武當眞傳，數十年的修爲，已達靜中生明的境界，便是相隔里許，也能聽出落葉，是以他加倍小心，繞到屋後窗下。

高崗從窗縫中一看，他放心了，一清道長不是躺，而是坐在雲床上，燈火如豆，仍然在風裏明滅，雖是在運氣調元，但他的痛苦呈狀十分明顯，連他下顎的顫抖也清晳可見。

高崗咬緊了牙關，他有多大點功力，可愛莫能助了，但只要大方師叔沒回頭來威逼，也放心了些。當下退了回去，就便把上清宮巡視一遍，他雖已來去數次，但總是匆匆忙忙，不料才轉到第二重殿堂，驀地一怔！

不！不是風聲，風聲陣陣銳嘯，這是嘆息，而且嘆息聲也悲悲的。

他聽得更清楚了，這一聲，是從殿中傳出來。奇怪！怎麼像是女人？

高崗的心兒立即跳起來，小魔女！夜靜山深，在這個陰森恐怖的道場中，那來女人？除了小魔女之外，誰敢來，一定是她！

他明知大師兄不會有事，明知大方師叔被嚇跑了，說不定還受了傷，既然他不會要大師兄的命，豈會再來，那麼，高崗卻爲何而來？他不承認，但他此刻劇跳的心中，昇起來的那份喜悅，已替他招認了，就是爲了尋找這小魔女。而現在，他找到了，先前還只是心存一絲希望，現在，他喜出望外了。

那殿塌了一角，這倒好，他飄身，提起一口丹田氣，把背脊貼在牆上，探頭一望，可不是一個女子伏在神台前面？西斜了的冷月，恰好直射進殿來，洒了那女子滿身清輝。

是她！雖然她伏在地上，但那衣着，那雲鬢，再暗些，他也認得出來，他感到一陣窒息，那劇跳的心，像要跳出了口腔啊！是她！眞是她。

今晚他初來時可不承認是爲了找尋她，只不過那一雙脚不聽話而已，現下……現下，他找到借口了，是啊，既然她是大方師叔的對頭人，也就是他們這一邊的人了，要解救一清師兄，救這上清宮的徒衆，怎能不尋她，不依靠她？而今，可找到了。

且慢！她怎會在神前嘆息，他心下掠過一絲涼意，不是因爲這女子又一聲嘆，嘆聲幽幽，欲斷人腸，而是他想：「難道她……這女子不是小魔女？一個那麼大能耐，若不是放蕩成性，生平不識愁滋味，豈會戲耍了他二師兄，戲耍了江彪，又……又戲耍他？」

他實在不願承認那是戲耍，連出山虎江彪也有些明白了，她不過是考驗他們的武功高低，但無論如何，若然殿中神前那女子，若眞是這個小魔女，她，倒會有滿腔哀怨？倒會幽幽嘆息？

高崗飄身落下地去，探了探腰間的軟劍，那料就這麼瞬間工夫，他再探頭向殿中一瞧，那女子……小魔女，已踪跡不見！怎麼會！

高崗不自覺打了個寒顫，登時毛骨悚然，一時間，那淒厲的夜風，入耳也成了鬼聲啾啾，難道她眞……眞是魔女，還是妖魔鬼怪幻化成她！那年頭，誰不信鬼神？何況自幼拜仙道，長大了又信奉仙道的高崗，但他立即就鬆了口氣，只見那小魔女從那神座後面轉出來，手中捧着甚麼？

甚麼？敢情她就是落在上清宮，打神座後出來，月光照在她面上，是她，現下可瞧得清清楚楚了，是小魔女。

原來她捧着的是衣包，她要換衫，走去殿角一邊，倒和高崗相距得更近了些，是以雖然月光照射不到她身上了，但仍然可看得明明白白，就在他面前，相距不到一丈！啊！

高崗躲在那塌了一角的殿牆外面，簷上塌落下來的木格遍地，他適才潛入簷下，脚下已發出了聲响，現在要想退回，那還能够？於是，他只好把身形向後仰了仰，那脚像生了根。

小魔女在換衫了，在除下衣衫，一件



，又一件。高崗的脚生了根，或曰，那遍地瓦礫木格，動一動就全發出音响，他不會騰身飄掠，脚不沾地麼？但既然智者千慮，尚難免有一失，怎可苛責高崗，他不把眼睛閉上，那也該原諒的，想想看，對頭隨時隨刻都會現身，怎能在此時此刻閉上眼。

他非但沒有閉上眼，而且把眼睛睜得更大了，謝謝天，她也只是除了外衫，雖然也露出了賽雪的瑩肌，倒也不曾把衣衫除盡，她又穿回衣衫了，原來換上了一襲長衫，不過是脫下紅裝換男裝，江大哥眞好眼力，把她認出來了。

忽然間，小魔女像是偶然手觸包袱中一物，只見她怔了一怔，拿起一塊玉玦來，怎麼她只瞧了一眼，手一揚，便聽噹的一聲响，她竟把玉玦擲在地上，而且恨恨地一蹬脚。

她這是怎麼啦，玉玦可不是玉搔頭，也非金步搖，那才是姑娘們的飾物，玉玦而又隨身携帶，可知是紀念之物了，怎麼她擲在地上？

可不是她又嘆了口氣，拾了起來，還幸沒壞，她手拿着玉玦却不瞧玉玦，倒把高崗嚇了一跳，皆因她向破牆處瞧，而高崗却躲在破牆後。

原來她是望天，從那破口中望出去的天空，也就只那麼破缺的一角，和那月邊飄浮的輕雲。

她在說了：「娘啊，我明白，你悄悄把這玉玦放在我包袱裏，是要我記得他是誰。我怎會不記得，我恨他！」

她在切齒，咬牙，恨得連蹬了兩脚，又道：「娘啊，他害苦了你，又殺死了你全家，那是多大的……血海深仇，也害得我……我要手刃這惡賊了，你倒又又……唉！」

他是誰？她這痛恨的人看來和她大有淵源，分明這玉玦便是她所痛恨之人所有，給她娘作爲紀念的，這倒奇了！

小魔女又恨恨地一蹬脚，說道：「娘，我不像你，我尋找了他兩年，好不容易今天訪到，也等到了，我……我絕不，絕不放過他！」她又一揚手，像是要把手中玉玦遠遠擲出，但忽然又放下手來，而且瞧了玉玦一眼，放開了咬緊的牙關，說道：「不錯，他要是不見到這玉玦，也不知道我是誰，也不知……要殺他的人是誰，好。」

她把玉玦放回去包袱中，匆匆把包袱包好，再又跳上神龕。高崗明白她放回包袱，就會出來了，忙不迭退出簷下等候。卻也眞怪，這番他想也沒想，便飄身而下，脚不沾地，倒要瞧瞧她去何處，她這仇人又是誰？

不用說，他的大師兄一清道長，二師兄雲中子，都不會是她的仇家，江彪更不配了，當然更不是他，但無論如何先得弄清楚她的出身來歷，怎生這點年紀，就有如此超絕的功夫？

高崗不承認今晚是爲她而來，但他，來了。現下也不承認尋找跟踪她的藉口，但他，找到啦，殿傍邊是錯雜的兩行古柏，靠山邊是東倒西歪的兩排房舍，高崗閃身在一株古柏之後，伸長了頸子望，奇怪，怎麼她還不出來？他等了又等，啊唷！他疾旋身，閃過另一株樹後。抬頭望，四外望，沒人，但後頸上分明被甚麼拂了一下，伸手一摸，敢情一片樹葉，倒嚇了他一跳。突然間，他怔住了，風從迎面來，怎倒把樹葉吹入頸中？而且不是柏樹上掉下來的，是寬葉。而且……不是風吹落的枯葉，葉帶枝，是被人硬生生折下來的！

「誰！」高崗一按機簧，軟劍彈出，就勢一掃，仍不見人，但這分明是折落擲入他頸中的！

啊！你！是你！

高崗的軟劍垂下來了，只見面前的一株柏樹後轉出來小魔女，不是，是一個不戴頭巾的瀟洒少年，若不是適才眼見她換的衣衫，還眞認不出來，高崗心中一動，這倒妙，假裝不知，倒可免了避男女之嫌，說道：「你！啊！原來是位小兄弟。」

高崗抱劍拱了拱手，但人家可是空着手，忙不迭把劍扣回腰間。心下仍不免吃驚，那葉雖帶着一節短枝，但若無擲葉可傷人的功力，豈能擲得入他頸中！卻也更可見她便非友，亦非敵了，皆因那勁道恰到好處，却似夜風飄落。

小魔女負着手，轉着身子兒，左跨一步，向右瞄，右跨兩步，向左瞄，把他上上下下，仔細打量，點着頭兒，說：「唔，你倒機警，有點兒聰明，立即就明白身後有人。」

高崗心裏哼了一聲，這不是小看他麼，忒也太狂了。心想：你多大點年紀，說話老氣橫秋，但憑人家這手功夫，自己就追不上，那就得忍。

高崗忍了，道：「好說，過獎。」

小魔女喂了一聲，說：「你知道我是

誰，怎麼把劍扣回腰間了？」

高崗道：「雖不知兄弟高姓大名，但你我無冤無仇，再說……」

小魔女把眉兒一挑，喝道：「住口！住口！」

高崗心頭一震，不自覺退了一步，這是怎說？難道有冤有仇？

小魔女哼了一聲，才又說道：「還道你老實，敢情也壞，你怎麼偷瞧人家換衫，你說！哼！」

高崗鬆了一口氣，敢情是為了這個，她一雙眼兒黑白分明，是以黑夜中看得分明，她眼珠在轉，高崗的眼珠一轉，那心下也就明白了，她分明不是準知道他偷瞧了，不過是拿話來試他，可得沉住氣，休露了馬脚。

他也就左瞧瞧，右瞧瞧，說：「誰換衫？沒有啊？這裏只有你我。」他樂了，也笑了，因為小魔女眼定了，顯然相信了他的做作。

小魔女說：「你，笑甚麼？」

高崗道：「可不是好笑得緊，若是你換衫，被我瞧見了，有何緊要，你又不是大姑娘，難道小兄弟你眞是……」

高崗適才被她轉着身子兒瞧，非僅渾身不自在，那顯明的輕視，蔑視的意味，也難免心下有些惱，立即……妙極！他也就繞着她，轉了半轉，瞧了又瞧，也上上下下，不轉眼珠兒地瞧。

小魔女哼聲說：「你瞧甚麼？」

高崗笑道：「我瞧你是小兄弟？還是大姑娘？」有了，高崗也登時哼了一聲。妙啊，這個專門戲耍人家的小魔女，竟也退了一步，她瞪大了眼睛，說道：「你！你你……」

高崗又哼了一聲，說：「我明白了，原來你才壞。」

小魔女一臉狐疑，眼珠子又定，定了又轉，像是相信高崗沒認出她來，那心也定了，才道：「我怎麼壞了，可得還我一個公道，若其不然……」

高崗道：「這裏只有小兄弟你，和在下我，我是再沒見人了，除非這左近有個大姑娘，大姑娘換衫，你偷瞧了人家，你若沒瞧見了，你怎會曉得？好哇，小兄弟，你倒惡人先告狀，皂白不分，見面就罵我壞，敢情你才眞壞，你倒要還我一個公道。」

妙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人是天才，知而善用的更了不得，當眞是妙手偶得之，妙哇！若非他忍住了，連他自己也幾乎鼓掌，喝起彩來。

妙極，各位看官，在下非妙手，却也偶得之，而今，現刻，不也正有個大魔女，正被人用這法兒，整得她永世不得翻身，萬年遺臭麼，可是不妙哉，何其妙也。

且慢，可不能笑，得正正經經，還得似模似樣，理直氣壯，也要一般兒聲色俱厲，高崗沉下臉，道：「公道何在，還來，若其不然，哼！」

小魔女既非大魔女，可就樂了，笑得格格格，笑得上氣不接下氣，說：「嗳呀！笑死人，你這人可眞壞！」

高崗也一嗳呀，說：「你不還我公道，你倒說我壞，你這人可眞壞。」

中，仍然滿是笑，走近高崗身前，高崗心中登時一蕩，不但她那如蘭似麝的呼氣直噴到他臉上，而且倏地一上步，挽着了他的胳膊。

高崗說：「你你！」明知她無敵意，更無惡意，却也不禁往後退，那是明知她是個姑娘。這這，不成話。

不料她非但挽着他，而且靠上肩來，這麼陡然被帶動，小魔女可就向他懷裏倒來，却是高崗幾乎倒了，皆因小魔女倏地在他胸上推了一把，高崗那會防得，總算上身才揚，驀可裏一打千斤墜，才拿樁站得穩了。但他不驚，反而笑了，那可是眞心的笑，這小魔女竟也會害臊，顯然忘了她扮了男裝，掩飾她心慌意亂，竟伸手掠了掠髮鬢，可也不招認她是姑娘，並非小子。不，笑不得。高崗說：「你怎麼來推我？」

小魔女說：「哼，以為你不壞，原來仍然壞，壞透啦。」

高崗說：「這可奇了，眞好笑，是你自送上來，是你挨近身來，是你自己站立不穩，又不是我存心要把你摟在懷裏，怎麼又是我壞了？」

小魔女一想，不差，人家是退身，手也沒抬，於是說：「好，算你有理，你還是眞不壞，可也有一宗兒不好。」

高崗說：「怎麼又不好啦？不壞又不好，可眞啦？」

小魔女說道：「可又要我還你公道？好，你聽着，你有理，你就不是眞壞，但你太胆小，就不好了，我不過是越來越歡喜你，聰明又英俊，武功麼，也還算過得去……」

高崗哼了一聲，說到功夫，她狂些也罷了，姑娘家，怎麼當面讚人英俊？不成話？剛才高崗倒是眞有些心喜了，她先前竟也害臊，可見她不是個沒廉恥的女人，這一來，心下可又不樂了。不由嘆了一口氣。

小魔女說：「別難過，其實你的武功也不是眞不好，不過是少了歷練，你得知道，便有了七分功夫，也還得三分歷練，那才能到家。」

高崗差點兒沒把肺也氣炸了，他在惋惜她，而反過來，她倒教訓起他來了，眞是豈有此理。

小魔女竟嫣然一笑，又把他的胳膊挽着了，道：「走啦，天就快要亮了，這裏的老道就會有人回來的，別教他瞧見我們，才是道理。」

高崗想要她放尊重些，但那麼一來，豈不是說明知她是誰？罷了，便任由她挽着，小魔女說：「來，我試試你的脚下功夫。」

高崗道：「好，你放手。」

小魔女橫了他一眼，說：「不，我們手牽手，一塊兒起步，你要是跑不快，我就好拖你一把。」

高崗氣往上撞：「好，走！」

兩人齊一矮身，提氣奔了下山，風生耳畔，山林樹木倒退如飛，一口氣奔出了數里地去。

可不是天亮了，啊呀！且慢，可上了她的當。高崗驀可裏一挫腰，出其不意，

小魔女這番眞倒入他懷裏來，高崗要不摟住她，要不急旋身，兩人可眞成顚鸞倒鳳了，雖是乍合倏分，她却不放開高崗的手，叫道：「嗳呀，你這是怎麼啦？你這個人。」

高崗急調勻呼吸，道：「我問你，你這是把我帶去何處，趁早說明了便罷，不要瞞隱。」

小魔女格格一笑，說：「看來你還是眞聰明，你放心，我不是要吃了你，怕什麼，不過是鬧了一晚，怕餓壞了你，帶你去吃喝。你瞧，前面是何所在？」

那是何所在？山巒起伏中，是霧在初昇的旭日照射下，像一重縹緲的輕紗彩幕，高崗不是驚，是愕然而怔了！皆因身已在羣山之中，當眞色不迷人，是人自迷，他被這小魔女……她現下又換了男兒妝扮，奈何心目中她仍是小……怎可再叫她小魔女，雲中子師叔和江大哥還叫她甚麼小妖精，她神出鬼沒變幻無常不但像，美也美得更像個小妖精，眞是個迷死人的小妖精。

現在，在陽光之下了，在晨霧的彩幕籠罩之下，這小妖精……噢！高崗要是再不把目光從她那彩幕籠罩之下的笑臉上掉開去，他又會意亂情迷。那麼，明知她是姑娘不是小子，被她牽着手兒奔跑，又是在欲曙未明的晨早，可能怪他忽略了看不清的沿途景色麼。

「那是何處？」高崗心上有無數隻小鹿兒亂撞，忽然他看見了，山環裏，有一條小溪，嗚咽的流泉從對面一個小山崖上掛下來，崖頭有松如蓋，覆蓋着兩個依山而建的茅舍，小溪與流泉在屋前滙成了一個小潭，幽雅的。

高崗不待她回答，已不絕口讚道：「好所在，屋雅如此，屋中人必也大雅了，這是不在話下的。」

那小……妖精本就在笑，聞言笑臉也更明亮了，不覺把高崗仔細作了番打量，才眉兒揚了揚說：「承奬了。」

高崗啊了一聲，說：「你你……這是你住的。」

那本在揚的眉兒，登時挑了起來，說道：「小小蝸居，草草蓋掩，聊遮風雨而已，待客雖不敬，好在你倒也有些雅骨，請。」

是了，難怪她適才對他上上下下重新打量了，若然是個粗俗之人，這茅屋兩間，看來便極是簡陋了，這高崗非但沒感到不快，反而大喜，若然她眞是個蕩婦淫娃，何能言雅？雅必脫俗，難道她的言行亦復如是？

高崗喜得一拱手道：「姑……啊！」他說了一個「姑」字便咽住話柄。

那小妖女眼兒一瞪，道：「什麼的？你叫我甚麼？」

當着他這是怎麼啦，她換了男裝，那麼當她是個少年，豈不是倒不用避男女之嫌，少了顧忌，更容易親近她？忙道：「我是說：姑且請教貴姓大名，若連小兄弟的姓名亦不請教，何顏入室登堂？小兄弟，你貴姓啊？」

忽然，她又格格大笑，說：「你別叫我小兄弟，你知我多少歲啦？我才該叫你小兄弟，讓我算算，你五歲上廬山，在山中一十三年，你不過才十有八歲，眞好笑，你倒叫我小兄弟。」

高崗大吃一驚，看來這小妖女對他們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不但出身來歷，竟連年歲也清清楚楚。

小魔女說：「你別瞪眼了，不用說，我也知道你姓高名崗，你大哥又是你的二師兄，名叫高士宏，是不是啊？」

高崗更驚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說得出話來，說：「姑……姑……」

「又是要姑且請問，是不是啊？」小魔女又笑，眼珠子又在轉了。

高崗忙道：「正是要請問，你你……端的是誰？」

小魔女嘿了一聲，說：「你要請問的可也眞多，也眞眞不講理。」

高崗說：「我怎麼不講理了。」

小魔女道：「你不服氣，是不是？好，你自己說道吧，分明你年紀比我小，却叫我小兄弟，第一樁，可是你不講理了？我啊，對你的姓氏出身，連幾歲上山也清清楚楚，你呀，竟然一些也不知道我，更不明白我？」

陡然間，她倒眞像委屈滿懷，明知她是裝假，但竟也像是淒淒楚楚，也有些兒怨怨幽幽。

高崗却也明白過來了，昨夜她分明也在上清宮，並未走，他初次拜見大師兄，曾陪同江彪出去取乾糧，大師兄豈會不向二師兄問及他的，是了，必是那時被她聽去了。

高崗當下說道：「分明是你小了我幾歲，誰見了你也會說你年方正二八，若然說我高攀不起，不配與……你作兄弟之稱，你倒說得有理了，那麼，在下這裏謝過了。」

說着，兜頭一揖，那小魔女唷了一聲，說：「我還當你老實，敢情也一般利嘴伶牙，我也不比你大，你也大不過我，不過同年罷了，好吧，就讓你佔些便宜。」

高崗道：「不許我叫你小兄弟也行，賜告了貴姓大名，便好稱呼。」

小魔女一蹬脚，又皺眉，說：「我就討厭人家作揖打拱，你却偏是打拱又作揖，要問，就說姓什名誰不好？偏又是貴，又是大，看來你去作個秀才，倒是更適合些。」

說着，連這也要啐一口，高崗好生尷尬，那臉也紅了，道：「小兄弟直率豪邁，既厭世俗禮，我便也客氣了，告了名姓，便好稱呼。」

小魔女道：「好，這還有些像個男子漢了，且我饒你這遭兒，我姓谷……啊，不……」

高崗一怔，說：「你，姓谷！」他師伯大方眞人不也姓谷，因是單名一個方，便自號大方，高崗可是昨晚才聽一清道長說的，一個欺師滅祖，毒殺同門的人，如何令他不恨，原來他姓谷名方，高崗切齒把這名字唸了幾遍，印象太深了，是以這小妖女才說得一聲姓谷，他就不但一怔，而且吃了一驚！

不料小魔女大怒，叫道：「不不，我不姓谷，誰說我姓谷，我我……恨，姓谷的。」

高崗可就不僅驚，而且奇了，道：「

可是你自己說姓谷，又沒人強逼你說，你，怎麼惱起我來了！」

她那被紅紅的旭日照得紅紅的臉，陡然間白中透靑，目中露出寒芒，她，就站在高嵩面前，臉對着臉，令他不禁打了個寒戰！不自覺退了一步，也面露了惶恐。但高嵩隨即嘆了口氣，也鬆了口氣，皆因這小魔女突然噗嗤一聲，笑啦，白中透靑的臉兒，又紅得嬌艷欲滴，說：「瞧你這個胆量，這就怕啦。」

高嵩說：「我，怕啦？唉，小兄弟，你眞是喜怒無常，陡然間怒起來，可也眞怕人，這樣……像這樣，多好……」不料小魔女陡然間又瞪眼，不過，還好，瞪大了的眼兒裏，沒有仇恨。

敢情她竟是爲了這麼回事，說：「喂，你怎麼不轉眼望着我。」她竟啐了一口，這一來，高嵩非但不轉眼，而且心裏樂了，不過不敢笑，只能把笑意藏在眼中，說：「可不是麼，你要是不惱，臉兒紅紅的，可眞好看。小兄弟，你自說姓谷，怎麼又不是了？那麼你眞正姓甚麼？告訴我吧。」

小魔女道：「誰說我……我是說，除了姓谷，我甚姓都願意。」高嵩忍不住，幾乎大笑，小魔女巳直蹬脚，說：「我恨，恨姓谷的。」

那高嵩心頭一凜，可就笑不出來了，她對姓谷的仇恨之深，令人不寒而慄，若無三江四海仇，一天二地恨，豈會恨到這個地步。可也眞奇了，她分明又說姓谷？

却因這一來，高嵩更是放了心，更要結交這小魔女了，明白她所恨的，必是大方眞人，他師傅就是姓谷。

高嵩道：「原來是我聽錯了，小兄弟別惱，却是我該怎麼稱呼你，你還沒說呀，怎怪得我？」

小魔女的臉色又由白轉了紅，道：「這麼罷，你叫我尤蘭就是了。」

高嵩道：「原來小兄弟你姓尤，倒也恰當之……之……」

她把眼瞪得大大地，也不轉眼珠子了，說：「喂，你笑甚麼？難道姓尤也有恰不恰當的？」

高嵩說：「小兄弟你姓尤，必是尤物之尤，可不是恰當之極，啊啊……你你……」高嵩滑步，急旋身，饒是閃躲得快，仍被她的指尖在臉上掃了一下，只覺火辣辣的，不是路數。他摸一下，又瞧一下，還好，手上沒血，沒被她的指甲劃破，只是掃得刺痛而已。

呔！她倒笑啦，格的一聲笑，說：「你放心，挺英俊的一張臉子，劃破了，就不好看啦，我怎捨得劃破它，這是警告你，從今而後，說話要小心些，想佔我便宜，可有得苦頭吃。」

高嵩可眞對她沒法兒了，說道：「我怎麼佔你便宜了？本來嘛，姓尤的尤字，也就是尤物的之尤，何况女人的名兒，才取花兒草兒，那有個男兒漢，也取名蘭兒的。」

高嵩防她又出手，這話不是明顯說出巳知她女扮男裝了？不料她倒反而後退了一步，透着滿面驚奇，說：「你！知道我叫蘭兒，你眞知道？」

高嵩心頭登時又一懍：皆因她目中又射出了冷焰，忙搖手道：「罷罷，我算怕了你，你叫尤蘭，可是你自己說的，親熱些，自是就叫蘭兒了，原來你眞叫蘭兒，可是你招認啦。」

小魔女嘻笑喜怒，太以無常，啐了一口，哼一聲，說：「誰同你親熱？不過麼，我還是眞喜歡你了，你眞聰明，竟知道我叫蘭兒。誰教我喜歡你呢？本來我這名兒，只有我娘才叫我的，好吧，就許你叫啦。」

原來她眞叫蘭兒，高嵩心下雪一般亮，她姓谷，自道的姓，否認也不行，甚麼姓尤名蘭，必是名幽蘭，谷幽蘭，名兒倒好，只是人不如名，說她是野地裏的薔薇倒恰當些！

他心下雪亮，眼睛也亮了，總算弄清楚她的姓名了。她的眼珠子在轉，口中說：「喂！你想甚麼，趁早兒說了便罷，否則，你可小心！」

高嵩不禁嘆了口氣，道：「罷了，你恁地多疑，恁地動輒動手動脚，罷罷，我怕了你啦，請了。」

她才轉身，面前人影一幌，她攔住了去路，說：「你，敢走，好啦，我再不……不，來，給我瞧瞧，你臉上還痛不痛啊，其實，眞要把你的臉蛋兒劃破了，我才心疼哩。」

又是一陣格格笑，她竟伸手摸他的臉，這教高嵩怎不臉紅，怎不躲閃，自然也退了一步。眞沒見過這樣的女人，令人愛不是，怕又不是，其實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愛還是怕。

她總算正經了些，說：「好罷，便讓你佔些便宜，許你叫我蘭兒，你可別再胡思亂想，這是我的眞名兒，瞧，我多喜歡你，連只有我娘才叫得的名兒，我也許你叫啦，走吧，我眞餓啦。」

當眞他是爲何而來？走吧，隨她走了，躍過小溪，繞過那小潭，只聽……是嘆息聲，嘆聲幽幽。高嵩才一怔，早聽屋中傳來了話聲，說：「蘭兒，是你麼，唉，你一去就是大半天。」

她眞叫蘭兒，茅屋中必是她娘了。這蘭兒却不答言，伸出食指壓在唇上，示意高嵩別出聲，而且順手拖了他一把。高嵩見她用脚尖滑行，不發出聲响來，忙也放輕了脚步，心下無限驚疑。

那茅屋臨着水潭，後靠山岩，右側矗立着一人多高的一塊大石，她那意思，分明是要拖他去躲在石後，這令高嵩如何不驚疑？屋中分明是她娘，但她分明聞聲即面露驚恐。

她！竟也會驚恐？驚恐的偏是她娘，這不是奇怪麼？

躱到石後了，蘭兒像才鬆了口氣，在他耳邊低聲道：「不料我娘回來了，快，雖然有這大石擋住，也不行，快把耳朵塞住。」

高嵩雖然是驚愕，但也照做了，用手塞住了耳孔，但一陣琴聲早巳入耳，因是耳孔塞住了，那琴聲也似遙遠天際傳來，但仍極淸越可聞，不過是琴聲幽怨罷了，這是怎麼回事？

他才拿眼來瞧蘭兒，駭然見她巳盤膝而坐，竟兩目垂簾內視！

高嵩也是武當門下，自幼修練的就是

內家功夫，如何會不知曉得，難道以內功來對抗琴聲？說時遲，那幽幽的琴聲悲悲淒淒，巳如怨如訴，如泣如哭。啊！必是那石後螞蟻多，爬到他身上來了，不，不！不是，豈會一時間就爬滿一身的？尤其是手上，臉上，頸上，他自不能自視頭面，但手上腕上可看得見，手上與腕上沒有啊。

琴聲似哭，不，不是想，不僅是想，他感到流下淚來了，他巳哭了。啊呀！她哭得很傷心！

他明白了，忙不迭也雙目垂簾，空靈內視，饒是他警覺得快，剛在那琴聲轉調之前，凝神，靜氣，氣沉丹田，一股怨氣早生，是那琴調由哀而轉怨了。

高嵩更明白了，這一驚，非同小可，顯然那琴聲入人之耳，便把人操縱了，聞聲的人便身心都不再能由己。不，不能驚，再不反虛生明，聽如不聞，琴音若再轉激昂之調，怕不連心臟也迸裂了才怪，快點應變！

虛無，無我，無聞。

總算他警覺得快，皆因那琴音轉調也太快了，剛感到萬箭鑽體，才虛而反虛，箭也非箭了，無我，終能無聞。

「好了。」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

高嵩睜開眼來，那蘭兒吐了口氣，望着他，面露喜色，但仍示意他噤聲，輕輕起了身，他也站起身來。

隨她溜出石後，蘭兒忽然轉過身來，向那石後一指，示意他瞧，高嵩登時倒抽了口涼氣。只見那石後，即是對着茅屋的窗戶那一面，滿地石屑，那大石內凹，幾巳中空，顯然即是那琴音造成的，雖非一朝一日，但適才巳領敎過了，如果不知厲害，適才若不是躲在石後，他的內功也巳有了些火候，只怕不死也受內傷了。

蘭兒向他一招手，兩人再又繞過潭邊，躍過小溪，又回到先前兩人站立遙望之處，那蘭兒才停下步來，說道：「好險，啊！」

她竟巳嚇出了一身冷汗，抹去了額上的冷汗，才又道：「沒想到我娘來了，眞險！」

高嵩先無所知，知險時，危險巳過去了，反倒無冷汗。不過，怕也眞是怕，驚疑也更甚，內功眞力竟達到了以琴音發出的境界，怎不令他駭然。

高嵩說：「那是……你娘！但怎麼對你也……」

蘭兒道：「她要知道是我，便不會發出音箭了。」

「音箭？」高嵩心想：這名稱却也恰當，可不是琴音如箭。

蘭兒道：「你不曉得，我娘眼瞎了，看不見，她聽出有人走近茅屋，我不答話，她怕是來了對頭人，故爾才發出音箭。」

高嵩道：「但你怎不答她？」說着，不禁搖頭道：「世上眞有這麼高强的內功，難怪有其母必有其女。」

蘭兒愕然說：「你說甚麼？」

高嵩忙道：「我說有其母必有其女，可不是嗎？你的功夫是你娘教的罷？這就難怪了。眞令人難信，你娘還是個瞎了眼的……」

蘭兒咬了牙，眼中又閃過一抹寒光，道：「正因我娘眼瞎了，又怨恨太深，這才……十七八年了，你也是內家門派的人，你試想想，十七八年是多少個朝暮？這麼多年，暮暮朝朝，功夫都用在琴上，功夫怎會不好？人不是早說過了麼！琴音可裂金石，娘就是從那一句古人之言得到深切的領悟，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

高嵩不僅聽聞，也不僅巳眼見，而且身受了，如何還會再疑，搖頭嘆道：「古人所言，不過誇言眞似，似而竟成了眞，眞眞想不到，但你適才怎不回答她呢？要不是我也修練了內功有年，只怕早受內傷了。」

蘭兒眉梢一挑，說：「你這人……還不是爲了你，你和我在一起，娘要是知道了，那還了得，她那音箭還可在警覺得早之前躲得了，要是面對了面，知道你是武當門下，你可沒命了。」

高嵩愕然，道：「奇怪，她怎麼恁地痛恨武當門下？再說，你不是說你娘眼瞎了麼，她又看不見，便算聽到有人和你在一起，可也不知我是誰人，不知我是一個武當門下啊！」

蘭兒哼了一聲，道：「你懂得多少？凡是瞎了眼的，那耳必更聰靈，你便能脚下無聲，站立不動，數丈之內，她也能聽出你的呼吸聲來。」

高嵩直點頭，道：「這個我豈會不明白，我是說，她怎會知道我是武當門下那一點而巳。」

蘭兒道：「你啊，眞蠢，她既知你在她面前，既不辨敵友，勢必要查問，她可不用口問，只是一禪指，出你不意，你要不要化解那向你襲到的一股眞氣，別以爲她看不見，你一對抗，她就能辨出你的武功門派來。」

高嵩更是駭然，這豈不是無眼而勝似有眼，豈不比她那音箭更神奇了！

蘭兒又道：「先前我是沒想到娘會突然返來，故爾沒先告訴你，你記住了，便是娘突然向你用禪指襲擊，你不可出手對抗，也不能躲閃。」

高嵩道：「那豈不是沒命嗎？」

蘭兒道：「說你蠢，可眞蠢，我若是要你的命，還用我娘來出手麼？她不過是出招來查問你，你不招架，不躲閃，她也就點到即止，馬上把招數撤回來的了，越是沒武功的人，她越不會傷損一根毫毛，你明白未？」

若然在先前，她這口氣，高嵩必然着惱，心中不服氣，現下却只是搖頭，駭然又搖頭，天下眞能有這樣神奇的武功？不但有，而且就在眼前，道：「這不奇了，武當門下，俗家弟子只得有限的幾個，也只得我大哥和我，但是我大哥可是個大好人，我，更是初入江湖，若然你娘恨的是我……」

那蘭兒哼了一聲，說：「若然恨的便是你，傻哥兒，和你說話的早不是我，是閻王爺啦，你們，也配？」

若不是這蘭兒媚眼兒一飛，被說得他恁地難堪，高嵩眞是惱了，道：「但除我兄弟外，可都是出家之人，豈會和你們有了過節，這不奇啦。再說，怎麼全恨上了，難道是我師祖得罪你們？不會吧，我師祖巳閉關多年了。」

那蘭兒冷笑道：「要不提起你們祖師，也還罷啦，你要提起他們，你們，哼！都該死！」

高嵩大吃一驚，難道眞是師祖得罪了她們？

那蘭兒恨恨地，道：「他枉有你們這麼多徒子徒孫，被那賊囚在洞裏這麼多年，哼，你們眞沒心肝，死不了，活受罪，就憑這個，你們這些徒子徒孫就該死！」

「你你……說甚麼！」高嵩其實早巳生疑了，他在廬山之中，常見師傅向西稽首，這十多年來那容顏就沒開展過，却勤練武功不輟，每一提及武當謁祖師，就頹然把話題岔開，其實他巳早生疑了，只不過規戒太嚴，長輩的事故，他多一句也不敢問而已。直到昨天夜裏，他大師兄也露了些兒口風，師祖顯然並非自願閉關，其中必有緣故，此刻聽這蘭兒之言，自也再明白不過了，顯然她恨的，只是大方師叔，他在恍悟之餘，登時「啊」了一聲。

他明白了，這蘭兒必也姓谷，只因她們最痛恨的人姓谷，故爾連自己的姓氏也恨上了，可不是奇怪麼？難道大方眞人欺師滅祖不說，竟惡毒到對自己家中人也……也欺負不成？

空谷幽蘭　藝絕人間

却見那蘭兒幽然嘆了口氣，道：「我却不像我娘，恨就恨那賊子一個，譬如你師祖，不也被他害苦了麼，害得他活不能，死也死不得，又譬如你師傅，不也被那賊子假傳老道士之命，遠遠趕出廬山了麼？怎麼也恨上啦。」

高嵩忙道：「蘭兒弟說得是……」

她却一瞪眼，說：「誰是你兄弟，叫我蘭兒。」

高嵩在心裏嘆了口氣，道：「蘭兒，你可眞明白道理。」

蘭兒說：「其實，也怪不得我娘，你想想啊，這十多年來，睜開眼就恨，也就恨了十多年，怎會不積累越深，恨之入了骨，說來怕也沒人信，娘眞恨得把大牙也咬碎啦。是以，把你們也全恨上了。」

高嵩一怔，說：「你不是說，你娘的眼瞎了麼？怎麼睜眼？」

蘭兒氣得直蹬腳，說：「嗳呀，你這個人怎麼這般蠢，正因娘眼瞎了，睜開眼，甚麼也看不見，怎會不眼一睜，心頭怒也生。」

高嵩忙道：「我，眞蠢，是了，必是他……那那……那個大惡人，弄瞎了你娘的一雙眼，我眞蠢。」

蘭兒忽地又噗嗤一笑，說：「這麼看來，你可又不太蠢了，你猜得不錯，但這還不是娘最恨的，那賊子爲了不讓娘認清他的眞面目，把娘的眼刺瞎了，竟還不放過我娘，一掌把她劈去，落下百丈高崖，這惡賊！他是怕娘的內臟被他震裂亦不死，所以……」

雖是這蘭兒太易喜怒無常，高嵩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別說人家母女連心，連他也恨得差點也把牙咬碎了，眞想不到，世間上會有這樣惡毒的人，把人家殺了也罷，還怕人家墜下百丈高崖不死，還先碎裂人家的內臟，更先刺瞎人家的雙眼！不禁也恨恨地說道：「世間眞有這樣惡毒的人！眞眞……」

那蘭兒臉巳鐵青，道：「我都說了罷，你猜，我是誰？我是他的甚麼人？不……我娘是他的甚麼人？不不……」

可是她自要說，也是自己說不，但還用說麼？高嵩再蠢也明白了，那大方師叔姓谷，她，也姓谷，刺瞎她娘的眼睛，是爲了不讓她娘見到他的眞面目，自是作了見不得人，也爲人所不容的事，還會是甚麼好事？是了，是了！

高嵩好生替她難過，忙道：「蘭兒，不便說的，就不說也罷，既然他連欺師滅祖的事都做得出來，還用說麼？」

蘭兒道：「你，果然好，我可對娘說啦。我說，娘啊，武當門下可又不全都是那麼壞，要是你見到他怎生欺負那些老道，可惜你看不見，要不然你就不會全恨上了。」

高嵩道：「蘭兒，你眞好，你眞明白事理，昨晚，昨晚……」

蘭兒道：「可不是麼，我對娘也這麼說啦，那三個老道死得多慘……」

陡然間，高嵩愕然退了半步，怎生她咬起牙不往下說，倒又恨起來？眞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姑娘，喜怒太以無常，喜時像一朵盛放的鮮花，怒起上來也眞令人怕。

那蘭兒蹬脚說：「不！娘說得對，雜毛老道就沒一個好人，該死！都該死。」

高嵩可也惱了，正色道：「蘭兒，你可得放尊重些，才讚你明白事理，怎麼又全恨上啦，我師傅和師兄，可都是好人，我可不許你……你……」

蘭兒狠狠地啐了一口，怒道：「該死的就是你那該死的師傅，該死的師兄，娘有理，娘說得對，你們武當門下千眞萬確的沒一個……」

陡然間，高嵩心頭冒起來的怒火，陡然間又熄滅了，因爲蘭兒望着他，陡然間又笑啦，對着一張燦然的那麼美的笑臉，誰還能惱得起來。

蘭兒說：「不，你不算，雜毛老道死絕我也不願你死，你放心，我不恨你。」

高嵩嘆了口氣，又皺眉，這麼說，她昨日戲耍雲中子師兄，作弄江彪，可不是無緣無故了，原來她母女兩人恨透了武當門下。他又嘆了口氣，道：「蘭兒，你啊，就是這宗兒不好，你們怎可不分青紅皂白，全恨上啦。」

蘭兒的臉兒又扳了起來，道：「好罷，你倒是說說，我就對你說得明白些，你那個惡毒該死的大方師叔，才是該千刀萬斬的大惡人，咱們恨的是他，但你師傅本可以制服得了這大惡人的，却眼看你們那師祖被他囚在山洞裏，他不去救出來，倒躲到廬山去了。你說！你說啊，昨晚那三個老道爲何回去上清宮，可不是耿耿忠心，你那大師兄可不是巳傳了你們中的律令護法神功麼？便是還欠些功力，懲不了那大惡人，難道連徒衆也保護不了麼？却眼看那三人慘死在他面前，他也不救……」

高嵩又嘆了口氣，道：「蘭兒，敢情你爲了這個，才把他們也恨上了，你錯啦，蘭兒，先說我師傅，原本是奉師命下山的，我們中戒律謹嚴，不奉師命召喚，不能返回武當，再說我們也只知師祖是閉關

，雖也疑心，可還沒證師祖被他囚禁起來，你更不明白，便我也是剛才明白，原來師傅日夜苦練武功，就是爲了要對付你說的那個大惡人，必是那大惡人有甚麼奇絕的功夫，師傅尚勝他不得，說到我這一淸師兄，你可更冤枉他啦，別說他功力不敵，而且還受了內傷，連床也起不了，怎能救人，你更想不到的是……」

高嵩說到這裏，不禁悚然回頭，這……這話可也是對外人說得的？他無疑的說露口風了，十分後悔。

蘭兒巳哼了一聲：「你想不出理由來替他辯護，是不？」

高嵩毅然道：「好吧，免得你把咱們也全恨上了，我就說了罷，那大惡人就是千方百計要得到我們中的律令護法神功，他就是要迫令我大師兄出手，蘭兒，你眞冤枉好人了。」

蘭兒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我才不信哩，那大惡人誰也不怕，就怕那門功夫，也只有那門功夫才制得住他，他倒要迫你的大師兄出手。」

高嵩嘆道：「蘭兒，你是聰明人，你可比我聰明，懂得也比我多，別說這麼多大罪過大事故我不知道了，便是我門中有這麼位師叔，我也不過是昨晚才知道，蘭兒，你得先答應我，我對你說了，你可不能告訴別人。」

蘭兒凝目注視他道：「好，瞧你這麼個可憐相，我答應你守口如瓶就是了。」

高嵩道：「你那麼聰明，便該想到，同一個門派中的功夫，萬變也不能離其宗，異中必有同，他巳得到我門中的武功秘奧，且已達到化境了，我那大師兄出手制不了他，他一參詳，若然把那律令神功也得了去，那時誰還能制得了他，他豈不是更橫行無忌了麼？」

蘭兒啊了一聲，瞪着他瞧，高嵩又道：「這道理，我也是聽大師兄說了，方才懂得，其實我一見那三人慘死，又聽說師兄巳傳了律令神功，初時也埋怨他哩，蘭兒，你明白了麼，別說他殺死三個徒衆了，便是要殺大師兄，我那大師兄寧願死，也不會出手的，何況師祖尚在人世，不奉令，也不能施展。好，我可把不能對人說的，也對你說了。」

蘭兒點頭說：「原來有這個緣故，你放心，我不對人說就是。」

對高嵩來說，無異見到頑石點頭了，他大大鬆了口氣，道：「蘭兒，我不過是不願你把咱們全恨上了，這才對你說了，今而後，你可別戲耍咱們了。」

蘭兒忽地一聲格格的說：「好啦，我也答應你，我不再教那雜毛光屁股，也不再變戲法兒了，也不再……」

陡然一股異香撲鼻，高嵩叫道：「你，你……」饒是他閃身得快，仍然沒躲過又被她在臉上擰了一把，他摸着臉，蘭兒却巳跳開去了，那山谷間，頓又聞萬萬千千大珠小珠落玉盤，不過是她笑語如珠，說：「誰教你長得這麼……好啦，這是最後一遭兒，也不再開你玩笑……啊呀！原來你壞，壞死啦。」

高嵩兀自摸着臉，可不是笑啦，說道：「蘭兒，你可是不打自招，偷我那雲中子師叔道袍的，是你，把江大哥的銀子變成石頭的，也是你，昨晚在上清宮下面那山谷中……山谷中……」他摸着臉的手，移到額上去了。高嵩也眞高興，他是摸着昨晚被她親過的地方，她如何不記得，她會臉紅，那麼，她也識得羞，不過是淘氣，不是淫蕩。

高嵩道：「姑娘，啊！不，蘭兒，你也眞淘氣，你……」

陡然間，她那含羞帶笑的臉變了色，霍地抓住他的手腕，一手連搖，再向上一指，挫腰騰身，高嵩巳知是甚麼意思了，忙不迭也騰身而起，那料他的脚尖尚未點地，那蘭兒巳啊了一聲，倏地後退，高嵩可是剛點地，這一來那蘭兒便撞入了他懷裏，本能地右臂一圈，馬步一沉，站穩了，也把她攔腰抱住了。

他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那蘭兒巳閃電般一旋身，對他擺手，同時叫了聲：「娘！是我，我在這裏。」

高嵩倒吸了口涼氣，便是面對着他那大方師叔，只怕也不會這麼害怕，實因先前那琴聲太神奇，也太厲害了，所以蘭兒也怕成這樣子。

高嵩連大氣也不敢出，只見蘭兒目光盯着一株大樹，但怎會不見人呢？但蘭兒連搖手像也怕帶出風聲，可不是仍在緩緩搖手，他便不能問了。正斜身，探頭，高嵩登時嚇了一大跳，却見蘭兒的目光轉向左前面，又叫了聲：「娘！」高嵩突然覺得，蘭兒把他的手抓住了，輕悄悄把他向身後拖，但看也不敢看他一眼。

高嵩明白蘭兒的意思，是要他躲到她身後，連她也怕成這個樣兒，他如何不胆落，也不敢分神，那料左脚才橫跨出去，陡然間，一個人影駭然由淡而濃，出現在那大樹的右側，手中握根蛇形的杖，只掀了掀眉，並沒睜眼！

是！蘭兒的娘，瞎眼的娘！

高嵩却抽得半口涼氣，忽然間，他不怕了，這樹傍倏忽出現的女人，簡直就像陡然間從地下鑽出來的一樣，不但奇快，而且奇詭之極，不由他不怕。但誰會害怕這麼個淸麗絕世的女子，可是她瞎了眼的緣故？那面上除了異常蒼白外，反而給人一種異常寧靜的感覺。

那女人眞美，眞還有些像蘭兒，可不像是她的娘，倒像是她的大姊姊。

高嵩舒了一口氣，可不敢出聲，他的右手仍被蘭兒握在掌中，右手不自覺巳按在機簧上。

蘭兒顯然把呼吸調勻了，才柔聲說道：「娘，是我，我在這裏。」

那女子一時間絲毫也沒動彈，只是面向左，忽又轉向右，道：「難道我不知是你，但還有一個呢？」

怎麼一句話，竟由柔和陡變冷厲，高嵩沒來由地陡覺渾身一涼！心頭更是一震，眞像先前那琴聲初入耳時一樣。

蘭兒道：「沒有啊，娘，你不是連山後也找過了麼？那有人來！娘，不要多心，眞的沒有。」

那女子陡然一晃蛇形杖，登時發出嗤的一聲銳嘯，杖頭觸地，那山坡竟似也震動了一下，高嵩嚇得又是連大氣也不敢出了。他的心裏在想，那麼，這女人眞是蘭兒的娘了！

蘭兒既然叫她娘，當然就是她的娘了，不過她這娘太年輕罷了，看來不過三十許人，那是令人難以置信。

那女人厲聲道：「你！你！蘭兒！還敢騙我！」

蘭兒慌忙對高崗連連搖手，同時說道：「娘，我沒騙你啊！眞的，這裏只有我一人。是了，必是先前我才回家，娘發出了音箭，我不敢走近茅屋，以爲有警，還以爲對頭尋了來，便繞着嶺前嶺後，搜了一遍，娘上了那山峯，我便轉到這面來，可是也正奇怪，連半個人影也沒見到，心想娘絕不會聽錯的，難道是對頭來了，見咱們有了警覺，又溜走了不成？」

那女人眼瞼掀了掀，現下臉抬高了些，他才看到這女人看來眞美，就眼眶陷落了些，尤其是右面那個眼眶，陷落得更深些，說：「你！敢不說實話。」

蘭兒突然裝出生氣，用氣惱的聲音說：「娘，你可眞不講理，有人和我在一起，我爲何騙你？啊！是啦，我想起來了，娘，妳聽我在說話，是不是……」說着，蘭兒狡獪地格地一聲，笑道：「我不過施用詐術，娘，我也學你啊，不見人影，我就假裝這林子裏有人，對他發話，若然眞有人，可不是以爲我發現他了，還怕他不現身出來麼？其實，我不過獨個兒在說話罷了。」

蘭兒說着，對高崗扮了個鬼臉，肩頭一晃，早跳到她娘身邊，扶着她娘的臂，道：「其實，娘那音箭一發，半里地內誰禁受得起，除非是對頭人，但他既敢來，也就不會躲着了，娘，回去吧，要不要我扶你？」

那女人不言語了，又把面轉向左，倏又轉向右，蘭兒却在她肩傍對她緩緩搖頭，雖然輕搖，但月色明亮，是以也能看得清楚。

高崗那會不知厲害，好在他的內家功夫巳有了火候，摒着呼吸，相隔三尺多遠，絕不怕會聽出來。

那女人這才像信了，說道：「你這丫頭大了，偏又跑到蘭香院去鬼混了些日子，你可得給我小心，娘倒不是怕對頭人，就怕你會步我後塵，一失足成千古恨，落得今天……今天……」

高崗打了個寒顫，那女人咬牙的聲响，實在怕人，但他可也怔了怔！蘭香院，那是甚麼地方？那口氣明顯着就不會是好地方，蘭兒在那裏怎麼鬼混了？

他瞧蘭兒，蘭兒却把她娘的胳膊抱着了，說：「娘，你也太小看我啦，你想想，我不去那裏鬼混，那能查得出對頭的下落來，娘，走吧，走吧，我有好多話對你說。」

蘭兒對他使了個眼色，但他却沒看到那眼色，皆因就在那時間，冷月的清輝陡然消失了，他只見到蘭兒對他揮了揮手，立即扶着她娘，向坡下走了去。

天色怎麼陡然間暗了下來，高崗抬了抬眼望，原來月亮巳落下西山後去了，却因這一望，再回頭，蘭兒和她娘巳去得無影無踪，偏見山坡上的樹木，搖晃出幢幢黑影，她走了，她娘也走了。

不過他心上的餘悸仍在，心下仍望蘭兒沒走，仍然在。

× × ×

但蘭兒去了，唉！這蘭兒，令人怕，令人惱，也令他傷心，因爲她巳太可愛了，高崗就惦記着她！

這是甚麼香？是她身上的香氣，仍然散發在夜空中？還是山谷中的幽蘭香？他分不清，唉，蘭兒！

蘭香仍在，蘭兒巳去久了，天色更黑了，是月亮落在西山下，黎明前的黑暗，遠處，那小潭邊，却有亮光在蕩漾，必是小屋中的燈火亮了，映在水面。

高崗脚下像生了根，一直等到天光大亮，谷底水邊，豈會無霧，等到霧也消散了，他才看得明白，他看見那茅屋了，就水邊那大石之後，只現出茅屋的一角，若不是他知那裏有屋，還眞不容易看得出來。那土牆與石色還是眞難分辨，更兼屋前以小樹作了籬，眞想不到，荒野山谷中，竟有這般幽雅的所在。

天光大亮了，高崗心上也亮開了，昨晚總算不虛此行，雖然這蘭兒母女的身世，仍然是一個謎，但也知道了不少，她雖沒明明白白的說出來，却巳曉得她們痛恨的，就是他的大方師叔。

高崗的眉頭皺了起來，她娘恨大方眞人罷了，怎生連所有武當門下也全恨上了，這麼一來，他想與這蘭兒親近可就不易了，偏是她娘的武功又那麼神奇高絕。

他忽然一蹬脚，當眞他還不走做甚麼，茅屋昇起炊烟，這蘭兒是不會再出來的了，只怕雲中子師兄會知道這母女兩人的身世，何況他出來了一夜，他師兄和江彪豈有不担心的？走吧！

他尋路出了山，昨晚來時他巳記住了方向，山間亦無路，饒是脚下快，也奔了半個時辰，才尋回到破廟，牆角竄出了江彪來，叫道：「小師叔，你可回來了，好教人担心。你沒事吧，去了這麼半天。」

高崗一笑，一拂袖，道：「我師兄呢？却是他沒事吧？」

却是雲中子受了傷，又不見他現身，才令他罣念。江彪嘿嘿笑啦，小師叔英雄少年，這一拂袖，更見瀟瀟洒洒，他可問得眞蠢，這可像是有事的麼？道：「雲師叔往快活林那面去了，還說要去城裏轉一轉，吩咐我留下來等你。小師叔，你不用進去了，裏面什麼也沒有，咱們不如也去快活林，我可眞餓了，也得備辦些日用之物。」

高崗道：「說得是，師兄的傷不要緊吧？」

兩人立即上了路，江彪邊走邊道：「不過皮外傷，我見雲師叔又查看了一遍，掄胳膊，那拂塵上的勁道一些兒沒減，虎虎生威的。」

不過一道嶺之隔，兩人一會就上了大道，道上也有行人，快活林近在城郊，又是個三岔路口，時巳近午了，這辰光可比午後熱鬧多了，人來人往，那醉仙居的細姐兒老遠就瞧見了，搶了出來，正在抹桌子的莫三兒抬眼一瞧，哼！又是你這小子，瞪了眼把抹桌布往肩上一搭，抱着手，往桌邊一靠做出一個不高興的傻氣樣子。

細姐兒臉紅紅，說：「你……來啦，我知你會來。」一眼瞧見高崗身後的江彪，昨兒她一見就怕，今兒却一見就笑了，

說：「大爺，請裏面坐，你眞沒騙我。」

不但高崗一怔，連江彪也怔住了，倒瞪着眼瞧了這小媳婦，又瞧了瞧高崗，心下在想：「小師叔瀟洒風流，敢是早和她勾搭上了？」但見高崗發呆，才恍然大悟，登時打了個哈哈，敢情這回是甚麼回事，自己誤會了。

他明白了，昨日傍晚，他乍見小師叔，不也錯把他當作那喬裝改扮的小魔女麼？雖然細看不眞像，偏是兩人的衣着顏色一模一樣，小魔女扮相公，還眞個成了個美少年，所以混淆了。

既然江彪是瞧着高崗長大的，甚至是抱着他長大的，便在尊敬之中，滲入了親切，自然也就隨便了些。這細姐兒可不把高崗看作是小魔女啦，一聲哈哈，道：「細姐兒，大爺豈會騙你？他不來，我也得把他揪了來，却是你怎麼個謝我。」

高崗愕然，瞧瞧那細姐兒，又瞧瞧江彪，他可知江彪雖是江湖人，但爲人正派得很，尤其在這個色字上頭，怎生初來乍到，就和這個妖嬈的小媳婦有了曖昧……

那細姐兒早對江彪福了福，說：「多謝大爺，今兒我準把最好的窖藏老酒搬出來請你，厨下有江裏才網上來的鮮魚，再宰隻活鷄，够未？」

江彪說：「够啦，只可惜，我的銀子變了石頭。」

細姐兒溜了高崗一眼，樂得咀兒也闔不攏來，道：「大爺，你放心，今兒是我作東，就怕你不賞臉。」

江彪說：「那敢情好。」

高崗直皺眉頭，難道幾年不見，這江大哥變了性？却見江彪對他一使眼色，在強忍着笑，趁細姐兒一叠連聲吩咐莫三兒，江彪忙湊近高崗耳邊，道：「這就是笑面太歲開的店，細姐兒就是那賊子的小媳婦，小師叔，你瞧，她可看上你啦，這好艷福倒苦口苦面，小師叔，你武功是好的了，不知你打情罵俏又成不成？」

高崗總算明白了些，敢情這就是笑面太歲那惡霸開的店，雖然大方師叔別有用，但上清宮毀了，徒衆傷亡了那麼多，可由這笑面太歲而起，登時氣往上撞，哼！好得很。

細姐兒巳回身過來，說：「怎麼站着說話兒，快進來坐吧，我去拿一壺好茶來。」拋了個媚笑，往裏跑去了。

江彪見高崗臉紅，又皺眉，忍不住笑了，說：「小師叔，今兒可沾了你的光，好酒還有好茶，人家親自去取來的，自也更香，走啦。」

高崗道：「且慢，却是這端的是怎麼回事，別是認錯人了吧？」

江彪又湊在他耳邊，說：「別大聲，咱們樂得享受她一頓，沒錯兒。」

高崗似明白，可又迷惑了，他從小就在道士身邊長大的，那色戒自是看得最重，發乎情，尙有可說，這小媳婦分明不正經，要是被師兄瞧見，被師傅知道了，那還了得，心想，聽說塵世間有甚麼青樓，莫非這裏便是了？道：「江大哥，咱們換一個地方罷。」那意思轉身就要走，但一言未了，那細姐兒巳捧着把酒壺，跑了出來，說：「噯唷，怎生還站在門口，該死的莫三兒，你也不招呼。」

莫三兒沒好氣，說：「人家大爺不愛進來，敢是要跪請啦，我可只得一張咀，兩條腿，你也不瞧瞧，有多少客得招呼。」時巳近午，豈少了酒客，高崗臉皮子嫩，那小媳婦一見他就搶出來，怎會不心慌，手脚無措，也是尙未進店之故，是以不曾注意，這時才見那店中的人客，全是向他們望，也更紅了臉，說道：「江大哥，走。」

細姐兒一聽慌了，說：「喲！可是要我親自招待，爺，裏請。人家盼了你一天，你倒……」

江彪早又一聲哈哈說：「你瞧，人家想你想得怪可憐的，八成兒一夜相思到天明，不進去怎行？來，這裏就好。」暗中一扯高崗的袖管，就在大門口的一張桌邊坐了。高崗沒奈何，只得坐下，心想：「江大哥今兒怎麼啦，平日可不是這樣的人？」一個粗豪的莽漢，竟會風言風語調起情來，他却不知江彪是江湖人，魯莽是魯莽，但曲詞兒聽得多了，這小媳婦錯把高崗認作了小魔女，也樂開啦。

細姐兒巳滿臉堆笑，替兩人斟了香茶，道：「這時候也是忙，咱們人手少，我早留下了一尾鮮魚在後面，我得去帮手，爺，你們坐一坐。」

江彪道：「細姐兒，妳倒像知他要來。別是你會勾魂吧？」

細姐兒瞟着高崗：「怕他不來。」

江彪又一聲呵呵，說：「敢情你這雙眼兒能勾魂攝魄，難怪他今兒失魂落魄的了。」

細姐兒拋給高崗一個媚笑，腰肢兒一扭如飛去了，高崗的臉兒也更紅了。

要知這細姐兒乃是個烟花女子，若沒五七分姿色，笑面太歲這惡霸豈會把她收在房裏，賣妖嬌風騷，自是拿手。高崗搖頭，嘆了一口氣，他可是又想到了小魔女，不，怎麼還是小魔女，他想到了蘭兒，怎生這兩日遇到兩個女子，都是這麼……他搖了搖頭道：「江大哥，你別是有用意吧，可又端的是怎麼回事？」

江彪這才忍住笑，放低了聲音，道：「小師叔，要不是別有用心，帶你來這裏做什麼？今兒你沒說，我也沒問你，但我巳經猜中了，知道小師叔你昨晚去了那裏了。」

高崗被他笑得臉更紅了，登時想到昨晚夜裏在上清宮下面那山谷中，若那蘭兒……眞不成語，男子漢竟被一個姑娘調戲了，被她親了個咀去，這江彪也躲在暗裏瞧了去，看來這江彪表面老實，敢情一點也不老實，難道昨夜他去尋小魔女，他也跟了去？

高崗疑惑了，不能啊，他雖然也算是武當門下，但修的可是外家功夫，他大哥士宏早說過了，江彪不是修練內家功夫的料，那麼，昨晚若眞跟了去，也曾遇上那麼厲害的音箭，以他的功力，怎能禁受得了。

江彪的兩道濃眉掀了掀道：「小師叔，我不過是猜罷了，你一臉紅，我可知道猜中了，你是去找那小魔女吧？」

高崗更紅了，期期艾艾的道：「江大哥，你……」

江彪忙道：「小師叔，這有什麼難爲

情的，我可是過來人了，就可惜人家瞧不起我，憑我這麼個長相，這點兒道行，人家也不會把我放在眼裏。小師叔，不怪你念念不忘了，她雖是戲耍雲師叔和我，對你可是眞有意思。」

高崗急了：「江大哥，你……」

江彪笑道：「我是過來人，說眞的，那娘們美是眞美，武功更高不可測，和小師叔你倒眞是一對兒，你猜，我怎麼帶你到這醉仙居來，昨兒夜裏你沒找到她罷，小師叔，你放心，你若是眞要見她，不用去找，等在這兒就行了，若我猜得不錯，她就會來。」

高崗才知江彪不過是猜吧了，但剛鬆了口氣，那心兒可又一陣劇跳，眼也睜大了，口中道：「江大哥，你說甚麼？她：：她眞會來？」

江彪急掃了四外一眼，說道：「小師叔，低聲些。」

高崗聽他提起蘭兒，登時忘了形，那聲調不但透着驚喜，而且也大了，也往四下裏一瞧，可不是都拿眼來望他，直把他臊得滿面通紅，這豈不是不打自招。但江彪怎說那蘭兒會來這裏？他怎麼曉得，倒要弄個明白，也就顧不得臊了。道：「江大哥，你怎說？」

江彪不自覺又伸手摸他那皮粗肉厚的大臉，好在他警覺得快，黑臉膛不禁也更黑了，怪異地一笑，說：「小師叔，你忘啦，昨兒我巳告訴過你了，我第一次見到小魔女，就在這裏，但後來想了想，却又不很像，你猜怎麼着，她竟調戲起這個小娘婦來？小師叔，你說妙是不妙？奇是不奇？」

高崗道：「他眞的……」不，那有何奇，她連雲中子和江彪也戲耍了，也戲耍了他，在這裏戲耍小媳婦，那有何奇，又何必大驚小怪。

江彪道：「如何不眞，昨兒夜裏你走後，我可也睡不着，把前後想了想，這小魔女既然救了雲師叔，可見他不是與咱們有仇，那口氣，倒像是衝着大方道人來的，笑面太歲可不是他的徒弟嗎？而這店又是笑面太歲的，可是他昨兒來這裏調戲小媳婦，就不是衝着我而來，後來她又要我帶個信來給這細姐兒，不是說她還來這裏嗎？」

高崗拍了一下大腿，猛點頭，說：「不錯，江大哥，你昨天詳細告訴了我，這麼說，她……眞會來，那可好……這又有什麼不好？」

高崗那會不喜，今兒一早，他離開蘭兒那幽谷，當眞是一步一回首，那心兒裏是眞放不下，也忘不了她，但她那瞎眼的娘聽靈倍於常人，他那敢去找蘭兒，正愁苦不得相見，聞言怎會不狂喜，也顧不得臊，也不否認了，道：「江大哥，但這小媳婦怎麼回事？我又沒來過這裏，倒像認得我。」

江彪樂了，道：「小師叔，誰教你們兩人長得眞像，你忘啦，昨兒在那山坡上初見你，不也把你認作小魔女了，細看雖不像，她眉兒彎彎細細，你却劍眉斜飛，壓根兒就不像。但臉龐像，衣着像，昨兒我帶了她的信來，今兒又帶了你來，怎會不把你錯認作了她，其實，她和我也是一樣，昨兒也不會把她瞧得一清二楚。」

原來是這麼回事，江彪一面說，那一雙眼睛可瞄着後堂，高崗順着他的目光，見那細姐兒花蝴蝶般飛了來，便也不敢說了。明白了究竟，那臉兒也就不那麼嫩了，却又摸起臉來，道觀之中可沒銅鏡，他長了這麼大，還是眞沒照過鏡，不過在山澗裏照過影吧了，心想，難道我眞有些像蘭兒？

細姐兒笑臉如花，說：「唷！你們怎麼只顧說話兒，嗳！我這是怎麼啦，顧着送茶，倒忘了取酒。」

她又跑去了，那菜肴倒大盤小盤送了來，登時擺滿了一桌，細姐兒說的魚，還沒見送出。

出山虎江彪瞧了高崗一眼，滿眼是笑，說：「小師叔，我可眞恨。」

高崗一怔，道：「江大哥，你恨誰？」江彪突然說了聲恨，怎地不令他驚愕起來。

江彪摸着他的粗皮厚臉，說：「恨我那老子娘，小師叔，看來小白臉兒，還眞是到處有便宜。不過，我那老子娘雖沒生出一張小白臉兒來，但今天可沾了你這小白臉兒的光，啊唷，好香，好香！」

是細姐兒送酒來了，酒來到，酒香巳入鼻，細姐兒飛了過來，替兩人斟了滿杯，敢情她還帶了個杯兒來，說：「我可是眞不會飲，但也陪爺一杯。」

江彪說：「這裏有兩位，不知你陪那位爺。」

細姐兒媚笑道：「唷，當然是陪個：：個……咦！」兩人隨着她的目光，也怔住了，江彪不自覺往後直縮，但他身後的牆壁，縮無可縮，高崗却一臉驚喜，是她！蘭兒竟然來了，江彪說得不錯，她眞來了。

細姐兒後退了一步，望着笑嘻嘻走進店裏來的谷幽蘭一眼，又回頭望望高崗，說：「啊呀！怎麼兩個！你們兩個，那個是……」

江彪一見高崗笑容滿面，知道他猜得果然不錯，小師叔不但眞是昨晚去找了小魔女，而且若不是姐兒俏，小魔女成了俏佳人，小師叔豈會笑容滿面，他還怕她怎的，那腰也挺得直了，倒先發了話，說：「細姐兒你倒是說罷，你喜歡那一個？」

那谷幽蘭巳走到桌前，望望桌上的三個酒杯，望望細姐兒，又瞧瞧高崗，說：「好哇，細姐兒，敢情你恁地水性楊花，有了他，就忘了我啦，喂，姓江的，必是信沒替我帶到，她又勾引起野男人來。」

那細姐兒走近前去，仔細瞧瞧兩人，那臉兒登時紅了，也樂了，說：「嗳呀，原來你才是，若不細看，你要不來還眞辨認不出來，眞是的，昨兒你走啦，這位爺帶了信來，我啊，可就一夜也睡不着，我心說：可也眞怪，怎生他的眉兒比咱們女人還要秀秀細細，只因這位爺……啊，江爺，只因是江爺陪了他來，我可把他認作你了，嘖嘖，你兩個眞像，別是一母同胞吧？」

江彪道：「好，細姐兒倒有良心，替我說了眞話。」

細姐兒道：「江爺，你可眞會寃人，準是故意把這位爺帶來寃我……」

她搓起手兒來，大概對兩個都愛。高崗忙道：「蘭……兒弟，請坐，聽江大哥說，你要來這裏，果然眞來了，這裏有現成的杯筷，快請坐了。」

細姐兒又迷惑，又驚奇，又高興，說：「說得是，這杯子是我的，誰也不准用我的，不過你……就給你了吧。」

高崗笑道：「蘭兒弟，你瞧，人家對你多好？細姐兒還親手替你燒一尾鮮魚，你可眞是……」

却是高崗面嫩，他雖覺得好玩，但這艷福兩字可說不出口，那谷幽蘭却樂呵呵，道：「艷福不淺，是不是？好，既證明你認錯了人，我就原諒你一次，細姐兒，快去把魚燒了送來，你親手燒的必然香美，快去快去。」

細姐兒樂得轉身，又回轉，走又捨不得，可又非走不可，到底還是走了。

高崗望着她的背影，搖搖頭，說：「不成話……却也眞怪，江大哥，你不是說那笑面太歲把她收到房裏了麼，她怎倒有這大的胆，敢公然勾引男人？」

江彪傻傻地笑，搔着頭，說：「這個……這個……」

谷幽蘭噗嗤一聲，說：「憑他也會曉得，你要明白，得問我，這細姐是甚麼出身，那笑面太歲又不是明媒正娶了她，不過是她養在家裏的窰姐兒吧啦，丢了她，就如棄一隻穿破了的鞋兒，你啊，還嫩得很，這細姐兒比你更有見識，笑面太歲眼下絕不敢到快活林來，她怕什麼……」

說着，這谷幽蘭又噗嗤一聲笑了，皆因她在說，高崗就不停皺眉頭，顯然是因爲她這麼大胆談論細姐兒，一個姑娘這麼談論，怎不令他搖頭。

谷幽蘭又道：「眞沒見過你這麼嫩的男子漢，喂！別皺眉啦，你們那個光屁股老道呢？」

高崗啊了一聲，他那雲中子師叔眞要見到他和蘭兒坐在一起飲酒，必然會氣惱！江彪不是說他也來快活林麼？

江彪道：「你放心，小師叔，雲師叔說是要來快活林一轉，但是要入城去辦事，此刻早在城裏了。」

只見谷幽蘭竟也皺起眉來，說：「這雜毛，他……」

高崗叫了聲：「蘭兒！」

谷幽蘭嘻嘻笑了，說：「好啦，看在你份上，我不叫他雜毛就是……」但她頑皮的笑臉陡然一沉，嚇得江彪一陣心跳，忙低頭，咀裏不敢說，心說：當眞小白臉兒佔便宜，小師叔也不轉眼瞧她，她倒對小師叔笑，我不轉眼瞧她她却沉了臉兒。

他也只是那麼陡然嚇一跳，跳也只是心跳，他可不怕了，這小魔女怕不巳看上了他這小師叔，還怕什麼，他大大吞了一口口水，頭也立即抬了起來，雖說這小魔女眞有些像他小師叔，但眉兒彎彎細細，臉兒白白嫩嫩，眞好看。

可不是恨煞人麼？這小魔女的臉兒一轉向高崗，可又笑啦，江彪的眼兒也直了，她那紅紅的唇兒，眞像綻開的花瓣兒，眞好看。

高崗說：「蘭……姑……」

谷幽蘭一瞪眼，道：「姑且聽你的，說啊。姑呀姑，眞沒記性。」

高崗忙向四外瞧了一眼，倒也沒人注意他們，才笑了笑說：「我叫你蘭兒弟可好？蘭兒弟，你可眞好記性，昨兒夜裏也姑且……姑且說吧蘭兒弟。雲中子說甚麼也是我師兄，你可千萬別再戲弄他了。還有我這江大哥，他可是瞧着我長大的，你也別……」

那蘭兒哼了一聲，說：「才說你沒記性，怎麼又忘啦，我喜歡你，若然你也是雜毛，我可不睬你了，我……恨雜毛，大凡雜毛都恨透。」

高崗忙不迭掉過頭去，喜歡他，怎好當了面也說得出來的，何况還有個江彪在傍，但他也喜歡得心又跳了，嘆了口氣，說：「蘭……不，我可不許你句句雜毛，我師傅可也是……」

蘭兒說：「雜毛！哈，雜毛，雜毛，這可是你也說啦。」

高崗急得臉紅了：「我是說你……不許你說！」

「雜毛。」谷幽蘭笑得伏在桌上，連桌子也搖幌起來，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好哇，這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喂，你講不講理，你開口雜毛，閉口雜毛，偏不許我說雜毛。」

高崗可眞氣壞了，霍地一拍桌子，站起身來，用脚一撥，把櫈子撥過一邊。江彪慌了，不知這小師叔要走，還是要打人家，打人家這小師叔準不是對手，走，他可捨不得，於是叫道：「小師叔，別走，別……」

那蘭兒却兀自笑，說：「哎唷，今兒我才曉得，敢情你生起氣來，更好看，更像……嗯……男子漢。惱啊，我最愛你生氣的模樣兒。」

高崗可就氣也不氣了，哼，半旋身，又坐了下來，不料那蘭兒挑挑眉兒，反倒臉上沒了笑容，反倒站了起來，把隱藏着笑的一雙眼兒望着街外的天。不，那眼角兒可掃着店內，也哼了一聲，作勢要走，她也有樣學樣，嘩啦一聲响，是脚兒勾撥得那櫈脚發出來的聲响。

江彪急得直搓手，這這……只聽細姐兒叫道：「你，那去，別走啊！」

是細姐兒捧着一盤熱氣騰騰的魚，跑了來。江彪可明白了，這小魔女眞要走時，早去得無影無踪了，必是瞧見細姐兒來了，她才裝出要走的模樣。

只見蘭兒委委屈屈，說：「人家惱了我，不走留下來教人討厭麼？」

細姐兒怔了怔，把三人逐個兒望了望，說：「討厭你，誰啊？」

蘭兒說：「還會有誰，既然他喜歡你，你也喜歡他，留下礙你們的眼，你說，多沒趣，還是走的好，唉，細姐兒，再見啦，願你們白頭到老。」

她嘴角兒越向下掉，眼兒裏的笑意也越濃了，裝出怪可憐的模樣，眞像幽怨得了不得，雖瞞不過江彪，但高崗可又急得脹紅了臉，道：「你！你說甚麼？」

蘭兒不睬他，對發着楞，也喜上眉梢的細姐兒又道：「你可瞧見啦，他這勁醋兒可眞不小，細姐兒，你說，你到底是喜歡那一個，是他，還是我？坦白一點，不要瞞住良心。」

細姐兒心花怒放，一個巳令她一夜不

闔眼了，何況兩個都喜歡她，竟爭風吃醋來，但也眞作難了，當眞她喜歡那一個呢？她滿臉的笑容，望望這個，又望望那一個。

蘭兒回過身來了，道：「細姐兒，我替你說了吧，論理呢，你是喜歡我的，你不是想我想了一夜，又巴巴兒的盼望了半天麼，但他啊，又英俊，更是英姿颯爽，她也喜歡，是不是啊？」

細姐兒傻傻地笑，只將頭兒點，蘭兒道：「那就好辦啦，你是說，你兩個都喜歡，也許喜歡他多些，却又捨不得我，細姐兒，我啊，可也捨不得你，罷罷，我也眞捨不得走，啊喲，好香，還不把魚兒放下來。」

細姐兒也啊了一聲，當眞她連端在手裏的魚也忘了放下了，蘭兒一斜身，趁她一彎腰，早一手搭住她肩頭，不待她直起腰來，這麼一旋，細姐兒嗯了一聲，身不由己，竟坐到高崗懷裏了。說也難信，高崗雖是不防，但却躲閃不開，敢情那蘭兒不知怎麼一閃身，另一隻手已搭住在他的右肩頭，竟然動彈不得。

可把高崗臊得滿面紅透了，大庭廣衆之下，便是細姐兒也臊得臉紅了，叫道：「嗳呀！」

蘭兒道：「喂！姓江的，還不替他們斟上交杯酒兒，今日何日，良辰吉日，宜家宜室……」一言未了，却是她也一聲啊呀！高崗總算提起丹田一口氣來，驀地一聲喝，但他只是往傍邊挪開了些，竟然仍站不起身。總算把細姐兒脫出懷裏，滑坐到他肩下了。

蘭兒格格笑道：「瞧，有多親熱。」高崗那還忍耐得住，可是眞惱了，着當那麼多酒客面前不說，而且戲弄他的乃是蘭兒，原來她眞……眞是這麼淫蕩得不成話，一個姑娘怎可……

却是他心下這一惱，驀吸一口氣，霍地左肘撞出，蹬脚騰身，竟從桌面上一掠而出，叫道：「江大哥，走！」他可是頭也不回，一口氣跑出街口，他可不是感到羞憤，而是失望，本來他對蘭兒的觀感已改變了，已然相信她是個純潔的姑娘，不料竟恁地放肆，便是一個男子漢也做不出來，連那細姐兒也害臊的，她倒以爲樂。

說眞的，他打從離開那幽谷，眞是念念不忘蘭兒，想到她，心裏就甜甜的，不料……唉！他咬緊了牙，脚下更加快了，一口氣奔回那破廟。

他是怕那蘭兒追來，是以頭也不敢回，簡直像一陣風般，跑到廟門口，這才回頭。

來路沒人，並不見蘭兒追來，他不是感到失望麼，現下他那失望之感，倒加添了，也不知是對蘭兒失望，還是因她沒追來而失望。

他皺着眉，嘆了口氣，江彪那能追得上他，而且他原是爲了備辦日用之物而去的，眞沒想到，他盼望見到她，她來了，竟然……倒不如她不來，他倒留着完美的印象，罷了。

他垂着頭，有氣無力的走進廟去，但他才一脚踏入那破殿堂，驀然一怔，那伸進去的脚，立即縮了回來，但殿中冷冷清清，並不見人？

皆因那神台上，擺着一盤菜肴，還在冒着熱氣，傍邊更有一盤熱饅頭，更有一壺酒，杯筷也齊全，且是雙份。這是誰送來的？可不奇怪麼？

他一時間怔住了，莫非是他那雲中子師兄？不對啊，雲中子去了城裏，再說，他師門戒律嚴，是從不許飲酒的，師兄豈會備下酒。

高崗滿懷疑惑，進去一看，也不知那是甚麼菜肴，似是鷄鴨之類，這可更不會是他師兄送來的，他師兄乃是素食，豈會仍會冒熱氣。

高崗滿懷疑惑，立即又退出殿來，繞着那破廟轉了一轉，那有半個人影，那知才轉到廟門口，那神台前却坐着一個人，不過背對着外面。

高崗雖然一怔，倒釋然了，這原是一個荒郊破廟，人人來得，怕不是一個踏青的文士，携備了酒肴前來，只不過大好秋郊景色不賞，倒跑到這廟裏來，可就不雅了。

他邁步進殿，走近了，看清楚了，啊！原來是……哼！

是蘭兒！他可驚訝得楞住了，他不是一口氣跑回來的麼？她走跑到了前頭不說，豈又能携備了菜肴，適才他已看過了，神台上的菜肴並非快活林那醉仙居桌上現成的？除非她會變戲法兒，會飛！不可能，飛也不會這麼，說甚麼也得數里地？

高崗滿腹驚疑，進去不是，那脚縮又縮不回來，皆因他心中兀自在惱，適才在醉仙居，這蘭兒太令他失望，甚至難過，若然她是個清白的姑娘，豈會這麼……簡直……

却聽那蘭兒自言自語起來，說道：「這是剛獵來的山鷄，我可是巴巴兒燒好送了來，他啊，倒去和那小媳婦調情，罷罷，今兒便宜了你。」

高崗一怔！便宜了誰？沒人啊？却也明白了，原來這是她打家裏携備來的，原來是巴巴兒替他造來的，她身法本就比他快，先跑了來，那就不奇，不，必是他出去之時，她隨後溜進來的，那心頭的惱怒之氣，登時消了大半。且慢，他說便宜了誰？是誰？破殿一覽無遺實又沒人？

那蘭兒又在自言自語，說：「你這個破廟窮神，也不知有多少沒香火，沒嚐過肉味了，便宜了你。」

蘭兒的心底裏繼續這麼說：「吃啊，別瞧這是我家自釀的酒，不是誇口，我娘雖然瞎了眼，釀出來的酒也不知比那小媳婦賣的，要强多少倍。唉……」

她！嘆息！這蘭兒竟也會嘆息，這不是新鮮麼？

只聽她幽幽怨怨，說道：「看來我娘說得眞不錯，男人都是見不得腥的野貓兒，都無情又無義，見一個愛一個，不怪娘把天下男人都恨上了，他啊，看來老實，敢情也是個靠不住的。」

高崗明白了，這必是說他了，甚麼？他是見不得腥的野貓兒，說他無情無義，原來她不是個放浪的姑娘，不過是誤會了他。想想那店中的情景，若被她暗中瞧見了，可不能怪她誤會了。

他那怨怒之氣，登時消散，代之是甜蜜，柔聲叫道：「蘭兒。」

他就是想不到，憑蘭兒的一身功夫，有人進了殿，到了她身後，竟也會發覺不出？甚至喚她也會聽不到？

蘭兒又幽幽怨怨地說了：「你雖然是個泥塑木雕的窮神，雖然多年沒見過腥，却還不是個見不得腥的，倒强過那見一個愛一個的無情無義漢，請啊，這是我娘親手釀的美酒，這是我親手燒的佳肴，快來試一試罷。」

高崗再又走前一步，叫道：「蘭兒，原來你……」

「啊唷！」她一躍，躍過神台，高崗偏就是看不出她滿眼含的笑，她咬緊了唇兒，是在强忍笑，不是凄楚，倒惶急起來，急忙分辯道：「蘭兒，原來你誤會了，我那識得那小媳婦，是江大哥說……說妳必會去那醉仙居，我才去的，我不是去找那小媳婦。」

蘭兒哼了一聲，道：「於是你就去啦，於是你一見那小媳婦，你就丟去魂啦，目中無我啦。」

高崗急到臉又紅了，道：「這是打那兒說起，蘭兒，這可得怨你，要不是你昨兒戲弄她，令她神魂顚倒……嗳呀！蘭兒，你說奇不奇！」

蘭兒一呶嘴，說：「你是作賊心虛，敢情是眞壞，想把話兒岔開，哼！我才不上你的當。」

高崗急得直蹬脚，說：「蘭兒，你可冤枉我啦，你瞧這有多奇，江大哥說我像你，你換了男裝，若不是眞像我，那小媳婦豈會把人認錯，把我當作你了，偏是咱們又不約而同，穿的又是一色的衣衫。」

高崗低頭瞧了瞧衣衫，又瞧瞧蘭兒的，兩人雖然有高矮，細看雖有別，但乍然一見，眞是像極了，那蘭兒可不像高崗一般，誰會認得清自己的眞模樣，她原就不是眞情，那眼兒登時瞪得大了，也望望高崗，又望望自己。

「眞的？眞眞……」

高崗道：「如何不眞，你忘啦，那小媳婦不是把咱們瞧了半天，才認出你來麼，蘭兒，我也不好，適才在店中，我也錯怪了你，以爲，以爲……原來你不喜歡我和別個姑娘好。」

蘭兒臉上一紅，啐了一口，說：「誰說的……嗳呀！原來你眞壞，你必是偸聽了我對這窮神的話兒。」

高崗如痴，又如呆，蘭兒的臉紅，大白天，看來也更嬌艷了，那半含嗔、羞模樣，更添了無限風情無限媚，他可就不僅如痴如呆，而且心中一蕩。

蘭兒被他瞧得臉兒更紅了，那可是假裝不來的，不，誰說她是個放浪的淫娃，淫蕩的姑娘豈會這麼一句話就臉兒紅紅，羞成恁的。

他不失望了，她，仍然是個極美又可愛的蘭兒，那蕩悠悠的心頭，自又添了幾分喜，因是也更惶急了，道：「蘭兒，這可不能怪我啊，我叫了你，是你聽不到，啊，蘭兒，現今我才曉得，原來你對我這麼好，巴巴兒替我燒了菜送來，啊，眞香，蘭兒，你眞好本事，武功好，燒出來的菜也這麼香。」

蘭兒却兀自繃着臉，把笑藏在眼裏，搶過去把他拿起的筷拿下來，說：「我先得問問你，你不是眞喜歡那小媳婦，你發個誓。」

高崗說：「我發誓，我，喜歡你，那小媳婦連你一根指頭兒也及不上，我怎會喜歡那麼個淫蕩的女子。」

怎麼，這話又說錯了麼，高崗呆了呆，怎生她又惱了？

蘭兒又啐了一口，說：「我是說那小媳婦，你……你又扯上了我。」

高崗惶急了，說：「我說的眞話……眞……」陡然間，他也醒悟過來了，當眞他和人家認識不過半天，人家可是個姑娘，他怎可當面說出這樣的話來，難怪蘭兒要惱了。

高崗更惶急了，臉也脹得更紅了，不料那蘭兒噗嗤一聲，倒笑了，說：「眞沒出息，這麼一句話，就急成這個樣兒，我是哄你玩兒的，你也不想想，先前我不那麼一鬧，你會跑麼，我也眞要試試你。」

高崗差點沒急出一身汗來，却又愕然了，說：「試試我……」

蘭兒笑着點頭，道：「娘說，男人都是無情無義，都是見不得腥的野貓兒，無情又無義……」

高崗連忙搶口道：「不不，我可不是，妳不要誤會。」

蘭兒噗嗤一聲，這番她倒不嬌羞了，說：「你要是的，要也是……哼！」陡然間，高崗打了個寒顫，怎生她在笑着，陡然間變得這麼快，那一聲冷哼不但冷得怕人，而且眼中也陡然閃過一道相當兒狠的寒芒！

蘭兒笑說：「幸好你不是，你啊，要是不跑了回來，我可再不理你了。」

高崗啊了一聲，喜極了，說：「蘭兒，你眞好，原來你是試我，是……」

「是甚麼？」蘭兒瞪圓了眼睛問。

高崗道：「蘭兒，你可別惱，我可說的眞心話。」他可正是一臉肅容，正正經經的，道：「我啊，打從昨兒在谷底初見到你，我就想……想……」

「想甚麼啊？」蘭兒挨近他身側來了：「你這人，就是這些兒不好，說話總不痛痛快快。」

高崗正視着她了，道：「蘭兒，若然你不正經，不是正經的姑娘，那我可眞傷心，不不，你懂麼，我不是說你不正經，只因……只因……」

不料說着說着，她倒又不正經起來，她原站在他身邊的，倏地一手，在他下巴上摸了一把，說：「傻哥兒，那不過是逗你們玩兒，我怎麼不正經了，你們那山裏有池塘沒有？」

高崗沒有躲開，摸着下巴，愕然說：「池塘，甚麼池塘啊？」

蘭兒道：「池塘中多種蓮荷，你見過蓮荷麼？」

高崗仍然不解，道：「怎沒見過？山裏雖沒有池塘，但鄱陽湖裏多的是。」

蘭兒道：「那你也見過蓮藕了，那藕生長在污泥中，可不出污泥而不污麼，倒是世上人，別瞧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有幾個不是男盜女娼？」

高崗才明白她話意所指，尤其是這蘭兒母女，自也更看透人心之險惡了。蘭兒不再嘻笑了，說：「別說了，再不吃，這

菜和饅頭可全冷了。」

一言把高崗提醒，心想：「別說江大哥必然就會趕回來，只怕雲中子師兄也快回來，見到了蘭兒，那還了得。」忙道：「蘭兒，你也來吃吧，咱們一塊兒吃，我可眞餓了。」

蘭兒道：「你吃吧，這是爲了你特地燒的，嚐嚐比那小媳婦燒的……」

高崗見她突然停口，把頭兒側了，心中一動：莫非眞是江大哥或是雲師兄來了？忙也凝神一聽，可不是廟外有了脚步聲，心下一急，忙瞧了蘭兒一眼，却見她氣定神閒，他可定不下來，道：「蘭兒，我去瞧瞧，誰來了。」

顧不得放下手中饅頭，一掠出殿，原來是江彪回來了，而且還帶着一個人伕，担着日用之物，連鍋盤也齊全。

江彪道：「小師叔，我猜你是回來了，雲師叔可回來了。」高崗尚未答言，江彪已搶上一步，在他耳邊道：「小師叔，你們差點把我害苦了，被那小媳婦纏得幾乎脫不了身。他好歹都要我替你帶了那尾魚來，那籃兒裏的就是。還有大白饅頭，你可別辜負了人家的一番情意才好。」

高崗慌得把手連搖，急退一步，叫道：「江大哥辛苦你了。」

江彪一怔，繼而一笑，向殿中呶了呶嘴，那笑，那眼色，分明是說：「小師叔，你的艷福可眞不淺，小魔女來了，現時在裏面呀。」

高崗忙搶進殿去，那蘭兒竟巳蹤跡不見，雖然失望，但也沒奈何。江彪把脚夫打發走了，一瞧神台上的菜肴饅頭，先在殿中搜索了一遍才說：「小師叔，我說小白臉兒多便宜，可是不假吧，敢情你們回來幽會。」

高崗急喝道：「住口！」

倒把江彪嚇了一跳，若是小魔女在暗處，被她聽了去，可眞要吃不了兜着走，不是玩笑的。

高崗道：「江大哥，我去去便來。」一掠出殿，騰身上了屋頂，那裏還有蘭兒的踪跡，只聽嘩啦啦一聲响，房上的高崗，殿裏的江彪都嚇了一跳。

原來是高崗自己嚇了自己一跳，是他一蹬脚，忘了身在房上，那瓦碎了五七塊。但這怎可怨江彪，人家不知道他和蘭兒在殿裏，再說，人家可是辦的正經事。

只見江彪掄梢棒，巳從殿裏跑了出來，高崗忙躍下院中，道：「江大哥，沒事，是我踏碎了幾塊瓦。」

江彪的大眼變細眼，眼珠子滴溜溜一轉，可就明白了，說：「小師叔，是我回來得不是時候吧，我眞不知道她在這裏，不過，你放心，怕她不回頭找你麼？人家巴巴兒替你燒了菜送來，倒別辜負了人家一番心意，再說，你還不餓麼？我可得了便宜。」

高崗倒被他說得訕訕的，心想：別看他是個莽漢，其實甚麼也瞞不過他。道：「江大哥，咱們走後那細姐兒怎麼了？」

江彪噗嗤一聲說：「小師叔，看來你眞是個多情種子，不怪娘兒們喜歡你。那細姐兒自是惱不得，怨又不是，可便宜了我，那小媳婦可眞還燒得一手好菜，我知道你們不會回頭，獨自兒享受了不說，她還不要銀子呢，之後不就忙忙回來啦。」

高崗道：「江大哥休要取笑，我可眞餓了，既然你吃過了，我可不讓你了。」

江彪早把殿裏打掃乾淨了，忙把日用之物搬去那神龕後面，說：「好香，這小魔女看來也燒得一手好菜，小師叔，你眞是幾生修得。」

竟不知他何時來到了身後，高崗從小就上了廬山，年年復年年，吃的全是粗菜淡飯，蔬菜裏連油星兒也沒多得幾滴，何嘗吃過這樣可口的野味。何況這是蘭兒獵來燒的，又親自巴巴兒替他送來的，如何會不香。高崗說：「江大哥，她叫蘭兒，不是小魔女，也不是小妖女，原來……原來她是……」

且慢告訴他，其實，蘭兒也沒對他詳說身世，雖自信猜得不錯，但也可能有錯，所以他咽住話柄。

江彪却道：「小師叔，你連她的名兒也知道了……」他自己倒失笑了，人家連飯菜都替小師叔送來了，那是怎麼個交情，還用說麼？於是道：「自然不是妖，也不是魔，不過她那本事大得眞像魔怪，小師叔，若是得到這麼個大好帮手，咱們可就不怕那……小師叔，你說，昨晚救雲師叔的可眞是她，眞是這蘭兒……啊唷，這名兒豈是我叫得的？眞斗胆，眞斗胆！」

高崗抹了抹嘴，他連菜汁也抹來吃光了，倒也還騰下兩個饅頭，道：「雖沒問過，但除了她，誰有這麼大的能耐，江大哥，見面你叫她蘭姑娘吧。」

江彪道：「小師叔，不對不對，她男裝的時候多，她扮相公，要是叫她姑娘，只怕……」他搔頭的手，變作摸臉了，只怕就有個嘴巴子打過來，說不定給對方隨便的打一下，自己頭上就長出個疙瘩來。

高崗也搔了搔頭，當眞蘭兒乃是親切的稱呼，她豈會許江大哥也這般叫她，心裏登時甜甜的，但不自禁嘆了口氣，她的武功眞莫測高深，眞不知她是怎麼練的，人又那麼美，要是正經些，稍稍端莊些，那就好了，他又嘆了口氣，道：「江大哥，總之，她不是小魔女就是，至於怎樣稱呼她，待我見到她時問過了再說吧。」

兩人說着，巳把那殿中收拾得可住人了，殿雖塌了一角，但神龕後面倒也遮得風雨，江彪在殿中砌起爐灶來，高崗說是去瞧雲中子師兄回來沒有，但瞧那城裏的來路少，倒是向廟後望的多，廟後，那是蘭兒母女所居幽谷的來路，他可眞不相信，這蘭兒母女的武功會是自家練的，必有師承，但當今天下，誰有這樣的武功？顯然比他武當門中的武功還要高絕，但武當派的武功可是領袖天下武林。（完）

各國拳師的體型

希華

中國的功夫跟羅馬摔角或西洋拳法，又或日本的柔道截然不同，故此，中國的拳師，體型方面跟上述那些人有很大差別，閒來無事，我試把這些差別拿出來談談。

體型最巨的一種選手就是東京晚晚表演的「相撲」，有資格登台表演的選手，起碼超過二百磅體重，因爲他們相對而立，一聲號令，便即出擊，最重要的是抱住對方，把他抛在地上，如果體重不够，氣力必弱，同時缺少一種沉重的力量壓住對方，使他爬不起來，因此之故，有資格表演相撲的選手，倶是特別體型巨大，而且相當强壯，絕不會因爲體重太過厲害就影响到心臟衰弱。

日本曾經派出三個很有名氣的人輪迴表演相撲，他們三人共重千斤，稱做「千斤閘」，羅馬的角力選手雖然體重也很厲害，但仍比不上日本的相撲選手。

爲了使自己的體重增加，超過一百六十磅的選手，便要開始選擇一種特殊的飲品，那是「啤酒」，起碼每天要喝六瓶以上的啤酒，同時一定要喝兩磅牛奶，一方面牛奶裏面含有脂肪，另一方面喝啤酒根本上就有一個大肚腩出現，這些食物自然使他們的體重增加，不過，既然是胖子，還想繼續發胖，那就要醫生指導。

作爲一個相撲的選手，最重要的是够氣够力，體重增加，身上的肌肉是否結實呢？不成問題，根本上一個人重達三百磅過外，無論如何肌肉不會結實的，羅馬的角力選手就大不相同，先要肌肉結實，然後講究如何增

加體重，根本上那天參加比賽或出場接戰，倶是同等體重的，如果一個人僅有一百七十磅，他仍有機會做一個摔角選手，就因爲他很容易找到同樣體重的人，反過來說，重達二百六十磅的羅馬選手，反而難以找到對象，故此，他們絕不會故意吃些含有脂肪質太多的食物，或者拚命喝啤酒，希望增加體重，反而担心過重，需要減肥，免得脂肪積聚在肚腩之上，舉動不够靈活。

摔角或角力都需要很高的智慧和技術經驗，有時倒地打滾，如果腰上沒有勁，十居其九總是輸的，任何一種運動都會使用腰勁，羅馬摔角選手的腰力特別强，反而拳脚方面退居次要。

有資格做摔角表演的傢伙，仍是體格特別高大的，往往重達二百六十磅過外，任何一個西洋拳師都不能够有這樣沉重的體重，否則，他在跳躍方面就不够靈活，經常捱打。

如果叫羅馬的選手跟西洋拳術選手眞個打起來，誰勝誰負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事實上那邊多次發生過非正式的搏鬥，西洋拳師不戴手套，在指定範圍之內羅馬摔角選手展開龍虎鬥，有多少在武林中比較有地位的人獲勝，結果總是西洋拳師這方面獲勝的，原因是這種拳師跳躍快速，一拳落空可以發第二拳，連發幾拳，假如失落，他就立刻退後或跳躍到另外一個方向，使對方無法抓住他，故此，佔了上風。

直到現在，西洋拳賽仍是吸引力最强的一種比賽。世界重量級拳術冠軍衞冕戰的時候，總是門劵收入達幾百萬美元的，可見這一類的觀衆特別多。

事實上西洋拳賽不止是一種表演，歐洲或美國當地人士一定要出擊的話，十居其九都是依着西洋拳方式打鬥，故此，他們很喜歡看這一類的拳賽，吸收經驗，這種心理反映出來，便使冠軍衞冕戰必有一大批觀衆捧場，同時電視方面亦可透過人造衞星寶給世界上各處電視台賺一宗鉅欵，影响所及，所有第二級的拳王都想奪取寶座，朝夕苦練，那樣做使西洋拳術向前推進一步。

拳王奇利一拳打出有九百磅重，就是經過長時間苦練得來的。

沒有練習過西洋拳的人，很難一方面擁有這樣沉重的拳勁，另一方面仍然可以像孩子般跳躍的，不過，長期訓練，那就不同，確有可能同時獲得這兩種優點。

西洋拳賽的選手腰部極細，便於跳躍，同時拳大如斗，胸部的肌肉很厚，上臂的肌肉反而不覺得特別發達。一雙脚並非粗壯，另一方面，頭部各處，或者胸腹之間的肌肉較厚，能够捱打，那是他的特徵。

爲了捱打，決心參加西洋拳賽的人，往往到醫院先把鼻骨剪去，免得鼻子捱不起沉重的一拳，以致倒下來，除此之外，他們還要有一條相當粗大的頸子，在劇烈的拳鬥當中能够支持各方面的打擊，而且不影响到呼吸，頸子太細，血管突出，中了一拳，幾乎窒息，那一種體型就無法參加拳鬥。

上述的幾種體型，都不是中國功夫所需要的，因爲中國任何一派的功夫都講究紮馬，同時指腕掌之間的肌肉必須特別發達，有時還要打沙包，使他的指節骨變硬，甚至掌硬如鐵，故此，他們的體型就不重視外型，而重視各種含有攻擊性的武器，包括指，掌，拳，或者一雙脚在內，甚至手踭，以及膝頭，也是武器，有些大師傅在這幾種比較脆弱的肢體同樣打沙包，使它特別堅實。

中國功夫很重視腕骨，手腕的骨頭細，缺少肌肉，或者捱不起打，那個人的功夫根底有限，技術再好也沒有用，另一方面，兩隻手的前臂也要特別發達，原因是兩個人相鬥，首先接觸的不是手腕就是拳臂，故稱橋手，暗指這部份的手要堅實到極點，有如一條橋。

如上所述，可是中國拳師的體型並非特別高大的，最重要的是他有本領進攻，李小龍體重只有一百三十磅多些，拳脚有勁，威震全球，他就是一個例。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戒鉢風雲

（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兆白雙親爲人所害後，恰遇蘇采蓮路過，蘇采蓮是他孤苦伶仃就帶他下山，路上見一胖一瘦的大漢前來找碴，蘇采蓮打退他們後繼續上路，在樊城一酒樓中又見那瘦子，並另有幾人前來找碴，他們都想得到丁兆白的「戒鉢」，此時蘇丁兩人竟成奇貨可居，酒樓中劍拔弩張，而緊張場面却因夏侯鶯鶯的出現而緩和下來，夏侯鶯鶯帶走蘇丁兩人，蘇丁兩人成了夏侯世家的貴賓，而夏侯鶯鶯的目的是要丁兆白爲夏侯燕燕醫好她的奇病，丁兆白爲她開了藥方，但夏侯鶯鶯却不放他們走，而是讓他住在精舍內，他們想逃也逃不出去……

刀劍破鼓功　俠女配英雄

蘇采蓮的神色，冷靜穆肅，不驕不餒，瞧不出半點不安和波動，但她却身形一轉，對丁兆白道：「兄弟，咱們走。」

走，並不是離開夏侯世家，而是回到他們原來的住處——「精舍」。

「姊姊，妳……」

「我敗了，夏侯天驕果然不愧刀劍雙絕之名。」

「可是小弟却瞧不出……」

這是他們回到精舍之後幾句簡短的談話，蘇采蓮似乎不願多談，祇是摘下一枝髮夾丟到桌上，同時幽幽一嘆。

髮夾從中裂開，還帶着少許斷髮，髮夾因爲有頭髮護着，如非用手取下，一時還不至跌落。

如果這是夏侯天驕的傑作，蘇采蓮豈不是在鬼門關上打了一個轉？而且此人功力之深，豈不巳達隨心所欲的境界？

丁兆白不會武功，但他的父母都是武林高人，在耳濡目染之下，這些他還是懂得的。

因此，他面色慘白，混身顫抖，好像蘇采蓮的頭，已經被夏侯天驕一劍劈開似的。

蘇采蓮淡淡一笑，握握丁兆白的手道：「兄弟，別怕，姊姊不是好好的麼？」

丁兆白仍有餘悸的道：「可是，姊姊，如果他們不放咱們走，咱們就永無走出夏侯世家的指望了！」

蘇采蓮冷哼一聲道：「也許你說的對，不過他們當眞要留下咱們，至少也得付出相當的代價。」

丁兆白不解的道：「姊姊，我不懂你的意思。」

蘇采蓮道：「兄弟，你忘了咱們還有一筒九孔黃蜂針了嗎？」

丁兆白道：「是的，不過這筒九孔黃蜂針當眞有這麼大的力量？」

蘇采蓮道：「當然囉，九孔黃蜂針多如牛毛，是以强力機簧發射，任何護身罡氣都無法抵禦它的攻擊，而且鋼針淬有劇毒，祇要被它射中，就是大羅金仙也非死不可。」

丁兆白道：「竟有這麼厲害？姊姊，還是妳留着它吧。」

蘇采蓮道：「不，反正咱們不會分開，待有必要時再說。」

丁兆白道：「好吧。」

蘇采蓮道：「夜色巳深，咱們該歇息了。」

丁兆白道：「是的，姊姊。」

蘇采蓮原是在丁兆白的房裏談話，她慢慢站立起來，緩緩走向房門，還低頭瞧着地面，好像怕踏死一隻螞蟻似的。

當她走到房門之際，丁兆白忽然呼叫道：「姊姊……」

蘇采蓮是一個俠女，不畏鬼魅，不怕惡人，但丁兆白這聲輕輕的呼叫，她竟然嬌軀一顫。

「兄弟……你……你要怎樣？」

「我……怕……」

蘇采蓮輕輕吁了一口氣，嬌軀一轉，兩道閃閃發光的眼神向着丁兆白一瞥，雙頰艷艷的，神態溫柔，那風姿，眞箇嬌媚已極。

在丁兆白的想像中，蘇采蓮冷若冰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想不出她何以有此一變，因而呆呆的瞧着她，連怕甚麼也忘了。

蘇采蓮也不知道她何以會這樣，再說，她是愛上了丁兆白吧，可能性似乎並不太大，因爲丁兆白比她小了兩歲，祇是一個不大懂事的大孩子。

再說他不會武功，胆量又如此之小，像蘇采蓮這等闖蕩江湖的俠女，怎麼會將他放在眼裏？現在照顧他，祇不過基於同情之心罷了。

當蘇采蓮發覺自己失態之後，立即面色一沉，道：「有甚麼好怕的，姊姊就在隔壁，快睡吧。」

她不再理會丁兆白，身形一轉，一逕回到她的房中。

×　　×　　×

又是三天過去了，這三天蘇采蓮丁兆白可以說度日如年。

在生活上他們雖是受到極好的招待，但精神上却煩悶苦惱巳極，他們曾經要求拜見夏侯世家的主人或是大小姐鶯鶯，答覆是兩個字，「不行」，硬闖麼？前車可鑒，他們是闖不出去的。

不過他們並非全無仗恃，祇要亮出九孔黃蜂針，夏侯世家必然會有所顧忌，但如此一來，他們就是武林的公敵了。如非萬不得巳，蘇采蓮還不願犯此武林大忌。

在第十一天的晌午時分，兩名青衣小婢忽然聯袂前來相請。

「丁小姐，丁公子，咱們主人有請兩位。」

「哦，貴主人在何處？」

「在大廳相候，兩位請。」

「好，兄弟，咱們走。」

大廳陳設豪華，氣派非凡，裏面老老少少，有坐的，有站的巳有不少人先在。

人數雖是不少，蘇丁二人認識的却祇有三個，一是大小姐鶯鶯，一是夏侯天驕，另一個就是曾經與蘇采蓮交過手的三英之一的孟仲英。

此時夏侯鶯鶯迎上前來，握着蘇采蓮的手道：「丁姑娘，來來來，我替妳引見引見。」

大廳上首兩張虎皮蟠龍太師椅上坐着一對老人，男的方面大耳，長鬚拂胸，長相極爲威嚴，他身旁坐着一名年約五旬的婦人，露出一臉慈祥的笑意。

兩老身側是夏侯天驕，及一名似曾相識的美麗少女。

大廳兩旁坐着七名大漢，左面三個黃衫配劍，右面四人白衣帶刀。

夏侯鶯鶯指着上首的老夫婦道：「這是我爹娘。」

夏侯野侯手拂長鬚，哈哈一笑道：「這幾天實在委屈賢姊弟了，老夫十分過意不去。」

夏侯世家名滿江湖，蘇采蓮心有不滿，在禮貌上依然不敢有所疏失。

在行過參見之禮後，才冷冷道：「多承盛待，晚輩姊弟感激不盡，祇不過偏處一隅，形同囚犯，夏侯世家爲甚麼如此對待客人，使愚姊弟十分不解。」

夏侯野侯哈哈一笑道：「丁姑娘責備的是。這的確是老夫的疏忽，不過丁姑娘應該明白，天下黑白兩道，正在等候賢姊弟，祇要你們走出寒舍一步，危機將立即發生，咱們所以如此，完全是爲賢姊弟着想。」

蘇采蓮啊了一聲，道：「老前輩，你是說……」

夏侯野侯道：「老夫說的自然是丐鉢了，它是武林各派夢寐以求的異寶，自然人人都想得到它。」

丁兆白道：「這祇是一種訛傳，先父並未獲得丐鉢，晚輩也從未見過。」

夏侯野侯一怔，道：「當眞麼？丁少俠。」

丁兆白道：「晚輩說的是事實，如若先父當眞獲得此一武林至寶，寒家怎會任人宰割，以至落得家破人亡的慘境！」

夏侯野侯的夫人譚小香道：「丁少俠說的是，如若丁大俠當眞獲得丐鉢，他縱然一時解不開其中的穩秘，至少也會躲藏起來，使人尋找不到。」

夏侯野侯一嘆道：「這是無中生有了，但一代名醫却爲此枉送生命，豈不令人惋惜！」

譚小香道：「過去的事就不必提了，丁少俠有恩於燕兒，今後咱們應該爲他們姊弟想想。」

夏侯野侯道：「夫人說的是，好在此事不必急於一時，咱們可以慢慢研究！」

夏侯鶯鶯道：「丁姑娘，丁少俠，你們可知道那一個是我的燕妹妹？」

蘇采蓮丁兆白聞言一呆，兩對目光不由一起向那位似曾相識的姑娘瞧去。

她與燕姑娘臉型相同，衣着一樣，唯一不同的，祇是膚色而巳。

膚色也是「美」的條件之一，所謂「一白遮三醜」，眞正的美女，莫不是面似桃花膚如凝脂的。

這位姑娘雖然還不够面似桃花，膚如凝脂，她的膚色却也白中透紅，瞧來也足可使人喜愛。

莫非她就是夏侯燕燕？

難道地獄醫生丁虯的手妙醫術秘本，會當眞如此靈驗？

不錯，丁虯的醫術的確高明無比，因爲燕燕姑娘現身說法，對此事給予一個確

切的證實。

她含着幸福的微笑，由座位中站了起來。

「小妹燕燕謝過了丁少俠。」

「啊，一點小事罷了，二小姐不必掛在心上。」

夏侯夫人譚小香微微一笑道：「丁少俠請坐，老身還有一事請教。」

丁兆白道：「不敢當，夏侯夫人儘管吩咐！」

譚小香道：「小女燕燕的藥是否還要繼續服用下去？」

丁兆白道：「要，不過處方要稍加修改，另加幾味主藥。」

譚小香道：「那就有勞少俠了，哦，大姊的病可否請丁少俠試試？」

她最後是在詢問夏侯野侯，敢情他們還有一位生病的大姊。

夏侯野侯嘆息一聲才道：「丁少俠，丁姑娘，你們每晚是不是都會聽到一種可怕的吼叫之聲？」

蘇采蓮應道：「是的，咱們每晚都聽到。」

夏侯野侯道：「她就是家姊鳳儀，十六年前因練功不愼走火入魔，咱們請遍天下名醫及武林高人，都未能使她的病情有所改善。」

譚小香道：「咱們也曾找過令尊，但丁大俠有如天際神龍，見首不見尾，咱們始終未能如願。」

丁兆白道：「請問前輩，令姊爲甚麼要在夜間吼叫？」

夏侯野侯道：「自然是因爲痛苦了，每晚子末丑初，她就在痛苦中掙扎，吼叫祇是痛苦的發洩罷了。」

丁兆白道：「令姊雙目之中是否呈現黃色？」

夏侯野侯道：「不錯，每當子丑之交，雙目中的黃色較平時尤爲鮮明。」

丁兆白道：「那是練功傷及肝經所致，丑時血行於肝，如若肝經受傷，血液不行，必然上冲雙目，色呈暗黃，如是遷延日久，傷勢惡化，待皮膚亦現黃色，則不可藥救了。」

夏侯野侯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同時雙拳一抱道：「少俠家學淵源，醫道果然高明，如能救得家姊，今後無論水裏火裏，夏侯世家必爲少俠盡一份心力。」

丁兆白道：「不敢當，晚輩當盡力而爲，不過晚輩年輕識淺，毫無診斷經驗，如若治不好令姊，希望前輩不要見責。」

夏侯野侯道：「家姊一病十餘年，已至羣醫束手，生機瀕臨斷絕的境地，而且痛苦日增，生不如死，少俠就不必顧慮好了。」

丁兆白道：「晚輩就去瞧瞧。」

夏侯野侯立即與夫人譚小香領着丁兆白去爲夏侯鳳儀看病，並囑咐夏侯天驕兄妹好好招待蘇采蓮。

× × ×

夏侯世家依城而居，靠着城根是一片林木翳鬱的後園，在那濃蔭深處，有一幢獨立的小樓，正是夏侯鳳儀養病的所在。

在樓門之前，夏侯夫婦停下脚步，譚小香揚聲呼喊道：「翠兒……翠兒……」

一名年約雙十，衣着樸素的丫環應聲奔出道：「小婢參見老爺夫人。」

譚小香問道：「不必多禮了，大姑可好？」

翠兒道：「剛剛打坐醒來，三娘在侍候着。」

譚小香點點頭，回顧丁兆白道：「少俠請。」

丁兆白道：「不敢，前輩請。」

譚小香連忙道：「好，咱們爲少俠帶路。」

小樓不大，但窗明几淨，整潔有緻，所謂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看來這位抱病多年鳳儀大姑，倒也不是一個俗物。

在登上樓門之際，丁兆白還有一絲怯意，由夜晚恐怖的吼聲推想，鳳儀大姑必然像一個可怕的怪物。

及瞧到夏侯鳳儀之後，他那顆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十多年纏綿病榻，任是何等堅強之人，也會消受不起，夏侯鳳儀自然也難以例外。

她消瘦，可以說骨瘦如柴。

她痛苦，那陰沉的面頰之上，找不出半絲笑意。

不過她絕對不像一個可怕的怪物。

一頭皤然白髮，用一根黑色絲帶結紮着，梳洗得十分整齊，毫無凌亂之感。

一身深藍衣褲，清潔平整，幾乎瞧不出一點皺紋。

她祇是一個病人，而且長相和靄，並無半分可怕之處。

丁兆白在打量夏侯鳳儀，這位纏綿病榻的前輩高人却也在向他打量，當夏侯野侯夫婦問候完畢之際，她忽然精神一振道：「野侯，這位小哥兒是誰？」

夏侯野侯道：「小弟正要跟大姊介紹，這位小哥兒可不是一個常人！」

夏侯鳳儀搖搖頭道：「說他是一塊未經琢磨的美玉我相信，說他不是常人未免言過其實了。」

譚小香說道：「大姊如果知道一件事，我想妳決定不會如此說法。」

夏侯鳳儀道：「哦，甚麼事？」

譚小香說道：「咱們的黑丫頭不再黑了，而且變得頗爲好看。」

夏侯鳳儀道：「有這等事？快叫她來讓我瞧瞧。」

譚小香道：「翠兒．妳快去請二小姐來。」

翠兒奉命飛奔而去，片刻之後果然將夏侯燕燕請來。

夏侯鳳儀拉着她的手，瞧瞧她那身細皮白肉，忍不住訝然道：「弟妹，是這位小哥兒的妙手？」

譚小香點點頭道：「大姊應該相信他不是常人了。」

夏侯鳳儀道：「你們是想要他給我治病？」

譚小香道：「是的。」

夏侯鳳儀道：「他是誰？」

譚小香道：「地獄醫生之名，大姊總該知道吧？」

夏侯鳳儀雙目一睜道：「甚麼？他會是地獄醫生？」

譚小香道：「不，地獄醫生是他的爹，不過他已獲得乃父的眞傳。」

此時丁兆白才有機會向夏侯鳳儀抱拳一禮道：「晚輩丁兆白參見前輩。」

夏侯鳳儀擺手道：「不敢當，少俠請坐！」

語音一落，又長長一嘆道：「如果十年前咱們能够找到地獄醫生丁大俠，我自然復元有望，現在……唉，太晚了。」

夏侯野侯急道：「妳不能如此消沉，大姊，還未經過丁少俠診治，妳怎能知道不會復元？」

夏侯鳳儀苦澀的一笑道：「病在我的身上，我自然比別人明白，不過你們既已請丁少俠來了，我不能讓你們失望。」

夏侯野侯大喜道：「多謝大姊，丁少俠……」

夏侯鳳儀道：「別忙，先讓我跟丁少俠聊聊。」

語音一頓，接道：「丁少俠，你可知老身害的是甚麼病？」

醫生治病有四個步驟，那是望、聞、問、切，爲了瞭解病情，任何醫生都必須向病人作一番詢問，現在倒例外，醫生還沒有問病人，病人倒問起醫生來了。

這雖是出乎常情，但丁兆白仍從容不迫的道：「前輩目現黃色，病在肝經，子丑之交開始痛楚，血行在丑，是練功不愼使肝藏受到傷害。」

夏侯鳳儀呆了一呆道：「這還能不能治？」

丁兆白道：「按常人來說，肝經受傷，血氣不行，經過十多年漫長歲月，早已喪失了生命了，但前輩功力通玄，十多年來病情變化並不太大，祇要以藥力帮前輩通行血氣，再治療肝臟受到傷害之處，百日之內當可完全康復。」

夏侯鳳儀精神一振，道：「好，你試爲我一治。」

譚小香道：「大姊，讓丁少俠搬來此處居住，以便就近觀察病況的變化，大姊認爲可好？」

夏侯鳳儀道：「祇要丁少俠願意，愚姊自然求之不得。」

丁兆白道：「晚輩遵命，祇是我那姊姊……」

譚小香道：「少俠放心，老身讓令姊搬來與小女同住，她不會寂寞的。」

丁兆白道：「那就多謝前輩了。」

譚小香吩咐夏侯燕燕道：「二丫頭，丁姑娘就跟妳同住吧，這件事就交給妳了，翠兒跟二小姐同去精舍，將丁少俠的衣物取來。」

當夏侯燕燕與翠兒前往精舍之際，譚小香再吩咐另一名侍候夏侯鳳儀的中年婦人道：「三娘，快取文房四寶來。」

三娘取來文房四寶，丁兆白立即開出兩張處方，一張是替燕燕治黑膚病的，另一張自然是爲夏侯鳳儀治療肝疾了。

丁兆白的處方果具神效，一劑湯藥服下，竟如立竿見影，夏侯鳳儀的肝經血氣雖未全通，但已不再痛苦得必須吼叫了。

這是十多年來夏侯世家第一次的寧靜夜晚，蒙在他們臉上愁雲，也就開始逐漸消失。

× × ×

一個武林世家，必然是歷經數代，否則它就不配稱那「世家」二字。

數代習武並不稀罕，要能名滿江湖，在武林樹立一個崇高的地位就不簡單了。

而且創業非易，守成更難，如若後繼無人，這個世家就會被人們所唾棄，而逐漸遺忘。

夏侯世家名滿江湖，在武林中也具有十分崇高的聲威，但是夏侯野侯的父親早死，祇遺留下鳳儀野侯一雙年幼的姊弟。

夏侯世家漸漸的沒落了，他們已不再獲得武林同道的重視。

這是夏侯鳳儀所不能容忍的，因爲她不願讓夏侯家聲就這麼墜落，於是她殫精竭慮，閉門苦練，十年之後，終於帶着乃弟闖少林，敗武當，折服七休堡，大勝丐帮七大高手聯合的攻勢。

於是夏侯世家聲威重振，鳳儀姑娘興滅繼絕，使夏侯世家仍能擠身於當代最具權威的五大門派之一。

像她這麼一個人物，在夏侯世家自然具有極高的權勢，祇是十多年前由於練功不愼，竟爲夏侯一門帶來無比的沉痛和危機。

現在丁兆白妙手回春，等於挽回了夏侯世家再度沒落的危機，他豈不成爲夏侯世家的恩人了！

人生的遇合是難測的，一個家破人亡、窮途末路的少年，估不到竟有如此巧妙的際遇！

× × ×

一個月悄悄過去了，夏侯鳳儀已功力盡復，此時在夏侯一門之中，除了夏侯鳳儀，最快樂的應該是二小姐燕燕了。

因爲她不再是一個黑妞，而是膚如凝脂，艷光四射，怎能不叫她喜在心頭？

唯一不快樂的，是蘇采蓮，這一月寄居，她的眉頭幾乎沒有舒展過。

這也難怪，她是自由自在慣了的，無論夏侯世家待她怎樣好，在別人家中作客，多少總是有些拘束的。

她自然可以抖手一走，祇不過她答允過丁兆白，要將他送達少林，武林中最重視一個信字，一言九鼎，她不願意食言背信。

那麼唯一的辦法是跟丁兆白當面談談，對自己的去留也好作個決定。

祇是丁兆白多半時間是在陪伴夏侯鳳儀，縱使偶然離開後院，也必然被鶯燕姊妹纏着，此時她縱然有話也不便宣之於口了。

就這樣一幌經月，大好時光她都在鬱鬱不歡之中渡過，最使人難解的，是她的精神上好像若有所失。

她原是個沉靜寡言的女孩子，因而沒有人發現她的神態上有甚麼轉變和詫異。

其實丁兆白心情也並不好過，他不想就這麼安於現實，他雖是手無縛鷄之力，却無法忘掉父母慘遭殺害的仇恨，他要早日投奔少林，求無塵長老爲他報仇雪恨。

而且同在客中，感受相同，別人不瞭解蘇采蓮，他却是明白得很。

因而在以後兩天之內，他終於找到一個機會，與蘇采蓮作了一次單獨的聚談。

丁兆白道：「姊姊，咱們好像很久沒有見面了。」

「誰說的？咱們不是天天見面麼？」

「是的，咱們天天見面，可是小弟有

很多話都無法跟姊姊說。」

這是他們彼此的心聲，被丁兆白毫無機心的說了出來。

蘇采蓮的心頭一陣震動，雙目吐出喜悅的光輝，柔和地盯着這個朗若晨星的大孩子。

她心裏想：「難道我當眞愛上了這個不會武功，而又胆小如鼠的大孩子?不，這是不可能的。」

她的思緒像電光石火般的一轉，面色也跟着肅穆起來。

「有甚麼話要說的?你說吧。」

「父母慘死，血仇未復，夏侯一家雖然對咱們很好，小弟却無法安下心去。」

「你還是要去少林?」

「是的，那是小弟唯一的希望。」

「那你爲甚麼還要留戀下去?」

「不是小弟留戀甚麼，祇是不願有始無終罷了，現在鳳儀前輩已經康復，小弟待會就向他們告辭，咱們明天一早就可以上道了。」

「好吧，我既然答允過你，總會送你到少林的。」

「多謝姊姊，小弟告退。」

他走了，蘇采蓮忽然眉頭一皺，感到十分懊悔。

懊悔甚麼?是不願意送他前往少林?不，她壓根兒就沒有不願送他去少林的意思。

那麼她到底在懊悔些甚麼?如果你想追根究底，祇怕連蘇采蓮也說不上來。

所謂女人的心，海底的針，原本就是不可捉摸的東西，她這種莫名其妙的懊悔，自然算不得怎樣出奇。

良久，她幽幽一聲輕嘆，緩緩立起身形，雙目一轉，向院中的落霞投下一瞥。

「啊……」

她這一眼投出，竟然芳心一懍，櫻唇微張，幾乎叫出聲來。

其實她並沒有瞧到甚麼駭人的怪物，那祇是一個頎長的人影而已。

這條人影具有英俊、威武、倨傲、狂放的造型。

也就是說他具有大丈夫的英雄式的型態，是女人傾慕的標準人物。

這個人她認識，在一個月前曾經讓她栽過觔斗。

能夠讓蘇采蓮栽觔斗的不多，近月來也祇有刀劍雙絕夏侯天驕一個。

難道他就是夏侯天驕?

不錯、瞧他一身銀衫，在晚霞映射下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就知道蘇采蓮沒有猜錯。

但，他到此地來做甚麼?此地是他們夏侯家的物業，他高興如何便如何，蘇采蓮無權過問。

無非是竊聽監視，但這是不道德行爲，再加上一個月以前的那點積怨，蘇采蓮這口氣可大了。

於是她發出一聲鄙夷的冷哼，一跺脚，轉身向一側走去。

「姑娘請暫留芳駕。」

銀光一閃，勁風掠衣而過，這位夏侯世家的少主人已攔住她的去路。

蘇采蓮面色一沉道：「你想做甚麼?找我打架?」

夏侯天驕雙拳一抱道：「姑娘姊弟是咱們家的貴賓，在下怎敢找姑娘打架?」

蘇采蓮撇撇嘴道：「上一次呢?閣下好像健忘得很。」

夏侯天驕道：「在下曾經說過，是爲了姑娘姊弟的安全。」

蘇采蓮冷哼一聲道：「除了你夏侯天驕，還沒有人敢欺到我的頭上。」

夏侯天驕道：「這麼說姑娘是小看天下之士了，據在下所知，目前樊城一地，聚集黑白兩道的高人不下數十名之多，全是衝着賢姊弟而來的，令弟又不會武功，姑娘縱然武功再高，在雙拳難敵四手的情況下，決難平安的走出樊城。」

蘇采蓮心頭一震，但口頭上仍然毫不在意的淡淡道：「如此說來，咱們倒是應該多謝閣下的保護了。」

夏侯天驕道：「別這麼說，姑娘，夏侯世家受令弟之惠太多，咱們應該盡一份心力，所以在下才冒昧現身，希望賢姊弟再屈留一些時日。」

蘇采蓮一怔道：「你是說那班人還沒有走?」

夏侯天驕道：「豈祇未走，而且羣英畢集，似乎天下武林全都來到樊城了。」

蘇采蓮愕然道：「全是爲了咱們?」

夏侯天驕一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武林中人爲的是蓋世的絕傳武學，這倒是怪不得他們的。」

蘇采蓮面色一變道：「說的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確怪他們不得，不過如果咱們將丐鉢交給閣下，夏侯世家就敢與天下武林爲敵麼?」

夏侯天驕面現怒容道：「姑娘，在下推心置腹，姑娘何以要說出此等言語?」

蘇采蓮道：「我說的是眞實話。」

夏侯天驕冷冷道：「家姑當年跟着家父闖少林，鬥武當，服丐帮，敗七休，無人敢攖鋒芒，他們所用的祇是夏侯門中的武功，在下縱然不才，還不致將丐鉢放在眼裏。」

此人激怒之時毫髮皆張，威猛得有如天神一般，像他如此氣慨之人，塵寰中倒是少見。

蘇采蓮不由歉然道：「小妹適才言語不當，請夏侯公子原諒一二。」

夏侯天驕面色一霽道：「不敢，賢姊弟是咱們家的恩人，一兩句誤會算不了甚麼。」

蘇采蓮說道：「多謝夏侯公子，不過小妹應該把話說個明白。」

夏侯天嬌道：「好，姑娘請說。」

蘇采蓮道：「我名蘇采蓮，與丁兆白祇是結義姊弟……」

當即將荊山採藥，巧救丁兆白之事說出，最後吁了一聲道：「丁兄弟從不知道有這個武林異寶，但江湖訛傳却害得他家破人亡，抱着難以彌補的終生之恨，他的遭遇實在太慘了。」

夏侯天驕道：「不要着急，蘇姑娘，令弟的毀家之仇，咱們會替他查出元兇，討回公道的，目前望賢姊弟暫留寒舍，以免遭致不測。」

蘇采蓮道：「夏侯公子，小妹以爲這樣不妥。」

夏侯天驕道：「有什麼不妥之處，姑

娘請說。」

蘇采蓮道：「丁家已經夠慘的了，咱們怎能再使夏侯世家受到牽連。」

夏侯天驕豪放的哈哈一笑道：「姑娘過慮了，夏侯世家豈會在乎這班鼠輩，何況家姑功力已復，就此給他們一點教訓，也好免除賢姊弟未來的困擾。」

蘇采蓮道：「既然如此，小妹遵命就是，公子如無別事，小妹就此告辭。」

夏侯天驕道：「姑娘請。」

蘇采蓮果然不再提及離開夏侯世家之事，而且她的生活也變得多采多姿了，因爲她多了夏侯天驕的一份關注。

丁兆白更不必說了，他縱然一生一世住在夏侯世家，也是個最受歡迎的人物。

因爲他不只治好了鳳儀與燕燕姑侄二人的，還成了夏侯鳳儀的衣鉢傳人。

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丁兆白道：「前輩，有一件事……」

「一件什麼事?少俠儘管說。」

「晚輩想……想去少林……」

「啊，少俠，爲甚麼?」

「因爲前輩內傷已愈，神功已復，晚輩沒有再待下去的必要，而且先父母血仇未報，晚輩也無法在此地安居下去。」

「少俠的想法不錯，只是有幾件事你還不明白。」

「請前輩指敎。」

「第一，目前樊城羣雄湧聚，目的都在少俠賢姊弟，少俠不會武功，令姊功力雖高，也無法應付如此多人的圍攻，只要你們走出夏侯世家，可能立即遭不測。」

「啊，前輩，老實說，先父並未得到什麼丐鉢。」

「我相信，但別人就不會相信了，再說你投奔少林，無非想藉少林之力，替你報父母之仇而巳，少林和尚跟你非親非故，只憑你爹生前的一點交情，人家未必肯替你賣命，所謂人在人情在，人死就丟開，世態原本就是澆薄的，還有，爲了丐鉢的訛傳，少林如若收留了你，可能成爲天下武林之敵，你想想，他們肯麼?」

「這個……」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你最多還有兩年的壽命。」

丁兆白身軀一震，面色立即變得一片慘白。

「前輩，妳怎知道?」

「老身也稍明醫道，對經穴脈理曾經下過一番工夫，三陰絕脈是不治之症，你能夠活到今天，足見你爹的醫道的確高明，但醫藥不能救治絕症，無論你爹的醫道如何高明，除非獲得靈藥相助，否則你仍難活過兩年。」

「是的，前輩，人力難以勝天，晚輩不得不接受這項殘酷的事實。」

「不要灰心，少俠，老身願意投桃報李，爲少俠治好這絕症。」

「甚麼，前輩……妳也會治病?」

「老身不會，但老身曾經獲得一種稀世靈藥，可以醫治三陰絕脈，並可使你增加半個甲子的功力。」

「那是甚麼靈藥?前輩。」

「朱草，是老身三十年前在太行絕頂無意中獲得的。」

「朱草?晚輩在先父手抄秘本中瞧到註解，此物藥性極烈，雖身有脫胎換骨的功能，但常人決不能服用。」

「不錯，所以老身雖然獲得此一稀世異寶，實際上等於得到一個廢物，不過它却可以治療三陰絕脈，老身再以內功相助，成功的機會應該十分之多，只是也可能適得其反，使少俠提前兩年結束生命，究竟願不願意冒這個險，少俠不妨跟令姊商量一下，再給老身一個答覆。」

「好，晚輩暫且告退。」

他去找蘇采蓮，就必須來到夏侯燕燕的深閨，因爲她們是同房而居的。

待到了夏侯燕燕的居處，他倒有點踟躕起來了，因爲男女有別，他這樣亂闖，豈不太過冒昧!

他正在進退兩難之際，身邊忽然傳來一聲嬌呼道：「喲，丁公子，你可是稀客，小姐，丁公子來啦。」

這位見面就叫的姑娘，是夏侯燕燕的貼身丫頭紫苑，經她這麼一呼，房裏的兩位姑娘都奔了出來。

夏侯燕燕平素就有點靦覥，見到別人總是有些默默含羞的神態，她只叫了一聲「丁公子」，便欲語還休的低下頭去。

蘇采蓮笑笑道：「有事麼?兄弟。」

丁兆白道：「有件事想跟妳談談。」

蘇采蓮道：「好，咱們到那邊去。」

他們正待前往後堂，夏侯燕燕忽然呼喊道：「蘇姐姐……」

蘇采蓮道：「什麼事?燕妹子。」

夏侯燕燕道：「如果……如果……」

如果甚麼?她沒有往下說，但蘇采蓮十分明白。

「兄弟，就在這裏談可以麼?」

「可以。」

「好，兄弟請進。」

丁兆白在夏侯世家作客巳經不少時日了，但兩位小姐的閨房他却無緣一見，現在機會來了，他倒怯生生的，幾乎不敢仰視。

待就座之後，蘇采蓮道：「說吧，兄弟，有什麼事要跟姐姐談?」

丁兆白道：「姐姐，小弟只有兩年的壽命了……」

蘇采蓮，夏侯燕燕聞言一愣，一起嚇得站了起來。道：「兄弟，此話當眞?」

「是眞的，小弟一生下來就患了三陰絕脈，先父移居荊山，就是爲了替小弟醫治絕症。」

「令尊沒有替你治好?」

「除非獲得稀世靈藥，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小弟。」

「兄弟，你爲甚麼到現在才告訴姐姐呢?」

「因爲現在才找到稀世靈藥。」

「啊，兄弟，你快說。」

於是，他將與夏侯鳳儀交談的經過說了出來，並徵求蘇采蓮的意見。

蘇采蓮經過一番考慮，然後長長一嘆道：「兄弟，用兩年的時間，換取數十年的歲月，縱然危險，也值得一試。」

丁兆白道：「可是，姐姐，小弟有些害怕。」

蘇采蓮道：「堅强一點，兄弟，走，姐姐陪你去。」

夏侯燕燕道：「蘇姐姐，我也去。」

蘇采蓮道：「好，咱們去。」

他們一同到達後園，見過夏侯鳳儀，於是蘇采蓮說明他們願意一試的決定。

夏侯鳳儀忽然面色一肅道：「很好，不過老身還有一個條件。」

蘇采蓮道：「什麼條件前輩請說。」

夏侯鳳儀道：「如果老身治好了丁少俠的絕症，他必須拜在老身的門下，作老身的衣鉢傳人。」

蘇采蓮道：「這個……只怕會使前輩失望。」

夏侯鳳儀道：「你不願意？」

丁兆白道：「不是晚輩不願意，是晚輩深恐無法繼承前輩的衣鉢。」

夏侯鳳儀道：「此話怎講？」

丁兆白道：「晚輩如果是一塊練武的材料，先父早就傳授晚輩的武功了。」

夏侯鳳儀道：「不，令尊不傳給你武功，有苦衷的，是因爲你身患絕症，老身如若治愈你的三陰絕脈，你自然就可學習武功了。」

丁兆白道：「既然如此，晚輩尊命就是。」

夏侯鳳儀隨即取出一只錦匣，小心翼翼的放在桌上，及打開匣蓋，一片彩霞立即映得滿室生輝。

夏侯燕燕訝然道：「姑姑，這是什麼寶貝？」

夏侯鳳儀道：「朱草，的確算是寶貝，姑姑已保存近三十年了。」

夏侯燕燕道：「近三十年？這根朱草爲甚麼還如此鮮艷？」

夏侯鳳儀道：「傻丫頭，妳看不見它放在水銀裏面麼？如若不用水銀保護，它早就枯萎了。」

她用銀籤由水銀中將朱草取出，道：「丁少俠，吃下去。」

丁兆白道：「就這麼吃？」

夏侯鳳儀道：「不錯，就這麼吃下去，吃下以後你就盤膝坐着，老身爲你打通全身穴道，三陰絕脈自會同時痊愈，不過朱草藥性特烈，你要忍耐一點。」

丁兆白道：「晚輩遵命」

夏侯鳳儀道：「三娘，翠兒，妳們替老身護法，燕燕與蘇姑娘率領武士在園中警戒，此事關係老身及丁少俠的安危，妳們千萬不能大意。」

夏侯燕燕應了一聲，立即與蘇采蓮退出樓門。

後園之中原已戒備森嚴，夏侯燕燕爲了謹愼起見，特別通知大師兄廖元英加派刀劍武士各一隊，由三師兄程季英，七師兄李俊雲親自率領，將後園佈置得像鐵桶一般。

這次運功療傷，沒有人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完成，夏侯鳳儀也不過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而已。

第一天悄悄過去了，雖然沒有發生甚麼意外，夏侯世家上上下下的心情却顯得一般的沉重。

當第二天的夜幕降臨之際，夏侯世家的氣氛更是一片嚴肅。他們將後園作爲重點，重新作了一番應變的準備。

夏侯世家是當代五大門派之一，刀劍雙絕在江湖上具有極高的威望，像這樣一個門派，難道有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到老虎嘴邊來拔毛不成！

但天下的事，有時候就是那麼奇怪，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將生命當兒戲的大有人在。

何況樹大招風，名滿遭忌，在當代五大門派之中，刀劍雙絕號稱天下無敵，武林中使刀使劍的名家極多，這口氣他們很難嚥得下去。

只不過夏侯鳳儀功力太深，當年連敗四大門派，全憑眞才實學，縱然有人嫉妒，也只能將不滿之情悶在心裏。

及夏侯鳳儀走火入魔，夏侯世家自然嚴守秘密，但紙是包不住火的，江湖之上難免傳出一些風聲。

雖然如此，人們還是不敢輕舉妄動，夏侯世家的威名太大，沒有必要誰也不願惹火燒身。

現在就不同了，夏侯世家收容了一個持有丐鉢的孩子，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般具有野心及自命不凡之人，自然要乘機蠢動了。

樊城地方不大，任何一點風吹草動也瞞不過夏侯世家，根據眼綫報告，丐帮五大長老來了瘋，花二位，四結以上的弟子來了三十餘人。

武當松風道長，七休堡令狐夫人，各自率領門下十餘人雲集樊城。

還有峨嵋萬年寺的八音和尚，瑯琊雙秀齊黃衫齊白衫兄弟。

這般人全是名震江湖，跺跺脚地皮都會顫抖的人物，現在風雲聚會，自然與夏侯世家有關了。

不過他們自恃身份，決不會暗中下手，夏侯世家如此戒備，只不過是以防萬一而已。

所謂小心使得萬年船，夏侯世家出不得半點差錯。

這一夜總算平安的渡過了，但樊城那般山雨欲來的氣氛，依然迫得人喘不過氣來。

翌日辰初時分，夏侯世家同時接到五張拜帖，丐帮，武當，七休堡，八音和尚，瑯琊雙秀等聯袂來訪，氣氛立時緊張起來。

夏侯世家由夏侯天驕及大弟子廖元英出迎，將這般特殊的客人迎進大廳。

夏侯野侯雙拳一抱，向來客拱手爲禮道：「是什麼風吹來各位的俠駕？請……快請坐。」

主客經過一番客套，立即轉入正題，江湖人的性格多半較爲豪爽，有話可以抖開來說。

第一個開口的是瘋丐樓傑，他打了一個哈哈道：「夏侯大俠丰采不減當年，老叫化能够再晤俠駕，實在榮幸得很。」

夏侯野侯微微一笑道：「好說，樓大俠有話盡管明言，咱們可不必客套了。」

瘋丐樓傑道：「夏侯大俠快人快語，花妹子，妳說吧。」

瘋丐所稱的花妹子，是丐帮五老之一的花丐。

花丐是一個女人，女人能够擠身丐帮五老，這是歷代罕見的。

而且花丐年齡不高，極其量不過三十出頭，以此等年歲而能榮任丐帮長老，也是一種異數。

花丐名叫花蓉兒，當眞人如其名，生得像芙蓉一般的嬌艷。

一個艷若芙蓉的姑娘，竟然投身丐帮，這不能不說是一樁怪事。

不管怎樣，丐帮五老名滿江湖，在塲之人沒有一個敢忽視花蓉兒的份量。

此時她只是十分平淡的道：「其實也沒有甚麼，以夏侯世家的聲譽，應該可以圓滿解決的。」

還沒有說出她要說的話，就先給夏侯世家扣上一頂帽子，可見花蓉兒果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夏侯野侯見多識廣，自然知道花蓉兒的弦外之音，他並不接口，只是靜靜的等待下文。

花蓉兒頓了一頓，接道：「丐鉢是敝帮的傳家之寶，這一點我想夏侯大俠必定十分明白……」

現在花蓉兒指名詢問，夏侯野侯自然不便故作痴呆了，於是點點頭道：「在最近數十年中，丐鉢的確成了丐帮的傳家之寶。」

峨嵋的八音和尚好像找到了夏侯野侯的語病，立即接口道：「聽夏侯大俠的口氣，數十年前丐鉢莫非另有主人？」

夏侯野侯道：「不錯，丐鉢原稱戒鉢，是達摩祖師東來中土化緣時所用的。」

八音和尚道：「如此說來，這戒鉢原是佛門之物了。」

瘋丐樓傑哼了一聲道：「天下異寶，惟有德者居之，就算丐鉢原是佛門之物吧，丐邦能得到它就是它的新主人。」

八音和尚道：「這麼說咱們就不必爭了，樊城之行也是多此一舉。」

花蓉兒本來還準備有一篇十分精彩的說詞，不惜威迫利誘，以迫使夏侯世家獻出丐鉢，估不到八音和尚中途一打岔，瘋丐的辯白又等於授人以柄，她的計劃告吹了，不由蛾眉倒豎，面露殺機的冷冷道：「八音大師說得是，咱們的確多此一舉，樓瘋子，不要賴了，走吧。」

夏侯野侯伸手一攔道：「別忙，花姑娘，對丐鉢之事在下還有一點說明。」

花蓉兒道：「哦，請說。」

夏侯野侯道：「地獄醫生的獨子丁兆白如今確在敝處，只不過他是被一個蘇姓姑娘救來的，據稱家遭慘變，父母雙亡，他却從未聽說過有這麼一件武林異寶。」

瑯琊雙秀之一的齊黃衫道：「丁兆白呢？咱們能不能見見他？」

夏侯野侯道：「可以，不過……」

齊黃衫道：「怎麼，有困難？」

「沒有困難，老身現在正要他來見見各位。」

接話的是夏侯鳳儀，敢情他已功德圓滿，接着她新收的弟子丁兆白來到大廳。

這當眞是人的名，樹的影，大廳上這般高人幾乎全部面色一變。

他們原以爲夏侯鳳儀走火入魔，才大着胆冀圖一逞，現在面對當代第一高人，各人心中不由恐慌起來。

武當松風道長第一個打了退堂鼓，雙拳一抱就向主人姊弟告辭，這也難怪，當年夏侯鳳儀大破太極劍陣，獨敗武當三老，他便是親身領教過的三老之一。

現在夏侯鳳儀丰采如昔，雙目神光湛然，功力似乎更爲精進，他不想再度丢人現眼，告退自然是最佳的選擇。

但夏侯鳳儀却出聲挽留道：「道長這就不對了，故舊重逢，老身怎能不盡一點地主之誼？」

八音和尚道：「這話不錯，道長決不能走，再說就教高明，是我和尚的心願，今日見佛不拜，豈不是一項罪過！」

這些話很狂，世上的狂人原本就多，遠的不說，八音和尚就是其中的一個。

除了狂人，還有幾個初生之犢，他們自命不凡，是天王老子也敢碰他一碰的。

這幾個初生之犢自然是花蓉兒及瑯琊雙秀了，別人都在替八音和尚担憂，只有他們現出激動之色。

做主人的夏侯鳳儀依然面含淺笑，向八音和尚瞥了一眼道：「八音大師的蛙鼓神功是武林一絕，天驕，機會難得，還不去開開眼界。」

夏侯天驕應聲而出道：「姑姑說得是，大師請。」

八音和尚原是想鬥鬥夏侯鳳儀的，想不到別人却推出一個後生晚輩來對他叫陣，他心中雖是不願，也只好過了這一關再說。

及運目向夏侯天驕一瞥，他那輕視之心立即收了起來。

他很狂，但並非無知，對方有多少斤兩，他也能够瞧出八成。

夏侯天驕威猛豪放，具有一股氣吞河嶽的特質，任何人只要瞧他一眼，在心理上先已輸了三分。

這是一種英雄豪傑的型格，顧盼自豪，目無餘子。

此等型格之人，決非驕狂自大的狂夫可比，他必然具有過人的智慧，遠大的胸懷，自然也是這個具有眞才實學的高人。

八音和尚也聽過夏侯天驕的名頭，可惜他並未將一個後生晚輩放在心上，現在雙方面對着面，他却有了一點後悔！

那只是一點後悔，因爲他不信蛙鼓神功會敗給一個晚輩。

於是他暗凝功力，冷冷道：「出招吧，你還等甚麼？」

夏侯天驕道：「大廳地方太狹，咱們到院中去。」

八音和尚道：「好吧，請。」

前院十分寬敞，是一個理想的較技所在，夏侯天驕摘下刀劍向懷中一抱道：「閣下的長處是蛙鼓神功，在下的長處是兵刄，以長對長，閣下是否同意？」

八音和尚道：「很好，我同意，你出招就是。」

夏侯天驕道了一聲「有僭」，長劍一震，一招點了出去。

這只是一招虛招，長劍一點即收，同時暴退五尺。

因爲他是主人，總得要禮讓三分。

再說他也要瞧瞧蛙鼓神功究竟是什麼武功，好在事先作一個準備。

八音和尚可沒有想得那麼多，只是猛吸一口眞氣，立將蛙鼓神功提到八成，口中「咯」的一聲蛙鳴，忽然噴出一股駭人的暗勁。

暗勁圓週不大，但强勁有如離弦之弩，只要被它擊中，就是銅皮鐵骨的也很難

承受如此强勁的一擊。

夏侯天驕身形像車輪般的一個旋轉，將八音和尚的蛙鼓神功讓了過去，左臂順勢一揮，寒芒急如閃電，一片刀光直取和尚那顆禿頭。

這一招只是因利乘便，給八音和尚來上一刀，其實夏侯天驕蓄勁未發，仍然在靜觀其變。

不過夏侯世家號稱刀劍雙絕，任何一招都具有天崩地裂之勢，如果八音和尚稍爲疏忽，這一刀仍可砍下他的禿顱。

他自然不會將禿頭往鋼刀上送，連續咯咯兩聲，竟將夏侯天驕的鋼刀逼回去。其實逼回鋼刀一聲已够，另一聲是他又一次强悍的攻擊。

這回夏侯天驕明白了，八音和尚所以稱爲八音，必然可以連續發出八聲咯咯之音。

八音齊發，勢如連珠，這當眞不易防範，難怪八音和尚縱橫江湖，數十年未遇敵手。

不過現在他鬥的是夏侯世家，當代五大名門之一，焉能讓他橫行無忌！

在一聲龍吟長嘯之後，夏侯天驕發動了反攻，只見刀光劍影，縱橫交錯，在急劇的咯咯蛙鳴聲中，刀劍雙絕完成了凌厲的一擊。

「對不起，大師，在下一時收手不及，還望原諒一一。」

夏侯天驕收起刀劍，向八音和尚表示歉意，他勝了，但神態冷靜，毫無半點驕矜之色。

八音和尚面如死灰，豆大的汗珠已沿着面頰滾滾而下，他敗了，而且敗得十分之慘。

由表面看來，好像沒有甚麼，但他却步履蹣跚，行動呆遲，他那一身驚人的功力，似乎巳經完全喪失，就在這剎那之間，他像是老了十年。

他一言未發，甚至沒有看一看任何人一眼，逕自衝出夏侯世家，向城外疾奔而去。

一個名震江湖的高人，爲了一點私慾，就這麼毀了，人事無常，豈不可怕！

夏侯鳳儀嘆息一聲道：「武人好勇鬥狠原巳不好，如是再犯一個貪字那就可悲了，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了，廳上巳經準備酒菜，各位請。」

瘋丐雙拳一抱道：「瘋子另有要事不敢打擾，告辭了。」

瘋丐這一掉頭，各派接着也紛紛告退，夏侯世家不便堅留，只好殷殷送客，珍重再會。

當客人散盡之後，夏侯門下一起向夏侯鳳儀湧來，歡呼之聲響成一片。

夏侯鳳儀微微一笑道：「不要吵，讓我替你們介紹一下。」

夏侯鶯鶯道：「姑姑要介紹誰？」

夏侯燕燕道：「自然是丁兆白了，除了他還會有誰？」

夏侯鶯鶯道：「咱們不是早就認識丁兆白麼？這有甚麼可介紹的？」

譚小香瞪她一眼道：「姑姑叫你們不要吵，妳就要安靜一點！」

夏侯鶯鶯的櫻唇噘了一噘，果然不再出聲了。

夏侯鳳儀道：「我知道你們早就認識丁兆白，可是他現在巳是我的弟子，從今以後就是咱們夏侯世家的一員了，他入門最淺，你們可得照應一點。」

「啊，恭喜大姊。」

「恭喜大姊。」

「恭喜姑姑。」

恭喜之聲充塞大廳，夏侯世家掀起了一片熱潮。

在歡樂氣氛籠罩之下，譚小香却嘆了一聲道：「老爺，自從大姊抱病之後，這種氣氛巳經十多年不見了，這都是兆白這孩子爲咱們帶來的，不過……」

夏侯野侯道：「我知道，今後丁兆白是咱們夏侯世家的弟子，他的事就是咱們的事，妳還担什麼心呢？」

譚小香道：「不是我担心，你想想，今天來的這班人他們會就此罷休麼？」

夏侯鳳儀道：「弟妹顧慮的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夏侯世家的名頭太响了，咱們的確應該檢討檢討。」

譚小香道：「咱們的門下，除了天驕燕燕兄妹，其餘之人都不堪獨當一面，他們的功力還有待加强。」

夏侯野侯道：「夫人說的是。」

譚小香取出一張圖表交給夏侯鳳儀道：「大姊，咱們以兩年爲期，作有計劃的訓練，大姊以爲如何？」

夏侯鳳儀瞧過圖表，交還夏侯野侯道：「很好，你們就按表實施吧。」

譚小香道：「多謝大姊，不過小妹還有一點要求。」

夏侯鳳儀道：「弟妹請說。」

譚小香道：「蘇姑娘資質秉賦俱屬上乘，大姊旣巳收下兆白，何不將蘇姑娘一併收歸門下？」

蘇采蓮道：「多承前輩抬愛，只可惜晚輩不便背師別投。」

譚小香道：「哦，令師是那位？」

蘇采蓮道：「家師九仙殿主。」

譚小香啊了一聲道：「九仙殿主爲玄門絕頂高人，難怪蘇姑娘功力如此之高了，這樣吧，蘇姑娘，如若拜咱們大姊爲義母，妳可願意？」

蘇采蓮道：「晚輩是家師拾來的棄嬰，從未享受過天倫之樂，只要夏侯前輩不嫌棄，晚輩那有不願之理。」

夏侯鳳儀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蘇采蓮立即參拜義母，又爲夏侯世家帶來另一次高潮。

這一天夏侯世家充滿歡樂，但由第二天開始，他們的生活便轉爲嚴肅，因爲這是訓練計劃的開始。

惟一不參加訓練的只有蘇采蓮一個，不過她也沒有閒着，在平時，夏侯鳳儀要她照顧丁兆白的生活，並陪着他練功，遇到閒暇之時，多半被夏侯天驕邀約出遊。

這是一段緊張而多采多姿的生活，但丁兆白却忙得喘不過氣來。

他早午晚必須打坐三次以運氣行功，然後練習身法，輕功，拳掌，兵刃，一天之內，幾乎沒有片刻休息。

蘇采蓮並非時時都在陪伴他，有時候會被夏侯天驕邀約出遊。每當蘇采蓮出遊之時，夏侯燕燕必然會來找他聊天，也許

由於感激，她對丁兆白似乎特別喜愛。

這是緊張而有規律，平凡中另有樂趣的生活，兩年時光就這麼悄悄的過去了。

兩年不算久，丁兆白却有了極大的改變。

他原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而又身罹絕症的孩子，此時却巳變成身型健壯，英俊瀟洒的翩翩美少年了。

他武功的進步更是一日千里，不僅拳掌兵刄與夏侯天驕不相上下，內力輕功除開夏侯鳳儀，巳無人堪與比擬。

這固然應歸功於那顆朱草，但名師出高徒，夏侯鳳儀全力栽培，乃是他功力精進的主要原因。

只不過功力精進却也爲他帶來了煩惱，因爲毀家之仇，不能不報，否則他就成爲丁家的不孝之子了，可是兩年習藝，等於與世隔絕，仇家是誰？到現在還毫無所知。

於是，他利用一個閒聊的機會，向夏侯鳳儀說出了他想報仇的心意。

「師傅，毀家之仇未報，弟子寢食難安。」

「我知道，待我同你師叔研究一下再說。」

夏侯鳳儀要跟夏侯野侯研究，但研究的重點，却不是怎樣替她的弟子報仇。

「弟弟，孩子大了，他們巳各有所屬，兆白想報毀家之仇，我想讓他們先成家，以後行道江湖也方便一點。」

夏侯野侯道：「大姊說的是，小弟也是這般想法。」

「那你就擇一個黃道吉日，完成這樁心願吧。」

「是，大姊。」

黃道吉日擇在十天之後，夏侯世家出現了三對新人。

第一對是大弟子廖元英及夏侯鶯鶯，第二對是夏侯天驕及蘇采蓮，第三對是丁兆白與夏侯燕燕。

三對璧人同時舉行婚禮，爲夏侯世家帶來罕有的喜慶與歡樂。

但歡樂到達極限，往往會樂極生悲，夏侯世家在當天的夜晚，就發生了一件想不到的意外。

蘇采蓮嫁給夏侯天驕是經過她同意的，她是美人，夏侯天驕是英雄，英雄配美人可以說天造地設，是最爲美滿的一對。

但，當他們拜過天地之後，蘇采蓮竟然忽然失踪，連她的藥鋤及衣物也同時失去踪影。

難道她是逃婚？

逃婚似乎不大可能，論家世，蘇采蓮是高人，論新郎的武功及人品，並不辱沒她這位大美人。

更重要的是，她與夏侯天驕的婚姻，是經過她同意的。

不是逃婚又是甚麼？難道是拐誘？是挾持？

這兩項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因爲蘇采蓮以一個女兒之身獨闖江湖，要是被人拐誘挾持必然不會等到今天？何況夏侯世家並未疏忽戒備，沒有人能够神不知鬼不覺的將一個大活人帶出府去，而且她那身不凡的功力，也不是隨便聽人擺佈的女人。

那麼這就怪了，難道她化作輕烟，變爲清風不成？

不管怎樣，夏侯世家名滿武林，新娘子未入洞房便告失踪，這個面子，他們是丟不起的。

於是他們作了一個決定，分批投入江湖。

活的要人，死的要屍，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將蘇采蓮尋找回來。

夏侯世家投入江湖是一件大事。

夏侯世家曾經以兩年的時間生聚教訓，也是人人皆知的事。

丁兆白被夏侯鳳儀收爲弟子，更是早巳傳遍江湖。

於是人們在傳說着，夏侯世家投入江湖的原因，是爲了替丁兆白報復家破人亡的血仇。

不論這項傳說對夏侯世家會產生何種影响，至少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在追尋一位失踪的新娘子——蘇采蓮。

× × ×

是一個艷陽高照的晌午時分，荊襄道上出現了一對璧人，男的約莫雙十上下，女的只有二九年華，他們雙騎並轡，向宜城縣境急馳。

「師哥，今晚咱們住那兒？」

叫師哥的是夏侯燕燕，這位剛剛新婚的小婦人，神情似乎愉快巳極。

嫁得如意郎君，是她愉快的原因之一，其次，她雖是生長於武林世家，但十八年來從未踏出大門一步，因爲黑色皮膚的困擾使她不敢面對外人。

現在她膚如凝脂，貌美如花，陪着心愛的丈夫瞧瞧大千世界，怎能不心花怒放呢？

丁兆白微微一笑道：「現在天色巳經過午，自然到宜縣城裏去住了。」

夏侯燕燕道：「城裏你有親友？」

丁兆白道：「親友？沒有。」

夏侯燕燕道：「沒有親友，人家怎會讓咱們住？」

丁兆白先是一怔，隨即哈哈一陣大笑道：「行走江湖，隨遇而安，如果要有親友才能住，豈不寸步難行？」

夏侯燕燕櫻唇一噘道：「我不知道才問你嘛。」

丁兆白道：「每一個城鎭，多數都有客棧，是專供旅客住宿的，只要有銀子就可四海爲家，如此淺顯的事妳都不懂？」

夏侯燕燕道：「從沒有人跟我提及此事，我自然不懂了，誰像你久走江湖。」

丁兆白道：「我懂的並不多，只是跟着蘇姐姐走過一點路而巳，不過這不要緊，江湖是歷練出來的。」

夏侯燕燕道：「師哥說得是。」

這一對少年夫婦，全是初入江湖的雛兒，不過當年夏侯鳳儀姊弟一入江湖，立即名揚四海，夏侯世家的門下，所以都是要自己去歷練的。

他們在宜城歇了一夜，次日即束裝西行，丁兆白要先到荊山故居去祭掃他父母的墳墓。然後再去尋找蘇采蓮。

經過幾天的跋涉，終於到達那塊傷心之地，及看到故居的景物，丁兆白竟然神色一呆。

荒烟蔓草，殘垣斷壁，荒凉殘破的景象，幾乎令人不忍卒睹。

（未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塔里木風雲（五）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小周嫂在獨眼龍的槍口威脅之下，隨時有喪生的可能，幸得秦菲菲疾然狙擊，終於擊斃獨眼龍，救回小周嫂。由於秦莎莎出言不遜，被牛老三掌摑，受盡侮辱，白朗曲意逢迎，秦莎莎始破涕而笑，他們一行六人，經過在帽兒石擾攘一番之後，小周嫂與秦家姐妹兩都溫馴多了。但在白朗看來，她們仍是心懷叵測的，於是他派出朱七，藉探路為名，然後悄悄繞道回頭，看看她們到底在玩甚麼花樣，並與朱七約定在八角井碰面……

比試馬上戰　相惜重英雄

秦菲菲跟秦莎莎姊妹倆在路上一直問了不下十次，問的內容總是朱七上那兒去了？

所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樣：上前面探路去了，這是嚮導的責任，不能讓你們受任何的担擾，除非是萬全的狀況，否則我們寧可多躭一天，也不要冒險走過去。

足足走了有老大半天，連小周嫂也起了懷疑，不住地回頭望着後面，顯然地，她不相信朱七是先走了，而是落在後面，去察看她們留下的記號了。

白朗好像是猜到了她的心意，笑問道：「周嫂子，妳一直朝後望，是在望甚麼呢？」

「我……是担心七爺會不會在路上落下，跟我們錯過了，怎麼這半天都沒瞧見他的人呢？」

「妳放心，朱七是個老沙漠，怎麼會跟我們錯過呢。」

「這可難說，沙漠這麼大，也許他在一處等，我們在別處越過了，反倒走在他前面去了。」

「不可能的事，這兒只有一條路，我們是順着他的馬蹄印走的，沒看見他的人，就知道他一定在前面，絕無可能落到後面去的。」

白朗說着還指着地上凌亂的蹄印，可是蹄印太亂了，怎麼也看不出那一些是朱七留下的。

秦莎莎問道：「白爺，你怎麼知道那一匹馬是朱七的？」

白朗一笑道：「看不出，因為這兒的蹄印太多了，都已經亂了，除非扒下去，一個個慢慢兒的比較，才能找出來，不過用不着這麼憂慮，因為這些蹄印都集中在一條綫上，沒有另外走出去，就證明他走的是一條人人都走的路，絕不會把人丟了的。」

一直到了八角井，她們才放心了，因為她們看見了朱七，只要知道朱七是走在

前面，沒有抄到她們後面去，沒有去偷看她們留下的秘密，她們就沒有甚麼好担心的。

朱七把馬拴在一塊石欄上，正在喝水，看見他們後，放下水壺，深深地吐了口氣道：「頭兒，你們再不上來，我就要回頭去找你們了，怎麼躭誤了那麼久？」

其實他心裏在好笑，他知道頭兒一定帶她們順着大路過來的，那要多出四個小時的路程，如果再像他們那樣慢慢地走，至少就是五六個小時的躭擱了。

從帽兒石過來，是有一條捷徑的，只是那條捷徑要通過一些亂石區，要經過一帶充滿了危險的浮沙區，尋常人是不敢走的。

朱七已經到了半個鐘頭了，他很高興頭兒的計算實在準，這半個小時，使他來得及抹乾了馬身上的汗水，讓牠悠閒地休息，因為他看見小周嫂已經下了馬，故意把馬拴在他的馬附近，然後去拍拍馬背，還小聲地打招呼：「喂，你可乖乖的，不准欺負我的馬。」

馬是聽不懂人話的，小周嫂也不是那種閒得有心情去跟畜生聊天的人，她這麼做，無非是掩飾一下她的行動，好去檢查一下朱七的馬匹而已。

顯然的，朱七的馬匹已經安妥了下來，她對那種結果很滿意，招呼了兩個女孩子，大家都歇了下來。

在八角井附近，不止是他們一伙歇宿的人，還有一羣維吾爾人，說他們是一個小部族，還不如說是一個大家族來得恰當，

點。

因為他們中有老頭子，也有小孩子，但是只有兩個中年人，一個年輕小伙子，更多的是年輕的女孩子，足足有八九個，都騎着馬，趕着一大羣的牛羊。

這些人一到，八角井就熱鬧起來了，那個老年牧人過來了，老遠就伸手打招呼：「阿拉保佑你們，我叫札木台！」

說的是漢語，只是十分生硬，白朗也上前舉舉手，笑着道：「阿拉保佑你，兄弟，歡迎你來分享水源！」

札木台十分高興，跟白朗又握手，又擁抱，還用他的長鬍子的臉靠靠白朗的臉，然後才笑着嘰哩咕嚕，用維吾爾話，兩人說了一大頓，最後又高興地去招呼他的家人們紮營了。

三個女的是第一次看見這麼多成羣的維吾爾人，感到很有興趣，秦莎莎很自然地問道：「他們在說些甚麼？」

白朗笑笑道：「阿拉是他們回教的天神，回教人見面都用天神保佑作為對方的祝福。」

「那個老頭兒的年紀很大了吧？」

白朗道：「嗯！他告訴我說有七十歲了。」

「倒眞看不出，我還以為他只有五、六十歲呢，不過就是五、六十歲，你怎麼叫他兄弟呢？至少也該稱他為老伯。」

「在草原上的男人是不服老的，兄弟是最普遍的稱呼，用來稱呼老人，他最高興，那證明他在你心中還很年輕，不是一個老人，跟我們漢人才一過三十歲，就要留起鬍子，硬裝得老氣橫秋的樣子，是完全不相同。」

秦莎莎笑了：「那都是他的家人？」

「是的，三個男的是他的兒子，老太太是他的妻子，那些女孩子有的是他的女兒，也有兩個是他的姪女兒，那幾個中年婦人，有兩個是他的媳婦，有兩個是他的老婆，那五個少婦中，也有一個是他的老婆……」

秦莎莎一楞道：「他有多少老婆？」

「一個，其餘的都只能稱是他的女人，只有那個老婦人才是他眞正的原配妻子，其餘的是他用牛羊向別人買來的，或是用女兒跟人家換來的。」

「我可被你弄糊塗了。」

白朗笑道：「回教徒允許丈夫多妻子，只要養得起，娶上幾個都行，有人要想娶他的女兒，但又出不起聘金，只有拿一個妹妹跟他換一個女兒做妻子，所以他的妻子就越來越多了。」

「他那麼大年紀了，還要那麼多年輕女人做妻子，為甚麼不給他的兒子呢？」

白朗笑道：「這是他們的習俗，有很多部族都已經漸漸地改變了，但是有些部族還是保留着。」

秦莎莎對這些倒不怎麼注意，却興緻勃勃地說道：「我看他還朝我們指指點點，說些甚麼？」

「他說妳們很漂亮，問我妳們是我的甚麼人，我只好說妳們是我的老婆。」

秦莎莎眉頭揚了揚，朗白道：「我很抱歉，不過這樣告訴他可以省得很多麻煩，如果他知道妳們都是沒出嫁的姑娘時，很可能會要求妳們做他的女人的。」

「豈有此理，那也得問問我們答不答應。」

「在草原上，女人是沒有自主權的，同行的男人可以決定她的所有，如果我說妳們是我的姊妹，他就會來和我討價還價，倒不如說是我的老婆乾脆。他們雖然習俗有異，但是最尊重別人的妻子，只要是那個女人有了丈夫，再美再好，他們也不會生出覬覦之心。」

秦莎莎笑道：「反正我們也不懂維吾爾人的規矩，隨你怎樣說都可以，只希望你別見財起意，把我們拿去跟他換老婆就行了。」

白朗笑着道：「眞要換的時候，我可大賺一筆，看他對妳姐妹倆傾心的樣子，一個換他五、六個，他都答應的。」

秦莎莎道：「你敢，我就告你拐帶婦女，販賣人口。」

白朗大笑着道：「在草原上的法律是為男人訂的，女人們根本就沒有告狀的權利。」

說着、笑着，天已經黑了下來，札木台的女人們跟女兒們都提着皮製的水袋，來到水源處提水，每個人都是笑嘻嘻地，朝白朗打招呼，而且向他道謝。

秦莎莎不知怎麼的，看看很不是滋味，推推白朗道：「這些女的好像都看上你了，恐怕你不用提出交換，她們都肯免費地跟着你呢。」

白朗道：「沒有的事，她們願意，她

們的老子不願意也沒有辦法，在草原上，女兒也像是財產一樣，可以爲男人們換回財富呢。」

「那她們爲甚麼每個人都要向你搭訕呢？」

「那不是搭訕，她們是爲了向我討水，要取得我的允許，表示禮貌的招呼。」

「笑話，水源又不是你的，她們向你謝甚麼勁兒？」

「在大草原上雖是水草無主，但是有個先來後到，我們先到一步，就是暫時的主人，他們要用水，就得向我請求允許，他們對這一點是很注重的。所以在草原上，大家雖都是趕着羊羣，追逐水草爲生，却很少發生爭執的事。」

「假如我霸着一大片草地，不讓給別人呢？」

「當然可以，但是在草原上很少會發生這種事，水草是上天神明所賜，但是他們的經典中警誡人不得貪心，有多餘的水草，一定要分享隣人，即使有多餘的粮食，也要分給饑餓的朋友，分享一個陌生的過客，從不考慮明天。」

「明天要是自己沒有吃了怎麼辦？」

白朗莊嚴地道：「維吾爾人從不這麼想，他們有一句話說：明天有明天的太陽，那意思就是說：神不會遺棄祂的子民，隨時都會給他們安排一個美好的明天，牧民們從不爲明天及將來發愁，所以他們是一個快樂的民族。」

秦莎莎聽得入神，天色漸黑，札木台的家人們開始把搜集來的牛馬糞晒乾成塊狀的燃料取出來，燒起了一堆營火，然後以很快的動作，殺了一頭羊，剝下了皮，放在火上烤着，而且來邀請他們一起去用餐。

白朗笑着答應了，由帶來的行囊中取出了一包茶葉，一包菸草跟一小包的鹽，當作禮物送給札木台。

這些東西並不值錢，但是在大草原上，算是很珍貴的禮物，札木台非常高興地收下了。

招待着他們圍坐在營火的四週，拿出了自製的美酒，吃着、喝着，而且還有他的女兒們搖着鈴鼓，唱着很動聽的牧歌，似乎都很快樂。

秦非非感慨地道：「他們的生活眞美，無憂無慮……」

白朗笑道：「妳要是羡慕他們的生活，現在有個機會，妳看札木台過來了，而且還帶着兩個女兒，很可能是來要求換妳去做他的女人呢？」

札木台果然過來了，手中提着一個大皮袋子，袋子裏是那種用酸的馬乳發酵釀成的酒，很烈，有一股酸味，但是草原上的牧民們却很喜歡這種酒，他們雖然會釀很醇烈的葡萄酒，但是男人們却很少喝，那是貴族們舉行盛宴時才喝的，一般的平民們，只有女人們才喝葡萄酒。

札木台已有了幾分醉意，口中嚼着白朗送給他的烟草，混合成一種很衝鼻的氣味，跑過來，向着白朗一舉皮袋，用生硬的漢語道：「來！兄弟，我要敬你一袋酒，你挑女人的眼光眞好，你的兩個女人眞好。」

白朗笑着接過他遞來的袋子，大大的喝了一口道：「謝謝你，兄弟，你的女兒也很美麗，她們唱歌的聲音，像夜鶯一般的悅耳。」

札木台更高興了，指着那兩個含羞低頭的少女道：「這是我最美麗的兩個女兒，有人用兩百頭羊的代價，要娶其中一個，我都沒有答應。」

白朗道：「不能答應，美麗的少女是明亮的珍珠，不是兩百頭羊能比得上。」

札木台大聲地笑道：「好！好！兄弟，你眞會說話，我是一個很愛子女的父親，不會爲了幾頭羊，就把女兒嫁給一個她們不喜歡的男人，那個男人比我還老、還醜，居然想要我的女兒做他的妻子。他的牛羊雖然多，可是打不動我的心，他向我提出時，我朝他鼻子上就是一拳。」

他大聲地笑着，大聲地說着，充份顯示出草原上牧民們的豪放。白朗也笑道：「打得好，你應該多打他一下的。尤其是他又老又醜，居然敢要你美麗的女兒，這對你是個侮辱。」

札木台似乎得到了知音，於是更爲高興了。

「兄弟，你跟我是一個想法，那個傢伙被我一拳，已經打得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了，我沒再給他第二拳的機會。」

這時一個少女笑着道：「我的爸爸以前是草原上的第一勇士，他曾經徒手殺過天山的野熊。」

說的居然也是漢語，比她的父親流利得多了。

白朗笑道：「現在他也是草原上的第一勇士，我要爲他舉杯，爲他美麗的女兒舉杯。」

他果然又喝了一大杯馬乳酒，札木台高興地一掌拍在他的肩膀上，笑着道：「好！好！兄弟！我這兩個女兒都看上了你，如果你沒有妻子，我情願不要你任何的聘禮，送給你做妻子，可是你已經有妻子了……」

秦莎莎連忙道：「而且他很喜歡我們，不會用我們來交換你的女兒的。」

札木台咧開嘴大笑道：「我知道，我不會搶奪一個被我稱爲兄弟的人的妻子，因此我把兩個女兒跟他交換另一個人。」

白朗笑道：「兄弟，我的女人不想交換。」

札木台笑道：「我要換的不是這兩個女人，對兄弟的妻子不可存有非份之心，可蘭經這樣告訴我們，阿拉大神的旨意是不能違背的。」

白朗奇怪地道：「不是換她們兩個人，你要換誰？」

札木台用手一指小周嫂道：「換她，雖然她的年紀大了一點，但還是個很好看的女人。」

白朗再也沒想到他會提出這個要求，可是札木台的話還要令他驚奇，因爲札木台接着道：「我知道我的年紀大了，你們漢人的女人不喜歡嫁給老頭子，而且我很知足，我對我的女人已經很滿意，不必再多求了，我是爲我的兒子請求的。」

他指着躲在遠處那個羞澀的維吾爾青年道：「那是我的小兒子，叫阿哈台，他是我最鍾愛的兒子，能夠騎最野的馬，打倒過很多別族的勇士，但是還沒有娶親，曾有兩個族的公主，願意帶着成千的牛羊作爲陪嫁，要他做丈夫，他都拒絕了，我們這一家族是很值得驕傲的……」

白朗定了一下神才道：「札木台兄弟，有你這樣的父親，才有那樣的兒子，阿拉大神也會爲你們父子感到驕傲。」

札木台笑道：「謝謝你，兄弟，你的話比烈酒更使我舒服，那我們就這樣決定了，我的兩個女兒是你的了，至於那個女人，我的兒子要娶她做妻子，會非常地尊敬她，愛護她，而且我的兒子很好，很老實，他還保證愛她一輩好，不會要第二個女人。」

這實在是出人意外的，秦莎莎道：「周嫂，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居然拿兩個如花似玉的姑娘，來換妳作他的妻子，妳可眞值得驕傲了。」

小周嫂看了秦莎莎一眼，目中有着慍怒，然後才轉向白朗道：「白爺！這不是開玩笑嗎？」

白朗凝重地道：「他們不是開玩笑，我想是很認眞的。」

小周嫂道：「白爺，這是從那兒說起呢？」

白朗輕嘆一聲道：「周嫂子，入鄉隨俗，在大草原上是這個風俗，當對方看中了一個女人，除非她是有丈夫的，否則就無法拒絕別人的求親，尤其當對方用兩個女兒來交換，這是很隆重的請求，拒絕是很失禮的。」

小周嫂道：「我是有丈夫的。」

「可是妳的丈夫已經死了。」

「他們怎麼知道呢？難道你告訴了他們嗎？」

「沒有，可是沙漠上的女人沒有單身行動的，一定要有男人跟着，否則就當作是無主的女人，誰看見了，誰都可以帶回去作老婆的。」

小周嫂更急了：「白爺，你得想個法子。」

秦莎莎不懷好意地笑道：「周嫂，我看妳就答應下來算了，那小伙子挺不錯的，人既年輕，又長得挺俊的，願意娶妳當正室，還向妳保證不再要別的女人，要是在別處，妳想找這麼好的歸宿，還找不到呢。」

小周嫂火了道：「大妞兒，妳別儘說風涼話，妳自己瞧着好，爲甚麼妳不嫁過去？」

秦莎莎聳聳肩道：「人家沒要我，要的是妳，再說妳自己也常說的，人要隨遇而安，而且爲了要達到目的，即使受點委屈也沒多大關係，在出塞以前，妳還一再地這樣教我們，現在輪到了妳自己頭上，怎麼就不同了呢？」

「不錯，我這樣教過妳們，可是那是爲了要達到一種目的，這會兒並沒有那個必要呀。」

「怎麼會沒有，我們將來不是要在沙漠上經常活動嗎？能夠拉上一個本地人，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白朗裝作不知情地挿口道：「假如妳以後眞要常常到沙漠上來行走，這門親事倒是值得一提，那個札木台在沙漠上好像很有地位。」

「怎麼有地位，人家一個王公擁有好幾百人，或者是上千人，他才這麼幾個家人。」

白朗笑道：「那不是這麼算的，族長雖然有着不少人，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家族單獨生活的，必然是在沙漠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才行，他跟每一個族的酋長們都有交情，才能生活下去，否則他一定被別人併吞掉了。」

一個女孩子道：「這位漢郎說得很對，我父親是呼爾瑪沁族的親王，因爲他是廿年前遊牧民族的大會競技冠軍，被族長們公認爲沙漠上的第一勇士，才特准脫離本族，自行成家。我們這一家在沙漠上的地位很崇高，每個族長見了我父親都要晉見送禮的，因爲老一輩的族長多半巳經死了，我的父親是很多部族的榮譽長老，每次族人聚會時，我父親是很多部族的榮譽長老，每次族人聚會時，我父親的席位都是高高在上，他有權裁決兩族的糾紛，任何事只要他一句話就解決了。」

她一方面爲了誇耀她的父親，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高自己的地位，笑着道：「漢郎，你接受了這次交換，把我們收在身邊，會有很多好處，遇見我們的族人，我們姊妹倆就是證人，可以證明你跟我父親的交情，大家對你都會很尊敬的，漢郎，你要快點答應，我父親巳經很不耐煩了。」

札木台的確巳經有點不耐煩的樣子了，秦莎莎笑道：「周嫂，妳聽見了沒有，這門親事好處多着呢。」

小周嫂急了道：「白爺，你一定得爲我想個辦法，推脫這椿親事。」

白朗擺擺手笑道：「抱歉得很，我沒法子，假如我沒有兩個老婆，還可以告訴他們說你是我老婆，現在我巳經把她們姊妹說成了我的老婆，連干涉的資格都沒有了。」

「你不能說我是你的甚麼人嗎？」

「不能，而且也沒用，那怕說妳是我妹妹，只要我提不出我妹夫在場的證據，他們還是照樣會求親的。」

秦莎莎道：「周嫂，這是一個好機會，妳不該放過的，平時我們還要儘力去爭取呢。」

小周嫂火光了道：「老娘說不幹就不幹。」

白朗笑道：「妳不幹沒有用，這兒沒有女人作主的權利，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

秦非非究竟較爲忠厚，連忙道：「白爺，是怎麼樣的辦法，你快說出來吧。」

秦莎莎截口道：「不必了，就這麼決定好了。」

小周嫂怒眼瞪着她道：「妞兒，妳別得意忘形了，想把我擠開……」

秦莎莎厲峻地看着她：「周嫂，我爲甚麼要把妳擠開，擠開了妳，對我有甚麼好處？」

「妳想取代我的地位。」

「妳想取代我的地位。」

「笑話，我是秦家的大小姐，地位幷不比妳這個奶媽低，我還要跟妳爭甚麼地位。」

「大妞兒，惹急了我，我可顧不得甚麼了。」

秦莎莎的臉湧起了殺機，手指已經搭上腰間的短槍，冷冷地道：「周嫂，妳說甚麼？妳有甚麼可顧忌的。」

「我就把一切抖出來。」

「妳敢，別忘了我們是去挖取藏珍的，事前也說好了，爲了那批藏珍，我們要不計任何犧牲，妳若是敢洩漏了機密，我可以立刻宰了妳。」

小周嫂不敢再作聲了，大概是眞怕她掏出槍來，白朗就是存心想擠着她們，要她們起內鬨，這時故意地道：「妳們還有甚麼機密怕洩露的？」

秦莎莎連忙道：「沒甚麼，白朗，你別管，我父親的藏珍地點，她是看過圖的，她指的秘密就是那一點，要是她敢說出來，我就活活地斃了她。」

秦菲菲道：「姊姊，這是何苦呢？」

「住口，妹妹妳忘了，她在我們小的時候，仗着她比我們大一點，怎麼管我們來着，爲了維持那個家業，她叫我們做了不少我們不願意做的事，現在可好，在這個節骨眼兒，看她自己怎麼去對付吧。」

小周嫂急得快要哭了出來：「白爺，求求你，想個法子吧，事後我做牛做馬報答你都行。」

秦菲菲臉一沉道：「不行，白朗答應，我可不答應，周嫂，這一次是我們打進維吾爾人的大好機會，妳非接受不可。」

白朗笑笑道：「周嫂子，很抱歉，唯一的辦法是另外有個男人出來爲妳向對方挑戰，爭取妳，不讓他們娶妳。」

秦莎莎道：「白朗，你已經有了兩個老婆，可沒資格再來爲誰拚命挑戰了。」

白朗道：「是的，我的確沒資格，我已經有了兩個老婆，對方以爲妳是我的女人，他們拿兩個女孩子來交換，我實在沒有拒絕的權利，否則他會認爲我瞧不起他們，這是很嚴重的侮辱，麻煩可大了。」

秦莎莎道：「會有多大的麻煩？」

白朗道：「侮辱了他們的榮譽長老，我們將與整個草原上的牧民爲敵，在這兒寸步難行。」

秦莎莎冷冷笑道：「周嫂，妳聽見了，這個責任太大，誰都負擔不了，妳還是認了吧。」

這時札木台又領了一個女孩子過來道：「白兄弟，我再加上我的姪女兒，這是一次很虧本的交易，要不是爲了我的兒子，我是絕對不幹的。」

白朗道：「三個女人換一個，這在草原上已經是最高的交易代價了，我要是拒絕，眞會引起衝突了。」

說着他歪歪眼睛，朱七已經會意，剛要挺身上前，牛老三忽然掠快了一步道：「咱家反對，那是咱家的女人，誰也不准拿去交換。」

白朗頗感意外道：「老牛，你要爲她去拚命？」

牛老三拍拍胸膛道：「我總不能看着叫人把她給賣了！」

秦莎莎道：「牛爺，你當眞要爲她出頭？」

牛老三道：「是的，大小姐，我老牛雖不想討老婆，但也不佔女人便宜，更不會欺負女人，誰叫我跟她有這一段緣份呢？只好爲她出來幹上一架了。」

秦莎莎道：「牛爺，你可得考慮清楚，這可不是尋常的打架，你要是打輸了，還是得不到她，要是打輸了，咱們平白地得罪了維吾爾人，往後可能連日子都過得不太平。」

白朗笑道：「這個倒不必担心，維吾爾人爲女人打架是常有的事，他們的心胸坦白，輸了就認輸，既不會記恨，也不會要賴皮，在決鬥時拚得你死我活，決鬥完了，仍然是生死好朋友，這點可比我們漢人光明磊落得多。」

秦莎莎無可奈何地道：「好吧，這可是你們自己願意的，出了問題可別怨我，更不要說是爲了我們，我可不領這個情，也沒求着你們出來拚命。」

白朗笑笑道：「莎莎，這就奇怪了，周嫂是妳的奶媽，妳到好像不想她留在這兒似的。」

秦莎莎道：「我不是不容得她，我關心的是我父親的藏珍，我們一家子將來的希望全仗着那點東西，我不希望引起什麼麻煩，出岔子。」

白朗道：「我是嚮導，既然答應了把妳們送到地頭，就會負責到底。」

秦莎莎道：「那你就不該讓牛爺出來爲周嫂決鬥，我不相信維吾爾人眞有這麼好的氣量，輸了會認輸，周嫂是我的人，我都不在乎了，你又何必爲她操心。」

白朗攤攤手道：「不是我操心，是老牛！」

「老牛不是你的下屬嗎？」

「不錯，可是他不是我的兒子，他看上了一個女人，要爲那個女人拚命，我怎麼能攔阻他？」

「怎麼不能，他不是挺聽你的話，我相信你叫他別出頭，他一定肯聽你的。」

「也許，可是我說不出那個話，因爲我沒有一個正當的理由，我帶人的方法跟妳不一樣，我處處都以一個義字爲先，像今兒這檔子事兒，我若是方便，早就自己出頭了，現在他要出頭，我又怎麼能攔阻呢？」

秦莎莎恨恨地道：「難道你不能告訴老牛，說她不是一個好女人，不值得爲她拚命麼？」

「毫無根據，我怎麼能說這種話！」

「我說的，我對她的認識難道還不清楚？」

小周嫂這時已經很乖了，一聲不響，只是用感激而又惶恐的眼色看着牛老三，唯恐他會變卦似的。

牛老三却瞪了秦莎莎一眼，冷冷地道：「大小姐，我也沒說那婆娘是個好女人，用不着妳操心。」

秦莎莎道：「你將來會後悔的。」

牛老三笑道：「我祇爲她打上一架，免得她流落在沙漠上，又不眞打算娶她回去做老婆，有什麼好後悔的？」

秦莎莎憤然不作聲了。白朗用維吾爾語和札木台說了一陣，札木台立刻叫道：「那怎麼成，我是用三個女人來跟你交換的，他用什麼跟你換！」

白朗笑道：「他不必換，因爲他是我的兄弟，而且這個女人是他的。」

「是他的老婆？」

「不是，但是我已把這個女人交給了他。」

「你可以把我的女兒跟姪女兒再給他一個」

「可是他很滿意這個女人，所以才提出決鬥的要求。」

「那末是向我挑戰，還是向我兒子挑戰。」

「那要看誰不肯放棄那個女人了？」

札木台道：「我們父子兩個都不肯放棄，我的兒子一定要這個女人，我則感到很生氣，居然有人敢向我爭奪我要的東西，所以你問問他，叫他決定一個對象。」

白朗笑道：「不必問了，我可以決定，他向你挑戰。」

「哦！爲什麼要決定向我挑戰呢？」

白朗道：「因爲我這個兄弟是個眞正的男子漢，他寧願與男子漢交手，雖然他知道如果選你的兒子，可能會得到較多的勝利機會。」

札木台顯然有點不高興：「什麼？你說我的兒子不是男子漢，告訴你，我札木台的兒子沒有一個是懦夫，他曾經徒手殺死過兩頭豹子，一頭野熊。」

白朗笑道：「札木台兄弟，不管你的兒子有多麼英雄，但是不能算爲男子漢，男子漢是絕不會要他的父親出來代替求親而自己躲在一邊的。」

「他……只是害羞而已！」

白朗哈哈大笑道：「大漠上的男子漢從不知道什麼是害羞的，只有女人才把臉用蓋頭遮起來！」

札木台有點高興，也有點赧然地道：「說得好！好兄弟，我這個小兒子什麼都好，就是臉皮太薄，簡直不像是我的兒子，希望這次的刺激能使他的勇氣鼓起來。我接受你兄弟的挑戰，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牛老三。」

札木台伸出了手道：「牛老三，我接受你的挑戰，如果我勝了，三個女兒歸你，我帶走這個女人，如果我輸了，三個女兒跟這個女人都是你的。」

牛老三却固執地道：「我只要一個女人！」

札木台的臉色微變，白朗笑道：「札木台兄弟，你的女兒是用來跟我交換的，你贏了，可以把你要的女人帶走，却不必管你的女兒歸誰！」

札木台又大笑道：「你說得對，白朗兄弟，反正我的三個女兒都已經送出手了，再也不能要回來。至於這一個女人，就讓阿拉大神來決定屬於誰吧！我們怎麼決鬥？」

白朗道：「當然是照大漠上的傳統方式，用刀子。」

札木台大笑道：「好！好！好極了，白朗兄弟，我去準備一下，就由你當公正人好了！」

他很高興地走了，牛老三却急了道：「頭兒，怎麼你提議用刀子決鬥呢？」

白朗道：「因爲這是你唯一有取勝可能的決鬥方式，假如雙方徒手，你就輸定了，他們成天都在大漠中相撲爲戲，從小就學摔角，也就是蒙古人所說的布牢。札木台既是全族的競技冠軍，他的布牢技術是草原第一流的高手，你怎麼會是對手呢？用刀子你還拿手一點！」

牛老三道：「刀槍無眼，萬一失手傷了那裏……」

白朗笑道：「傷了那裏都沒關係，你殺了他都行，只要是公平的決鬥，被殺死了也一樣的光榮。你準備一下吧，他們是流行馬戰的，下馬就算輸，你如果不想傷人，最好是把對方打下馬來，如果你看到情況不對，避免被殺死，最好也自己跳下馬去！」

牛老三還想說什麼，白朗道：「老牛，你有辦法的，沙漠上的牧民們騎的馬都是沒鞍子的，而且他們的馬不慣夜戰，最怕亮光，你把握這兩點就可以取勝了。」

這一番話是用很低的聲音說出的，牛老三也放心了，他知道頭兒爲他決定馬上鬥刀，絕不會叫他吃虧的！

札木台已經全身披掛，穿上了牛皮的甲冑，騎在一匹蒙古大戰馬上，威風凜凜，好像是天神一般。

牛老三則乾脆脫掉了上衣，露出了鐵一般的肌膚，札木台看了很高興，連聲叫道：「好漢子！好漢子！」

白朗吩咐他們各自站到二十丈之外，然後一揮手，兩個人催馬疾奔，手中都揮舞着大刀，兩馬相交，兩個人的刀也劈了出去，發出了很大的響聲，也激出了一蓬火花。

兩個人都是彪形大漢，雙方鬥的都是刀！

所以這是一場很好看的決鬥，每一次接觸，都會引起一片歡呼聲，札木台的女人與女兒們都參加了觀戰，而且她們叫得很起勁，更妙的是，她們的立場，居然是替牛老三喝采的時間居多，這使得白朗都感到迷惑了，忍不住問旁邊站着的一個女孩子，那是札木台要送給他的兩個女兒之一：「請問妳，姑娘。」

那女孩子笑了，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我叫娜麗莎，你叫我的名字好了，我的姊姊叫貝莎兒，另一個是我的堂妹，叫露兒！你要問我什麼？」

「好的，麗莎，我看見那些女人們，好像她們都希望妳的父親被打敗似的。」

「是的，她們的確是希望你的兄弟獲得勝利。」

「爲什麼，這好像跟你們的習慣不一樣，一般在決鬥時，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親人勝利。」

娜麗莎笑着道：「我的父親很富有，他在庫車有一片很大的葡萄園，也有很大的牧場，可是他寧可讓那些產業由別人管

理着，帶着家人在草原上流浪着……。」

「這本來就是你們的生活習慣，維吾爾人是定居不下來的，而且這跟他們的決鬥有什麼關係呢？」

「我的父親是維吾爾人公認的執法長老，他每年都可以從許多部族裏收到大量的禮物，不必再過遊牧的生活，我們可以安居下來。在庫車城，我們有美麗而寬濶的大帳幕，有廣大的牧地，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放牧的生活，只是我父親醉心於他第一勇士的頭銜，他並不喜歡繼續流浪，只是他的榮譽促使他不能停下來，一定要在草原上找機會跟人決鬥，維持他的勇士頭銜，他的女人們都請求他安居下來，每次他都說，有人把我擊敗了，我就不再在草原上流浪，安心做一個老人……。」

白朗哦了一聲：「他的那些女人很討厭流浪嗎？」

娜麗莎嘆了口氣道：「是的，在庫車，她們有僕人伺候着，可以穿美麗的衣服，不必做事情的，但是在草原上流浪，她們要做苦工，所以她們希望能定下來。」

白朗點點頭道：「妳父親是個很可敬的人，安定的生活是埋葬男兒漢的墳墓，英雄必須生活在苦難中。」

娜麗莎道：「是的，不過這是男人的想法，女人却不同，草原上的生活有着很多改變，使得眞正的男人越來越少了，很多部族的族長們都置了產業定居下來，享受奢華的生活，我父親很看不起他們。」

白朗道：「妳呢？妳是否希望妳父親定居下來呢？」

娜麗莎輕嘆道：「我也不知道，固然我希望父親永遠像個英雄，在草原上奔馳，在戰鬥中身亡，做一個眞正的牧民勇士，但父親的年紀到底是大了，他現在騎一天的馬，背就開始痛了，他實在應該休息了！如果回到庫車，他還可以多活幾年。只是他到現在還不肯服老，還要跟年青人一起騎快馬，追踪熊豹子的踪跡，捕殺野狼，他要是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跌斷頸子的。」

白朗也搖搖頭，嘆口氣道：「娜麗莎原本我倒是希望我的兄弟獲勝，但現在，我反而希望妳父親勝利了！」

「爲什麼，難道你也贊成他在草原上不斷地流浪下去，他已經七十多歲了，以你們漢人來說，像這種年紀，早就在家裏享福，不再做任何工作了。」

「是的，但妳父親不是漢人，他是草原上的勇士，他的一生常在榮耀中，如果失去了他的光榮，也就失去了他的生命，他會很快的死去，妳看過天上的鷲鷹嗎，那種鳥是必須在天空飛翔的，如果被人捉住了，關在籠子裏，就會很快地死去。」

娜麗莎道：「我曉得，不過父親倒不是那樣固執的人，他自己也經常想安頓下來，只是他說他這一生中，還沒有遇到一個眞正的勇士，所以他不肯休息，假如有一個人能夠在公平的決鬥中勝過他，他就會心平氣和地做個老人了！」

這時的決鬥進行更爲激烈了，札木台的刀法十分犀利，他的勁力尤其驃悍。牛老三的身材不比他矮，年紀比他輕了一些，胳臂可能比他還粗一點，可是在他一連串强勁的衝刺下，漸漸落在下風了！

這個老人的腕力之强，可以說是罕見，而耐力之久，也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五，六十回合的猛鬥之後，他依然勇猛得有如一頭獅子，而牛老三却似乎連呼吸都粗了！

又是一個回合過去，兩人再度兜轉馬頭，高舉着刀對衝着而來，噹的一聲激響後，牛老三的長刀被擊脫了手，飛向了空中，他終於在札木台的神力下丟了兵器！

最關心的該說是小周嫂了，她先是驚叫了一聲，隨即拉着白朗的胳臂，急急地叫道：「白爺，你快阻止他們鬥下去。」

白朗的臉色很凝重，搖搖頭道：「不行，除非老三自己跳下馬來認輸，我才能宣告勝負而中止戰鬥，依照維吾爾的比武規矩，騎士只要在馬背上，就是不屈服的表示，一定要繼續戰鬥下去！」

「他的兵器都丟掉了，怎麼還能戰鬥呢？」

白朗道：「一個眞正的戰士，全身都是武器。手，脚，嘴，都可以用來攻擊敵人，只有倒去下後，才是戰鬥的終止，否則誰都無法阻止他的。」

牛老三雖然丟了刀，但是他穩坐在馬上，沒有屈服的意思，札木台在對方的兵器脫手後，也曾等了一等，看看對方沒有投降的意思，又咧開嘴大笑道：「好！好兄弟，好男兒，這才是眞正的男子漢，我要向你致敬，也一定不讓你失望，讓你成爲一個眞正的男子漢。」

牛老三只是吸了口氣道：「朋友，我還沒有輸，更沒有認輸，你得意不是太早了嗎？」

「可是你的手中已經沒有了刀！」

「你一定要手中握着刀的時候，才認爲你是男人嗎？」

牛老三有點傲然，也有點鄙薄，札木台却更爲高興了，連讚了幾聲好男兒，而且還舉刀斜指天空，那是一種敬意的表示，然後道：「草原上的男兒漢，你準備好了。」

牛老三大聲道：「來就來，嚕嗦個什麼勁兒，你簡直像個多嘴的老太婆，像隻抱窩的老鷄婆。」

這倒的確是條鐵錚錚的漢子，雖然面對着死亡，他仍然很輕鬆，很從容，沒忘記他的幽默感．

小周嫂看見札木台徐徐策馬前進，高舉着刀，眼睛上下打量着牛老三，像是在找尋着什麼，忍不住問道：「這個老頭子在看些什麼？」

白朗淡然地道：「他還是在找尋一個最快最好的方法，讓老牛成爲草原上的男兒！」

「這是怎麼說呢？」

「維吾爾人有一句名言：戰鬥時，男兒當含笑死在敵人的刀下；太平時，男兒當含笑死在美人的胸膛上。札木台是在找一個落刀的地方，好一下子結束老牛的性命，讓他不用受一點痛苦，死前不失英雄氣概！」

小周嫂忍不住叫了起來：「這……簡

直是殘忍的謀殺，白爺……你難道眼睜睜地看着你的兄弟被殺！」

「我也沒辦法，這是他自願出來接受挑戰的，而且也是公平的決鬥，誰都阻止不了他去死，除非他自己認輸。」

小周嫂不顧一切跑到塲子中間叫道：「停止！停止！你這殘忍的劊子手！」

她伸手要去拉札木台的馬韁，那頭戰馬一昂首就躲開了，她又伸手拉住了馬尾，戰馬負痛長嘶，用力地一抖後臀，把小周嫂摔了出去。

她爬起來，不理會自己跌得多重，又要衝上去時，札木台道：「白兄弟，把這個女人拉開，男人們的事，不該讓女人插進來的。」

白朗輕嘆一聲，揮揮手，秦莎莎跟秦菲菲，還有札木台送來的兩個女兒跟一個姪女兒都上前把她拖到外面來了。她還在掙扎，秦莎莎冷冷地道：「周嫂妳可以別再要寶了，又不是沒見過殺人，妳自己也殺過人，別再裝出這份恩愛纒綿的樣子，牛老三不是妳老公，再說妳老公死了好幾個，也沒見妳這樣傷心法。」

小周嫂一下子又撲前拉住白朗道：「白爺！我答應嫁給那個小韃子好了，你阻止他們的戰鬥吧！」

白朗道：「現在太晚了，等老牛被殺了之後，妳不答應也得答應，因爲是他把妳輸掉的，妳早答應了，豈不是就免了這一鬥。」

小周嫂還要開口，朱七罵道：「老牛是爲妳拚命，妳却像巴不得他死似的！」

「朱爺！我怎麼會那個樣子呢？現在我情願用我的一條命來換回牛爺的……」

「那就閉上妳的破嘴，老老實實地在一邊兒看着，老牛還不一定會死，妳在這兒鬼貓子喊叫，分了他的神，反倒叫他死得快一點。」

小周嫂也不敢再出聲了。札木台笑笑，向着牛老三道：「兄弟！那個女人對你還眞有情意。」

牛老三道：「你少煩，要等我死了之後，你的兒子才可以娶她，現在還不一定輪到誰呢？」

札木台笑了一笑，持刀劈了過去，牛老三手中沒了兵器，無法招架了，只能左右地躲閃，而且居然還能抽空子，還擊兩拳，打在札木台的身上。

因爲兩方都在馬上，而且距離又遠，牛老三要騰出身子才能挨上對方，這兩拳不會太重，但是也打得札木台幌了一幌。這個老人心地很磊落，雖然挨了打，却一點都不生氣，而且還大聲笑道：「好！好！多少年都沒人能打我了，你在長刀的威脅下，還敢打中我兩拳，好本事、好胆量，好男兒，有骨氣。」

牛老三火了，罵道：「老傢伙再不住口，我下一拳就要打你的嘴，打掉你一口大牙了！」

札木台再度策馬迎前，由於對方是空手，他的刀不再猛揮急砍了，專以輕飄的刀法去刺牛老三的要害。

由於對敵手的尊敬，他不忍心造成對方太多的傷害，一心只想一刀結束對方的性命。

這一來反而便宜了牛老三，使他有着更多反擊的機會，札木台又挨了幾拳，漸漸地也火了，猛地橫掃一刀。

這一刀勢很猛，他以爲牛老三一定會彎腰躲開的，所以刀發到七分時，他的刀子突地一轉，改爲由上而下砍了下來，牛老三彎腰去躲他的刀，剛好把後腦賞出來給他，一刀下來，也正好砍落腦袋！

那知牛老三居然沒躲，左手揮臂去擋他的刀，右拳猛揮出去，挾向他的下頷。

札木台一變招，牛老三也跟着變，依然用左手去迎他的刀，札木台怔住了，他再也沒想到有人敢以血肉之軀去迎向鋼刀的利刃。

這一頓，使他刀的勁消失了大半，砍在牛老三的臂上已經沒多少勁道了。

鋒利的刀刃吃進了肌肉裏，牛老三在伸臂時，也運足了氣，所以他的胳膊雖然擋得住鋒刀，但肌肉的韌性已經使得刀勁更弱，只把身刀陷進了他粗大的胳臂寸許，左臂骨處就被阻住了。

可是他醋缸般大的拳頭，却着着實實地敲在札木台的下巴上，這是他運足了氣力的一拳，札木台的人被打得飛了起來，掉落在沙地上！

那一交摔得很重，他自己手中的刀也震得脫了手，牛老三的動作很快，跳了下馬，首先一脚把那柄刀踢得老遠，然後才退後一步道：「老伙計，起來，咱們徒手再幹。」

札木台倒是很快地爬了起來，看着牛老三道：「兄弟，你剛才可以拿刀把我殺了！」

牛老三道：「我不做那個事，我絕不殺手中沒有兵器的人，因爲我們根本沒有仇恨。」

札木台怔了怔道：「你是說我不該在你的兵刃脫手後，仍舊用刀子攻擊你？」

牛老三笑了一笑道：「沒有的事，開始決鬥時，我們雙方都有兵刃，決鬥是絕對公平的，你從我的手中把刀擊飛，這是你的技藝比我高，你用刀殺死我也是應該的！」

札木台叫道：「那麼你從我的手中把刀子奪了過去也應該殺了我。」

牛老三道：「那就不公平了。」

「爲什麼，難道你比我特別一點。」

「不是這麼說，當你拿刀子對我空手時，我看得出你是在手下留情，有許多殺手你都沒有施展，就是最後你的刀子被奪，也是因爲看到我的手臂迫向刀鋒，你的勁力一收，怕傷得我太重，才給了我一個機會，如果那一刀你用足了勁力，不但我的手臂立刻被砍斷，甚至於人也會被砍成兩段，更談不到從你手中奪刀了。」

札木台道：「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我在沙漠上奮戰了多年，仍然犯了這個錯誤，這就是該死。一個勇士是絕對不可以軟心腸的，我已經不配稱爲一個勇士了。你對我這個兄弟手下留情，那是因爲你心中並沒有把他當做敵人……」

——未完——

武林軼事

譚三脚勇挫孟雙腿

賴嚴霜

中國功夫有許多絕招是用脚傷人的，近代以脚法馳譽的人，不止是李小龍，名列廣東十虎之一的譚濟筠，綽號譚三脚，他就是以脚法享譽，當時譚濟筠的三脚叫做「掃把脚」，「虎尾脚」，以及「撩陰腿」，等閒之輩，難以抵禦。

至於譚濟筠的師傅，乃是廣州報知寺半月禪師，他在門下學技，師傅認為他的少林拳脚已經有很高的成就，叫他下山，那時僅有二十歲。

一來他的年齡太輕，不便教授拳脚，二來當時太平天國起義，到處烽烟，他就更加不想正式開設武館，那時是滿清咸豐三年，洪秀全楊秀清等兵力極盛，廣東方面由少林和尚悟能，伶人李文茂，以及南海縣的監獄官陳開三人，在佛山起義，大本營就設在佛山石閣鄉的塔坡寺，主帥當然是悟能和尚了，和尚也起義血戰清兵，當然是聲勢非常浩大的，綠林豪傑以及少林子弟聞風投身佛山，有萬人過外，悟能和尚揮兵攻廣州城，清軍守住白鵝潭的北岸，遙遙相對，因為清軍兵力薄弱，要招募廣州的壯丁保護城門。

譚濟筠當時想加入太平軍，在城中起義，後來消息傳到原來悟能和尚的所謂太平軍，殺人放火，到處强姦刦掠，無所不為，南海九十六鄉的鄉民聯名組織團勇抵抗他們，顯然這班人不是好漢，譚濟筠認為悟能和尚敗壞少林的家規，便不投靠他，反而在城中團勇協助清軍，力保城池，後來跟鄉勇和清軍聯合，迎頭痛擊，前後五年，把太平軍擊退，那時譚濟筠的大名逐漸响起來，而且有二十五歲，看來相當老成，他就放胆在南關太平沙開設武館。

因為譚濟筠的武功非常精深，在外邊學過武技的人都想到譚館深造，再又因為譚館晚上亮燈之後，一直教授武藝直到凌晨三時，有些茶樓伙記或者紫洞艇的伙伴，認為這個時間對他們特別適合，互相通知，故此，拜門的人愈來愈衆，此外，還因譚濟筠有一個例，任何人想到譚館練武，先行跟他交手，看看對方的造詣，換句話說，他不怕跟所有人過招，有了這幾種特殊情況，當然是門人非常擠擁了。

太平沙附近是大沙頭，那邊亦有一間武館，教頭林昌，身高六尺過外，體重一百七十斤，綽號鐵拳林，因為他的性情暴躁，開口就罵，罵完還要一巴掌打過去，他的門人就愈來愈少，轉投譚館習武，幸而大沙頭附近的妓院酒樓以及紫洞艇等，俱是林昌保護，不會弄到無法過活，但他的聲譽日降，若沒法把投奔譚館的門人抓回來，就會愈弄愈糟，在這情況下，他渴望跟譚濟筠相鬥，譚濟筠綽號譚三脚，脚法極為靈活，他所學的拳法側重一雙手，雖然稱做鐵拳林，但却真的打起來，手不如脚，故此他有所畏懼，不敢輕舉妄動。

有一天，三十歲的何金在水師衙門當差，偶然到訪，林昌喜出望外，立刻叫徒弟弄些上好的酒菜欵待何金，何金在飲食當中發覺他眉心緊皺，十分誠懇的問個明白，說：「師傅說得對，譚濟筠此人該打有餘，不過，他僅有二十五歲，師傅已經靠近五十，俗謂，拳怕少壯，萬一吃了他一脚，那就難以立足，想把譚濟筠驅逐，倒不如施展另外一條妙計。」

林昌聽了喜形於色，立刻問計，何金說：「照我看水師衙門軍中總教頭孟雙腿，他確是武功壓一，必打勝譚濟筠。」

林昌說：「有人找譚濟筠算賬，不論輸贏，此人當然是我的朋友，不過譚濟筠跟他無寃無仇，何以他肯拔刀相助呢？」

何金說：「此事慢點再談，先讓我介紹你跟他認識，或者你認為他鬥不過譚濟筠，又或他不肯跟譚濟筠交手，這是後話，不必再提，現時請你發帖，很誠意的邀請他明日到彩虹花舫相聚，就說是我生日好了，到時我請客，照我所知，孟家傑非常豪氣，每飲必醉，如果他飲到半醉，提及譚濟筠的武功，把他大讚特讚，說得他如龍似虎，使他聽不進耳，勃然大怒，就有可能乘醉找譚濟筠，此計是否可行呢？請師傅卓奪。」

林昌聽了喜出望外，連忙點頭。

林昌依照何金的勸計發帖，第二天黃昏時候，何金果然帶着孟家傑到來，林昌和幾個人早就在彩虹舫恭候，花舫的舫主梁婉萊，親自接見，招待慇懃，何金介紹孟家傑與林昌相識，林昌抬頭一望，此人的確有資格充任軍中總教頭，一來他是山東人，體格粗壯，年約三十五六，威風凜凜，二來山東人一向脚法甚精，久聞孟家傑的脚法厲害，它有兩種特色，一是懷心腿，另一是連環雙飛腿，飛身一躍，跳起了然後出脚，眼到脚到，能够向對方頭頸身脚部份打去，快如閃電，武林中人稱他做孟雙腿，可見他確是在脚上苦練過很久的了。當時林昌看在眼裏，非常高興，立刻請花舫老板娘婉萊用最舊的名酒敬客，親自斟酒，慇懃勸飲，席間還大讚孟家的脚法厲害，天下無敵。

孟家傑雖然酒量甚好，可是，前後飲了五大碗，總是有些醉意，他們數人一直不談譚濟筠之事，到了那時，發覺孟家傑滿臉紅光，酒氣上升，然後借故談及譚濟筠，而且何金在旁故意向師傅查問，何以譚濟筠稱做譚三脚。

林昌聽了說：「譚濟筠的三脚，在武林當中早就有人練習，不過他的脚法較精而已，那三脚就是掃把脚，虎尾脚以及撩陰腿，我沒有跟他交過手，有人跟他打鬥過，據說，他第一脚是用左脚以掃把脚掃過去的，那種脚法距地半尺，故此比較掃堂腿靈活，那一脚如果掃不着對方，左脚落地，即時轉身，右脚以虎尾脚打出，由後邊掃過去，假如那一脚仍是失落，他再發左脚，由於那時他已轉身，兩人臉對臉的相對，左脚踢來就是撩陰腿了，因為這

三脚都是直綫打出，我認為並非很精通的，不過普通人閃避較遲，而且不敢跳高，避無可避，以至捱打而已，如果我不是上了年紀，我一定登門把他教訓一番。」

何金乘機再問：「你跟他沒有寃仇，何以要想教訓他呢？」

林昌嘆了一聲，說：「一來他自稱是少林嫡派子弟，脚法方面，天下無雙，任何人到他的武館習武，都要跟他過招，這不算奇，奇就奇在他要問清楚對方究竟向那一個師傅學過武功，最好由徒弟改請以前的師傅到來跟他較量，如此囂張，實在罕見，另一方面，他的武館跟我的武館非常接近，我的徒弟給他扯去了一大半，想起這件事情，我就非常傷心，如果我以前學的不是拳法，而是脚法，此時我一定要找他算賬。」

說到這裏，林昌眼圈一紅，好像隨時滴下幾點老淚來，何金立刻加醬添油的把譚濟筠那三脚使用得如何靈活，繪影繪聲，還說他一脚掃過去，可以把六個人一齊掃跌，如此脚法，確是天下無雙。

他故意在說到「天下無雙」這句話的時候，說得語氣特別强，聲音特別响，借此刺激孟家傑。果然不出所料，孟家傑稱做孟雙腿，聽到天下無雙，立刻光火，說：「他眞的說出這種話來？」

何金搖了搖頭，望望林昌，說：「譚濟筠曾經對人說知，擅長脚法的人無多，曾經提及過你，說你只是孟雙腿，他是譚三脚，多了一脚，不過，這些小事不必計較，因為你並非開設武館，打贏了他，對你無所獲益。」

俗語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孟家傑是個好勝之人，當堂怒火冲天，大喝一聲，說：「譚三脚，我今天要把你打到譚獨脚，幾位兄台，請在這裏留步，就叫何金帶我去譚館找他。」

說完，他怒冲冲的離座登岸，往太平沙飛奔而去，何金喜形於色，立刻拱手告辭，林昌留在花舫之內，由他前往帶路。

大沙頭的紫洞艇到太平沙，路程不遠，轉瞬即到，那時已經入黑，譚館的正門打開，演武廳上有兩盞大光燈，光如白晝，譚濟筠開始授徒，孟家傑飛步衝進去演武廳中，伸手向前一指，說：「你就是自稱譚三脚的譚濟筠嗎？」

聽了此言，譚濟筠即時知道此人一定是來踢盤了，跟着呼吸到一股酒氣，立刻停止教練，叫所有門徒退下，自己則上前拱手為禮，問道：「老兄高姓大名？」

孟家傑伸手在自己的胸口拍了一拍，說：「老子就是山東孟家傑，廣東水師衙門軍中總教頭就是我，我綽號孟雙腿，你却自稱譚三脚，分明剃我眼眉，你分明多了我一脚，故此，你雖然跟我無寃無仇，我仍要找你算賬，除非你今後改稱譚獨脚，否則，我就要立刻跟你在此過招，看看誰的脚法厲害。」

孟家傑這種囂張的態度，令人很難忍受，可是，譚濟筠却十分够涵養，仍然很謙虛的說：「我並非叫做譚三脚，叫做譚濟筠，所謂譚三脚只是別人隨意說的一個名稱，絕對沒有誇大的意思，既然我被人稱做譚三脚，忽然改為獨脚，那樣做好像不合理，除非我有一條腿給人打斷，然後稱做獨脚，孟兄，你說對不對？」

孟家傑正想找他的晦氣，聽了此言，便即乘機向他瞪了一眼，說：「好，讓我打折你的一條腿。」

說完這句話，他把右拳一幌，左脚已到，快如閃電，這一脚就是他最擅長的懷心腿，跟少林門的穿心腿相差不遠，這種脚法，不管如何快速，當然無法一脚把譚濟筠打敗，譚濟筠看見他的影子一幌，立刻一個小跳，避開這一招，但却沒有進攻的意思。孟家傑看見那一脚落空，怒不可忍，索性用長橋大馬的北派拳脚向他襲擊，攻勢異常凌厲，不過，譚濟筠的橋手如鐵，有幾次孟家傑打在他的橋手之上，譚濟筠安然無恙，他連發八九拳，對方全部閃過，始終沒有還手，孟家傑知道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不必客氣，索性施展他的絕技連環雙飛腿，大叫一聲，有如天崩地裂，整個身體凌空，雙脚齊出，向對方飛踢，自己的身體好像睡在空中。

別人踢出的雙飛腿，身體俱是直立的，踢完左脚再踢右脚，或者雙脚凌空向對方臉上飛踢，很少在固定的位置之下一齊起脚，而且能够保持好像睡在空中那種姿態的，再者，他的脚能够在空中仍然變動，並非指定踢任何一處，照理譚濟筠不易招架。殊不料譚濟筠看見他忽然整體凌空，不但沒有向後退縮，反而向前直竄過去，因此之故，對方踢出來的一雙脚無法踢中他，他却在對方的背部一拳打出，打中了孟家傑的脊骨，孟家傑大叫一聲，但仍可以雙脚落地。

他站穩了馬步，向譚濟筠怒目而視，如果他不是喝到半醉，應該知道對方手下留情，但因他已經醉得十分厲害，忘了練武的規矩，以為對方所謂譚三脚純盜虛聲，假如譚濟筠直竄過來，用脚向上一踢，便有可能把他的脊骨踢斷，譚濟筠沒有這樣做，顯然是有所畏懼，或者脚法未精，因此之故，他認為仍有把握打贏對方，站着大喝一聲，立即展開第二個回合。

他仍以長橋大馬由中門直衝過去，右手一個凹捶，向譚濟筠上門打去，左手並未握拳護腰，露出中門，引誘譚濟筠運消帶打，如果譚濟筠以直拳進攻，他就把上邊的凹捶壓下來，同時左手向上一迎，這一招橫江截壩，有可能把對方的手臂打斷，非常厲害，孟家傑這樣想，怎料譚濟筠雖然把左手向招架，跟着發右拳向心窩出擊，但却下邊的無影脚一齊發出來，由於他這一招稱做無影脚，其實是撩陰腿的絕技，打得異常出色，對方看見他的右手出擊時，那條腿已到，故此，孟家傑上下兩手沒有機會折斷對方的右手：已經吃了一脚，那一脚就踢在他的小腹上面，一陣劇痛，仆倒數尺，雖然他仍然可以一躍而起，握拳作勢，想再決雌雄。可是，他自己知道吃了這一脚，發拳無力，只好喊了聲：「再見！」跟着歪歪斜斜的走出譚館。

孟家傑翌日酒醒，才知道自己太過糊塗，給人搧動，無緣無故的登門挑戰，此事發生之後，他就知難而退，不但沒有跟譚濟筠交手，而且辭去水師衙門的職位，回到北方。

譚濟筠贏了這一仗，聲譽更隆，不必細表。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銀島 （五）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發現蘇玲玲不在酒店房內，原來她爲周金手下捉去，司馬洛等很快就制服了周金的手下，而找回蘇玲玲，但也因此惹上周金，在飯店，周金會見司馬洛，周金也想從司馬洛口中知道金銀井的秘密，並希望司馬洛能和他合作，但司馬洛拒絕了他……

兩番尋寶井　一再擄佳人

「屋前不是有一片平地嗎？」司馬洛說，「這片平地就可以作爲跑道了。」

「你瘋了！」蘇玲玲叫道：「這片平地不過祇有郵票一樣大。」

「從空中望下去，」司馬洛說，「什麼都是跟郵票差不多大小的了。」

蘇玲玲說：「我知道這種比例，那片地面就是不够這飛機降落，不够。」

「看看再說好了！」司馬洛說。

他駕駛着飛機兜了一個圈子，然後俯衝下去，也與那高原差不多同一水平的高度飛行，就在屋前那片空地的上空不到二十呎之處掠過。當然，距離這樣近，他們就可以知道，這片空地的確不是像一枚郵票一樣小了。不過看來仍然就不够大的。

蘇玲玲也是這樣說：「你這簡直是企圖自殺？」

「你別呱呱叫好不好？」司馬洛說，「我自己又不是不要命的，難道飛機撞了下去，祇有你死，我却活着嗎？」

「我們能不能在那裏降落？」蘇玲玲說。

「這是技巧問題吧了？」司馬洛說，「假如叫你來駕駛，當然降落不成，但我又不是你。我是降落得成的，不過，假如你實在沒有信心，我也可以把你送回機場去，我自己再來。」

「算了！」蘇玲玲說。「讓我們同歸於盡好了！」

「現在是你在出言不祥了，」司馬洛說：「放心好了，我自有主意的，假如實在不行，我也不會硬來？」

飛機兜了一個圈子，又低飛着向那高原的平地上降下去，一面把速度減低，當降到地面上時，飛機的速度巳經相當之低了，但是衝力仍然在的。飛機沿着那片平地前進，滑行着，而看來那片平地也實在是太短了，因此滑行了大約超過一半的時候，司馬洛又把引擎再度發動，飛機又加速衝前，衝出了平地的另一邊邊緣之外。

由於飛機這時的衝力仍然不小，因此一出了邊緣之外，就向下俯衝，就像要跌下去似的。蘇玲玲哭叫起來，但是司馬洛顯得相當鎭定，而事實上，在他們的下面亦是還有好幾百呎的空間可以轉彎的，由於這是一片高原，司馬洛開足了馬力，終於，機身又恢復了平行，然後慢慢再升起來。

蘇玲玲嘆了一口氣：「我的天，我早說那裏不够地方的？」

「誰說不够？」司馬洛說，「這一次，我不過是近一點看清楚情形吧了？」

「難道你還要下去嗎？」蘇玲玲說，「那你是眞的瘋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是瘋了，因爲我還是要下去？」

飛機再兜了一個圈子，果然又向那片高原上降落下去，不過這一次降落的位置，則是盡可能貼近屋子的本身。

飛機又在那平地上滑行着，看來是仍然不够的，但司馬洛並沒有及時再發動引擎，蘇玲玲看得出他們是不容易在到達那邊緣之前停下來的，於是她又尖叫起來：「起飛，起飛，快點起飛？」

司馬洛却不起飛。他祇是扭轉方向，使飛機轉了一個大彎，差不多在高原的邊緣掠過，然後掉過頭來，這樣一弄，飛機的走勢就慢得多了，而且也有更多空位可以滑行，而這時，司馬洛就很容易把飛機停了下來，他舒了一口氣說：「你看是不是？我早說過我們是可以降落的。」

「幹得很好，」蘇玲玲說：「問題是一會兒怎麼飛上去？」

「這個讓我來担心好了。」司馬洛說：「我也是不想永遠被困在這裏的，即使是跟像你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在一起。」

「你要降落在這裏，爲什麼不租一部直升機？」蘇玲玲說，「用直升機，那就有把握得多了。」

「我就是不想令人懷疑，」司馬洛說，「我不想人家知道我是要在一個祇有直

升機才能降落的地方降落嘛！」

「現在又如何了？」蘇玲玲問。

「現在我們下飛機，進屋裏去一遊。」司馬洛說道。

蘇玲玲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祇好跟着他下了飛機，他們進入了那間廢棄了的屋子內。屋子顯然是已經被棄了很久的，屋內本來遺下一些殘餘的傢俬，現在這些傢俬都已霉爛不堪了，就像一碰就會變成塵灰而散開。

這不是因爲被濕氣所侵，而是因爲氣候太過乾燥，東西都變得脆了。

這屋子的窗門有好些都破碎了，有一個地方的牆壁還破了一個大洞，也不知道是怎麼破的，看上去就像是挨了一記炮彈，然而又不可能是挨了一記炮彈，誰會向這座荒廢的屋子發炮呢？而且是在高原上的一間屋子，要向它發炮，就得用飛機了。總之屋子一沒有人處理和保養，就會出現許多古古怪怪，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這裏看來沒有人住的，」蘇玲玲說道。

「而且已經許久沒有人住了，」司馬洛說，「誰會住在這裏？」

雖然這樣說，他們還是在屋子的內外週圍巡視了一遍，以確證這屋子裏是眞的沒有住着什麼人。結果證實屋中的確是一個人也沒有。

「你怎會找到這個地方的？」蘇玲玲問。

司馬洛聳聳肩：「當然我有我的情報來源。」

「哼！我不知道是誰把情報供給你的？」蘇玲玲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把情報供給你的人，實在是在跟你開玩笑！」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了。

「有什麼好笑的？」蘇玲玲瞪了他一眼，「我說的是實話。」

「我笑的就是你可能講得對了，」司馬洛說，「說不定把情報供給我的人眞的是在跟我開玩笑，不過我們既然來了，不妨看個清楚吧，又不會有什麼損失的！」

「我們可能損失很多！」蘇玲玲說，「我們可能損失了很多寶貴的時間，我們甚至可能被困在這裏，離不開了。」

「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們是一定可以離開的，這一點倒不成問題。」

他們從屋後出來，果然在一棵枯死了的大樹下面看到了一口井。這也是一件不容易瞭解的事。爲什麼沒有人住在這裏，大樹也會枯死呢？樹既巳長得這樣大了，就不再需要澆水了，許多大樹都是完全沒有人照料而仍然能够活下去的。也許是爲了某種原因，這裏的水源完全枯竭了，又沒有雨下，連樹木也吸收不到水份，便枯死了。

司馬洛和蘇玲玲向井中望下去，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他拿出隨身帶來的電筒向下面照照，也是一樣，這井深到連電筒也照不到底的。

司馬洛說：「這一定是一口枯井，不然的話，這棵大樹也不會枯死了！」

「丟點東西下去試一試就知道了。」蘇玲玲說。

司馬洛拿起身旁一塊石頭丟下去，好像過了幾秒鐘，才聽到大石到底的聲音，但可以肯定並不是打中水面的聲音。

司馬洛再從井邊的樹上拗下了一段枯枝，用打火機燃着了，這枯枝是那麼乾，一燃就着，而且火也燒得相當旺。司馬洛把這燃着了的枯枝丟進了井中。

「這是幹什麼？」蘇玲玲問。

「試一試井底有沒有毒氣之類！」司馬洛說，「有的話就先把它燒掉，不然，人下去，就會中毒而死？」

那枯枝到了底後就熄滅了，並沒有發生爆炸。蘇玲玲說：「我才不要下去！」

「我也沒有要你下去，」司馬洛說，「我們祇能一個人下去，一個人留在上面照應着。我下去，假如我有什麼不測的話，你够氣力把我拉上來嗎？」

「我相信可以的，」蘇玲玲說：「不過，用什麼把你拉上來呢？」

「繩子，」司馬洛說着從內袋取出了一個透明膠袋，膠袋之內就有一綑綑的繩子，大約有意大利粉那麼粗。由於這樣程度的繩子算是相當幼的繩子了，因此這膠袋內那綑繩子的長度一定也有相當長的。

「這樣幼的繩子？」她說。

「這繩子不算太幼，」司馬洛說，「不過，如果把一部汽車吊起來也不成問題。我沒有一部汽車那麼重，更不應該有問題了。」

「好吧！」蘇玲玲說，「祇要繩子不斷，我是可以把你拉上來的！」

「但別信任這架子！」司馬洛指指那座在井口之上的手搖打水的架子，這架子上有一隻手柄，本來那搖柄上是應該有一隻軸輪和一根繩子，打水的時候把桶子放進井中，打滿了水，再轉動搖柄，就可以不大費力地把一桶水拉上來了。而現在吊桶子的繩子都已不知去向了，也許是跌進了井底吧。

「對了！」蘇玲玲也同意司馬洛的看法，「這東西年久，太差了！」

「還是信任這個好一點！」司馬洛指指井邊那棵大樹。大樹雖然已經枯死了，但是到底還是那麼大一棵樹，而樹根深深地透進地底，要把它拉動也不容易。

司馬洛把繩子取出來，一端縛在自己的腰間，剩下來的在大樹的樹身上繞了一繞，然後交給蘇玲玲：「拿着這個！小心一點，我要是死了，就沒有人開飛機載你離開這裏了！」

「有我在這裏，你可不必担心！」蘇玲玲自負地說，「有我在這裏，你是安全的。」

於是司馬洛就開始爬下井中。這不是難事，由於井口的內壁嵌着一個一個突出來的方形鐵環，就像梯級似的，司馬洛踏着這些鐵環就可以下去了。他所担心的祇是這些鐵環會不會日久腐蝕，承不起他的重量，而使他跌了下去，所以他就要繩子之助。

不過那些鐵環腐蝕程度倒不如他想像中的那麼壞，一直下去，都是穩打穩紮的。司馬洛降入了黑暗之中，抬頭向上望，井口是一個光亮的小洞，而蘇玲玲的頭是這個小洞的邊緣的一個小點。

「有什麼麻煩嗎？」蘇玲玲問。

「沒有！」司馬洛大聲回答，馬上就後悔了，因爲回聲不停地響着，刺着他的

耳朵。

他用電筒向下面照照，發覺他可以看到井底了。井底的情形究竟是怎樣，那是無法預知的，假如這井是鑽進了一層地下水層裏，那麼，在乾涸了之後，井底就會有着非常多的空位，像一座室內大球塲那麼大也不足爲奇，但可能不是這樣。

終於，司馬洛已經踏到了最後一隻鐵環了，下面還有大約十呎才到底。這隻鐵環的所在，大概也是昔日井水的水位所在了，開井的人在井壁砌石及裝上鐵環，就祇能到水面爲止，再下去就是水底，無法再裝，亦不需要再裝了。他可以看見再下面的就是泥土，成爲喇叭形向四面八方開展出去。井底的面積並不大，不過是比井口大上幾倍而已。

他忍着耳膜的刺痛再向上面叫：「小心一點，把我放下去，這裏已經沒有踏脚的地方了！」

「行了。」蘇玲玲回答道。

繩子拉緊了，司馬洛小心地離開了最後一隻鐵環，而繩子開始下降。

司馬洛給吊到下面去，直至到達了井底。他落脚在井底的地上。那裏是一片乾了的極幼的泥濘，簡直完全沒有水份，一踏下下去，那泥層便碎開來，就像是一些麵粉似的。

蘇玲玲覺得繩子放鬆了，她便也完全放手，司馬洛抬頭，看見她的頭又在井口出現，向他張望。井口是那麼小，那麼遙遠。坐井觀天就是這麼一回事。

司馬洛提起手電筒向上面照射了兩下，雖然他亦不肯定蘇玲玲能看到那光。

然後他用電筒小心地在井底照射着。這祇是一個地下的水庫而已。並不大，大概有如一座十二呎立方的房間吧，而在井中有水的時候，那些水乃是從旁邊的石縫之中滲出來的。

沒有什麼可以收藏東西的地方。旁邊的石頭都不是可以一塊塊取出來的。至於脚下那些乾的泥土下面亦不可能埋着什麼。看那泥濘表面的狀況，司馬洛就知道這泥濘乃是在水乾了之後就自動結成塊狀的，因此表面也光滑如鏡了。沒有人能够把這些粉狀的泥掘開，在下面埋了東西之後能再把它弄回原樣。而且埋葬也是不需要的。找得到這井來的人，難道就不會掘開來試試嗎？

而司馬洛亦不放棄這個試試的機會。他檢拾起那根枯枝，試試敲擊着那泥濘的裏面，把泥濘的表面敲碎了，向底下探索。十分簡單，那泥濘也是不過祇有半呎深而已，下面雖然是硬的東西，却是石塊，而不是什麼寶藏的箱子。而半呎深亦不够把什麼箱子埋葬起來的。

在上面，蘇玲玲把繩子扯了兩下。這是約定了的暗號，她看不見井底的情形，而她要知道司馬洛在井底有沒有遭遇什麼困難。司馬洛也把繩子扯了兩下，告訴她他並沒有遭遇到什麼困難。然後他再向四周圍照射了一遍，肯定了井底是並沒有什麼可找的地方，便把繩好再扯了一下，這則是叫蘇玲玲把他拉上去的暗號。

那根繩子又拉動了，拉着司馬洛上升。司馬洛微笑。蘇玲玲這個女孩子倒是有着相當驚人的氣力的。她居然可以把他這樣重的一個男人提起來。其實司馬洛是試試她的氣力而已。他大可以叫她把繩子在大樹幹上繞兩圈，然後他拉着繩子爬上最後一段的。

很快，司馬洛就升上到最下面一隻鐵環那裏，一脚踏在鐵環上，另一隻手則扳住了再高一點的那隻鐵環。這樣，繩子就放鬆下來了，而蘇玲玲亦可以感覺到這種鬆弛。於是她也把繩子小心地放鬆了，司馬洛再把繩子扯了幾下，對她表示並沒有任何困難，然後他便踏着鐵環向上爬。

終於，他又爬出了井口了。蘇玲玲帮助他用手把身上的泥粉打掉，司馬洛則把腰間的繩子解下來。他把繩子收起來，放回那隻膠袋之內，而蘇玲玲則坐在井欄上，默默地看着他，兩手交抱在胸前，也沒有問什麼問題，就像早巳知道他不會找到什麼似的。

司馬洛終於聳聳肩說：「下面什麼都沒有，連幾顆鑽石，一塊金都找不到！」

「我並不覺得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蘇玲玲說，「假如你找到什麼，那才是意外的事情呢。」

「明天，」司馬洛說，「我們再到另一個地方去看看！」

「好心你還是省回你的時間吧。」蘇玲玲說。

「但我的情報並沒有錯誤，」司馬洛說，「我確實找到了這口枯井。」

「我還是認爲供給這些情報的人是在跟你開玩笑，」蘇玲玲說，「這簡直是豈有此理，假如你是用錢把這些情報買回來的，那你這些錢不如給我更好。你要多少枯井，我可以告訴你多少地方有枯井。」

「但並不保證是金銀井，是不是？」司馬洛問。

「當然不保證，」蘇玲玲說，「你的情報來源也沒有作這樣的保證吧？」

「他也沒有作這樣的保證，」司馬洛說，「不過，這是一個我信任的人，他說金銀井是在墨西哥。」

「這人究竟是誰？」蘇玲玲問。

「一個我信任的人。」司馬洛說。

「你是個大傻瓜，」蘇玲玲說，「不然那個人就是大傻瓜。金銀井根本不是在墨西哥；怎麼可能是在墨西哥？」

「明天，」我們去看看另一口枯井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我們？」蘇玲玲說，「你憑什麼覺得我會跟你一起去呢？」

「你是說你不要去了？」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蘇玲玲說，「我得考慮一下。在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似乎還是如何離開這裏。」

「這沒有什麼困難的！」司馬洛說，「我們祇要飛上去就好了。」

「假如我們不能飛得上去的話。」蘇玲玲說。

「來試試吧！」司馬洛說，「當然，假如你沒有胆量的話，那你就祇好留在這裏了。」

「你在開玩笑嗎？」蘇玲玲說，「我留在這裏幹什麼？」

「那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他們回到了飛機上，蘇玲玲不免感到有點緊張了，因爲降下來已經够困難了，

看來升上去亦不會比較容易，雖然她知道司馬洛也同樣是不願意死的。

司馬洛把引擎發動了，漸漸加强馬力，然而他却沒有把機輪的煞掣放開，這飛機像是拉緊了的彈簧，隨時會飛射出去似的。

當蘇玲玲開始害怕「彈簧」會拉得太緊而斷掉的時候，司馬洛就放了煞掣，於是飛機便馬上疾衝向前，直向高原的邊緣衝去。

那高原的長度實在是不够的，因此飛機到達了邊緣時是未能升起的，而是越過了那邊緣，又像前次一樣向下俯衝，祇是這一次程度更厲害，幾乎就像是一塊石頭跌下去似的。

司馬洛開足了馬力，讓引擎把飛機頭部拉向前面。也還好有那充足的高度可作轉圜，因此飛機的機身終於又放平了，然後向上升起。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蘇玲玲也舒了一口氣。

「這玩意眞不好玩，」蘇玲玲說，「再多玩一次，我們的運氣也許就沒有那麼好了。人當然是總有一天要死的，但是死也應該死得有點價值，這樣死掉，可是太不值得了！」

「現在沒事了，」司馬洛說，「跟我在一起，你是保證不會有危險的。現在，讓我們去鬆弛一下吧。我們回到酒店去洗個澡，一起出去吃晚飯，然後到有燭光有音樂的地方……」

「別浪費你的努力了，」蘇玲玲嘆口氣，「總之我是不會上當的。我們回到酒店去，洗個澡，然後我就換上睡衣睡覺──一個人。」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心裏在想：「這個女人怎麼了？難道她是冷感的？」

飛機一直飛回機場，然後他們就開車回到他們所住的遊客酒店。蘇玲玲既然不願出去，司馬洛也沒有心情出去了，他坐在房中研究着地圖。

那是遊客用的地圖。在到達墨西哥之前，他當然是不方便拿着墨西哥的地圖來研究的，但是現在既巳到達了，就沒有所謂了，差不多每一個到這裏來的遊客都會拿着某種地圖研究一番的。

司馬洛就是在研究着下一個他要去的地方，也即是下一口枯井。他知道還是須要飛機，主要是因爲一如他對蘇玲玲所講的，飛機不容易受到跟踪，而且飛機亦比汽車快得多了，可以節省不少時間。

從地圖上所見，他相信這一次他是用不着像上一次那樣起落得那麼驚心動魄的。這一次，他的目的是在羣山之間的一塊平地，那平地上是一個牧場，那牧場的面積是那麼大，就是一架七四七珍寶機在那裏降落，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他這小型的飛機，當然是毫無困難了。唯一的問題就是，他知道這是一塊荒廢了的農場，但是，會不會巳經有人把它佔據了呢？

當然，這個問題，他必須到塲看看，才能知道答案了。

×　×　×

第二天清晨，司馬洛的飛機便在這農塲上空飛過。那裏有好幾間木搭的大屋子，其中一間巳經因爲年久失修塌了一半。

牧場周圍的山頭都是光禿的泥地，祇是偶然會有一個地方長出一些草來，也是幼弱而枯黃的。本來這一帶應該都是草原，不然就沒有人會在這裏開一個牧場了。但是這些草原巳經沒有草，牧場就祇好放棄掉。爲什麼草原會沒有草呢？很明顯可以看到，就是因爲水源枯竭了。司馬洛從空中可以看到一條小河床，久巳乾涸了，滴水全無。不知是爲了什麼原因而乾涸了，不過這種事情是時有發生的。沒有水就沒有草。沒有水和草，就不能做牧場了。而且，小河也乾涸了，那當然表示井也巳經乾了。假如這牧場中有一口井的話，那就是一口枯井了。

司馬洛駕着飛機在低空掠過，心裏就暗暗咒罵起來。他的敏銳觀察力告訴他，這農場巳經在最近有人來過了。農場前面的泥地上有好幾條平衡的綫，就是飛機的輪子留下來的痕跡。有飛機在這裏降落過，又飛走了。而且這還是最近的事。很可能祇是昨天，假如是幾天以前的話，那這些輪印就可能會給風吹散的了。

誰來過？拿走了什麼？

司馬洛又一頓喃喃的咒罵。雖然他咒罵的對象不是蘇玲玲，却也是與蘇玲玲有關的。假如蘇玲玲在他的身邊，那會好得多了。但她却不在身邊。

司馬洛的飛機繞了兩個圈子，就在屋前的空地降落下來，當飛機停下時，就很接近農塲的屋子了。

他下了飛機，走向屋子的門口，踏了進去。在烈日之下踏進陰暗之中，眼睛很不習慣，一時之間，他幾乎像變成了瞎子一樣，不過也不是全瞎。他看見有兩個人坐在屋中。都是坐在木的靠背椅上，而且是背朝門口。假如他們不是背朝門口的話，司馬洛巳經跳回屋外了。

假如其中一人手上不是拿着一根香烟，烟正正嬝嬝升起，司馬洛也會懷疑這是兩具死屍。飛機降落，他們不可能聽不見的，那爲什麼他們還要背朝門口？難道他們沒有興趣知道來者是誰嗎？

還是……

除非……

司馬洛說：「你們是在等着我嗎？」

「是的，」馬先生說着，就從一個房門口裏面踏了出來。司馬洛奇異地看着他，一時感到難以置信。

「你？」司馬洛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也太不小心了，」馬先生說，「難道你沒有看見外面的地上有飛機的輪轍嗎？」

「我看見的。」司馬洛說。

「但你還有胆量在這裏降落？」馬先生說道。

司馬洛聳聳肩：「我還以爲人巳經走了，我看見輪轍，但沒有看見飛機。」

「飛機可以把人放下了之後再飛走的。」馬先生說。

「我現在明白了，」司馬洛說，「但沒有關係，不過是你在這裏等着我吧了，而你是不會傷害我的。不過，你在這裏幹什麼？」

「等你。」馬先生說，「我知道你會來這裏的。」

「當然了，」司馬洛拉過一把椅子，抖去上面的灰塵坐下來，「這是你叫我來查的地方之一，不過我還是不明白，你來等我幹什麼?」

「你那女朋友呢?」馬先生問。

司馬洛聳聳肩:「她等得不耐煩，所以已經離我而去了。她認爲我是在浪費時間。」

「這樣也好，」馬先生說，「有這女人在死跟着，沒有什麼好處。」

「也不會有什麼害處，金銀井根本不在墨西哥，因此我也不會找到它。」

「你怎麼知道?」馬先生問。

「我不是小孩子，」司馬洛說，「媽的，你還說是我的好朋友，你却在利用我。你也知道金銀井不是在墨西哥，你很可能知道它在什麼地方，你不叫我去，却叫我到墨西哥來做傻瓜。你在騙我的錢!」

「你就祇是想到錢?」馬先生問。

「我不能不想到，」司馬洛說，「你忘記了我們的協定嗎?我負責找到金銀井，你要那些證據文件，我要那些錢，但如果我找到金銀井的話，那我不但會損失了時間和旅費，而且還要給傳爲笑柄了!」

馬先生有點難爲情說:「我是打算將來給你補償的。」

「那你爲什麼又出現在這裏?」司馬洛問，「良心發現嗎?」

馬先生苦笑聳聳肩:「我這一輩子很少做錯事，但這一回是大錯了。金銀井實在是在泰國。」

「這一點現在也不是新聞了。」司馬洛說。

「我本來可以派你去找，」馬先生說，「但你太惹人注目了。所以我覺得不如讓你到墨西哥來，別人都追到墨西哥來的時候……」

「你就另外派人悄悄到泰國去，」司馬洛說，「這就是爲什麼你放出消息說我在找金銀井。消息傳得太快了，這可能是你傳出去的。」

馬先生顯得相當難爲情的。

「而現在，」司馬洛說，「你派到泰國的人已經失敗了。」

「我已經說過，」馬先生說，「我做了一件錯事。也許人們猜到了我這是聲東擊西之計，也許我是估計錯誤，以爲沒有人知道是在泰國，其實却有不少人知道是在泰國的。」

「現在你又要我到泰國去了?」司馬洛說。

「是的，」馬先生說，「我現在就召飛機來把你載走，一直送你到泰國，在飛機上，我再會詳細告訴你地點的。」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原先派在泰國的人究竟是誰?」

馬先生一攤兩手:「這個人失踪了，我們會設法找回來的，你的工作是到金銀井那裏去。」

「你的答案並不會使我滿意。」司馬洛冷酷地說道。

「什麼不滿意?」馬先生問。

「你祇是說這個人，」司馬洛說，「又不講清楚是男是女。我猜是一個女的吧，對不對?」

馬先生嘆了一口氣:「艾霏。」

「爲什麼要派她去?」司馬洛吼道。

「這是我的內部行政，」馬先生說，「我有權決定這些事情的。」

「你這……」司馬洛寒着臉，緊握着拳頭，實在沉不住氣，「你用……你用我去放烟幕，却告訴我你是派了別人去作烟幕，一方面你却把艾霏派去，簡直是派她去送死!」

「我沒有說她死了。」馬先生說。

「她知道金銀井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你的工作不是調查她，」馬先生說，「你的工作是……」

「你別告訴我該做什麼工作，」司馬洛說，「我還沒有答應替他做這件工作，也沒有收過你的錢;我大可以不幹的。」

「你不能在這個時候不幹的，」馬先生說，「你是最適合的人選。現在很多人都知道你是在世界的這一邊。我以很快的速度把你送到世界的另一邊去，來一個措手不及。」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艾霏現在到底如何了?」

「我們跟她失了連絡。」馬先生說。

「難道她給人捉去了?」司馬洛問。

「很有可能，」馬先生說，「不過我不相信她是已經死去了。」

「當然了，」司馬洛說，「因爲她知道金銀井的所在。捉她去的人捨不得她死，她死了就不能透露地點了，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活着也不見得就會活得很舒服的!」

「我們會設法把她找回來的，」馬先生說，「而且此外她也可能自己脫身。她是一個好手。」

「爲什麼祇派她一個人去?」司馬洛問。

「因爲她是一個好手，」馬先生說，「人太多了，會惹人注目。而且我們要的不過是那些證據而已，可能祇是一箱子的文件。這不需要許多人去搬的，她一個人也拿得動。其他值錢的東西就讓別人拿好了。」

「不，」司馬洛說，「假如你要我到泰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她救出來!」

「她對你究竟有什麼重要性?」馬先生說，「她跟你又沒有什麼交情;她不過是我的手下而已。」

「總之這是我的條件，」司馬洛說，「接受不接受隨你好了。」

「好吧!」馬先生嘆一口氣。

「你總不會完全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的，」司馬洛說，「起碼你總有一點猜想吧?」

「猜想是有一點的。」馬先生說，「不過還沒有採取行動吧了。」

「這行動由我來採取，」司馬洛說，「你的烟幕計劃是一個好主意。你在找她的人到別處去找，讓我去找她。」

× × ×

馬先生的講法起碼有一部份是對的，那就是不大會有人知道司馬洛到達泰國。他是用專機把司馬洛直飛到泰國去的，當那些跟踪司馬洛到墨西哥飛機場去的人等來等去不見司馬洛回來，正奇怪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在飛往泰

國的途中，而這是他們無論如何都猜不到的事情。

× × ×

但司馬洛也講得沒有錯;當他說艾霏雖然活着，也不會活得很舒服時，他是講得對的。

艾霏現在就活得很不舒服。

一盞强烈的射燈射着她的臉。

一把聲音陰沉地在射燈後面說:「來呀，艾霏，快講出來!」

艾霏又哭了:「我沒有什麼好講的!我不知道你們要什麼?」

眼淚沿着她的臉滾滾而下，要哭，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並沒有困難。那盞射燈的光直射着她的眼睛，眼淚是很容易流出來的，祇要再加上一點張惶恐怖的表情就行了。艾霏要造成的印象就是她是個脆弱的女人，她是難當大任的，假如對方覺得她是這樣一個難當大任的女人，也許就會懷疑她究竟是否眞的是來這裏找金銀井了。這件任務應由一個堅强的女人來担當的，一個動不動就哭的女人，一般人看來，似乎不大適合。

「你在假裝，」射燈後面那人說，「我們已經知道你是什麼人了，你是那個組織的人員，你是替那個姓馬的做事。」

「我……。我又沒有否認。」艾霏楚楚可憐的流着淚，一面又再掙扎一下。手上的繩子還是縛得那麼緊，看來要把它弄鬆，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事實上她可能根本無需把它弄鬆。

「那麼你說出來吧，」射燈後面那把聲音說，「金銀井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艾霏說，「我不是來這裏辦這件事的。我是來這裏打探另一些情報，有關販毒的。」

「別騙我，這不過是一種掩護而已。」那人說。

艾霏在流淚中企圖看看燈光後面那人的樣貌，但是看不清楚，强烈的燈光射着她的眼睛，她一直沒有機會看清楚燈光後面那人的樣子。她說:「你們找錯人了，我不是負責這件事的，你們不相信也沒有辦法，你們逼我是逼不出什麼來的。」

「我們在逼你?」那人呵呵大笑起來了，「我們還沒有開始逼你呢。你想我們逼你，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們殺我好了!」艾霏說，「就是殺了我，我也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

「我們當然不會殺你，」那人說，「死人是不會招供的。殺了你有什麼用?我們有很多方法可以逼你，例如……」

那人說到這裏就故意停一停，讓艾霏自己在想像那可能是什麼方法。這是一種心理戰術，而這種心理戰術果然是相當成功的，艾霏不禁感到一陣毛骨悚然，由於她知道這一類人要逼她的時候的確是可以採用好多種辦法的。

她等着，那人還是沒有說下去，忽然之間，艾霏感覺到有一隻手放到了她的膝上，雖然隔着一條牛仔褲，她也可以感覺到這隻手掌的熱力，尤其因爲她不知道這隻手是屬於誰的，這樣一觸，就更使她混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了。她緊的把腿子一踢，尖聲叫道:「不要，」這一下却是用不着假裝的，手拿開了。

「呀!」那人說，「你是女人，女人有一些男人所沒有的弱點，譬如，男人接近陌生女人，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你是女人却不顧意隨便接近陌生男人的，是嗎?」

「你究竟想怎樣?」艾霏問。

「我們這裏有好幾個精壯的男人，」那人說，「譬如說，我們這幾個精壯的男人不停地輪流服侍你，那麼……過了幾天之後，我看你也不會是欣賞那種服務的女人吧?」

艾霏果然不是會做欣賞那種服務的女人。她混身都起了疙瘩，無法忍得住抖顫，而那隻手又伸到她的腿上來了，她極力掙扎，嘶叫，那隻手却還是沿腿直上。

不過，在到達不可忍受的部份之前，這隻手又收回去了。

「怎麼樣?」那人說，「服務隨時可以開始，而且你也用不着離開這椅子。雖然坐在椅子上是會不大舒服的，但我們並不是爲了你的舒服而設想。」

「我告訴你好了。」艾霏哭泣着說。

「呀，你答應了，艾霏，說吧，我正在洗耳恭聽!」

「是司馬洛負責去找那金銀井的，」艾霏說，「不是我。你有沒有聽過有司馬洛這個人?像這樣重要的任務，馬先生習慣上都是叫司馬洛去担任的。」

那射燈的後面傳來一聲咒罵，並不斯文，這不適宜對一位小姐發出來的那種咒罵，雖然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對艾霏是不大需要禮貌的。

「媽的，你當我是小孩子嗎?艾霏!」那人說，「我知道司馬洛的事，司馬洛現在是在墨西哥，作找尋金銀井狀，但這祇是一種烟幕而已。司馬洛這一次可以說是担任反串的角色，他才是烟幕，你們那位自作聰明的馬先生以爲他可以把別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可惜他沒有想到一點，那就是，金銀井根本不可能在美洲，這就使我猜到了那是烟幕，因此你當然就是來找金銀井的人了。」

「我並不是，」艾霏仍然極力否認着，「也許……也許我也是烟幕?」

「你也是烟幕，艾霏，」那人說，「你還是別再浪費眼淚了，我對你這個人已經查得很清楚，你並不是那個在危險的時候會哭起來的女人，但你却在哭，這證明你是在掩飾什麼了。我也知道你的性子很硬，在你的身上用刑的話，你也未必會屈服，但是，當一隻手放到你的腿上時，你的弱點就暴露了。這是一件你不能忍受的事，我已經找到了你的弱點。」

艾霏緊咬着牙齒，幾乎把自己的牙齒也咬碎了。這的確是她的弱點，而這個弱點被發覺出來了。這個人說要做的事情她是無法忍受的，她自己也不知道會不會因此而屈服。馬先生爲什麼調派她來做這件事情?

「我是一個君子，艾霏，」那人的聲音忽然又變得溫柔起來了，「我不喜歡把你弄得滿身傷痕，也不喜歡在你的心靈上留下什麼創痕，因此，我給你一個鐘頭的時間考慮。在一個鐘頭之後我再來，那時，你最好給我一些比較滿意的答覆。」又一陣哈哈大笑。

艾霏還是緊咬着牙齒，聽見那人腳步聲走遠了，跟着燈也熄了，房間變成黑暗，祗有門口方面還有一點點燈光，使這門口成爲一個長方形的微亮的框框，她久受強光照射的眼睛祗是隱約看到兩三個黑影出去，接着這個長方形的框框也消失了——門口關上。

她陷入了眞正的漆黑之中。

她連忙極力掙扎，兩手祗是給繩子縛住而已，而此時還有一條繩子繞過她的腰間把她勒在椅上，她是應該很有機會掙脫的。

到了這個地步，她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司馬洛，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要掙脫一定相當容易，但她却覺得這是很困難的事。

一時，她也在埋怨着馬先生的錯誤調配，把她派來，這眞不是一個好主意，祗有她一個人，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秘密，但秘密却顯然是保不住的。不然，她就不會給抓住了。她給這一帮人捉了起來，而雖然她不知道這帮是何方神聖，她却憑此而知道了一些要點。

雖然她不知道把她捉起來的這一帮是什麼人，但她知道要捉她的人一定很多，所以這一帮人就急不及待，先把她抓進手中了。

假如不是有人在爭着捉她的話，那他們最好的辦法應該就是不動聲息，跟她到金銀井所在的地方去才動手了。

艾霏又劇烈地掙扎着，手上的繩子還是沒有掙得動的跡象，然而身子却是倒了下來，連同椅子一起倒在地上了。這使她坐得更加辛苦。她不禁咒罵起來了，這顯然是縛在她手上的繩子淋上了水的功效。他們要把她縛起來了之後，就在她手上的繩子淋上了水，淋上了之後，那繩子就會收得更緊和紮得更緊，而不像乾的繩子那樣容易掙得動了。

她側身躺在那裏，一時連氣也喘不過來，她想着當她被捉到時的情景，非常感到大不服氣。他們沒有給她一個反抗的機會，她開着車子走在那一段比較荒僻，但亦不是全無人跡的路上時，後面忽然追上一部車子來，就在她的車子的尾上猛猛一撞，她控制不住，連忙煞車的時候，前頭迎面却又來了另一部車子，也是朝着她的車頭狠狠地撞了一記。車子受了這兩下劇烈的碰撞，她的人也快失去知覺了，還那有抵抗的機會，對方車上的人就已經下來，衝過來把她拉了下車。

其中一人有槍，她的槍是放在那隻大手袋裏的，而大手袋也給拿走了。事實上她亦根本沒有機會抵抗，當她從受震的痳痹之中恢復過來的時候，她已經給拉上了對方的車子，而對方的車子已經正在開走了。

她的身邊有一把槍，一個歐洲人拿着槍，槍咀抵着她的脅下，而另一個中國男人則一直緊揑着她的一條手臂，好像在表演力氣似的，把她揑得骨頭發痛。哼！那副耀武揚威的樣子，倒像是功夫片裏的主角，假如不是脅下有一把槍在威脅着的話，她眞會給他一頓好看的。但不管本領多麼好，她亦沒辦法在槍咀之下有所異動。

他們就是這樣一直把她載到了這座房屋之中來，押進這一間顯然是在地下的房間，縛起她來，對她盤問。

這可也眞是一座無法無天的城市，而她又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祗有她一個人負責這件事，沒有人跟她一起同來，她甚至沒有去跟此地的總部的人聯絡和報到。

現在看來不會有人來救她的了。那怎辦好？她必須逃出去，而且她要逃出去的話就必須靠自己了。那個可惡的傢伙，竟然給她一個這樣的期限，對她作這樣卑鄙的威脅，不錯，那種威脅，她的確是最受不了的，不錯，幹這種工作的人，是隨時都準備應付各種的苦難，甚至死亡的了，她深知這一點，而她亦受過訓練，但人到底是人，把她殺了倒不要緊，但像這樣把她汚辱，那却實在不是味道了，假如她受過了這樣的汚辱，她也不知道如何還能繼續活下去，事實上，憑目前的情形來看，很可能她受完了這些汚辱之後，她還是不會活命的，她不能選擇，兩條她都認爲是不可行的路，因此祗有設法在限期未滿之前掙脫逃跑。

她繼續掙扎着，毫無疑問地知道她的手腕是已經給繩子磨擦得脫了皮了，而且血也開始流。

但血流出來還是閒事，最要緊的，就是她不能夠受到那些人的汚辱，她寧願死亡。

但椅子倒着，掙扎更困難了。她企圖打滾，好不容易才滾了一轉。

她的用意是多滾動幾次，使這張椅子散開來，那她就可以脫身了，起碼可以離開椅子，在房中自由走動，能不能弄開那關上了的門走出去這是另一回事，最重要的還是先脫離這椅子，然而在滾了一轉之後，她就知道要脫離椅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了。

這椅子實在太結實，滾了一滾，椅子仍然絲毫沒有要破的趨勢，反而她自己的身子却像是要散開來似的了。

她側身躺在那裏，痛苦地喘息着。在沒有企圖滾動之前，她坐着是還相當舒服的，但想在這樣打了一個滾，她可就變得姿勢非常之難堪了，就是保持着不動，也仍然是十分辛苦的。

她現在不再是企圖把椅子滾散，而是恢復原來的姿勢了。但是，要倒下來容易，倒下來之後再坐起來，那却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而在她目前的情況之下，更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她至少花了半個鐘頭這樣做，心裏一面在後悔着。接着，房門就忽然打開了，燈光也亮了起來，不過不是剛才照着她的眼睛的那盞射燈，而是天花板下的那盞大燈。燈一亮起來之後，她就可以看到原來這是一間地下室之類，房中是什麼都沒有的，而進來的也就是把她捉來的兩個人，一個拿槍的西方人，以及另外一個把她的手臂揑得痛得要命的拳擊片的明星型的中國人。

時間還沒有到，他們就來了？

艾菲咬着牙，準備用她那仍然可以活動的腿子抵抗。但是看樣子，他們倒不像是來幹這件事情的。艾菲隱隱聽到遠處傳來一陣槍聲，聽起來，似乎槍戰還在外面

進行着。唔，似乎有人來攻打他們了，雖然這也不是一個喜訊。攻打他們的不管是什麼人，總之也不會是好人了，攻打的目的，不過是要把艾霏奪到手去而已，而艾霏假如給另一帮人奪到手中的話，又會遭遇到怎樣的對待呢？

那兩個人把她從椅子上解了下來，但是她的雙手還是得不到自由的，而那個西方人則用手槍抵着她的脅下，使她無法動彈。

「我們走！」那個武俠明星型的人物又把她的手臂緊緊揑着了。

艾霏發覺有機會的時候一定對他還以顏色。訓他一頓！

他們出了那間房間，沿着一條走廊而行，却不是到上面去，似乎這裏的地下是有好些通道的。他們走完了這條走廊之後，到了盡頭，似乎就是牆壁，但是那中國人放了她，向牆壁撐了一腳，牆上就開了一個洞；原來有塊牆壁其實是一度石板的活門，活門打開了之後，裏面就是一個山洞。

山洞是黑暗的，那中國人拿着了一支電筒照照前頭，艾霏看見一隻大老鼠在黑暗之中從電筒的亮光之下竄走。

「這裏……這裏是什麼地方？」艾霏問：「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是要把你帶到安全的地方去，」那中國人說：「有人來搶！你落在我們的手中算是幸運了，假如在別人手中，怕你現在已經體無完膚了！」

他們沿着走廊繼續前進。

走了好一段路，他們才向上爬上去，從一個山洞口爬了出來，那裏却是一片森林地區。他們沿着森林再走了一段，就到達了林中的一間小木屋。在那小木屋之中已經有一個人在等着他們了。

那是另外一個中國人，艾霏猜想他可能就是剛才在射燈後面盤問她的人了。這個人雖然一直不願露出眞面目，但現在却是他狠狽的時候，他要不露出眞面目來也不行了。

那人對她淡淡地微笑：「艾霏小姐，你知道你是多麼幸運嗎？剛才我們是受到了黑虎帮的襲擊，而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搶過來，假如他們把你搶到手的話，那你的命運就不堪設想了。他們不像我這樣有君子風度，肯講情理的，假如你不開口，他們就會不擇手段了，而他們的不擇手段與我的不擇手段就有很大的分別，可以說是大巫與小巫之比。到底我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也幸而這間屋子是另有逃路的，他們攻進了屋子之後也不會發現我們逃走的隧道，因爲我們逃出了之後，隧道就已經被封閉了。」

艾霏瞥了他一眼，看見他手上正拿着她那隻大大的帆布手袋。艾霏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叫周金，這是李，這是羅拔圖，兩位忠心的朋友，」那人說：「我們是來自三藩市的，走了很遠路來，而我也不希望空着手回去。除了浪費了旅費之外，我還會失去面子的呢！」

「對不起，周金先生，」艾霏說：「我也帮不了你什麼忙，你這面子丟定了。」她又偷偷瞥了一眼周金手上的手袋。

周金微笑：「我給你的限期也差不多到了，難道你眞的願意受辱？」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艾霏還是這樣地說。

李吃吃笑着：「還是讓我來勸勸她吧，反正我一直都對她很感興趣的。」他伸出手去，摸着艾霏的腿子，顯然早些時候來摸艾霏腿子的手亦是屬於他的。不過現在情形却是有所不同了。艾霏並不是給束縛在椅子上。

艾霏的腿動得很快，就像螳螂的腿子般一彈，直踢向李的胯下，李要跳開已來不及了，祗能夠一側身子，以免要害被擊中，結果艾霏的腳就踢中他的大腿，「拍」的一聲響，李好像一隻炮彈似的飛開了，直撞到牆壁上，「砰」的一聲響，整間屋子也震盪了起來。

周金、羅拔圖迅速地連忙退開，而羅拔圖的手中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因此艾霏是不能向他們進攻了。

李扶着牆壁，很困難才站得起來。

羅拔圖哈哈笑着：「怎麼了，李？你自稱腿法如神，天下無敵，怎麼每一次碰到女孩子時你的功夫就使不出來了？而且人家還是讓你一雙手呢！唔，我明白了，中國功夫，碰上了中國人就行不通了。大概人家的中國功夫比你還高了一級吧！」

李的臉漲得變成紫紅色。他勉強站定了，忽然大喝一聲，身子就凌空而起，直向艾霏射過去，一隻腳伸在前面。姿勢果然是美妙的，好像銀幕上看見的一樣，不過却不大實用，艾霏雖然兩手縛在背後，還是輕易地移步旋身，就離開了原位。由於李身子是懸空的，不能改變方面，因此他也踢了一個空，落回地上。當他站定時，就變成是背脊朝着艾霏了，艾霏並不給他喘息的機會，腿子又一彈：「蓬」一聲踢中了李的背，這一次，簡直整個人飛出了窗口之外，不見了。

羅拔圖哈哈大笑着：「呀，現在我可看到眞正的中國功夫了！了不起，原來眞貨是眞行的！」

李再出現的時候却是從門口進來，幾乎是爬進來的，一身都沾滿了泥土，在喘着氣，又痛苦又羞慚。而且也顯然已經失去了作戰的能力。

「開槍！」他軟弱地對羅拔圖叫道，「開槍把她殺掉！」

「你在開玩笑！」羅拔圖的表情嚴肅起來了，「你向我下命令？」

「好了，」周金說：「別胡鬧了，我們現在是在這裏做事情，不是在這裏玩。小李，你使我很失望，我還以爲你是有一流的武功的呢！」

少李咬牙切齒起來了，周金又說：「不過，這也許是不能怪你的，因爲我們這位艾霏小姐實在是有一副了不起的身手。而且也聰明極了。艾霏，我們都曉得你知道金銀井的所在，你却不肯承認，也不肯講出來。我們又已搜過了你的身上，你的手袋裏，連粉盒也打開來看過，唇膏也弄開來檢驗過了，都沒有什麼地圖之類。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總得有一張地圖之類的，難道單靠記憶就行了嗎？所以我忽然就想到了這個……」

（未完）

技擊鬥智奇情小說

八絕（十三）

羽成·文　朱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童風身懷八絕之一的藍珊瑚，想與龍不王交換九粒五彩珍珠，他們相約在龍門酒樓議交，事前巫婆婆早巳率領一班人聚集在那裏，伺機行動。其後，郎一雄、郭掌櫃、金開泰與曹玲等人都預先到達，及至徐小蕙趕來，向曹玲訴說兩家過去的前因後果，彼此乃冰釋前嫌。最後童風來到龍門酒樓，徐小蕙逼他交出藍珊瑚一看究竟，誰料當他探懷取出藍珊瑚之際，竟被一黑衣人掠走，豈料黃雀在後，這黑衣人却被徐小蕙預伏的四大漢所擒……

解救一脚踢　誘殺一寸刀

黑衣大漢雖然施展妙手，將那塊藍珊瑚弄到了手，可是他的脚下功夫却很差勁，於是落進了徐小蕙的手裏。

不用說明，眼前的情況就是如此。

每個人心裏都明白，不過，只有童風不明白。

因爲這個黑衣大漢並不是他的手下。

「童風！」徐小蕙冷冷地說：「這就是憑據。」

童風迷惑不勝地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哼，你還在裝糊塗！」徐小蕙向那黑衣大漢走過去，用手托起那大漢的下頷，沉聲問道：「你剛才在那位童大爺腰間掏走了什麼東西？」

「一個小包包，硬硬的，好像一塊石頭。」

「東西呢？」

「在我身上。」

徐小蕙探手一摸，就將那個紅絲絨包摸出來了。

她並沒有察看絲絨包裏的是不是那塊藍珊瑚。

「是誰教你幹的？」

「我家主人。」

「你家主人是誰？」

「就是那……那位童大爺。」

徐小蕙轉身問道：「童風！你可聽見了嗎？」

童風氣呼呼地道：「這眞是活見鬼，是我教他這樣作的？我瘋啦！還是我有什麼毛病，要自砸名號？」

「童風，你不承認，沒關係，就算這黑衣大漢與你無關，是他偷了你的藍珊瑚，我又從他手裏奪了這件寶物，你只能找他，找不到我頭上來，咱們再見啦！」

轉瞬間，徐小蕙就走得不見影兒了。

童風楞在那裏，竟然沒有追趕。

金開泰悄聲道：「曹玲！小蕙在攪什麼鬼？」

「開泰！莫非你在懷疑她？」

「曹玲！妳不覺得小蕙的行跡有些可疑嗎？」

「信人不疑，如果你眞想把她當朋友，就不該疑她。」

「好了！咱們現在不談這件事……要去金門客棧嗎？」

「去看看也好。」

曹玲的決定，金開泰當然遵從，於是兩人聯袂離開了龍門酒家，向金門客棧方向走去。

「曹玲！人心難測，這句話眞不錯，今天在龍門酒家我就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教訓，比方說，街道上鬧得亂哄哄，巫婆婆坐在裏面，竟然不聞不問，這不是很奇怪嗎？」

「一點也不奇怪。」

「怎麼說呢？」

「爭的是一塊藍珊瑚，這並不是她遺失的東西呀！」

「那個殺手又是誰派來的？」

「小蕙不是承認了嗎？」

「我認爲那不是實情，小蕙一定企圖隱瞞什麼。」

「開泰！你所提出的這些疑問都不是最重要的。」

「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

「那個搶奪藍珊瑚的黑衣人，小蕙指責那是童風自己的人，童風却不承認，這是怎麼回事？」

「曹玲！不管怎麼樣，反正我猜想這內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好啦！用不着東猜西想了，我們見到那個中年人之後，所有的謎底都會揭開來的。」

金開泰不再說什麼，但他心中却另有想法：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像一個謎團，謎底永遠也不會揭開。

來到金門客棧探頭一看，店堂內的客人寥寥可數，當然沒有那個中年人在內。

金開泰回頭看看曹玲，她向金開泰打了一個眼色，金開泰會意，就逕自回到他居住的那間廂房。

房內一切如昔，並沒有什麼異狀。

金開泰喃喃地說：「那中年人又騙了咱們。」

「別太武斷，這個時候剛到晌午。」

「晌午已過，」房外有人說話。「二位來晚了一步。」

那中年人緩步走了進來。

「晚來一步，莫非就失之交臂了？」

「不，只要我在，一切都不會晚，」那中年人大馬金刀地坐了起下來。「二位剛才看過一場好戲，是嗎？」

曹玲呶呶嘴說：「我覺得一點兒也不精彩。」

「也許曹姑娘的眼界太高了，那的確是一齣精彩好戲。」

「精彩在何處？」曹玲肅容很認眞地問道。

「徐小蕙與童風都是唱做俱佳，怎不精彩？」

「看來他倆總有一個在說假話，在唱假戲似的。」

「他倆都不假，可是他倆也不眞。」

「這……」曹玲不免楞了一楞，「這話怎麼說法？」

「在當時，只有一樣東西是假的。」

「什麼東西？」

「那塊藍珊瑚……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藍色的珊瑚，就像沒有紅色的翡翠一樣。」

曹玲疾聲問道：「你能肯定那塊藍珊瑚是假的？」

「絕對能肯定。」

「如此說來，是徐小蕙聯合童風一起在唱假戲？」

「曹姑娘！妳只猜對了一半，假戲是齣假戲，兩個人並沒有聯合起來，童風幹的是『拋磚引玉』的把戲。」

「想利用藍珊瑚來釣出五彩珍珠，是嗎？」

「對了，大夥兒的目標全是五彩珍珠，藍珊瑚只是幌子而已。」

金開泰一直都沒有吭聲，他對胡濤的每一句話都聽得非常仔細，現在，他突然覺得有開口的必要了。

「你堅持認爲那塊藍珊瑚是子虛烏有？」金開泰的口氣很溫和，但是具有警覺性的人都不難看出他的來意不善。

「我肯定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藍珊瑚。」

「如果你的說法成立，龍不王不就成爲一個大騙徒？」

「老弟這話是什麼意思？」

「龍不王聲言他就是爲了這塊藍珊瑚，數十年鬱悶在心，其實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藍珊瑚，他豈不是在作欺人之說？」

金開泰突然又將話鋒兜了回來：「不過，據我看，此老雖不算絕對正派，但也不是亂打誑語的騙徒。」

「老弟的絃外之音昭然若揭，龍不王若不是騙徒，我豈不就成了騙徒？」

「反正你們兩人之中，總有一個人是在說假話。」

「你方才已經肯定說過龍不王絕不是亂打誑語的騙徒，很明顯，你已認定我所說的一切不是眞話了。」

兩人針鋒相對地說到此處，已經到了攤牌的情勢。金開泰看看曹玲，而後者並沒有阻止的意思。

於是，金開泰也就決定要和胡濤攤牌了。

「胡兄！我不想談什麼藍珊瑚，也不想談論誰是騙徒，只想問一件事：你要咱們放過孫琴，說什麼晌午之前一定給咱們一個交代，如今時間已經到了。」

「我如果不給你們交代，到這兒來幹嘛？」

「那麼，就請你立刻給我們一個交代吧！」

「首先我很想知道，你們攔住孫琴不放的原因何在？」

曹玲接上了腔：「巫婆婆遺失的那隻箱子裏只有九粒五彩珍珠，另一粒在孫琴手裏。據她自己說，那粒珍珠是委托她的人交給她作爲樣品比對的。因此我們想請她告訴我們：委托她的人是誰？如今那顆珍珠在什麼地方。」

「我可以代答這兩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曹玲不加考慮就答應了。

「委托孫琴的人是我，那粒五彩珍珠也在我手裏。」胡濤回答得非常乾脆，他似乎不考慮將會有什麼後果。

「如此說來，閣下果眞在大耍花樣了

，是吧？」

「不錯。」

「爲什麼？」

「不外爲了名利。」

「這就是閣下的交代？」

「這只是開場白，交代的話還沒說出來。」

「請快說。」

「只有一個字，」胡濤吸了一口長氣，才用力地說出那個字：「死！」

曹玲笑了，笑得很甜，很美。

胡濤動了，又是那把短刀，短得不成刀的短刀。

短刀的藍光閃動，飛快地劃過金開泰的咽喉。

金開泰上過一回當，吃過一次虧，當然不會再作一次大笨蛋，倒身向後一仰，將急而銳的攻擊化開。

那把小刀並沒有停，趁着揮動的餘力，鋒利的短刀又到了曹玲的咽喉下，變招之快，簡直出人想像之外。

曹玲饒是躲得快，頸項處仍然出現了一條深色的痕印，曹玲背脊生寒，渾身冒出了冷汗。

胡濤不愧是一寸刀的開山鼻祖，一出手他就佔足了便宜，曹玲和金開泰簡直就沒法子施展反擊。

胡濤神氣活現地說：「二位，還要再戰嗎？」

「難道還可以和談嗎？你的刀是不能空拔的。」

「我的意思是：二位可以選擇另一種死法——自決。」

曹玲立刻搖頭：「我沒那種勇氣。」

金開泰也跟着說：「我從來都沒想到過有一天我會用自己的手殺死自己。」

「那麼，只有讓我費點兒勁吧！」

金開泰對目前情勢的反應是直接的，以暴制暴，以武抗武，即使自己並非對手，也要抵抗到力竭爲止。

曹玲却不同了，她一直在皺眉苦思，認爲事有蹊蹺，因爲胡濤缺乏非置他們於死地的理由。

胡濤又展開了攻勢，那把只有一寸長的小刀在他手裏，其威力並不低於任何一把霍霍生風的大刀。

他的攻擊針對金開泰，招架還擊的也只有金開泰，曹玲像是置身事外，這一場龍爭虎鬥像與她漠不相干似的。

金開泰稍佔劣勢，但是，胡濤還沒有取得絕對的上風。

「請住手！」房外有人喊叫。

人隨聲進，是徐小蕙。

她這一聲喊，胡濤竟然應聲住了手。

「怎麼啦？胡濤，幹嘛動刀子呀？」

胡濤竟然哈哈大笑起來。

金開泰可楞住了，他眞不明白胡濤在攪什麼鬼，曹玲却非常冷靜，一言不發地在旁邊看着。

胡濤笑聲一歛，正色問道：「徐姑娘進來的時候，可曾看見外面有人？」

「對！我看見龍不王走出去。」

「開泰老弟！」胡濤笑着說：「剛才咱們最少也走了幾十招，你有沒有發現我招招都在走虛？」

金開泰沒有回答，但他心裏承認胡濤說的是實情。

「只因爲外面有人在偸窺，所以我也唱齣假戲給他瞧瞧！」

「虛招？」金開泰急急地說：「利刀過喉，一不小心，就喉斷見血，這種假戲最好少唱。」

「老弟！你會幾下子，我可清楚，尤其是你前幾天吃過一寸刀的虧，這把刀只怕再也傷不你了。」

曹玲緩緩走了過來，她的神色很平和，語氣却很嚴厲：「姓胡的，咱們不說廢話，請交代吧！」

「話要先從那位督辦身上說起，他很有錢，也喜歡收集異寶，幾年下來，珍寶八絕他竟然收齊了，只缺五彩珍珠中的一粒。」

「我要打斷一句，」曹玲插了嘴：「你說那位督辦收齊八絕，難道也包括那塊藍色珊瑚嗎？」

「當然。」

「可是，你方才說，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藍珊瑚。」

「那是說給龍不王聽的。」

「我相信龍不王不會說假話，他爲那塊藍珊瑚煩惱了好幾年，他難道不知道你說的是眞話還是假話？」

「他只知道藍珊瑚，並不知道眞假，我這麼說，是讓他發生懷疑，進來嘔氣，以擾亂他的信心。」

曹玲沒有再問下去，至於她是否相信胡濤的說話，只有她心裏才有數。她又退到一邊去了。

胡濤又繼續說下去：「那位督辦收齊了八絕，卻只缺少一粒五彩珍珠，這對他來說，似乎是美中不足，於是，他找童風商量，童風就爲他想了一招『拋磚引玉』的妙計。」

這似乎不近情理，用那麼多珍寶去引出一粒珠子？

金開泰立刻提出反駁：「胡濤兄！這種說法和作法都令人難以置信，以偌大的財寶去博取一粒五彩珍珠，如同九牛換一毛，這個風險似乎太大了，那位督辦怎會肯？」

「乍聽起來，情況確是如此，不過，那批珠寶一直控制在他們手裏，又有什麼風險可言呢？」

徐小蕙問道：「你說珠寶控制在他們手裏是什麼意思？」

「徐姑娘！妳是聰明絕頂的人，想想看，巫婆婆押運珠寶需要走那一條山道嗎？她是存心在繞路，此也就是說，他們早就選好了三家村那個地方作戲台，選好了傅清和父子爲他們跑龍套。箱子被傅清和撿到，然後他們又收了回去。」

「這麼說，巫婆婆是事先知情的？」

這回發問的是曹玲。

「不錯。」

「不可能。」曹玲立刻將胡濤的答案否決了。「巫婆婆專爲別人押運值錢的東西是因爲她的老公當年遇盜喪命。她是在向所有的黑道人物挑戰，也是爲了賭一口氣。這樣作無異砍她自己的招牌，她怎麼會肯？」

「曹姑娘！人的意志有時是會變的，妳知道嗎？」

「巫婆婆性格頑强，她決不可能改變初衷。」

「妳這樣說就太肯定了，巫婆婆這些年來經手過多少值錢的財物，但都是過路財神，爲人作嫁，一旦有人許以重利，她會不爲所惑嗎？她該享幾年清福啦！」

曹玲緘默了，因爲胡濤的話並非全無道理。

「現在該說到我了，」胡濤將話題轉到自己身上。「一寸刀在江湖上雖不敢說所向披靡，却也大有聲望，我打算年滿五十就退休。在無意中得到了那粒五彩珍珠，我就想鑲在刀柄上作爲裝飾，拿到珠寶店去，鑲嵌的師傅說，一粒珍珠太單調，如果多鑲幾顆就非常美觀，可是要收購相同色彩的珍珠却非常困難，這時我才聽說到八絕……」

誰也沒有插嘴。

胡濤吁了一口氣，又接着說下去：「自那以後，我就下決心想得到另外九顆五彩珍珠，幾經打聽，那九粒五彩珍珠在顯赫一時的糧秣督辦手裏，誰還敢去打他主意？後來聽說督辦退休，要回家鄉養老，本以爲有機可乘，一聽說巫婆婆押運那箱珠寶，我又將念頭打消了。」

「怎麼？」曹玲冷冷地問：「你還怕巫婆婆？」

「不是怕，而是不願找這種麻煩。」

「可是，到最後你爲什麼仍然插了一脚？」

「因爲情況略有不同，如果我先出動，是要封巫婆婆的貨，如今是跟各路英雄好漢一樣，爲憑機運。」

曹玲的問話始終沒有放鬆：「現在你的機運如何？」

「機運不怎麼樣，倒被我發現了一件秘密。」

「什麼秘密？」

「那位督辦已經死了。」

這的確是一件驚人的消息，雖然那位督辦不是江湖中人，但他畢竟是那箱珠寶的所有人呀！

「死了？」曹玲吃驚地問：「怎麼死的？」

「被殺。」

「誰是兇手？」

「曹玲！」胡濤竟然賣起關子來了。「聽說妳冰雪聰明，我倒要考一考妳，妳猜猜看，誰是兇手？」

「那我先要問問，那箱珠寶如今在誰手裏。」

「照情況推斷，應該在童風手裏。」

「那麼，童風就不會是兇手。謀殺那位督辦的原因只有一個，想侵吞那一箱珠寶。童風如果想侵吞，一走了之就行了，大地遼闊，要找他也並不容易。」

「曹玲！這種推斷是正確的，可是，反過來再推算一下，別人謀殺那位督辦是沒有理由的；因爲督辦即使死了，那個殺人者也不可能代表原主人向童風要回那箱珠寶呀！」

曹玲沒有再說話，她看看金開泰和徐小蕙，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表露任何神情，就好像這事與他們無關。

胡濤很快地又說了下去：「綜合所有情況判斷，謀殺督辦的人以童風的嫌疑最重，箱子在他手裏，督辦死了，就沒有人再向他索討那箱珠寶，終於屬於他了。」

「但是別人都知道呀！」曹玲提出了反駁。

「別人並不一定知道。即使有這種想法，也沒有把握。比方說巫婆婆，她就不知道那箱珠寶在童風手裏。」

「她會不知道？」曹玲表示了疑問。

「她不知道！她還以爲箱子在妳的手裏，要不然，她又何必千方百計想透過徐姑娘而找到妳。」

「胡濤！你又怎麼知道那位督辦死了呢？」

「這是我親眼看到的呀，屍體還在本地哩。」

「那只箱子在童風手裏，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根據判斷，那塊藍珊瑚是在他手裏出現的。」

「那麼，誰是兇手，你也不敢肯定了，是嗎？」

「當然，我並沒有目擊兇案發生。」

「推斷即使有太多的綫索和證據支持，那也只是推斷，並非事實……」

「曹玲！說到這裏我要打岔，那塊藍珊瑚已被徐姑娘在衆目睽睽之下搶走了。童風並沒有追，我猜想他有兩個用意：轉移衆人的目標，讓大家去緊追徐姑娘，減輕他的心理負担；藉機表示他對寶物沒有一點兒興趣。」

「好了！胡濤！這些似乎都是題外之話，你說，到這兒來給我們一個交代，我們要的就是『交代』。」

「曹玲！妳到這兒來要的是什麼？」

「先父當年受人愚弄而致喪生的眞正原因。」

「曹玲！那已事過境遷了，如果妳對這箱寶物有興趣，妳就留下來，不然，妳可以離開了。」

一直沉默的徐小蕙突然開了口，她的語氣非常犀別：「胡濤！我要請問：你是以什麼立場在說話？」

「朋友。」胡濤沉着而又穩定。

「就算是朋友，也是初見面的朋友而已。」

「初見面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呀！」

「不錯，也算是朋友，但是未免交淺不言深。」

胡濤楞了一下，他似乎發現徐小蕙不好對付了。

「如果曹玲聽你的勸告離開了，對你有什麼好處？如果她爲那箱珠寶而留下來，你又能給她什麼保證？」

徐小蕙的語氣咄咄逼人，銳不可當。

胡濤緘默了，他心裏已經暗暗有了打算，在沒有摸透徐小蕙的心意、動向之前，他絕對不再開口。

「曹玲她爹受人愚弄，而致喪生，」徐小蕙又接着說下去：「我爹也是受人利用而後鬱鬱而終，今天，咱們要查的是：誰是當年那個佈局陰險的幕後主使人。」

「妳以爲當年那個主使人今天會在此地出現？」

「會。」

「爲什麼？」

「因爲我猜測那個陰險佈局與珠寶有

關。」

「徐姑娘既有這種想法，我未便反對。不過，我先要聲明一下，我個人是很不願意與你們發生衝突的。」

徐小蕙冷冷地說：「你的意思是說，萬一衝突不可避免的話，你也就不客氣了，是不是？」

胡濤這個人的氣度似乎不錯，場面巳經火爆，而他的語氣還十分和緩：「不是萬一，而是非要衝突不可。」

「為什麼？」問話的是曹玲。

「因我非得那九粒五彩珍珠不可。」

「這也未必就會衝突的，」徐小蕙說：「你要的是財物，咱們要的是人，是那個潛在暗中發號施令的元凶大惡。」

「但願如此，那我就先告退了……」

「慢點！」曹玲突然大聲將他喝止。

「曹姑娘還有什麼指教嗎？」胡濤轉過身來問。

「有事請教：孫琴是不是你請來的幫手啊？」

「是的，說起來，這位金老弟也是我的幫手。」

「照你看，孫琴與龍不王會不會有任何關係？」

「絕不會。像孫琴這種人我太清楚了，她也許會同時和兩個男人上床，但她絕不會同時為兩個僱主辦事。」

「好！」曹玲擺擺手說：「你可以請了。」

「胡兄請順便給孫琴帶一句口信，」金開泰說：「我和她的約定取銷了，我準備退錢給她。」

「不必退錢，至於老弟是否願意幫忙，隨意。」

胡濤走了。他來，並未「交代」什麼，情勢非但沒有趨於明朗，却反而帶來一團大霧，一切都變得混亂了。

店堂裏冷冷清清的，午後都是如此，尤其是大雪紛飛的殘冬臘月，店堂裏只有一個客人在喝茶。

當胡濤經過店堂的時候，那個客人站了起來！

「這位爺……」竟然還是個女客，聲音嬌滴滴的。「……敢情就是一寸刀的把子胡濤胡爺麼？」

胡濤沒先答話，目光一掃，發現自己並不認識。

「這位是……？」胡濤謹愼地探問。

「胡爺！只要你說我沒找錯人，還有下情相告哩！」

「我就是胡……」

那個「濤」字還沒有出口，那位堂客巳經動了，而且還動得非常快，飛起一脚，就踢向胡濤的兩腿之間。

眞是快如閃電，胡濤絕對躲不掉。

這一踢，正如踢中男人最軟弱的地方，何況胡濤又沒有防範。他絕沒有想到一個女人的武功路數會如此下作。

是「一脚踢」彭娘子，她是一支伏兵，在這個時候才打了出來，這一踢，直踢得胡濤踉蹌倒退了好幾步。

彭娘子像有吸力吸引着似的，也跟了過去。

人還在移動中，手巳探入了胡濤的懷裏。

這時，胡濤的兩手正捧着小腹下，他不可能再有第三隻手去抗拒！

彭娘子一定會得手，她要在胡濤身上掏摸什麼？

不問可知，她要掏摸的自然是那粒五彩珍珠。

她的手伸進胡濤的懷中，一只錦袋巳抓進了她的掌心，就在這一瞬間，叭地一响，有人伸手扣住了她的手腕。

巳入掌握的錦袋突然鬆脫，彭娘子的脚也立刻踢出，攻擊這突如其來的敵人。

不過，彭娘子的攻擊失敗了，手腕既巳被人扣住，肢體就無法運用自如，那威猛絕倫的一踢就減色不少了。

那人是孫琴，她正以冷峻的目光望着彭娘子。

店小二在打盹兒，他似乎還不知道有人在衝突起來。

也許他很機伶，即使知道了也裝不知道。

「一脚踢！妳這是什麼意思？」孫琴厲聲問。

彭娘子沒有答覆，事實上她也不可能答覆。

胡濤面色蒼白，顫巍巍地走了過來，吁喘着說：「沒關係，我不跟妳計較，但妳要告訴我，是誰教妳來的。」

「你這是多此一問，」孫琴氣呼呼地代答：「除了龍老頭還是誰？她和無影刀都是龍不王的奴才走狗。」

「孫琴！」胡濤搖着頭。「我可不這麼想。」

「她和無影刀曾經在龍門酒家聯手對付金開泰……」

「孫琴！她和無影刀在表面上是在為龍不王效力，實際上，他們還另有主子……彭娘子！對嗎？」

彭娘子的手腕被孫琴扣着，她似乎巳無法掙脫了，但她還是氣勢洶洶，毫無屈服的跡象。

「告訴你吧，我的主子就是我自己。你要怎麼樣？」

「彭娘子！」胡濤的語氣很緩和：「何必自討苦吃？」

「我就不相信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胡濤向孫琴打了一個眼色。

孫琴一使蠻力，硬生生將彭娘子拉到天井裏。

天井裏積雪結冰，滑溜溜的，很難站穩。頭上雪花在飄落，這裏，比起店堂裏又要冷得多了。

「彭娘子！妳剛才踢我一脚，踢得很下流。」

「我學的武功路數就是如此，何謂下流？」

「咱們用不着頂嘴，我也可以用下流的方法對付妳。現在我可以撕爛妳的衣服，使妳羞死，凍死！」

彭娘子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

胡濤一見恐嚇生效，又接着說：「要試試嗎？」

他的手一把抓住了彭娘子的衣服，只要他用力往下一扯，彭娘子必定會赤身露體，當衆出醜。

出醜倒沒有關係，此刻天井內沒有人。可是，誰也沒法子光着身子在冰天雪地

中站上一眨眼的工夫。

「好！」彭娘子投降了。「咱們先說好，如果我說出躲在我背後的主子是誰，你立刻放我嗎？」

「當然。」

「守信？」

「絕對守信。」

「好！教我來奪取那粒五彩珍珠的人是……」

「是我。」屋簷下有人在接腔。

胡濤和孫琴連忙轉頭循聲望去。

那個人竟然是徐小蕙，恐怕任何人也沒有想到。

就在這一瞬間，彭娘子再度施展了「一脚踢」的絕技，雖沒有使孫琴受到重創，却使她不得不鬆開手。

孫琴望着胡濤，胡濤也在望着她。在他們的目光中顯然浮現了同一個問題！這對女人是個什麼來路呀？

徐小蕙也以冷冰冰的目光望着他們。

彭娘子快速地退到徐小蕙的身邊，她似乎有一種感覺，只有站在徐小蕙的身邊才有安全感。

場面挺僵，最後還是被胡濤打開了僵局。

「徐姑娘！」胡濤緩緩地說：「人生在世，常常會遇上意外，我眞想不到徐姑娘會如此神秘。」

「任何秘密都有揭露的時候，」徐小蕙冷冷地說：「不過，秘密被揭露的時候都會引起一場大風暴。」

「至理名言，」胡濤很鎭定。「人人都怕風暴，不過，有的人却深深明白，怕也於事無補。」

「我不說廢話，乾脆的說那粒珠子能給我不能？」

「對付乾脆的人我也不喜歡拖泥帶水，坦白說，那粒珠子我不可能給任何人，不過，我倒想知道妳為什麼要那粒五彩珍珠？從表面上看，妳不是一個重利貪財的人。」

「我要那粒五彩珍珠，那自然有我的緣故。」

「那麼，我就很想知道那個緣故。」

「即使我說出緣故來，你也不一定會給我。」

「那是實情……說不定也會例外。」

「企求例外，總不可靠的，是嗎？」

「難道妳教人來奪取，就可靠嗎？」

「也不可靠，不過，我自己出手就不同了。」

「這麼說，徐姑娘要親自試一試。」

「不錯。我自己沒試過的，我絕不承認失敗。」

「徐姑娘！妳最好不要想用暴力來奪取，妳想得到這粒珍珠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告訴我為什麼。」

「你永遠也不需要知道內情……」話聲未落，徐小蕙巳經撲了出去。

她的姿勢看起來很笨拙，可是她的速度却很驚人。一撲，就巳到了胡濤的面前。她身子一扭，脚巳踢出，但不是踢向胡濤，而是踢向站在一旁的孫琴。

這一踢，孫琴完全沒有防範，腰眼上被踢個正着。

徐小蕙一上來就用了一招聲東擊西之計，她必須先解決孫琴，這樣她在對付胡濤的時候才不會有後顧之憂。

孫琴被踢得跌倒在地上，最少她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爬不起來。

徐小蕙第二個動作開始了，她手裏多了一把刀。

刀是殺人的利器，任何人都知道。

胡濤當然也知道，但他却不明白徐小蕙為什麼要在他面前動刀；在江湖三把刀之一的面前動刀那豈不是笑話？

可是，徐小蕙動刀，却不是為了要殺人。

她將刀高擧在面前，一動也不動。

「胡濤，你認識這把刀嗎？」

胡濤很認眞地看，然後搖搖頭。

「胡濤！如果說連你也不認識這把刀，那眞是笑話。」

「徐姑娘！江湖上用刀的人，實在太多了。」

「用刀的人雖然很多，好刀却沒有幾把。」

「哦？這把刀也算是一把好刀嗎？」

「當然啦，這把刀，算得是刀中的珍品。」

「恕我眼拙，我是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哩。」

「胡濤！我要你仔細看，認眞地看，也可以說是請你鑑定這把刀，看看是那一位高匠的產品，看看是那一位高人的利兵神器，因為你是一位鑑定名刀的行家。」

「徐姑娘！承妳抬擧，不過，我的確不認識這把刀。」

「胡濤！斷語不要下得太快！」她走近了一些。

胡濤伸着頸子，看得很認眞，若是他無法說出了這把刀的來龍去脈，那的確是一個擧世無匹的大笑話。

可是，不管他怎麼看他都看不出一個什麼名堂來。

刀的式樣很笨拙，工夫也不甚精細，根本不可能是出自名匠之手，也不可能成為武林高手的神兵利器。

徐小蕙却一再要他鑑定這把刀，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徐姑娘！恕我說句眞話，這把刀毫無出奇之處。」

徐小蕙緩緩地將刀伸了出去，神情肅穆地說：「胡濤，我懷疑你是老眼昏花了，再看看，再看看！」

「不用看，這把刀放在鐵匠舖裏最多只能賣一塊錢。」胡濤說完之後，竟然不屑地閉上了眼睛。

就在這一瞬間，徐小蕙手裏的刀突然揮了出去。

刀尖距離胡濤只有數寸，就是一個不會用刀的人也能一揮傷敵，何況徐小蕙對於用刀還有幾招幾式。

刀尖從胡濤的咽喉掠過。

胡濤猛地睜開了眼睛，他絕沒有想到徐小蕙會來這麼一手；這種突襲手法最被江湖人物鄙視的。

胡濤的咽喉處血流如泉湧，利刀巳劊斷了他的喉管。

「胡濤！你千萬莫說這把刀無出奇之處，它曾經殺死一位用刀的高手，胡濤！沒錯吧！」

胡濤向前仆倒，身子一翻，斷了氣。

喉管還在冒着血泡，眼睛也睁得大大的。

他一定死不瞑目，因爲他是被徐千蕙「騙」死的。

徐小蕙腦袋輕輕一擺，彭娘子立刻上前在胡濤的身上搜出了那粒五彩珍珠。然後交給了徐小蕙。

孫琴蹲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她也不敢動。

天井裏出了人命，却沒有一個人前來看熱鬧。

外面沒有人進來，連在房裏的金開泰和曹玲也沒有出來。他們似乎不願過問徐小蕙的事。

「孫琴！」徐小蕙冷冷地說：「妳可以走了。」

「妳饒我一命?」孫琴訝異地問：「爲什麼?」

「殺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不殺死胡濤，我就拿不到這粒珠子。我殺妳對我毫無好處。」

「妳不怕我離開這裏之後，對外宣揚嗎?」

「宣揚什麼?」徐小蕙問。

「宣揚你已經得到了這粒五彩珍珠。」孫琴回答。

「妳儘管去宣揚。」

「哦?妳放我一條生路就是要我去宣揚，是嗎?」

「也許。」

「那我就不上妳的當，離此之後，我就緊閉嘴巴。」

「隨妳的便。」

孫琴站起來走了，雖然她的腰眼上受了傷，但她還是走得很快，人在逃命的時候，潛力就發揮出來了。

「徐姑娘！」彭娘子很恭敬地問道：「現在該……?」

「現在在這兒等。」徐小蕙冷冷地答一聲。

「等?等什麼?」

「等人來。」

「等誰?」

「等誰?妳不會看嗎?人已經來了，妳還不知！」

彭娘子轉頭望去，她的目光突然地一亮。

果然有人站在拱門口，是童風。

童風好像在那裏已經站了很久，一臉的笑，那笑，很神秘，令人有高深莫測的感覺。

「徐姑娘！」童風笑着向前走一步。

「高明！高明！」

「高明?」徐小蕙連頭都沒有回。「什麼意思?」

「用一把爛刀竟然殺死了一寸刀胡濤，這還不高明嗎?」

「你來這裏，就是爲了說這句話敎我開心，是嗎?」

「當然還有別的事情。」

「說吧！」

「買賣。」

「你好像隨時隨地都在作買賣?」

「是的。當然是公平交易，比巧取豪奪好得多。」

「什麼買賣?」

「妳那粒珠子給我，或者我這九粒珠子給妳，十歸一，何必分成兩處?」

童風的話聽起來使人大感意外，說起來簡單，誰又願將自己的東西平白拱手讓人使人湊成整數?他肯將他掌握在手的九粒五彩珍珠送給徐小蕙嗎?

那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徐小蕙楞住了，不管她多聰明，也猜不透童風的袖裏乾坤。

良久，她才訝異地問：「這也算買賣嗎?」

「當然是買賣啦，不過，佔便宜的是妳。」

「我不明白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以一易九，妳豈不是大佔便宜?」

「童風！你最好把話說清楚一些。」

「妳！妳聽清楚，這十粒五彩珍珠若是在一個人手裏就非常值錢。我們現在來一場決鬥，如果妳死，妳那粒珍珠就歸我！如果我死，我這九粒珍珠就歸妳，明白了嗎?」

「嗯！」徐小蕙心頭暗怔，不過，她在表面上依舊很鎭定。「你的確把便宜讓我佔盡了。」

「妳是姑娘嘛，應該佔些便宜的。」

「童風！你少賣野人頭，其實我根本不佔便宜。」

「此話怎講?」

「我的珠子放在身上，只要你殺死我，你就垂手可得。你那九粒珠子並未放在你身上，即使殺死了你，還得要費一番手脚……童風，像你這種人，是不會讓人佔便宜的。」

「哈哈！」童風笑了。「徐姑娘眞是聰明絕頂，不過，有一點妳却沒有想到，珠子在不在我身上沒有什麼不同。」

「爲什麼?」

「因爲決鬥的結果死的一定是妳，而不是我。」

「你這樣有把握嗎?」

「不戰而先求勝，這是兵家的原則。妳懂嗎?」

徐小蕙暗暗打了一個寒噤，童風確有一股懾人的氣勢。而她呢?完全以機智取勝，如果憑武功實力，她是不堪一擊的。

這時，曹玲和金開泰相繼出現了。

曹玲揚聲問道：「聽說二位比武決鬥，是不是?」

「是的。」童風很有禮貌地打了一個拱。「正好請兩位作個見證。」

曹玲又問道：「比武決鬥的目的是什麼?」

「徐姑娘有一粒珠子，我有九粒，誰活着，那十粒五彩珍珠就歸誰所有。」

「眞精彩！」曹玲笑着說：「咱倆很願意當個見證人，不過，最好請二位先將珍珠交給見證人保管。」

童風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姑娘太好管閑事了。」

「我也喜歡管事閑，」金開泰身子一掠就到了童風面前。「請問：那一箱珠寶都在你手裏，是嗎?」

童風怒聲道：「那不干你的事。」

「珠寶的主人督辦大人被殺干不干我的事呢?」

「你胡扯些什麼呀?」童風開始咆哮了。

「童風！你休要老羞成怒。你設計想侵吞那箱珠寶，還謀財害命，本來與咱們無關，可是，你驚動了這麼多道上的朋友，像要猴兒一般地耍着，內中自然還包括了我。這使人很難服氣，揭穿你的詭計劣行是最起碼的了。」

「徐姑娘！咱們這宗買賣改天再談。」童風說罷，就要轉身離去。

金開泰一騰身，攔住了童風的去路。

「想走！沒那麼簡單。」

「你想怎麼樣，打算三對一，以多勝少?」

「四對一，」彭娘子開口了：「還有我一個。」

「哼！」童風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就算四對一，我也不在乎，可惜我現在缺少那份興緻。」

金開泰冷冷地說：「誰也沒有死的興緻，可是等到閻王派勾魂使者來拘命的時候誰也逃不掉。」

不管童風如何鎭定，他的心情必然是沉重的，這四個對手，雖非犀利非凡，却也很難對付。

他吁了一口氣，緩緩地問：「我有必死的理由嗎?」

金開泰冷冷地說：「死對你只是一種威脅。」

「威脅?我懂了，要我死，那只是手段。」

「對了。」

「目的呢?」

「要你交代兩件事。」

「那兩件事?」

「那位督辦大人的屍體在何處?那只珠寶箱在何處?」

「這點恕我不作答，也可以說是難以作答。」

「難以作答?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根本就沒有見過什麼督辦大人，更沒有見過什麼箱。」童風竟然推得一乾二淨。

胡濤明明說得清清楚楚的，如今怎麼童風不承認呢?

可惜是死無對證了。

徐小蕙冷笑了聲，道：「童風，你賴不了。」

「我並沒有狡賴，我是實話實說。」

「那塊藍珊瑚是那裏來的，你說?」

「徐姑娘！妳眞相信世上有藍色的珊瑚?」

「我親眼看到的。」

「妳的確親眼看到過，如果我的推斷正確，那塊藍珊瑚如今還在妳那兒，對不對?妳不妨拿出來用火烤烤看，那是用石蠟作的贋品，竟然把妳也騙到了。」

徐小蕙楞住了，她的眼睛珠子滴溜溜地轉個不停，她一定在想：要不要跑去驗一驗，看看那塊藍珊瑚。

她沒有動，靜靜地站在那兒，萬一童風來了，一招聲東擊西之計，她豈不是要上一個大當。

童風又接着說：「這個世界上值錢的珠寶很多，又何止八絕?所謂八絕，那只是珠寶商人巧立名目來抬高貨價而已，在場各位都聽慧過人，怎麼也會上當?」

金開泰轉頭看看曹玲，她木無表情，一言不發。

金開泰想在她那兒得到一點暗示，却一無所獲。

「我可以走了嗎?」童風態度輕鬆地問。

「不可以。」曹玲一個箭步就衝到童風的面前。

「哦?曹姑娘敢情還有什麼指敎?」

「童風！有一件事你必須向我作個交代。」

「什麼事?」

「你的目的是什麼?」

「那粒五彩珍珠。」

「是你自己要?還是替別人代勞?」

「這……不需要說明了。」

「不！」曹玲很堅持。「一定要說個明白。」

「就算我是自己要好了。」

「你方才說，那九粒五彩珍珠在你手裏?」

「我只是說說而已，未必就是眞話，難道妳相信?」

「方才你怎麼說已經過去了，現在，你非要說眞話不可。請告訴我，那九粒珍珠是否在你那兒?」

「曹姑娘不要相逼，每個人都有保留秘密的權利。」

「現在你並沒有這種權利。」

「爲什麼?」

「因爲我要你說，你就非說不可。」

曹玲的動作眞快，一出手，就鎖住了童風的咽喉。童風幾乎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

「童風！不要冒險。」

「曹玲！我也希望妳不要逞强。」

「對付你這種人並不需要三對一，四對一，我一隻手就够了。說！那九粒五彩珍珠究竟在不在你那裏。」

童風的臉色開始轉紅，然後又轉白，轉青，額上青筋一根根凸起，驀然，他內心的憤怒已經到達了極點。

他絕不相信曹玲一隻手就能結束他的性命，他現在最少也有十百種方法可以將那隻手撥開。

但他沒有輕舉妄動，因爲他心裏浮現着一個疑問，曹玲因何這樣大胆?她所恃的是什麼?

金開泰當然不願曹玲吃虧，他佔據了最佳位置，只要童風一出手反擊，他就會出手，爲曹玲，他才不管什麼江湖規矩，這也是童風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之一。

「說，」曹玲又在催逼，「五彩珍珠在你那兒嗎?」

「如果我不回答呢?」

「如果你不回答，你就要和胡濤去作伴。」曹玲憤憤地說。

「曹姑娘，要敎一個人死也並不是很簡單的。」

「不過對付你却很簡單，一隻手就够了。」

「妳是說，妳的另一隻手絕不動?」

「對！」

「那麼，金開泰那兩隻手動不動?」

（未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雛鳳神龍

（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河北俠義鏢局被一批幪面客搗毁，總鏢頭牛錕重傷，這事爲俠義山莊莊主軒轅悟知後，一面叫「銅壺醫生」洛安爲牛錕醫傷，一面追查幪面客來歷，袁豹想起胡老姚，估計鏢局被刦可能是他傑作，卅五年前胡老姚爲稱霸江湖，曾偸襲少林寺，在厮殺中胡老姚重傷逃去，世人以爲他必死無疑，誰知卅五年後又出現……數日後，牛錕傷勢較好，道出傷他者是魔熊寨寨主周力，主謀者是貴介公子呂羣山，而呂羣山則拜胡老姚爲師，呂羣山網羅了江湖上幾個邪派帮教，他們又要在江湖上爲非作歹，至此，軒轅悟終於知道敵人是誰了。

惡魔逞兇狠　羣雄施奇謀

那一批來助拳的白道高手，人數約五百餘之衆，其中有一大半，都是中原各門各派的高手，餘下的，便是來自關外的奇人異士，他們爲了正義，不惜長途跋涉，和冒着生命的危險，前來俠義山莊助拳！

這些人，不但有正氣，而且，也有極高的本事，例如中原的「竹池三友」，「南山怪客」陳雲崇，「五龍隱士」尹空，「奇刀」馬源，「玉手仙姬」司空瑩影，又例如西域的苦行僧不我大師，東海萬壽樓樓主董賢，南荒的「鬼面金剛」屠老大，北天山的寒玉師太等，都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千魔教高手雖多，但面對着這羣棘手的人物，也未必就能輕易而言勝！

但胡老妖却很有自信，所以他放心地讓呂羣山進攻俠義山莊！

俠義山莊的高手，得聞强敵來犯，莫不磨拳擦掌，準備迎頭痛擊！

担當先鋒的，是三十六名快刀手，和「鬼面金剛」屠老大！

屠老大的師弟，曾被地冥教用詭計廢掉一身武功，使他盡失人性，自殺身死，此仇此恨，使屠老大沒有一口飯嚥得快樂，連笑起來都充滿了酸苦！

屠老大一生人沒有甚麼親友，若說世界上和他最親的，便算是他的師弟！

可是，他的師弟却被地冥教害死！

屠老大一腔怒火，沒處發洩，於是，他便來到了江南，逢見地冥教的人，都亂殺一通，半月之內，共殺了一百多人！

但忽然間，地冥教消失了，屠老大莫明所以，到了後來，才知道地冥教已加入了千魔教！

同時，他亦聞得千魔教要侵犯俠義山莊，是以他便連夜飛馬，投到俠義山莊助拳！

屠老大和三十六名快刀手，在第一條的戰綫之上，遇上了一百二十八名黑道高手！

屠老大怒呼一聲，揮動令旗，先行下攻！攻得猛烈，三十七條不怕死的漢子，發動了可怕的攻勢，他們捨死忘生，用盡了一切殺人的力量去殺，用盡了一切

攻擊的力量去攻！

那一百二十八名黑道高手同時一愕！

但瞬息之間，又回復了常態，這是拚命的時候，對方的攻勢，自不然會猛烈得使人意外了，對付的法子，只有一個，就是在對方攻勢之中，反攻過去。

互相採取攻勢，便是搶攻，搶攻之際，戰事一定十分激烈，駭人！

雖然祇有百多人在搏鬥，但其驚心動魄之處，却絕不下於千軍萬馬的廝殺，每當紅光一現，便意味着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在刹那之間，宣佈結束！

在這戰圈裏，人的生命，並不值錢，祇是手起刀落，如此簡單的事而已！

屠老大渾身是勁，手中的一柄厚背鋼刀，連番飛舞，一連砍殺了三十多個黑道魔徒！

但是，他的左背，却也吃了一斧，那一斧劈得甚深，連斧也未曾拔得起來，牢牢地掛在屠老大的背上！

屠老大像是渾然不覺，依舊揮刀如風，勇不可當！

陡地，一條人影，自俠義山莊之內，閃了出來，一直飄向屠老大身旁，並以極快的指法，點了屠老大八大穴道，屠老大八大穴道被制，動彈不得，但神智却還淸醒，並且還能說話，他怒聲道：「五龍，你做甚麼？」

那人雙目如炬，原來正是太湖的「五龍隱士」尹空，他道：「屠老兄，你的背上，已中一斧，再鬥三幾十個回合，流血過量，那時誰能救你？」

屠老大怒道：「放屁，區區一柄鐵斧，如何要得了我性命，你不解我穴道，便不認你是我朋友！」

「五龍隱士」尹空一咬鋼牙，道：「拚着絕交，我也決不解你穴道！」

左手一伸，將屠老大負在背上，施展八步趕蟬的上乘輕功，直奔向俠義山莊之內！

那三十六名快刀手，在激戰之下，已傷亡過半，但餘下來的十多人，仍是戰意奇昂，奮勇殺敵！

至於那一百二十八名魔徒，也已折損了一大半！

但那些未曾倒下來的，却是那一百二十八名魔徒中，武功最好的黑道煞星！

一頓飯時光後，那三十六名快刀手，已全軍盡墨！

原來那一百二十八名黑道高手刀是四川瘟神谷奪命帮的「一百二十八地煞」！

而那三十六名快刀手，却是俠義山莊中的「三十六刀使」！

初戰交鋒，各不輸贏，扯了個平手！

「三十六刀使」雖然全部陣亡，但「一百二十八地煞」却也折損了八十多人，若論人數，則「三十六刀使」更爲佔了勝利！

一戰甫畢，第二戰又告開始！

天魔堂堂主「鬼令無情」蕭寵，率領着二百餘名高手，前來挑戰！

俠義山莊之內，也湧出了二百多名紅衣劍士！

爲首一人，却是一身黑衣，正是俠義山莊的總管，「黑衣神掌」袁豹！

蕭寵冷冷一笑，向袁豹道：「袁總管，好威風啊！」

袁豹雙眉一挑道：「蕭寵，此刻乃是你的死期，有甚麼屁，不妨趁早點放！」

蕭寵怒道：「匹夫狂言，且看你有何能耐！」

呼！一掌發勁，威猛驚人！

袁豹身爲俠義山莊的總管，武功也自不弱，對方來勢雖猛烈，但却毫不畏懼，一掌反擊過去！

一掌對過，勝負未分！

但袁豹心中有數，對方的武功，祇會在自己之上，而決不會在自己之下！

蕭寵赫赫一笑，自袖中取出一對鋼環，那對鋼環，是一大一小，大的一隻，色澤漆黑，小的一隻，却是金光燦然，奪人眼目！

袁豹一看那對鋼環，便已認出那是蕭寵的獨門兵器，喚作「鬼神雙環」，大的一隻稱爲黑鬼環，小的一隻稱金神環，各有妙用，使將起來虎虎生風，厲害非凡！

袁豹的外號，稱爲「黑衣神掌」，其掌法自是十分不俗，但他的劍術，却也天下皆知，此時袁豹也亮出了一柄長劍，準備與蕭寵一決高下！

蕭寵手執雙環，神態從容不逼，似是穩操勝劵。顯然，他對自己的一雙鋼環，極具信心！

但袁豹却不同了，他的武功，雖然很高，但他面對着的，是地冥教教主，如今蕭寵雖改稱天魔堂堂主，但其武功，却仍是一樣的厲害。剛才在掌力比對之中，自己已施盡全力，猶佔不上優勢，如今想在兵器搏鬥中取勝，祇怕更加不易！

但如今勢成騎虎，縱然沒有把握，也祇好施展畢生所學，奉陪到底了，當下沉聲一喝，一招「急川競渡」，疾然刺出！

蕭寵眼看劍鋒已直刺過來，却不閃避，左手的黑鬼環一劈，剛好劈在劍尖之上，刹那間，直撞得金星迸飛，而袁豹的右手，竟然被震得虎口冒血，整個手心，都流着鮮血！

一招之間，强弱立見！

袁豹自知在兵器之上，鬥不過蕭寵，遂把心一橫，索性連長劍也丟開，以一雙賴以成名的鐵掌，與之遊鬥！

但蕭寵的「鬼神雙環」妙用無比，一招一式，都配合得天衣無縫，任憑袁豹出盡法子，也佔不到絲毫上風，反而被蕭寵逼得節節敗退！

倏地，一聲冷喝，自遠處傳至！

祇見一個灰袍老者，手持金鎗，飛躍而至！

蕭寵一見那灰袍老者便猛然住手，哈哈笑道：「本堂主以爲是誰，原來是手下敗將來了！」

那灰袍老者也不惱怒，祇是冷冷說道：「董某人上次見你，你還是教主身份，何以不見三年，却貶爲堂主了？」

蕭寵面色一紅，怒道：「手下敗將，竟爾出狂言，老夫倒要看看，三年不見，你武功有何進展！」

那灰袍老者，姓董名賢，是東海萬壽樓樓主，善使一條金鎗，招式別創一格，罕逢敵手，但在三年前，却在江南與蕭寵交手，結果敗逃而去！

這三年來，董賢廢寢忘餐，朝夕苦練

鎗法，爲的就是要勝過蕭寵報一敗之仇！

這三年中，蕭賢自創了八式鎗法，是專門針對蕭寵的一雙鋼環的，那八式鎗法，一式比一式狠辣，有如連珠炮發，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蕭寵在三年之前，曾勝過董賢，是以董賢在江湖之上，名頭雖響，蕭寵也是看他不在眼內的！

但彼此才動上手，蕭寵却不由大吃一驚，想不到董賢的鎗法，竟然進展得如此神速，每一式都快如閃電，而且，還逼得蕭寵的一雙鋼環，無法施展！

轉眼之間，蕭寵已被董賢連攻了八鎗之多！

蕭寵力圖反擊，但却徒勞無功！

嗤！一聲衣衫裂響，蕭寵的袖角，被金鎗挪中，扯下了老一大片！

接着，董賢大發神威，一式「穿天陷地」，竟然在蕭寵額心之上，刺個透明的窟窿！

血如泉湧，蕭寵陣亡！

× × ×

呂羣山在一輛馬車之中，坐得十分舒服，馬車行得很慢，在這馬車的四週，全都是呂羣山的屬下，這時，太陽已漸漸地昇起了，千魔教總動員進攻俠義山莊，已進攻了一個時辰！

呂羣山在進攻大隊中，押得最後，他認爲自己是主帥，不必先打衝鋒。打衝鋒，開大路之責，他交給了蕭寵。他對於蕭寵的武功，很具信心，以蕭寵之能，世上很少人能打垮他。

但誰也料不到，單是一個董賢，便取了蕭寵的命！

致命的一鎗！

別人看來，也許董賢得勝，殺掉蕭寵，是一件意外，但在董賢來說，却是一件意料中事。

董賢殺掉蕭寵的那一鎗，是一式「穿天陷地」，董賢花了八個月才研究了這麼一式，僅僅一式鎗法！

但僅僅一式鎗法，便粉碎了蕭寵的一切一切，蕭寵的生命和夢想，都被那一式鎗法，刺得如同泡影，化爲烏有！

呂羣山接到了蕭寵陣亡的消息，不禁大怒！

報訊的傢伙，首當其衝，變成了呂羣山的怒火發洩處，呂羣山祇一掌，便將他的腦袋，劈得稀爛！

呂羣山殺了自己的屬下，作爲發洩，怒火居然平熄了，他回到了車廂，在酒壺中灌了幾口烈酒，闔了眼皮，躺在車廂之內！

大戰前，休息是十分重要的事。

× × ×

劇戰，一直在爆發！

董賢殺了蕭寵，立刻便有四條黑衣漢子，圍了上來，那是「冀北四熊」，是魔熊寨中的高手！

「冀北四熊」的功夫，硬橋硬馬，全是外家功夫，每一招出手，都凝重如山，沉重如炮！

董賢綽鎗在手，威猛無比，三招間，便有一人，胸中一鎗，立刻了賬！

但他臨死之前，却仍鼓足餘勁，在董賢的小腹上，重重打了一拳！

拳力之重，使董賢無法承受！

悶響一聲，人已倒地！

餘下三人，各出一脚，使董賢立刻死在亂脚之下！

至於袁豹，也陷在苦戰之中！

袁豹的對手，是魔熊寨寨主「鐵臂熊魔」周力！

周力，就是打傷了俠義鏢頭牛錕的魔星！

周力練的，是外家掌功，掌力渾雄，宛如雄獅猛虎，每一出掌，就不留餘地，務求將對方一掌殺掉！

周力的手掌，比常人爲大，是以威力也更大，更驚人了！

袁豹的天罡降魔掌，乃玄門正宗的上乘掌法，全套共一十八式，前九式主攻，後九式主守，俱有妙用，昔年有一位老叟，就是仗着這十八式掌法，打遍天下，未逢敵手！照理而言，袁豹是應可勝過周力的，但是，袁豹所練的天罡降魔掌，却並非齊練了一十八式，而僅有一十二式！

袁豹練的十二式，其中四式主攻，八式主守，而天罡降魔最厲害的五式攻勢，和第九式守勢，他却未曾學到！

袁豹的出身，並不很好，生長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中，八歲那年，被一個道長看中，收錄爲徒，那道長無門無派，自稱天雲子，從外貌看來，天雲子又肥又矮，四肢粗短，十足一個大葫蘆，像這種人，那裏會有甚麼本事？可是世間之上，許多事情，往往是不能以常理度之的，像天雲子這副模樣的人，不但醫卜皆精，而且一身武功，更是出神入化，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袁豹追隨了天雲子才八九年，便已儼然成爲一個少年英俠，然而那時，袁豹仍未學到天罡降魔掌！

又過了十年，天雲子要往西域，採取珍藥，自知此去危險重重，於是便將自己的壓箱底本領，也傳授給袁豹，那正是玄門第一等上乘的天罡降魔掌！

可是，袁豹才學了十二式天罡降魔掌，天雲子便不辭而去此後再也沒有回來！

於是，天罡降魔掌的其餘六式袁豹便未曾學到，這一件事，使袁豹終身抱憾！

此刻袁豹苦戰周力，雙方爭持正劇。

周力一上來，便以鋪天蓋地，有如雄獅搏兔的攻勢，湧向袁豹，袁豹當時吃了一驚，呆了一呆，而周力也就趁袁豹的神情一呆之際，攻勢陡地疾增，傾以全力，使袁豹無法不回顧自守！

高手過招，間不容髮，周力既佔了先機，便等於先勝了一半，袁豹一着之失，便處處受人所制，正是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周力的攻勢，兼備快狠之長，掌指所到之處，即蘊藏了無限的殺機，隨便被他碰上一下，也絕不是開玩笑的事，輕則受傷，重則立時喪命！

袁豹苦苦支撐，三十招後，已呈不支之象！

周力厲喝一聲，一招「熊王撼柱」，已然攻至。

袁豹才應付了一招，這一招又告攻至，不由暗叫一聲命休矣，那知就在此時，一條紅影，突飛而至，硬接了周力雷霆萬鈞之一擊！

一聲隆然巨響，周力竟如斷綫風箏，被震飛數丈之外，看樣子，顯然已活不成了。

袁豹定睛一看，不由大大意外，那硬拚周力一掌的人，竟是個十七八歲，長得嬌滴滴的紅衣少女！

那紅衣少女一掌退了周力，不但袁豹感到意外，便連正邪兩派，所有的高手，都大感意外。

那紅衣少女一擊得手，不由大是興奮，她憨直地笑了一笑，向袁豹道：「袁總管，這一掌，還過得去麼？」

袁豹尷尬地苦笑一聲，過了半晌，才道：「很好，很好！」

袁豹說出這四個字之際，聲音啞嚦，說得十分勉強。因爲他說那紅衣少女武功好，擊敗了周力，也就等於說自己不濟事，打不過周力，要這紅衣少女出手相救！

在袁豹而言，這是一件大大有損名譽的事，但若非那紅衣少女出手，祇怕此刻的袁豹，已不能站着說那四個字了！

羣魔見那紅衣少女一出手，便斃了「鐵臂熊魔」周力，不禁皆是面上變色，一時之間，高手雖多却沒一個敢衝上前來！

那紅衣少女見狀，更是大感得意，哈哈笑道：「你們怕了，既然害怕，就要趁早滾蛋！」

蛋字才出口，羣魔之中，便自先後發出了幾聲咒罵，接着，便有兩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長相異常難看的漢子，走了出來！

這兩個漢子，右面一個滿面瘤腫，一個個泡子浮在面上，色澤竟呈暗藍，雖在光天白日之下，也不由使人打個寒噤，嚇了一跳！

而左面一個，却是刀疤纍纍，一塊臉上，竟然有三四十條傷痕，縱橫交錯，密痲痲的鋪在面上，使人看來，更覺可怖！

那紅衣少女一見那兩人，先是嚇了一跳，繼而恢復常態，並嘻嘻笑道：「原來是雲南九重山雙絕門的兩位門主，失敬，失敬！」

袁豹站在一旁，不由暗自奇怪，這女娃頭年紀輕輕，怎會如此好眼力，連遠在雲南九重山雙絕門的兩位門主，也一眼認出？

那兩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漢子，正是雙絕門的兩位門主，人稱「鬼手雙魔」，滿面瘤腫的姓鮑名惡，外號「毒鬼」，滿面刀疤的姓猲名棠，外號「冷面狂魔」，各有本領，在雲南一帶，向稱無敵，論武功，又比「鐵臂熊魔」，更勝一籌。

「毒鬼」鮑惡嘿嘿一笑，道：「小丫頭乳臭未乾，竟爾口出狂言，視本教如無物，今日咱們若不先斃了妳，也枉爲雙魔堂主了。」

紅衣少女哈哈又是一笑，道：「放着雙絕門的門主不做，却去當甚麼雙魔堂的堂主，兩位眞是越來越霉了！」

鮑惡猲棠聞言，皆是大怒，各自不同方位，向紅衣少女攻出一掌！

那紅衣少女也眞乖巧，纖腰一挪，便已將鮑惡猲棠的掌風，閃了開去。

鮑惡猲棠兩人一擊不中，心中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這兩個魔頭，外表看來，似乎不將那紅衣少女看在眼內，但其實他們兩人，早已從紅衣少女和周力所對的一掌中，看出紅衣少女的武功，實是十分之高的，所以他們老早便大有警戒心。適才鮑惡猲棠各自攻出的一掌似是毫無默契，但其實却是一招聯手合攻的招數，名爲「甕中捉鼈」，在過往二十年中，這一招除非不發，若然發出，便決沒有人能躲得開去，那知紅衣少女祇是漠不關心，隨隨便便的一閃，便將這一招「甕中捉鼈」躲了開去！

看來，那紅衣少女的武功，又得要重新估計了！

那紅衣少女閃開那一招之後，鮑惡猲棠已不約而同，各自取出了兵刃。

鮑惡的兵刃，是一柄長可尺許，用精鋼打造骨架的摺扇，這柄摺扇，不但可以自鮑惡的手中，施展出許多狠絕的招式，而且，其中還蘊藏了不少暗器，不知幾許江湖豪傑，佛道高手，就是偶一不愼，喪生在這摺扇的暗器之下！

而猲棠的兵刃，則是一條桃木製成的三節棍，使將起來，虎虎生風狠辣之極！

紅衣少女見兩人取出了兵刃，不禁柳眉一皺，殺機頓起，也自背上，拔出了一口長劍，準備與之展開搏鬥！

那知劍才出鞘，鮑惡猲棠兩人，便齊齊驚呼起來！

那一口長劍出鞘之後，不但鮑惡猲棠驚呼，連好幾位邪派的高手，都爲之神色大變！

祇見鮑惡面色由藍變青，顫聲說道：妳……妳是……萬老婆婆的門下。」

紅衣少女點頭一笑，道：「萬老婆婆是我外婆，外婆送了這柄劍給我，要我來到俠義山莊，助軒轅莊主一臂之力！」

這紅衣少女說話的神氣，還是一片天眞無邪，但却聽得羣魔頭皮發炸，驚懼欲絕！

鮑惡猲棠兩人，更是魂飛魄散，連兵刃都險險拏之不住！

原來那「萬老婆婆」乃是指華山三潭谷的谷主，三潭谷地處深山，人跡罕見，但三潭谷中，却隱居着數十位武林頂尖高手！

那些高手，其中不少是一派掌門，或是一帮帮主，他們爲了避世，便投到萬老婆婆門下，在三潭谷中，人人自食其力，沒有名利之爭，也沒有恩怨糾葛，端的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

萬老婆婆的武功，沒有人敢去猜估，曾有一次，有一個老魔頭爲了要追尋一本秘笈，聯合了江湖上有名的黑道高手共一百一十二人，找到上三潭谷，結果，萬老婆婆獨自應戰，以一口前古神劍，大敗羣魔，祇剩下十餘人，荒落逃走！

這件事傳出之後，三潭谷萬老婆婆之名，便不脛而走，甚至有人認爲，縱使是胡老妖，也未必是萬老婆婆之敵！

當年落荒逃走的那十餘人，除了幾個已告死去之外，剩下來的，如今都已在江湖之上，有了一番基業，或是已練成一身武功，橫行無忌了，例如鮑惡猲棠，便是當年萬老婆婆的劍下餘生！

此刻鮑惡猲棠，在忽然之間，又看到了萬老婆婆那口曾經大發神威的寶劍，心中所受的震動，實在是難以言諭的！

過了好一會，鮑惡才勉強制住心神，道：「如此說來，萬老婆婆是要與本教爲敵了？」

那紅衣少女一整雲鬢道：「不錯。」

鮑惡的面色，又自變了一變！

那一直未曾開口的繝棠，此際忽然以極低的聲音，向鮑惡說道：「萬老婆婆插上了手，這件事倒得與教主商榷商榷！」

鮑惡想了一想，道：「也是道理。」

當下兩人身如飛箭，疾向後方，找着了呂羣山！

呂羣山一見二人，不由怒火中燒，怒喝道：「大戰方始，你二人不在前方，來到此處則甚？」

鮑惡一凜，忙道：「回稟教主，屬下等人人捨命，刻下已圍得俠義山莊水洩不通，但敵陣之中，却出現了强敵！」

呂羣山咦了一聲道：「甚麼强敵？」

鮑惡道：「是萬老婆婆的外孫女。」

呂羣道：「年紀多大了？」

鮑惡道：「約十七八歲……」

話猶未了，呂羣山已怒喝道：「混賬！十七八歲的黃毛丫頭，如何能稱之爲强敵？」

鮑惡忙道：「那丫頭年紀雖小，但本領却極不弱，連周堂主與她交手，都難免敗落，死在那丫頭掌下！」

呂羣山一愣，訝然道：「甚麼？竟有此事？」

鮑惡道：「屬下縱有天大胆量，也不敢欺騙教主，那丫頭手底之下，確有兩手，加上她又是三潭谷的人，有萬老婆婆做靠山，依屬下之見……」

呂羣山眉心一聚，問他道：「又當如何？」

鮑惡說道：「萬老婆婆武功深不可測，而三潭谷的高手，又是如此之衆，若與之衝突，祇怕形勢十分不妙，故而屬下認爲，進攻俠義山莊之舉，已成不可爲之之事。」

呂羣山冷冷一笑，道：「好一句不可爲之之事？」

語氣陰森，竟殺機大露，霍然之間，五爪如鈎直向鮑惡當頭而下。

鮑惡做夢也想不到，一言之失，便惹來殺身之大禍，呂羣山那一爪，來勢迅若雷電，他如何避得去？祇見呂羣山那一爪，像是老鷹抓着小山羊般，狠狠地插進了鮑惡頂門之上，五條腥紅的血柱，也立即噴了出來。

繝棠站在一旁，看得毛髮皆豎，遍體生寒，不想呂羣山的手段竟然如此毒辣。

呂羣山殺了鮑惡，一雙冰冷的目光，便又射向繝棠，道：「你與鮑惡，性情相近，臭氣相通，如今本教主殺了他，你的心中，可是不服？」

繝棠大吃一驚，忙道：「服！服！」

呂羣山冷笑一聲，道：「你既然服，本教主便暫且饒你一命，但是，你却得服從於我！」

繝棠大喜道：「是，是！」

呂羣山赫赫一笑，又道：「你既答應服從於我，如今我命令你做一件事，你可答應麼？」

繝棠說道：「敎主令下，屬下豈敢不從。」

呂羣山朗聲道：「好，如今本教主令你去與那黃毛丫頭一決高下，如何？」

繝棠遲疑了一陣，終於毅然道：「屬下遵命！」

呂羣山道：「你既肯去，本座便與你一起上前方，倒要看看那黃毛丫頭，有何能耐？」

當下二人便施展輕功，直往前去！

才來到了戰陣，便已見有八九位黑道高手，前來迎接，呂羣山耍耍手，道：「那黃毛丫頭何在？」

繝棠手中一指，指着那紅衣少女道：「便是她了！」

呂羣山笑了一笑，道：「這小丫頭倒蠻漂亮。」

繝棠道：「屬下如今便去出戰。」

呂羣山道：「繝堂主，你若能生擒她，這小丫頭便送了給你。」

繝棠順口應了一聲，便自飛躍出陣！

那紅衣少女一見繝棠，便不由笑道：「一雙怪物，何以不見了一個，祇剩下了你啊？」

繝棠也不打話，勢成騎虎，便算面對着如來佛祖，也得先打一仗了。當下手抖三節棍，一招「攔魂截魄，」便向那紅衣少女中路搠至！

那紅衣少女來自三潭谷，萬老婆婆又是她的外祖母，年紀雖輕，但家學淵源，一身武功，已極爲不弱，加上她的父親，乃是輕功獨步天下的「無影書生」田亮，故此她不論在劍法、掌法和輕功方面，都有着超人的成就。

她的名字，是小鳳，她的年紀，是十八歲。

雖然祇有十八歲，但却已身兼萬、田兩家之長，是以强如周力，也要喪生在她那纖纖玉手之下。

此刻繝棠硬着頭皮，一上來便施展三節棍中最狠辣的招數，希望乘其不備，一舉成功！

可是，田小鳳的武功，着實勝過繝棠甚多，雖然繝棠一上來，便施用一招異常陰損毒辣的「攔魂截魄」，但田小鳳却祇是嬌軀一擰，便已閃開，反使繝棠撲了個空，幾乎蹌踉倒地。

田小鳳冷冷一笑，道：「原來又是一個膿包？」

繝棠又驚又怒，三節棍彷如一條長鞭，挾着呼呼風嘯，攔腰便向田小鳳掃至！

田小鳳玉手一伸，拔出前古神劍，以極輕靈的劍法，在那根三節棍的尖端一格，擋住來勢，並連消帶打地，刺向繝棠的右腕。

進招之快，使人難以相信，饒是繝棠平素自負武功高超，但此時却也不得不被田小鳳一劍刺中手背，鮮血涔涔而下！

至此，人人均已看出，繝棠決非田小鳳之敵，再打下去，繝棠這條性命，勢非斷送不可。

呂羣山雙眉一皺，爲了保存己方實力，繝棠暫時還不可枉令斷送性命，是以他立時叫道：「繝堂主，暫且退下？」

繝棠聞言如獲大赦，連忙飛奔回陣。

呂羣山哈哈一笑，道：「這位姑娘，不但長得花容月貌，而且技藝高超，本座佩服之至！」

田小鳳冷哼一聲，正想答話，却是不由自主地，呆了好一會！

她做夢也想不到，千魔教的教主，原來竟是個風流瀟洒，長得英俊無比，彷如玉樹臨風的美男兒！

田小鳳自幼在三潭谷長大，雖然三潭谷中，也有幾位年輕的男子，長得十分漂亮，但是和呂羣山相比下來，却又差得遠了！

面對着一個如此英俊的年輕男子，任憑是那一家姑娘見了，不呆上好一會才怪哩！

田小鳳的心中，彷如鹿撞，一時之間，竟然答不出話來！

那知呂羣山還居然笑了一笑，道：「這位姑娘如此望着本座，可是對本座十分喜愛麼，老實說，本座如今，還未成過親，姑娘若是有意……」

話猶未了，羣魔已然哄笑了起來！

田小鳳是黃花閨女，幾曾被人如此謔笑過？臉頰之上，不由熱得像是火燒，銀牙一咬，叱道：「狂徒，看劍！」

這一劍刺出，刷然有聲，別具一番氣勢！

呂羣山哈哈又是一笑，道：「打者愛也，這位姑娘，果然對本座大有意思！」

田小鳳那一劍，攻得既狠且急，但呂羣山還仍是談笑風生，似是毫不在意！

祇見呂羣山衣袂飄飄，凝立不動，當田小鳳那一劍已攻自胸前之際，他才伸出左手，向那劍尖拍去！

這一拍之勁，大大出乎田小鳳意料之外，她祇覺得一股大力，自劍尖之上，傳了過來，那一劍之去勢，非但未能繼續向前刺去，而且，使她連那柄寶劍也拿之不住！

鏘然一聲，寶劍落地！

田小鳳的面色，頓時大變，那柄寶劍，是她外祖母萬老婆婆朝夕不離的寶物，如今交到自己手上，才不外三兩個月，便被人輕易擊落，那當眞是一件糟透了的事情！

當下也顧不得是否呂羣山之敵，施展精絕掌法，直逼對方！

三潭谷中的武功，遠自百餘年前，便已名噪天下，其中尤以劍法，掌法和暗器，最爲厲害，在掌法之中，三潭谷的「五行離合掌」，可稱天下一絕，加上三潭谷的氣功秘笈，又能使練武之人士內力大增，故而三潭谷門下的高手，人人也有一手高强的掌法！

田小鳳也不例外，她在萬老婆婆親自悉心調教之下，在內力與掌法上的成就，也已是極爲高强的了！

一時之間，漫天掌影，自四方八面，向呂羣山攻至！

但呂羣山的武功，究竟並非泛泛之輩可比，田小鳳雖然攻得掌影重重，密不透風，但呂羣山還是可以一眼看出，田小鳳的攻勢中，有三幾處破綻！

其中破綻最大的，就是她小腹之間，大開門路，完全沒有防守，祇要出手比她快的話，很容易便可擊中她的小腹，甚至連腸臟也可挖了出來！

假如田小鳳是個男子漢的話，呂羣山一定會猝然反擊，一爪插到她小腹之上，將腸臟挖了出來，以逞威風的。可是，田小鳳並非男子漢，而是一個嬌滴滴，美艷如花的美人兒！

呂羣山雖然嗜殺暴虐成性，但對着一位如此可人的少女，他也實在捨不得辣手摧花，毀却這條美麗的生命。

因此，他沒有施展毒辣的招數。

但是，他却施展了一招奇招，這一招名堂，祇怕連呂羣山也不知道應該稱甚麼才對，無以名之，祇好暫稱爲「笑擁美人」了。

原來呂羣山自恃武功勝過田小鳳，竟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手便將田小鳳攔腰摟住，而且，還以閃電般的速度，在田小鳳粉臉之上，吻了一下！

田小鳳沒有反抗！

她並非不想反抗，祇是沒有力量去反抗，呂羣山一摟住她之際，她便已腰間一痲，穴道被制！

田小鳳的武功，已是極高，最少，連「鐵臂熊魔」周力和「冷面狂魔」繝棠，都並非她的敵手，相繼敗陣。可是，當田小鳳和呂羣山交手時，田小鳳却變得不堪一擊，僅在一招半式之間，便已敗落！

由此可見，呂羣山的武功，端的是匪夷所思，難以形容了！

呂羣山制服了田小鳳，千魔教的魔徒，都爲之歡嘯起來，爆出一陣喝采之聲！

獨有幾個身份極高的黑道高手，沒有歡呼喝采，反而雙眉緊皺起來，神色閃爍不定！

這幾個人，其中還包括了繝棠，和太行山黑狼宮的宮主——「黑煞星」侯廣！

「黑煞星」侯廣，是黑道上頂尖的高手，他的掌功，堪稱一絕，而他的獨門兵刃雙頭狼牙棒，更是出神入化，連呂羣山這等武功的魔星，也要費了一番手脚，才將他打敗，歸納於千魔教旗下！

侯廣敗在呂羣山手下，敗得心服口服，遂誠心投入千魔教，準備助呂羣山一臂之力。

但當呂羣山制服了田小鳳後，他並沒有歡呼，也沒有歡愉的神情！

侯廣也和鮑惡繝棠一樣，曾經在三潭谷外，見過了萬老婆婆的武功！

萬老婆婆的神威，侯廣至今猶未忘記。她的招數，不但快而有勁，而且充滿了殺機，每一出劍，都使人無法抵擋，而且無法躲避！

萬老婆婆的武功，是如此之高，加上三潭谷中的高手，又盡是武功奇高的奇人異士，試問又有誰敢將來自三潭谷的人，加以得罪？

得罪了三潭谷的人，無異是得罪了地府閻羅，祇怕不消多時，便會有勾魂使者，拘命無常找上門了！

然而，呂羣山却不知避忌地，開罪了萬老婆婆的外孫女，一旦萬老婆婆知道了，必然會大興問罪之師，那時，呂羣山是否敵得過三潭谷那一夥老骨頭，實在甚堪疑問！

若是呂羣山敗陣，那麼，千魔教上上下下，都別再指望活下去了，天下雖大，又尚有何處可以安身？

想念及此，侯廣不由渾身打個冷戰！

且說呂羣山制住了田小鳳，吻了一下

之後，又想再施輕薄，忽然之間，遠遠傳來一聲冷喝，祇見一個黃袍文士，大袖翻飛，施展輕功，直飄了過來！

在黃袍文士身後不遠，又有一個神態威嚴，手拄鋼杖的錦袍老者，大步趨至！

那黃袍文士年約五旬，長得面如冠玉，清秀脫俗，看來甚有一股書卷氣質，他的手上，持着一柄雪也似白的紙扇，紙扇張了開來，隨着黃袍文士施展的輕功一幌一盪，好看之極！

那黃袍文士身法美妙，輕功造詣，顯見極之不弱，這人的來頭，自應不小，然而，羣魔之中，却沒有一人，認得出他是甚麼來歷，反倒是那手拄鋼杖，大步趨前的錦袍老者，許多人都已認出，他正是俠義山莊的莊主——「俠義神龍」軒轅悟！

軒轅悟手上的鋼杖，長可盈丈，杖端之上，鐫着一條形態威猛的雙首飛龍，那正是他仗以成名的獨門重兵器，雙首飛龍杖！

呂羣山並不認識軒轅悟，但却聽人說過，軒轅悟使的乃是一根雙首飛龍杖，是以他也自那根鋼杖之上，知道那錦袍老者，便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俠義山莊莊主，「俠義神龍」軒轅悟了！

軒轅悟既已現身，呂羣山也無暇再向田小鳳施以輕薄了，唯有將之交與禰棠，靜觀對方來勢。

那黃袍文士手中摺扇一收，向呂羣山指了指冷冷道：「閣下可便是呂教主？」

呂羣山見那黃袍文士甚不客氣，不由怒火上沖，道：「本座正是呂某人，閣下以扇相指，是否要向本座挑戰，來一較高下？」

那黃袍文士面色一凜，道：「呂教主武功過人，在下好生佩服，但爾涵養淺薄，舉止無禮，却是令人冷齒！」

呂羣山目露凶光，殺氣隱隱逼人，似是要立時出手，却正在此際，軒轅悟突朗聲笑道：「呂教主，你可認得老夫麼？」

呂羣山嘿嘿一笑，道：「何以會不認得，軒轅莊主的雙首飛龍杖，本座早已聞名，莫非莊主也想和本座一戰？」

軒轅悟哈哈一笑，道：「呂教主已兵臨城下，難道老夫還會珍惜這條老命，避開不戰麼？今日你我之間，遲早都要一戰了，又何必諸多說話？」

呂羣山冷冷笑道：「兩位既然要與本座動手，本座也決不客氣了。」目光一轉，向那黃袍文士說道：「閣下看來武功不弱，倒不知是何門派的高人？」

黃袍文士淡然道：「高人二字愧不敢當，在下姓田名亮，來自華山三潭谷。」

呂羣山聞言，不禁微微一驚，道：「原來是三潭谷的高手……」

順手向田小鳳一指，道：「這位姑娘，可與田先生有甚麼關係？」

田亮道：「她是田小鳳，亦即在下之女兒。」

呂羣山尋思一陣，才道：「三潭谷的萬老婆婆，與田先生怎樣稱呼？」

田亮道：「萬老婆婆乃在下岳母。」

呂羣山又沉吟半晌，道：「既然田先生與萬老婆婆，乃岳婿關係，本座暫時倒不欲與閣下交手了。」

田亮道：「却是何故？」

呂羣山道：「本座欲借田先生之口，向萬老婆婆商議一件事情。」

田亮道：「是甚麼事？」

呂羣山道：「本座希望貴谷不與本教對敵，彼此河水不犯井水，本座可以保證，不論何時何地，都不與三潭谷的人爲難，至於令千金，本座也可以立即將之交還，未知田先生意思如何？」

田亮搖頭一笑，道：「呂教主之建議，請恕在下難以辦到。」

呂羣山神情一變道：「却是何故？」

田亮嘆了一口氣，才道：「萬老婆婆曾折箭爲誓，誓取令師之首級，並將千魔教全體上下，盡數誅滅！」

此言一出，羣魔皆是面色大變！

呂羣山也是面色鐵青，說道：「本教與三潭谷向無仇怨，何以萬老婆婆竟立此誓？」

田亮冷笑道：「你何以知道萬老婆婆與貴教無仇？」

呂羣山道：「本教自創立以來，從未到過華山三潭谷，更未曾與三潭谷中高手動過武，彼此各在天南地北，何以會結仇怨？」

田亮哈哈一笑，道：「胡無求早在三十八年前，便與萬老婆婆有一段過節，你可知道麼？」

呂羣山道：「誰是胡無求？」

田亮道：「胡無求，便是令師尊胡老妖，爾身爲胡老妖的衣鉢弟子，却連師父的名諱也不知，豈非一件可笑之事麼？」

呂羣山面上一陣發白，無言以對。

田亮語音微頓，又道：「令師尊的來歷，你又可知道麼？」

呂羣山雖然口齒過人，但此刻却被田亮問得啞口無言，胡老妖的來歷，他確然是完全不知道的。

田亮冷冷一笑，道：「胡無求的來歷普天之下，祇有三潭谷的人，才會知，如今，你且不妨聽聽，令師尊的來歷，與萬老婆婆的過節。」

當下田亮便將胡老妖的來歷，說了出來，原來胡老妖乃是萬老婆婆的師弟，早年同拜於三潭谷谷主門下，當時三潭谷的谷主，乃武林異人「風雷神叟」慕容賢，提起了慕容賢，人人都會肅然起敬，因爲慕容賢不但武功極高，而且仁義過人，其名望之高，着實無人能及！

可是，慕容賢却收錄了一個忘恩負義的弟子，他就是胡無求！

胡無求爲了要學成慕容賢的獨門絕技，竟不惜殺師盜書，毒殺了慕容賢，盜走了三潭谷的鎮山之寶——萬變奇功秘笈！

三年之後，胡無求技藝大成，已將秘笈上的武功，完全練就，並且四處招納黑道高手，爲非作惡！

慕容賢的死訊，並沒有傳開，祇是隱藏在三潭谷中每一個人的心裏！

萬老婆婆接任了三潭谷谷主之職，她才上任，便折箭爲誓，要取胡無求的首級，作爲師父慕容賢的祭品！

可是，萬老婆婆找不着胡老妖！

胡老妖出現江湖，不外八九個月，便在嵩山敗陣，逃走無踪！

萬老婆婆找尋了三十五年，始終不知胡老妖的下落！

到最後，千魔教死灰復燃，萬老婆婆自然不會放棄機會了！

她已遣派了十五位高手，去毀滅千魔教！

那十五位高手的武功，深淺不一，其中最低武功的，便是田小鳳！

然而，若說田小鳳武功低微，那是絕對說不通的。她祇是比那其餘十四位高手武功爲低，但事實上，她却有力量，去擊敗周力和禰棠！

由此可見，餘下來那十四位高手的武功，是何等厲害了！

其中一位，便是田亮，他也是萬老婆婆所派遣十五位高手之一！

呂羣山知道了胡老妖的來歷，也知道了三潭谷的高手，已奉命來毀掉千魔教！

但呂羣山並不畏懼，他對於自己的武功，極具信心，因爲胡老妖曾告訴他，他學成了胡老妖的武功，便可以天下無敵，沒有人能夠抵禦他的武功！

呂羣山深信不疑！

因此他又恢復了那傲然的神態，冷冷地向田亮道：「既然三潭谷已與本教誓不兩立，本座也沒話可說了，田先生，請出手罷！」

田亮哈哈一笑，向呂羣山道：「在下已決定與呂教主決一死戰了，但在下自問並非呂教主之敵，因此，在下已邀請了軒轅莊主，聯手向呂教主請教！」

呂羣山冷然道：「兩位存心向本座挑戰，儘管發招便是！」

軒轅悟沉聲喝道：「好狂的小子！」

喝聲甫落，雙首飛龍杖已疾然掃出！

呂羣山十分自負，不閃不避，伸手便向鋼杖拏去！

但軒轅悟的招式，却來得十分兀突，看去明明是橫掃的一杖，攻到身前之際，竟自變了招式，變成了直衝之勢！

勢子之快，猶勝疾箭！

呂羣山微微一凜，奈着形勢，祇好將手收回，退後丈許，恰恰閃過那直衝的一杖！

軒轅悟的杖勢才起，田亮已十分精警地，暗中推算呂羣山退後的位置。他頭腦精明，算得十分準確，使他揀到了最利於出手的方位，他手中的摺扇，立時出擊！

這一擊，似虛似實，若有若無地發了出去！

呂羣山想不到田亮斯斯文文的，居然出手如此刁鑽，像一條狡猾的狐狸！

呂羣山沒有接下田亮那一扇之擊，他又退開了丈許，避了開去。

陡地，呂羣山的反攻來了！

掌風呼呼，直逼軒轅悟！

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殺着，沒有留情，也沒有破綻，這是天下一等一的上乘掌法！

軒轅悟的內家氣功，雖然不弱，但也抵擋不住，蓬然一響，軒轅悟右腕被擊，雙首飛龍杖噹聲落地！

田亮沉住氣，不停地揮扇進攻，始終不得要領，沒有擊中呂羣山！

軒轅悟雖然右腕被擊，但却仍十分勇猛，他獨掌運勁如風，「劈劈嚦嚦」地出掌與呂羣山遊鬥！

呂羣山的神態，愈戰愈是陰沉，一張俊臉，變得冷冰冰的，而且，還鋪上了一層濃厚的殺氣，他的心中，早已決定要將兩人斃在掌下！

爲了雄霸武林，呂羣山不惜和三潭谷的高手作對！

爲了一己私心，呂羣山也不惜和天下所有高手作對！

呂羣山的野心，和他父親呂虔一樣大，兩父子的手段，同樣地凶殘，同樣地惡毒！

這兩父子的朋友，都是豺狼，都是蛇鼠，沒一個安着好心，皆是唯恐天下不亂之輩！

而這兩父子的敵人，則是忠良義士，和天下間千千萬萬的蒼生！

田亮和軒轅悟，也早已下定決心，要將呂羣山殺掉！

可是，呂羣山的武功，確是太厲害了，田亮和軒轅悟雖然都是武林上頂尖的高手，却也沒有辦法佔上絲毫勝算，反而落了下風，被呂羣山攻得險象環生，節節敗退！

陡地，一陣冷笑，自半空響起！

笑聲並不很大，但却充滿了震人心絃的力量，使人聽來，不期然打個寒噤！

呂羣山聽得心頭一震，暗道：「好強的內家眞氣！」

抬頭看去，祇見一個白髮老婦，身穿錦繡華服，手持一根木拐，緩緩地從一棵巨榕之上，躍了下來。

白髮老婦從那榕樹之上躍下，距離地面足有四五丈高，但那白髮老婦落下來的速度，却一點也不急促，倒像是一片輕輕的樹葉，徐徐地飄了下來一樣！

這等上乘的輕功，連呂羣山也不由看得一呆！

顯然，這白髮老婦，就是名震武林，華山三潭谷的谷主萬老婆婆了！

萬老婆婆才一現身，禰棠侯廣，和幾位曾經見過萬老婆婆的黑道高手，都不禁面色灰白，冷汗如雨！

呂羣山見萬老婆婆也來到了俠義山莊，遂暫時停手，靜觀來勢！

萬老婆婆的年紀，老得使人無法估計，但她炯炯電射的目光，却使人不敢逼視，她手拄木拐，從容不逼地，直向呂羣山趨至。

萬老婆婆的面色，比起呂羣山還要陰沉幾分，而萬老婆婆面上的殺氣，也比呂羣山的殺氣濃厚，看來，這兩大高手，是勢難善罷的了。

祇見萬老婆婆冷冷一笑，道：「你是胡無求的弟子麼？」

呂羣山也是冷冷一笑，道：「本座正是。」

萬老婆婆面色倏地一寒，怒道：「你這畜牲，當着老身面前，也敢自稱『本座』，你可知老身是誰麼？」

呂羣山哈哈狂笑道：「你雖是三潭谷谷主，難道本座便要怕你麼？」

萬老婆婆怪嘯一聲，喝道：「狂妄畜牲，看杖！」

呂羣山深知萬老婆婆武功厲害，自己是否她的敵手，尚在未知之數，乍聞萬老婆婆「看杖」二字，不由一凜，忙使出一招「倒掛天河」，閃身開去！

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立時自呂羣山身後傳來。萬老婆婆說打就打，一根千年松木刻造的拐杖，挾着萬老婆婆驚人的內力，擊在一塊大石之上，那塊大石，立刻像被炸藥爆開一樣，一蓬碎石，漫天洒開，激射到羣魔聚集之地，立時將十多個魔徒，打得腦漿飛濺，慘呼倒地！

萬老婆婆運拐如飛，直逼呂羣山，呂羣山連忙掏出一雙七首，一柄稍長，一柄稍短，使用起來，有互輔互助之妙，雖然七首短小，但呂羣山一掏出那雙七首，兩蓬刺目的金光，便已射出，連萬老婆婆也不禁被那兩蓬金光，照得眼目昏花，險為呂羣山所算！

但萬老婆婆終究是頂尖高手，功力不比尋常，略一鎮定心神之後，便再也不爲强烈金光所惑，可是，呂羣山却已藉萬老婆婆昔才眼目昏花的機會，搶了先機，以險辣的招數欺身進攻。

呂羣山手脚靈活，猶勝乃師胡老妖，一佔先機，便宛如狠虎般猛攻萬老婆婆。

萬老婆婆一着之失，祇好改攻爲守，步步爲營，封住門戶，絕不給予呂羣山絲毫的機會。

呂羣山幾番想冒險出招，都强抑下去，這一戰的勝負，着實關係重大，自己若能打敗萬老婆婆，則普天之下，還有誰是自己的敵手？那時，整個武林，便會落在自己的手中，大可以暢所欲爲了，但假如自己戰敗的話，那麼，一切理想，都會立刻如同泡影般破滅！

是以呂羣山攻勢雖然看來凶狠，其實他和萬老婆婆一樣，步步爲營，極之謹愼的，這一戰，實在是關係重大，不容稍爲有錯失的！

呂羣山一口氣攻了五十多招，每一招都逼得萬老婆婆後退一步，五十多招下來，萬老婆婆已經被呂羣山逼退了八九丈遠了。但是，呂羣山仍然沒法傷得了萬老婆婆！

呂羣山的額上，漸漸地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遇到像萬老婆婆這般難纏的人物，暫時他雖佔了先機，但却久攻不下，再打下去，實在是一塲絕無把握的仗。

呂羣山對自己的武功，一向十分有信心，因爲他經常和一般人所稱的「高手」交戰，結果那些「高手」都被他輕易地打敗，使他養成一股傲氣，認爲自己已是天下第一高手了。可是，如今他對這份信心，已大爲動搖，他每一招攻向萬老婆婆，結果都無功而退，但以前他用這些招式，却是攻無不克，無往而不利的。

呂羣山愈攻愈急，愈急愈不濟事，萬老婆婆看在眼裏，不由口角抹起了一絲得意的微笑，祇要呂羣山沉不住氣，萬老婆婆便大有機會，重重敲他一記木拐了。

果然，呂羣山的破綻來了。

呂羣山左脇之下，有了破綻，萬老婆婆目光如炬，一眼便已看到，手中木拐一揮，呼一聲掃至！呂羣山大吃一驚，閃避不及，立時中拐！

拐力之重，何止千斤，任憑呂羣山功力深厚，也不由被打得血氣翻騰，口中一甜，鮮血已自腑臟湧出。

萬老婆婆一拐擊中了呂羣山，第二拐又向呂羣山當頭而下！

呂羣山急忙之中，竟將口中鮮血，當爲暗器，一支血箭，夾着驚濤裂岸的內家眞力，直向萬老婆婆迎面射至！

萬老婆婆一招使老，不虞有此一着，如何閃避得開。在閃無可閃的情況之下，一灘血水，便被迎面擊個正着！

羣雄睹狀，不禁大吃一驚。

那一支血箭，可說是呂羣山畢生功力之所聚，力道足以碎碑裂石，萬老婆婆在冷不提防之下，被迎面擊中，自然是凶多吉少的了。

刹那之間，呂羣山實在是高興到了極點，萬老婆婆死了之後，自己便是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

可是，他的高興，並沒有維持了多久，祇是一霎眼間，他便再也高興不來。

萬老婆婆雖然被那口鮮血迎面擊中，但她那由上而下，擊向呂羣山頭頂的一拐，仍然落了下來。那一拐，不偏不倚，恰恰打中了呂羣山的天靈蓋頂！

呂羣山的腦袋，立刻響起了一聲異響：「波」的一聲，天靈蓋碎了，血漿腦汁，一股兒濺飛起來，他那英俊的俏臉，已變成歪歪曲曲，眼珠突出，不成人形了。

萬老婆婆滿臉之上，都是鮮血，她哈哈地笑了一笑，也隨即倒在地上死去！

呂羣山一死，羣魔立時大亂，俠義山莊的高手，也蜂湧而出，一塲劇戰，又在俠義山莊外爆發！

這一戰，直至日盡西山，方始結束。這一戰的結果，十分慘烈，千魔教的高手，僅數人倖免，逃得出去，其餘的，都在正派俠士攻勢如潮之下，盡皆慘死，落得一個悲慘收塲。

至於白道高手，也死傷頗重，「黑衣神掌」袁豹，被斬一斧咽喉，已然死去，死狀甚慘，而他伏屍之處，正好就是他殺死「神火天君」焦烈的所在。

半年之後，呂羣山的父親呂虔，被朝廷忠義大臣派刺客暗殺死去，而胡老妖也在極度孤淒之中，懸樑自縊！

莽莽江湖，殘殺之事，無日無之，就像大海中的浪潮，此起彼伏，永無了結之期。

（續完）

「粉骷髏」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編者·

陳金泉一棍顯奇能

麥海雲

一般人提起鐵橋三的大名，都知道他是洪門高手，雙臂如鐵，名列廣東十虎的前五虎之內，拳脚了得，可是，他的棍法也是很厲害的，甚至一傳再傳，由他末期入室弟子「石磨崧」傳到相士陳金泉的手上，仍然虎虎有威。

陳金泉並無敎頭，一生以相士度活，大概是五十年前，在廣州市的城隍廟前擺檔，生意頗佳，加上了他爲人十分和氣，從不與人結怨，故此他絕不需要動武，至於他握棍與强敵交手，只是形勢逼人，不能不門，料不到只門一次就使他的名氣響起來，登時威震武林。

那天他逼於門棍的原因，是因爲他與友人大槽澤和阿恩兩人約好，前往小港關帝廟看戲，就在那邊惹禍。

那個關帝廟每逢農曆六月二十四，便是關帝誕辰，搭棚演戲，十分熱鬧，一向由蔡館的人維持治安，敎頭蔡浩，身高力猛，擅使的一柄大耙有四十斤重，名震東莞，綽號大耙蔡，他照例只是座鎮，除非門人打輸，不會出頭的，那天合當有事，陳金泉等三人走到小港的廟前，阿恩恃着手上有些功夫，不肯購戲票就想闖入戲棚，蔡館的人阻止他入內，他一發招就打低了幾個，刹時間，二十多人包圍他，他門不過那些人，且又無法跟陳金泉以及大槽澤聯手作戰，只好施展渾身解數，突圍而出，幸虧他熟悉水性，撲海即可逃生，至於陳金泉以及大槽澤二人，想從海上逃走，已不可能，逼於落荒而走，僥倖關帝廟前有許多空地，他們很快就越過空地逃出，總算暫時逃過這一關，可是，空地對開之處是草叢，兩邊蘆葦，只是中間的一條小徑可以走動，兩人沿着小徑向前衝，手上無任何一種武器，如果前面有人攔住去路，那就要硬碰硬的打起來，故此，他們仍是未脫險地的，陳金泉藝高人胆大，走在前面，走不了多遠，忽然看見一個彪形大漢攔住去路，手執長棍喝問他們是誰？

陳金泉定神一望，此人所握的只是一條長達丈六的八卦棍，顯然是外行人了，不覺失笑起來，放胆疾走過去，誘他發棍攻來。

喜歡練武之人都明白這一點，棍有長短之分，凡是八卦棍，一定要在特別空曠之處打鬥，才可以發揮它的威力，如果在小徑作戰，兩邊都是蘆葦，那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原因是棍長一丈六尺，收棍不易，且又草長路窄，唯一的棍法只是向前衝刺，根本上無法橫棍掃來的，有了這種限制，八卦棍反而比不上齊眉棍或鼠尾棍那麼靈活，故此陳金泉一眼望去就覺得他「好打有限」，放胆直衝。

陳金泉成竹在胸，料定這傢伙看見有人衝來，必然是化棍爲槍，向前刺出，他十分鎮定，施展鴛鴦步應付，一口氣衝到距離這傢伙五六步，忽然退後，又再衝前，因此之故，此人刺來的長棍就無所適從，刺得太盡，担心被人抓住，刺得太短，則又鞭長莫及，顯得有點窘，由上風變成了下風，陳金泉哈哈大笑，趁着他最後一次衝刺剛剛收棍之際，使勁標前，雙手握棍一拉，補加一脚，這傢伙就給他奪取了八卦棍，還給他一脚踢落小涌，陳金泉有棍在手，恍如生龍活虎，衝出小徑，置身於另一處山地，略有崎嶇，碰上了蔡館的門人繞道走過來兜截，他殺得性起，雙手握住八卦棍中央，使它貼身發力掃出，棍頭棍尾都可以橫掃，望之有如兩枝鼠尾棍，他用的是腰勁，對方所握的大棍細棍，一碰就飛開，雖然他要掩護大槽澤撤退，有些困難，他仍可以應付得來，實在是難得的，在旁看熱鬧的觀衆，無不喝采，只有一人，臉色如鐵，忽然大喝一聲，撥開各人走出，叉手而立，此人就是當地蔡館的敎頭蔡浩。

一來蔡浩神高神大，二來他是坐館的「敎一」，手上有些斤兩，三來他擅於使用一柄大耙，綽號「大耙蔡」，人所共知，料想他跟陳金泉必有惡門，紛紛退開，陳金泉發覺對方停戰，且有一名高大漢子叉手站着講話，身邊另有一人執大耙拱衞，料想此人必是蔡大耙了，立刻收棍，喊了一聲「蔡師傅」，然後解釋幾句，還說他奪棍作戰，逼於無奈，理該還棍告退。

陳金泉執禮其恭，無奈蔡浩看見門人集體搏門打輸，下不了台，且又恃着他的大耙犀利，剛好是八卦棍的尅星，不肯和平解決，堅持要跟陳金泉比武，並說：「今日之事，非打不可，如果你勝了我，你隨時走開，無人阻擋，輸了就留在此地養傷好了，我也不會使你喪命的，不過，會無好會，門無好門，你有胆就應戰。」

他說話之聲極響，口出大言，陳金泉不能忍受，說：「好的，我就用長棍跟你比武，一言爲定，各位鄉親父老作證，如果眞的我贏了，即可鬆人。」

說完，他緊握八卦棍，與蔡浩遙遙相對，蔡浩大喝一聲，先從門人的手中接過大耙，往上一挺，然後把它由上邊冚落，隨即由低處向上一兜，這一招叫做「先斬後奏」，煞是厲害，只見陳金泉的八卦棍擋了兩招就給大耙的耙齒吃住長棍，既不能收，又不能刺，十分狼狽。

跟着蔡浩大喝一聲，把大耙使勁往上一挑，想把對方連人帶棍挑到半空，殊不料他剛剛發力，陳金泉即時脫手，雙手在長棍上面使勁一按，借力竄到前面去，一個穿心腿，把蔡浩踢倒，大耙和長棍一齊飛開，然後雙手把蔡浩高高的擧起來，靠他做擋箭牌，逐步退後，一直退到船邊，說了一聲：「得罪了，蔡師傅！」便即聳身跳到船上去。

大槽澤看見他佔盡上風，他上船，一齊跳上船，很快梢公把小艇搖開，兩人安然逃去，至於蔡浩，大敗於陳金泉的棍下，自覺面目無光，翌日黯然離去。

上述的一頁武林軼事反映出來，任何一種武器都可以戰勝强敵，問題只是那一個使用武器的人是否够火候，把它的優點盡量發揮。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金不換（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素文假冒上官玉來到君山總寨找到金不換，金不換帶她去絕對禁地石屋中，在山洞中有一華麗的起居室，那裏他們見到眞正的上官玉，此時杜素文才知上官玉早已投效金不換，而自己却因消息欠靈而冒充上官玉的字號在自投羅網，金不換此時封了杜素文武功心法手抄本沒找到，倒成階下囚……在後山峭壁山發現一大一小猴子在活動，金不換下令手下將兩只猴子捉住，次日僅捉到小猴，而大猴却捉不到，金不換早懷疑那不是眞猴，實際那是帥振川化裝的，他和賈斯文等在一秘密山洞中商策制住金不換的事……

冒險陷圍　血債血償還

金不換道：「是的，由於我先發現這兒，我更斷定，死者當中，至少有一個是女的。」

諸葛明道：「那麼總寨主一定是另有發現了。」

「不錯，」金不換探懷取出一枝綰髮用的碧玉釵，幌了一下道：「這不是男人身上所應有的，是嗎？」

諸葛明道：「好極了……要追查那冒充混入本寨的奸細的話，這是一個很好的綫索。」

金不換點點頭道：「現在，對於我方才所說的，隨時隨地當心敵人在你身邊的話，該不致在心中以爲我是故意危言聳聽了吧？」

諸葛明苦笑道：「總寨主，屬下可壓根兒沒這麼以爲過啊。」

「沒有就好！」金不換笑了笑道：「還有疑問嗎？」

諸葛明沉思了一下，道：「只有一個疑問，這兒的秘密，總寨主是怎麼樣發現的？」

「當然，這不是巧合，也絕對不是僥倖。」

「難道說，總寨主早有這預感？」

「那倒不是，你也許不知道，自從發現那兩隻可疑的猴子之後，我大部份的精神與時間，都用在搜尋他們的秘密通路之上。」

「秘密通路？您……怎會有這種奇想的？」

金不換拈鬚微笑道：「你想想看，本寨四週，防守得有如銅牆鐵壁，如果沒有秘密通路，難道那些鼠輩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諸葛明點點頭道：「不錯，這倒的確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金不換道：「現在，這已經不成爲問題了，陸地上，我已確定沒有漏洞，而且順便發現這毀屍滅跡的秘密，算是一項意外的大收穫。」

諸葛明道：「這意外的大收穫的確值得慶幸，只是，那秘密通路還沒找到。」

金不換道：「秘密通路雖然沒找到，

但我已確定它一定在水底。」

「水底？」

「是的，咱們這總寨下面的山洞，四通八達，其中一定是有些通道是通到湖水中……」

諸葛明苦笑道：「這……要找起來，可就費事了。」

金不換拍了拍他的胸脯，笑道：「現在有了這個法寶，就毋須那麼費事去找那水底通路啦。」

諸葛明「哦」了一聲，道：「你說的是那枝碧玉釵？」

「是啊，這是他們的百密一疏，沒想到玉器是不怕化骨丹的。」

「不是他們百密一疏，是總寨主你的洪福齊天。」

金不換一蹙眉峯道：「這兒的氣味實在難聞，走，咱們換個地方，好好商量一下……」

× × ×

金不換够精明，到目前爲止，他對敵情的研究，有如身經目睹，算得上是料事如神。

但他的福氣却並不如諸葛明所說的「洪福齊天」，因爲，當他偕同諸葛明進入這山谷中時，他們的行跡，已被賈斯文發覺了。

賈斯文是隱身於谷頂的密林中，由於他得到暮色與林木的雙重掩護，算得上是敵明我暗，因而他能看到金不換諸葛明二人的行動，而金不換諸葛明二人，却沒法察覺有人在谷頂窺伺。

至於賈斯文是否已聽到金不換諸葛明二人的談話了呢？這很難說，但依常情而論，以賈斯文的功力之高，要是施展「天視地聽」之術，是應該可以聽到他們二人的談話的。

可惜的是：金不換諸葛明二人要「好好商量一下」的那些更重要的話，却因爲起身離去而沒法竊聽了。

當金不換諸葛明二人離去之後，賈斯文也以最快的速度潛回他藏身的山洞中。

他，一進入山洞，就看到一個穿着全身水靠的人在洞中不安地來回踱蹀着。

那是笑羅刹呼延小鳳。

呼延小鳳可能是心事太重，兼以賈斯文的步履又是悄無聲息，因而賈斯文已潛入洞中，她竟不曾察覺，直到賈斯文輕輕咳了一聲，才使她察覺過來，拋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你……好壞。」

賈斯文笑道：「知道我壞，爲甚麼還要跟我好？」

呼延小鳳嫣然一笑道：「可能是前一輩子欠你的吧。」

賈斯文正容說道：「小鳳，我一再交代妳，不許到這兒來，爲何不聽話？」

呼延小鳳道：「我不放心，這兩天，我一直心驚肉跳的，怕你會出事……」

賈斯文道：「別孩子話，我不是很好嗎？」

呼延小鳳道：「可是，我看得出來，你一定有很嚴重的心事。」

「你猜對了。」賈斯文苦笑了一下，道：「妳也來得正是時候，現在，請妳馬上回去，叫賈斯文立刻到這兒來。」

呼延小鳳偏着頭，嬌哼一聲道：「哪有那麼簡單，先告訴我，爲甚麼？」

賈斯文沉吟了一下，將他方才所見到的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然後加以補充道：「妳想想看，這是多麼嚴重的事。」

呼延小鳳道：「是的，情況的確是很嚴重，所以，我答應馬上就回去，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你必須先答應才行。」

賈斯文道：「說出來試試看。」

呼延小鳳道：「我將賈忠叫來之後，我也要參與行動。」

賈斯文毅然地道：「不！這要求我不答應。」

呼延小鳳將她的嬌軀偎了上去，雙手環住他的頸子，滿臉誠摯地道：「我知道，你是不忍心讓我去涉險，但千萬個理由抵不上『我愛你』三個字，所以，不管怎麼樣，我是參加定了。」

「小鳳？妳這是何苦來！」賈斯文一臉的苦笑道：「知道嗎？妳這不是愛我，是增加我心靈上的負荷。」

呼延小鳳嬌笑道：「活該。」

賈斯文道：「還有，如果再等上十來天才發動，我有八成以上的勝算，但天公不作美，情況劇變，逼得我不得不提前發動，現在，我只能有五成勝算，妳想想看，這是多危險的事。」

呼延小鳳道：「這樣，我更應該參與，一方面表示我倆禍福同享，生死與共，另一方面，多一個我，至少可以增加一成勝算。」

賈斯文輕嘆一聲道：「我眞把妳沒辦法，理由都給你一個人佔盡了。」

「你答應了？」

「我不答應，行嗎？」

「嘖」地一聲，呼延小鳳在他臉上親了一下，道：「賈大哥，你眞好。」

賈斯文輕擁她的柳腰，道：「小鳳，咱們多爭取一分時間，就減少一分損失，也等於是增加一分勝算，所以，妳必須快點走。」

「好！我馬上走。」呼延小鳳作了一個待吻的姿勢，媚笑道：「皇帝不差餓兵，先打發一點吧！」

最難消受美人恩，此情此景，賈斯文能拒絕嗎？

就當他們忘形地互擁着作深長的熱吻時，一陣「吱吱」怪叫聲驚擾了他們的好夢。

那是小黃，牠，圍繞着他們又蹦又跳，還向着他們頑皮地擠眉弄眼。

呼延小鳳佯嗔地道：「小黃討打！」

賈斯文却大笑道：「小黃，你來得正好……」

「吱」地一聲，小黃縱上賈斯文的肩頭，但牠並未帶來片紙隻字。

這是他們事先協調好的，如果小黃並未帶來片紙隻字，那是表示潛入魔巢中的人都平安無事，也表示是沒有甚麼重要的消息。

呼延小鳳抬手一掠鬢際青絲，嬌笑道：「賈大哥，現在，你可以懸心略放了，也正好教小黃帶信回去，通知他們提高警覺。」

「是的。」賈斯文揮揮手道：「我的姑奶奶，快點走吧！」

× × ×

當小黃回到金人俊的房間時，金不換也赫然在座，他們父子兩正談笑甚歡哩。

小黃似乎沒想到金不換也在房間中，牠，一楞之下，本能地將左臂背上背後，金不換有意無意之間，向金人俊飛快地瞄了一眼。

金人俊表現得若無其事地一派安詳。

金不換心中暗驚一聲：「小雜種，好沉着。」但他却同時向小黃招招手，含笑說道：「小黃，拾到了甚麼寶貝，給我瞧瞧。」

小黃睜着一雙金睛火眼，瞧瞧金不換，又瞧瞧金人俊，一副趦趄不前的尷尬神態。

金不換心中更篤定了，他暗中冷笑着：「現在，我看你們這兩隻小畜牲如何過關……」

金人俊却是滿不在乎地向小黃說道：「小黃，總寨主要看你的寶貝，還不送上去。」

小黃終於向金不換獻出牠的寶貝——兩隻還不太成熟的桃子。

金不換滿以爲抓到了鐵證，此刻，他只好以一串乾笑掩飾自己心中的尷尬，道：「小器鬼，眞沒出息，兩隻沒成熟的桃子，也當作寶貝，拿回去。」

小黃也眞够慧黠，牠接回桃子之後，居然還裝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樣子，刁着頭，默默地退向一旁，然後，「吱」地一聲，穿窗而出。

金不換站起身來，拍拍金人俊的肩膀，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俊兒，好好用功，我一定讓你根據自己的志願，自由發展……」

× × ×

約莫是二更過後不久，諸葛明悄然進入金不換的密室中，笑逐顏開地道：「恭喜總寨主，今宵大有收穫。」

金不換點點頭，道：「好！揀緊要的說。」

諸葛明隨手捧上一紙便箋，道：「你瞧。」

那顯然是由一紙糰重新攤開的便箋，上面潦草寫着：消息部份外洩，通知有關人員，隨時隨地防範意外。

雖然是寥寥數語，但涵義已經至爲明顯。

金不換「唔」了一聲道：「是小雜種的筆跡，由那兒得來？」

諸葛明道：「總寨主不是要我潛伏金人俊屋後的古松上，監視他的行動嗎？」

「唔……」

「方才，你離去後不久，金人俊也悄然外出，手提一包果皮，走向院外的垃圾箱，但不久之後，他又再度走向垃圾箱，扔下一些廢紙和果皮，約莫頓飯工夫過後，另一個人也出現在垃圾箱旁……」

金不換插口問道：「那是誰？」

諸葛明諂笑道：「是神機堂的香主向武！」

金不換道：「小雜種第一次去垃圾箱，是取小黃帶回來的消息，第二次才是放置他自己的便箋，等待向武去取走，你這便箋就是由向武身上獲得的？」

「正是，正是。」諸葛明笑道：「總寨主料事如神，屬下在那古松上，居高臨下，週圍數十丈內事物，盡收眼底。」

金不換截斷他的話道：「人呢？」

諸葛明道：「你說是向武？」

「不錯。」

「已被我制住，現在已囚禁在地下室中。」

「你方才制住向武時，能確定小雜種不知道嗎？」

「絕對不會知道，因爲，我是等向武回到他的宿舍之後，才出其不意，將他制服的。」

「有沒有驚動別的人？」

「沒有。」

「這是說，向武的被制，到目前爲止，除了你我之外，可能還沒有第三者的知道。」

「是的。」

「好！」金不換站起來，隱隱地一笑道：「你跟我來，先去抓那小雜種，待會，我要好好地消遣消遣他……」

× × ×

金人俊和衣躺在床上，昏黃燈光下，不難由他的眼神中和臉色上看出他心中的焦慮。

案頭的滴漏銅壺，已顯示二更二點，按常情說，早該就寢了，但目前的情況，他能睡得着嗎？

外面傳來清晢的更鼓聲，也傳來一陣輕快的腳步聲，他敢確定，那是三個人的腳步聲，而且，那顯然是向他的宿舍前走來。

如此深夜還有人前來，那是甚麼人？又是爲了甚麼？

一絲疑念掠過他腦後，使他本能地摸了摸腰間長劍的劍柄！

那輕快的腳步聲止於他的門口，房門上也立即傳出輕微的「剝啄」聲！

他坐了起來，沉聲問道：「誰？」

回答他是一個嬌甜語聲：「孩子，我是你杜姨，還有你爹和小文？」

金人俊心念一陣電轉，但他匆促之間也猜測不出這些人的來意。

房門啓處，並立門外的果然是金不換，和杜素文，杜小文母女等三人，金不換首先笑問道：「俊兒，還沒睡？」

金不換不愧是一隻詭計多端的老狐狸，儘管他此行心懷叵測，但他的神情和語氣，却很像是一個很慈祥的父親。

目睹此情，金人俊雖然疑念未消，但內心的緊張却已鬆弛下來，含笑答道：「我正在調息。」

「好！」金不換拈鬚微笑道：「你們不是一直都想瞧瞧那石屋的秘密嗎？」

杜素文也立即接口道：「人俊，你爹已答應讓我們去開開眼界。」

金人俊「啊」了一聲道：「那太好了，太好了！」

金不換意味深長地一笑道：「你們三個，一個是我的親家母，一個是我未來的兒媳，一個是我的兒子，都是我最最親密的人，石屋的秘密固然是絕對的，但對你們三個應該例外才是，剛好，今宵石屋中有一項很隆重的盛典要舉行，所以我才趁這機會帶你們一起去。」

杜小文拊掌嬌笑道：「金伯伯，那就快點走吧！」

金不換笑道：「就是妳丫頭性急。」

杜小文道：「不是我性急，如果遲了，錯過那個盛典，豈不是美中不足。」

「丫頭，妳忘了金伯伯是這兒的主人。」金不換得意地笑道：「主人沒到，那盛典怎能舉行哩！」

金人俊試探着問道：「爹！那是一項怎樣的盛典？」

金不換神秘地笑道：「先別問，到了那邊，自然就明白啦…。」

是的，到了那邊就明白了，但到時候一切都嫌太晚了。

在金不換的前導下，一行四人經後寨登上後山頂的瞭望哨——也就是那進入山腹密室的入口處。

瞭望哨中只有一個人——小諸葛諸葛明，而且，在他的醜臉上，是一臉不自在的苦笑。

金不換注目問道：「人呢？」

「死了。」

諸葛明的答話很簡單，但他的臉上和眼神却有着太多的表情。

當然，那些表情，也只有金不換能心領神會。

在諸葛明的想像中，他的主子一定會大發雷霆的，但事實上金不換却是聽如未聞，以非常平靜的語氣說道：「打開通道，到裏面再談……」

「是！」

通道的入口打開了，由諸葛明開道，金不換殿後，一行四人魚貫進入地道，誰也沒說話。

金俊人，杜小文二人還是第一次來這兒，自然免不了好奇而東張西望，就當他們走完人工通道進入第一個較爲開豁的天然石洞中時，金不換却突然發難，雙手齊揚，猝然點了金人俊和杜小文二人的「氣海」大穴——一如他一個月以前對付杜素文一樣，使他們眞力封閉，暫時成了一個平常人！

這情形，自然使杜小文發出一聲驚叫，也使杜素文發出一聲幽幽長嘆，但也是當事人之一的金人俊却顯得很平靜地苦笑道：「爹，你這是幹嗎？」

金不換含笑說道：「不幹嗎！只是，傻小子，你將你老子看得太差勁了。」

金人俊苦笑如故地道：「你這是從何說起？」

金不換道：「別急，你們都坐下來，慢慢談……」

他，邊說邊取出金人俊寫給向武的那張便箋，向金人俊手中一遞道：「這，是不是你寫的？」

金人俊飛快地向那張便箋瞄了一眼，點點頭道：「是的！」

他表現得出奇的鎭靜，那是像他這種年紀的人所罕見的鎭靜，就像是目前這攸關生死的劇變，和他毫不相干似地！

金不換也表現得令人莫測高深，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還是一副和藹可親的笑容，以一種閑話家常的語氣笑問道：「現在，你該懂得我方才的話意了？」

金人俊道：「是的，就這件事實來說，我的確將你太過低估了。」

金不換道：「現在，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告訴我，你是受了誰的主使？」

金人俊含笑答道：「是賈大叔……」

金不換笑道：「我早就諒準賈斯文這匹夫不懷好意。」

「不！」金人俊正容說道：「你錯怪他了，賈大叔的出發點是善意的，否則，我不會接受他的支配。」

金不換苦笑道：「人家要你老子的腦袋，還是善意？」

金人俊飛快地接口道：「你錯了，賈大叔不是要你的腦袋，只不過是要瓦解這個危害江湖的組織。」

「哦，這麼說起來，我倒還眞錯怪他了。」

「而且，這意思賈大叔也曾經向你當面暗示過！」

「我也還記得。」金不換苦笑了一下道：「孩子，你老子是强盜頭子，這是沒法改變的事實，現在，我問你，你除了配合賈斯文，想瓦解這個組織之外，是否也還承認我這個老頭子呢？」

「當然！」金人俊連連點首道：「不論如何，你總是我的父親。」

金不換道：「好！這才是我的乖兒子，我再問你，除了你和向武之外，這兒還潛伏有多少賈斯文的奸細？」

「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大概總有十來個吧！」

「你會不知道？」

「不錯，我只負責跟向武聯絡……」

金不換神色一整道：「孩子，有句俗語，虎毒不食兒，你老子雖然是强盜頭子，却也不至於比老虎更毒，難道你對你老子都不相信。」

金人俊苦笑道：「爹，不是我不相信，我是的確不知道啊！」

金不換扭頭向諸葛明問道：「向武是怎麼死的？」

諸葛明尷尬地笑道：「嚼舌自盡。」

「有沒有口供？」

「沒有。」

「你能確定他還沒將消息傳出去？」

「是的，因爲，在他取得這便箋之後，和被我制服之前，一直在我的暗中監視之中，並未跟任何人接觸過，而且，我敢確定，他還不知道這便箋的內容。」

金不換笑笑問道：「你怎麼能如此自信？」

諸葛明道：「總寨主聖明，任何人在那種情況之下，都不可能先打開來看，事實也已證明，當我在他身上取得這便箋時，還是一個小紙糰。」

「好，但願一切都如你所說，」金不換的話鋒又轉向金人俊道：「孩子，如果你不反對我，那有多好。」

金人俊正容道：「爹，我并不是反對你，我和賈大叔都只是希望促使你早點收手……」

金不換似乎沒聽到他兒子的話，而以一種極爲自負的語氣說道：「當代武林中，我已不作第二人想，而你，天賦極佳，此番經楊柳兒的特別調教之後，也成了年輕一代中的第一高手，如果咱們父子同心努力，有甚麼事不能完成的？」

金人俊道：「爹，你的事業，已進入巔峯啦……」

金不換截口說道：「你以爲，你老子

的慾望，僅止於作一個强盜頭子。」

不等金人俊接腔，又輕嘆一聲道：「這些都不必談了，現在，言歸正傳，對於賈斯文所派來的奸細，不管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不再問你，我自信有辦法能將他們一個個的揪出來。」

話鋒略爲一頓，才笑問道：「我想，對於我方才制住你的方式，你心中一定不以爲然？」

金人俊苦笑道：「沒有啊，其實，我壓根兒沒想到這問題。」

金不換道：「那種制住你的方式，雖然不够光明，但我有不得不如此做的苦衷，因爲，你不會束手就擒，我必須制住你，但由於你是我的兒子，我不忍心傷害你，所以，只好出此下下之策了。」

金人俊道：「爹，你這樣做雖然沒傷害到我的身體，却傷害了我的心靈。」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所以，我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了。」金不換笑道：「現在，你可以在這兒好好地反省一下，但我要特別警告你絕對不可擅自行動，否則，一切後果你自己負責。」

說完，他站起身來，一手攬住杜素文的柳腰，一手搭在杜小文的香肩上，口中却向諸葛明笑道：「老弟，咱們這盛典該散場了，你先回去，我待會再來……」

諸葛明離去之後，金不換又向金人俊笑道：「乖兒子，你在這兒好好地安心休息，我讓你的丈母娘和未婚妻在這兒陪伴你，免得你寂寞，你想想看，我是多麼疼愛你。」

說完，他也揚長而去。

× × ×

總寨主的公子金人俊通敵事發被軟禁的消息在君山總寨中不脛而走，金人俊所住的宿舍的週圍，也加强了警戒，就像是金人俊眞的被軟禁在裏面一樣。

當然，這些都是金不換所玩的花槍，其目的是在引誘賈斯文所派的奸細前來解救金人俊，也就是讓他們自動現形，自投羅網。

同時，金不換也根據那毀屍滅跡的現場所發現的那枝碧玉釵，暗中積極地展開偵查行動，算得上是雙管齊下標本兼施。

可是，大出金不換意外的是，擾攘了一夜一天，竟然是徒勞無功，金人俊的宿舍附近，固然沒人自投羅網，而那枝碧玉釵，經他向他自認爲絕對可靠的女眷們暗中查詢之後，也一致認爲沒看到過有人用這玩藝兒。

對於一向處於順境中爲所欲爲的金不換而言，目前這情形是够他難堪的，因而在老羞成怒之下，採取斷言行動，下令處死他的兒子金人俊，並訂於翌日黎明時份在總寨廣場上公開執行，而且，劍及履及，已在廣場上用乾柴堆起一個高台，並澆以大量桐油，準備將金人俊活活地燒死。

情況很明顯，他不是故作之態，而是決心這麼做了。

這一招，對金不換來說，是具有相重效果的，大義滅親，處死自己親生的兒子，對於他那衆多的手下，可以收到最有效的鎭懾作用，同時，也等於是向賈斯文「將軍」，逼賈斯文出面。

他這如意算盤，能行得通嗎？

× × ×

夜幕又已低垂，外弛內張的君山總寨，表面上却顯得出奇的寧靜。

作爲總寨司令塔的那幢靜樓——提翠樓，並沒金不換的影子，坐鎭裏面的，是他的狗頭軍師小諸葛諸葛明。

諸葛明眞沉得住氣，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煞有介事地在秉燭觀書哩！

一陣急促步履聲止於他的門外，傳出一個蒼勁語聲道：「啓稟軍師，前寨，白虎堂，和迎賓閣三處發生火警。」

諸葛明眞有泰山崩於前而不瞬的涵養功夫，聞言之後，他頭都不抬一下地漫應道：「很嚴重嗎？」

那蒼勁語聲道：「回軍師，不嚴重，火勢已被控制，馬上就可撲滅。」

「有沒有抓到縱火的奸細？」

「沒有。」

「好！本座知道了。」

那語聲蒼勁的人停了一下，由於沒接到指示，不便離去，也不敢再問。

就在這當兒，又一陣急促步履聲止於門口，傳來一個清朗語聲道：「啓稟軍師，有一位中年道姑已闖入水寨，她說她是少主的母親，是前來看少主的。」

這回諸葛明不再裝模作樣地看書了，他，將手中的綫裝書放下，沉聲問道：「那人姓甚名誰？」

那清朗語聲道：「那人說，她法號修緣，俗家姓名是柳迎春。」

諸葛明道：「她會不會武功？」

那清朗語聲道：「這個……小的不知道。」

諸葛明道：「好，傳令前寨，將她安置在賓館中，等候總寨主親自處理。」

「是……」

「還有，有關明晨處死金人俊的消息，絕對不許在那婆娘面前透露。」

「小的知道。」

「好了，你們都退下！」

「是……」

諸葛明開始背負着雙手，在室內踱起方步來。

「篤，篤，篤，」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諸葛明聽得很清楚，方才那兩個傳令的手下，分明都已經離去，之後，也沒再聽到有人接近他房間的步履聲，那麼，這位敲門的不速之客是誰呢？

因此，他心中「嘀咕」着，口中沉聲問道：「誰？」

「要命的……」

語聲分辨不出是男是女，却是尖銳刺耳，似乎不是出自活人的口中。

不像是出自活人的口中，那自然是出於鬼物之口。

諸葛明不信鬼，却相信敵人已到了他的身邊。

他，目注房門冷笑道：「諸葛明福大命大，想要我的命，可不容易！」

那尖銳怪聲道：「不見得吧！」

諸葛明道：「口說無憑，門沒上閂，請吧！」

那尖銳語聲道：「勇氣可嘉，眞有點大軍師的味道……」

話聲未落，房門突然被推了開來——

一股陰寒至極的冷風隨之捲入，使得諸葛明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燭光也隨之熄滅。

當房門被推開的刹那之間，諸葛明不但沒看到有人，甚至甚麼都沒看到，因爲，室外是一片漆黑，很顯然，室外的燈火也被對方弄熄了。

初夏的天氣，決不會有那種陰寒至極的冷風，諸葛明也決不相信有鬼，他明白，是對方練成了某種罕見的邪門武功。

他，心頭一凜之間，驀覺寒風輕拂，接連打了兩個冷顫，他明白，敵人已到了他的身邊，他的一身眞力已被廢掉了。

諸葛明身爲君山總寨的第二號實權人物，如此輕易的被廢掉武功，對方身手之高，已不難想見。

他，心神俱顫之下，脫口問道：「你……你是誰？」

由於四週一片漆黑，他只能藉着遠地燈光的餘光，看到他身邊是一道幽靈似的人影。

那幽靈似的人影沒答話，只是貼着他的耳朶悄聲說了兩句甚麼的，只聽諸葛明顫聲道：「你……你還沒死？」

「很抱歉！教你失望了。」那人的語聲也恢復正常，也聽得出來，那是賈斯文的嗓音。

諸葛明顫聲道：「當年，我……我是奉命行事。」

賈斯文道：「我知道，我可以不殺你，但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一頓話鋒，又沉聲問道：「告訴我，金人俊被囚禁在何處？」

此刻的諸葛明，表現得非常溫馴，也很合作，聞言之後，毫不猶豫地答道：「在後寨山腹中。」

「你主子呢？」

「現在可能在石屋。……」

「好！勞駕你陪我走一趟。……」

賈斯文顯然是已決心做開來幹了，只見火光一閃，案頭燭火復明，顯示在諸葛明眼前的賈斯文，居然是一身金不換的裝束，面目，神情，也和金不換有八成近似，所不同的是比金不換更具有一股無形的威嚴。

諸葛明目覩此情，不禁呆了一下，道：「哦！我明白了。」

賈斯文道：「你明白甚麼？」

諸葛明苦笑道：「前次在松林中，你就是那兩個假總寨主當中的一個。」

「不錯。」

「還有一位是誰？」

「你何妨多想想。」

「那……是帥振川？」

「你够聰明，走吧。……」

× × ×

金人俊和杜素文杜小文三人雖然已被軟禁了一天一夜，但他們却似乎都過得相當舒適，至少由表面上看來是舒適的。

約莫是當賈斯文在總寨中制住諸葛明的同時，金不換也突然出現在金人俊和杜素文母女等被軟禁的石洞中。

杜素文母女正在喁喁地低聲交談，金人俊却坐在另一個角落中閉目養神。

閉目養神的金人俊，當然沒看到金不換，但已經看到金不換的杜素文母女倆，居然也對金不換視如未見。

金不換精目環掃，然後凝注金人俊沉聲說道：「金人俊，睜開眼睛，我有話跟你說。」

金人俊閉目如故，但臉上却浮現一片笑容，道：「我正在聽。」

金不換道：「娃兒，很抱歉，我要告訴你一個最不好的消息。」

金人俊徐徐地睜開眼睛，平靜地笑道：「說吧！我自信能承受任何打擊。」

金不換聲音冷如冰地道：「我已改變了主意，決定殺死你，時間就在明天黎明時分。」

金人俊依然是平靜地一笑道：「多謝你的仁慈，我還可以多活這一夜。」

金不換冷笑道：「年紀輕輕，這一份沉着功夫，倒是少見。」

金人俊笑道：「如果我向你哀求，或者是痛哭流淚，就能使你收回成命嗎？」

金不換道：「那當然不可能。」

金人俊道：「我也知道不可能，所以我才樂得輕鬆，作得像個男子漢一點，不過，我也記得，昨宵，你還說過虎毒不食兒的話。」

金不換道：「別作戲了，你我心中都明白，咱們之間，沒有父子關係……」

說到這裏，有人前來報告一連串的壞消息：石洞中已發現神秘莫測的敵人；總寨內外發生三處火警；他的夫人柳迎春闖關求見；軍師諸葛明神秘失踪……

這些，雖然不會使得金不換暴跳如雷，却使得他一身長衫無風自動，精目中神光電射，連鬍子都翹了起來，那威態，好怕人！

相反地，對金人俊來說，這些都是好消息，尤其是有關他的生母柳迎春的消息，更使他暗中雀躍不已，但他表面上仍然是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

金不換猛吸一口清氣，强行抑制心中的激動，目注金人俊道：「娃兒，目前，只有你自己能救自己。」

金人俊也注目笑問道：「這是說，我不一定會死？」

「不錯，但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話。」

「好！問吧！」

金不換沉思着問道：「賈斯文是你的甚麼人？」

金人俊笑道：「我叫他老人家『賈大叔』，你說他是我的什麼人呢？」

金不換怒聲道：「我沒工夫跟你閑磕牙！」

金人俊道：「我是實情實說，信不信由你。」

金不換道：「你也早就知道，咱們之間，沒有父子關係？」

金人俊道：「不，不過，我對於我們的父子關係，早就有了疑問，所以，現在經過你的親口證明，我是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金不換道：「有關你的身世，賈斯文是怎麼對你說明的？」

金人俊道：「他老人家對我說的，也很對你說的一樣。」

金不換問道：「那你憑甚麼會有疑問的？」

金人俊道：「因爲，他老人家曾經一再地特別交代，你我之間雖然是父子關係，但要我必須隨時地當心你的暗算。」

金不換拈鬚沉吟着道：「奇怪？」

金人俊苦笑了一下，道：「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我，你會不會覺得可疑呢？」

「是的。」金不換陰陰地一笑道：「但你還是上當了。」

「誰上當了啊？」接口的是烟視媚行的上官玉。

上官玉兩手分別挾着一個鬢亂釵橫，顯得狼狽不堪的中年婦人，緩步行來，一面嬌笑道：「恭喜總寨主，抓到了兩個奸細。」

金不換笑道：「阿玉，還是妳行！」

上官玉媚笑道：「不是我行，是總寨主洪福齊天。」

她，邊說邊走到杜素文身邊，放下手中的兩個奸細，笑問道：「師妹，這二位，妳該不陌生吧？」

杜素文淡然一笑道：「很難得啊！妳還認得本門中的人。」

金不換搶先接口道：「阿玉，這兩個，也是姹女門中的人？」

上官玉道：「是的，她們都是我的師妹。」

「她們是跟賈斯文串通好的？」

「不錯。」

金不換目光在那兩個「奸細」週身上下貪婪地掃視着，一面猛嚥口水。

那兩個中年婦人，都有着中上之姿，雖然她們此刻身體被制，躺在地下，卻不但無損於她們的美妙豐姿，更特別具有一種撩人的韻味。

上官玉自然了解金不換的毛病了，目覩金不換的神情，不由掩口媚笑道：「我知道總寨主胃口奇佳，所以，她們都還是毫髮無損的。」

金不換拈鬚微笑道：「好！好！對於女人，我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妳還有多少師妹，乾脆叫她們一起來吧！」

上官玉道：「可是，她們都已經是三十歲以上的人了呀！」

金不換道：「我就是喜歡三十歲以上的女人，因爲，女人必須到三十歲以上才眞的懂得風情……」

杜素文忽然出指如電，點了上官玉的三處大穴，並冷笑一聲道：「好一對無恥狗男女！」

杜素文的動作太意外，也太快速了，快速得使功力高深莫測的金不換也來不及採取應變的行動，而上官玉已控制在她的手中，並已取得上官玉身上的長劍。

而且，杜素文母女倆顯然是事先以眞氣傳音協調好的，當杜素文猝然發難奏功的同時，杜小文也以最快速的動作，將她的兩位師叔（即那兩個被上官玉所制的中年婦人）移到靠洞壁的一個死角，並開始解開她們被制的穴道。

金不換不愧是一個見過大風大浪的梟雄，對於目前這意外事件，除了微微楞了一下之外，居然很平靜地向杜素文笑問道：「妳以爲封持阿玉，就可以向我討價還價？」

杜素文冷然地道：「沒甚麼討價還價的，我是姹女門的掌門人，她是本門叛徒，我有權隨意處置她。」

金不換含笑說道：「可惜這兒是我金不換的總寨，而妳也已成了我的壓寨夫人，哦！對了，妳的穴道也是她們兩個暗中替妳解開的？」

「不是的。」接口的是那兩個「奸細」之一，她們的穴道已被杜小文解開了。

金不換注目笑道：「我不信已經煮熟了的鴨子還會飛走，二位先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我叫苗金鳳。」

「另一位呢？」

「她是我五妹，叫丁玉嬌。」

「好名字，都是人如其名。」金不換輕鬆一笑之後，目光移注杜素文笑問道：「娘子，妳還沒回答我的問話哩！」

杜素文哼了一聲，沒接腔。

一直像一個看熱鬧的旁觀者似的金人俊插口笑道：「由我回答，可以嗎？」

金不換連連點首道：「當然可以。」

金人俊以左手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含笑說道：「就是區區在下。」

「是你？」

「是的，是我。」

「那麼，你的穴道又是誰替你解開的？」金不換問道。

金人俊笑道：「總寨主，我的穴道壓根兒就沒受制，你相信嗎？」

金不換輕嘆一聲道：「我不能不相信事實，我太低估你了。」

金人俊侃侃地說道：「你該記得，我所說的賈大叔所特別交代我的話，你也該明白，我是大覺大師的徒弟，我師傅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是當代武林中的第一奇人，我那代師傳藝的師姊楊柳兒即將出任北六省的武林盟主，如果我這麼輕易的被你制住了，我還好意思稱爲楊家將的弟子嗎！」

金不換道：「夠了，別得了便宜還賣乖。」

金人俊向他扮了一個鬼臉，笑道：「所以，你過於低估我的這一過失，簡直該打屁股。」

金人俊能笑，金不換可笑不出來，只是漠然地問道：「你已練就了易筋移穴的功夫。」

金人俊含笑點首道：「是的，雕虫小技，倒教總寨主見笑了。」

金不換冷笑道：「小雜種，本來你可以多活這一夜的，但現在，我必須立即收拾你。」

金人俊笑道：「行！希望你莫再犯甚麼過失……」

金不換以行動代替答話，向金人俊飛身撲了過來。

他們兩人之間，相距最多只有三丈，金不換這等高手，自然是一撲就到。

別瞧金人俊談笑自若，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但他內心却是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在全神戒備着。

可是，他沒想到金不換竟然是虛招，人到半途，忽地一個折轉，撲向杜素文母女等人的身前，身形未到，雙手電疾地凌空揚指連點——

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之下，杜素文，杜

小文，苗金鳳，丁玉嬌等四人已一齊被制，金不換並得意地向杜素文笑道：「阿文，這也算是以牙還牙。」

一旁的上官玉促聲嚷道：「總寨主，快解開我的穴道啊……」

也幾乎是在這同時，金人俊已悄沒聲地向上官玉身前撲了過來。

金不換一面飛身攔截，一面笑道：「乖兒子，你還嫩得很哩……」

「砰、砰、砰、」三聲巨震過處，雙方各被震退五尺有奇，居然是平分秋色的局面。

金不換苦笑了一下道：「乖兒子，我又低估了你。」

金人俊沒答話，只是徐徐揚起雙掌——他的雙掌已呈一片晶瑩而略帶黑色。

金不換入目之下，臉色一變道：「你……已練成了玄玉掌？」

金人俊微笑地道：「你不是也練成了混元罡煞嗎！」

金不換道：「誰告訴你的？」

金人俊道：「賈大叔。」

金不換道：「他也告訴你，玄玉掌是混元罡煞的尅星？」

金人俊含笑點首道：「是啊！」

金不換冷笑道：「可惜你的玄玉掌還不成氣候。」

金人俊道：「我的玄玉掌成不成氣候，咱們試過便知。」

金不換的背後，忽然傳出賈斯文的語聲道：「就算他的玄玉掌還不成氣候，加上我，也足够超度你了。」

金不換眞沉得住氣，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頭都不回一下，只是冷笑一聲道：「不見得！」

這時，甬道上出現兩個勁裝大漢，悄然向穴道被制的杜素文身邊欺近。

賈斯文沉喝一聲：「誰敢妄動，我先取他的狗命。」

話聲中，隨手一揚，「轟」地一聲，那兩個勁裝大漢身旁的岩壁上，已被擊得石屑紛飛，現出一個深達四五寸的斗大窟窿。

賈斯文距那岩壁，至少也在二丈以上，這凌空一擊，居然有偌大的威力，自然震懾得那兩個勁裝大漢倒抽一口冷氣，不敢動彈了。

金不換平靜地問道：「賈斯文，咱們是否該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賈斯文點點頭道：「是的，我也有此同感。」

金不換徐徐轉過身來，目光深注地問道：「先告訴我，你究竟是誰？」

賈斯文冷笑道：「你看我這長相和裝束，像誰呢？」

目前的賈斯文，等於是第二個金不換，如果是另一個不認識金不換的人驀地闖了進來，一定攪不清楚，誰是賈斯文，誰是金不換的。

金不換雙眉緊蹙，注目沉思着，沒接腔。

賈斯文道：「我提醒你一聲：十五年前，月夜泛舟湖心的往事，還記得嗎？」

金不換身軀一震，駭然橫移八尺，注目問道：「你……你還活着？」

金不換够沉着，也够奸滑。

這話怎麼說呢？

因爲，由表面上看來，他是由於驚聞他的對頭沒死而駭然後退的，如果向後退，必然退到金人俊身前，予金人俊以可乘之機，但他却向右橫飄，剛好飄向穴道被制的杜素文的身旁，與金人俊，賈斯文成犄角之勢，進可以攻，退可以挾人質以自保，而且，也由於他表演逼眞，使得他的對頭也沒加以阻撓，試想想他這一招，有多高明！

賈斯文向金不換投過輕蔑與怨毒的一瞥之後，才向金人俊苦笑道：「孩子，我才是你那罪孽深重，不可原諒的父親金不換。」

金人俊也苦笑了一下道：「爹！您千萬別這麼說，而且，我的心中也好像早有這麼一點預感……」

金不換慰然一笑道：「謝謝你！好孩子。」

金人俊蹙眉問道：「只是，您爲甚麼不事先說明？又要我前來認賊作父？」

金不換道：「這些，待會你會明白的，簡單的說，我要利用你在這兒的機會爭取時間，如果事先讓你知道內情，很可能給這匹夫看出破綻來。」

金人俊道：「那麼，這個冒充您的老賊，究竟是甚麼人？」

金不換向假金不換笑問道：「是你自己說明呢？還是由我說？」

假金不換又恢復了他那無比鎭靜的神態，冷冷地一笑道：「隨便。」

金不換道：「那就由我說好了。」

他，一頓話鋒，才目注金人俊苦笑道：「孩子，他是我的手下，也就是當年的神機堂堂主公冶仲。」

金人俊嘴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金不換沉思着道：「當時，還屬早創時期，南七省中，本總寨僅轄有四個省的地盤，由於想要積極擴充自己的勢力，十五年前的中秋之夜，我，他，還有當時還是一個香主的諸葛明，共駕一葉扁舟，遨遊湖心中，一面賞月，一面商談如何擴充實力的大計，可是，沒想到，他們事先已在酒中弄了手腳，當我察覺情況不對時，却是爲時已晚了。」

金人俊連忙問道：「當時，您是如何脫險的？」

「聽我慢慢說，」金不換苦笑了一下道：「當時我明白，既已中了他們的暗算，如果來硬的，只有自速其死，唯一的生路，是出其不意，跳水逃生，於是，我暗中凝功逼聚逐漸擴散的毒酒，陡地一個倒縱，潛入湖水中。」

「他們沒下水追擊？」

「怎會沒有，但他們兩個水性太差，黑夜中水中又太暗，所以我才僥倖逃脫，而更重要的是，他們自信我在水中絕對活不過半個時辰，因爲，他們在酒中不但下了絕毒的鶴頂紅，還下了化功散。」

「啊！」金人俊向公冶仲冷冷地一笑道：「好歹毒的手段！」

公冶仲淡淡地一笑，道：「其實，這也算不了甚麼，俗語說得好，無毒不丈夫呀！」

金不換沉思着道：「我自知逃生的希

望微乎其微，但求生的本能與必須活下去伺機復仇的意志，支持我逃過了第一關，也就是遠離他們所乘的那艘小艇。但由於潛游太久，眞力無法自由運用，所中鶴頂紅與化功散巳逐漸擴散，在絕望中，我浮出水面……」

公冶仲插口問道：「這時，恰巧有漁船經過，及時救了你？」

金不換道：「哪有那麼巧的事，不錯，當時是有救星來了，但不是漁船，是一條河豚……」

金人俊訝問道：「河豚會救人？」

金不換道：「河豚當然不會救人，牠只是味美而絕毒，你該聽說過拚死吃河豚的俗語？」

金人俊點點頭，道：「是的，我聽說過。」

公冶仲若有所悟地道：「我明白了，當時你在絕望中實行以毒攻毒，吃了河豚的內臟？」

「不錯，」金不換笑了笑道：「如所週知，河豚的毒在牠的內臟，當時，我將那河豚的肝和胆都一齊吃了下去。沒多久，我就昏過去了。」

金人俊接着問道：「以後呢？」

金不換苦笑了一下道：「以後，當我醒來時，我居然睡在一個山洞中，也是一個龜窩中。」

公冶仲笑道：「很不錯啊！你居然當上龜頭了。」

金人俊也笑了笑問道：「是烏龜救了您？」

「不錯。」金不換沉聲說道：「孩子，別只顧聽故事，也得注意敵情。」

這時，甬道口巳聚集着不少公冶仲手下的高手，一個個虎視眈眈，蠢蠢欲動。

金人俊劍眉一揚道：「我沒忘記，爹！你放心，只要誰敢妄動一下，我先取他的狗命。」

公冶仲拈鬚微笑道：「你們父子放心，我沒下令，他們不會動，你的故事沒說完，我也不會下令，好，請說下去。」

金不換笑問道：「公冶仲，你還記不記得，當你暗算我的前一年，我曾經放生過一隻特大的烏龜？」

公冶仲一怔道：「就是那冷血畜牲救了你？」

金不換道：「是的，因牠背上刻有我的名字，那是錯不了的，雖然牠是冷血動物，但牠那知恩必報的義行，却足以愧煞我們這些身爲萬物之靈的人。」

金人俊道：「爹！那烏龜有多大？」

金不換道：「比一張八仙桌的桌面還要大得多，最少也該有五百年以上了。」

金人俊道：「那巳算是通靈的仙龜了，眞難得。」

金不換道：「可不是，牠不但救了我的命，也等於保全了我的功力。」

公冶仲插口道：「此話怎講？」

金不換道：「你自己該明白，鶴頂紅乃天下至毒，當時我雖然以河豚之毒予以抵消，但河豚之毒畢竟比不上鶴頂紅，所以，我雖然暫時保全了性命，但餘毒未清，加以眞力渙散，人雖活着，却等於是一個活死人。」

接着，又注目繼續說道：「你該明白，像那種通靈的仙龜，是巳經煉成了內丹的……」

公冶仲訝問道：「是那畜牲的內丹救了你？」

「不錯，」金不換苦笑道：「我不知道我當時是甚麼模樣，但由那靈龜雙目垂淚，繞着我爬行時，我意識到我巳經是回天乏術了。」

說到這裏，他的精目中巳有淚光在流轉。

沉寂了少頃，他又娓娓地說道：「終於，牠停止爬行，向我注視了一陣之後，張口將牠的內丹注入我的口中，於是，我再度昏了過去。」

又停了一下，才長嘆一聲道：「當我再度甦醒時，所有全身的不適都巳消失，渙散的眞氣也能勉强凝聚，可是，那隻靈龜却巳死在我身旁。」

公冶仲也居然嘆了一聲道：「對你來說，那畜牲可眞是你的恩公了。」

「不錯，」金不換正容道：「我的上半輩子就只做過這麼一宗有點人味的事，想不到却因而救了我一命，所以，當時我許下心願，今後的有生之年，我一定改過向善，多做好事，否則，我就對不起那隻捨命救我的通靈仙龜了。」

公冶仲道：「你既然沒死，又恢復了功力，應該早就前來向我報復了，怎會拖到現在呢？」

「問得好，」金不換輕輕嘆一聲道：「由於那靈龜修爲還淺，尚未成氣候，所以，牠的內丹，消解我所中的鶴頂紅之後，剩下的效力，對我的功夫的幫助，也就有限得很了。」

公冶仲「哦」了一聲道：「這是說，你現在的一身功力，等於是從頭練起？」

金不換道：「不錯，這些年來，我一面潛修苦練，一面也在暗中注意你的行動，所以，對於這兒的一切，包括那石屋中的秘密，我都瞭如指掌。」

公冶仲道：「現在，你認爲時機巳成熟，可以向我討還這筆血債了？」

金不換道：「難道不應該嗎？」

公冶仲冷笑道：「可是你忘了，當初這爿基業，是用甚麼手段取得的？」

金不換道：「我不諱言我過去的罪惡，以往的君山總寨，是由牛民山手中搶過來的，但我是用眞功夫，不是暗箭傷人，而且，如果牛民山有後人向我復仇，我也決不皺一下眉頭。」

「我也沒皺一下眉頭。」公冶仲笑道：「好了，該說的都巳經說明，現在，我要向你問一個問題，可以嗎？」

金不換點點頭道：「可以，能够回答的，我不會讓你失望。」

公冶仲注目問道：「楊柳兒那批人，是否也到了這兒？」

金不換笑道：「很抱歉，這正是我不願回答你的問題。好在他們是否到了這兒，待會自有事實證明，你大可不必多此一問。」

公冶仲也拈鬚笑道：「金不換，你別以爲我是怕了他們才問這些，其實，我是衷誠希望他們來，趁這機會一網打盡，免得我以後再遠征北國。」

也不等金不換的反應，扭頭向聚集在甬道的那些高手們沉聲道：「你們都給我退下！」

「是……」

那些高手們於暴喏聲中，一下子都退走了。

金人俊却乘機向乃父問道：「爹！公冶老賊是否本來就跟您長得很像？」

公冶仲搶先笑道：「不！乖兒子，我不過是戴了一張巧奪天工的人皮面具，你瞧……」

說話間，他抬手向頸項間一抹，那張人皮面具也隨之徐徐地揭了起來。

那眞是一張巧奪天工的人皮面具，如非是公冶仲巳說明並自動揭了下來，誰也不會想到他的臉上戴有人皮面具。

不過，平心而論，公冶仲的身裁固然和金不換相仿，他的面部輪廓也有三分近似，所以，加上那張巧奪天工的人皮面具和刻意模仿的嗓音之後，就酷肖得令人眞假莫辨了。

金人俊注目冷笑道：「成天戴着這個撈什子，不難過嗎？」

公冶仲笑道：「你小子眞太嫩了，這玩藝自然只有在公開場合才使用，何況，習慣成自然，時間久了，也就無所謂難過啦……」

他，輕描淡寫地說着，却陡地一個轉身，將穴道被制的上官玉和杜小文二人，一手一個地挾在脅下，冷笑一聲道：「你們在這兒等死吧！老子少陪了……」

話聲還未落，人巳朝甬道中飛身疾射而出——

金人俊怒叱一聲：「老賊無恥。」

怒叱聲中，他也頓足飛身，啣尾疾追而去——

金不換臉色一變，沉聲喝道：「俊兒快回來！」

說話之間，他揚掌凌空一抓，希望以「大接引神功」將金人俊抓回來，但此刻的金人俊，一身功力巳不在乃父之下，以致使他的「大接引神功」沒收到預期的效果。

只見金人俊的身形一遲緩之後，又繼續向前疾射而去，只拋回來一句不完整的話：「爹！即使他到天邊，我也要……」

「轟」地一聲，一塊巨型鐵板打斷了他的話，也將通道封閉了。

這情形，使得一向從容不迫的金不換的臉上，現出一片無比焦急的神情。

杜素文也促聲說道：「金大哥，快將我們的穴道解開啊！」

這時，公冶仲的手下巳全部撤走，現場中只剩下金不換和穴道被制的杜素文，苗金鳳，丁玉嬌等四人。

金不換替其餘三人解開穴道之後，杜素文又連忙問道：「金大哥，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金不換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有着這片刻的緩衝，他巳鎮定下來了，只見他淡淡一笑道：「掌門人別急……」

杜素文截口嚷道：「此情此景，怎能不急，時間一到，你的兒子，我的女兒，都會玉石俱焚。」

「玉石俱焚」，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不錯，杜小文以一個黃花閨女的身份，穴道被制，落入公冶仲的手中，處境是令人担心，但金人俊雖然孤單深入，但憑他目前的成就，短時間內，決不會有甚麼危險的，「玉石俱焚」四字，似乎令人費解。

其實，說穿了，可的確是令人憂心如焚。

原來公冶仲所說的絕對禁地，也就是後寨那神秘的石屋中，住的全是當代武林中响叮噹的黑道巨擘，人數至少在五十名以上。

那些黑道人物，也包括各名門正派，像少林、武當等派的叛徒在內。

那麼多的黑道人物，在那石屋中幹些甚麼呢？

他們是在金不換的領導之下，各以自己獨門絕藝，去蕪存菁，共同研練一種邪門武功——血影神罡。

血影神罡本是魔教中的獨門邪功，研練時，需用百零八個男嬰的胎盤配藥，經百零八天的工夫才能練成，但練成之後，威力驚人，一舉手之間，就能使一個武林高手血液枯竭而死。

試想，百零八個男嬰的胎盤，最起碼也是二百一十六條人命，這是多麼殘酷的事，何況，當他們搜集那些男嬰的胎盤時，由於事先無法辨別孕婦所孕者究竟是男是女，因而最保守的估計，也得多加一倍的人命。

也由於這邪功的研練過于有傷天和，故魔教的歷任掌教，都一向列爲禁例。

由此，也足以證明，魔教的名稱雖然不好聽，教中弟子偏重享受，男女關係隨便也是事實，但却不是一個很壞的組織。

可是，自從上官玉跟公冶仲勾搭上，叛離魔教之後，血影神罡的秘訣也一併送給了公冶仲，狠子野心的公冶仲可不管甚麼傷不傷天和，籌備妥當之後，立即進行研練此一邪功的工作。

這，也就是杜素文與金不換合作，不惜冒險犯難，偕同兩位師妹，深入虎穴的原因。

目前，血影神罡的研練，巳進入第三個月份，也就是說，巳有三分之二的成就了。

公冶仲野心勃勃，妄圖君臨整個武林，除了他所統轄的南七省中水陸七十二寨之外，這批正在研練血影神罡的數十名黑道巨擘，是他所掌握的最大的本錢。

反過來說，金不換這邊，除了他父子倆和帥振川以及那個崑崙奴賈忠之外，就只有笑羅刹呼延小鳳和杜素文母女，及杜素文的幾個師妹了，可說是陰盛陽衰，即使再加上楊柳兒夫婦等三人，比起公冶仲來，實力方面也單薄得可憐。

也由於上述的原因，所以金不換必須於石屋中那批人練成血影神罡之前，予以消滅，才有必勝的把握。

最近這段時間中，他仗着對地底石洞路徑的熟悉，一面要金人俊混入總寨穩住對方以爭取時間，一面由水底秘道中運進火藥，準備由地底將石屋中的那批心腹之患一齊炸死！

這是金不換的如意算盤，但實行起來，可不是那麼簡單。試想，君山總寨是公冶仲的根本重地，它週圍湖面上的戒備，是何等森嚴。

——下期續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白玉跟着神智不清的朱逸跑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山頭，天黑之時，仍不見小白玉的兩個姊姊，便在山頭燃起了火堆，希望二人能找來，朱逸往找野菓，回來呼叫小白玉不應，焦急之下狂奔，弄得衣衫盡被勾碎，回來只見小白玉臥睡地上，他亦因受了夜寒發起熱來，醒來二人覓得一間道觀，入去借宿，不料道人在齋飯中放了迷藥，待醒來不見了小白玉，自己却在一輛往京走的車中，車子在尚書府前停下，下了車，正痴想顏如玉，却見顏如玉坐在一馬車內經過，驚鴻一瞥，使他對顏如玉更難忘懷，然而他還是收拾心神，入衙門投報考試……

醉會無雙女　醒作捉刀人

明日便是塲期，但這半多年來渴望一見的顏姑娘，今日却見到了，不但衣錦繡，更少了初在雪山中那風塵之色，何况她那時身上帶傷，難免憔悴，那有今日所見的豐腴，自也添姿色，那美也更增了幾分。但却不知，這數月來看看朝朝的苦相思，那飢渴的情人眼，添增了更多美，還有比天仙更美的嗎？那就是了，就是他今日眼中的顏如玉。

明日他就要下考塲了，但那顏如玉却無所不在，休想深埋在心底，買回來的文房四寶，他多一眼也不瞧，倒撫弄顏如玉那把親手削製的竹劍來，竹劍在燈光下，發出黃澄澄的光彩，光彩中，也有一張笑臉。不，他若然不能暫時忘去顏姑娘，那麼，書中不是眞有顏如玉，那卷中必會跳出顏如玉，他還能落筆寫文章，還能金榜題名麼。不，他得忘記她。

他把劍埋在枕下，關了門窗，因爲門外窗外，暗裏就有顏如玉，浮現出那張燦然的笑臉，但不行，顏如玉的笑臉又從那搖曳燈火中跳出來。

朱逸又開了門，跳了出去，大叫夥計，酒！拿酒來，醉裏也許還能一覺到天明，也許就能澆煩愁，忘記顏姑娘，金榜不能題名，他如何能慰死去的爹在天之靈，他十年窗下，不就爲了要完成爹未了心願麼？若然顏如玉恁般無所不在，他豈還能落筆寫文章。

酒，醉裏就會不知身是客，醉眼難睜，就不會見到無所不在的顏如玉了，醉裏迷糊，就不會再去想怎生分明昏倒在伽藍寺，醒來在那馬車中，也就不去驚疑僧非僧，了空也了了空空，小白玉會不會眞是小仙女，也就不去想了，當眞那小白玉會不會眞是小仙女？

他扔了酒杯，嘩啦一聲響，酒杯碎了，他這是怎麼了？不要想，怎麼又想了？抱起酒壺，他大口大口喝起來。

朱逸醉了，眞醉了，巳但斜的醉眼，突然睜大了，燈火乍暗復明，啊！呀！他忙閉了眼，再睜開，怎麼他醉眼仍見到她！顏如玉，就好像仍然站在他面前！

先前顏如玉無所不在，還不過是如現還隱，乍現乍隱的幻影，而現在，醉眼中，他面前的顏如玉倒像非幻而眞了，眞眞來到他面前！

朱逸又把眼睛閉上了，長長地，深深嘆了口氣，兜頭一揖，他巳是醉得脚下飄浮了，登時一踉蹌，差點兒栽倒了，但仍一躍後退，扶着桌子站穩了，她！竟然伸手來扶他，更像非幻而眞了。

她說！她竟然開口說話了！說：「你怎麼醉成這個樣兒，明兒你就下考塲，你你……」

朱逸更把眼閉得緊了，又嘆了一聲，又是一揖，苦笑道：「姑娘，我正是爲了明日下考塲，這才醉酒，你你……姑娘，請你離開我，你走吧，求求……你。」

他是眞醉了，雖然心下沒迷糊但却巳口齒不清了，幻影竟會說話？眞的又說了，說：「你，趕我走！」

朱逸把眼緊閉，嘆道：「姑娘，你不是問我爲什麼明兒一早就下考塲，今兒却醉酒麼？」

顏如玉！怎麼越來越像眞！說：「哼！你千里迢迢上京，所爲何來，不是爲了要完成你爹的心願麼？哼！不料你，眞辜負了我……我……」

辜負了她？這是怎說？朱逸又重重地嘆了口氣，像是陡然間，下了大决心，一蹬脚，把眼睜開了，眞是古怪，竟有不滅的幻象，幻影也會說話，幻影也會皺眉兒，冷冷的眼睛瞅着他，似怨，又有些惱。

朱逸道：「看來喝酒也不成，醉也忘不了姑娘你，既然你一定要我說，我就說，顏姑娘，我喝酒，正是爲了你。」

「爲了我！」顏如玉說。哈，眞妙，若不是搖曳的燈昏下，搖幌出糢糊的影象來，眞像是有血有肉，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幻影。

朱逸說：「好，我說，顏姑娘，說了，只怕你的幻影就不再出現了，也許我就暫時忘了你，這樣倒能使我今晚睡一大覺，明兒一早便可以安心的下塲作文章。」

「幻影！」顏如玉睜大了眼睛說：「我……我是幻影？你當我是幻影？」

朱逸道：「好吧，我說，我眞該說啦，對着姑娘你的幻影，我也才敢說，顏姑娘，就是爲了我忘……忘不了你，到處有你，門外也有你。」

顏姑娘冷哼一聲，說：「胡說，我不過剛剛來，再不是見你吩咐要那麼一大壺酒，我才不來呢，我幾時到了你窗外了，瞧你醉成個甚麼樣兒，胡說八道。」

朱逸說：「醉，誰說我醉，便是現下醉，先前沒喝酒，可沒醉，怎麼沒有，門外有你，窗外也有你，我把門兒窗兒關了，你又在燈昏中幻現出來，難道你不見，我央告，我求過你啦，我說，走啊，姑娘，你走吧，我睜開眼見到你，閉了眼也見你，這教我明兒怎麼下塲寫文章。但我……我趕不去你，沒法兒，我才……」

「你才吩咐取酒來，買醉？」顏如玉的目光沒那麼冷了，張開了紅紅的咀兒，他又見到了他夢裏也常常見到的她那白白的牙兒，眞個皓齒排兩行碎玉。

朱逸說：「買醉，我啊，心想，沒法兒，只怕醉得迷糊，也許你就不會在我眼前出現了，我就……買醉。」

他抬臂，登時身子一幌，不不，不能揉眼睛，寧可矓矇些，若不是醉眼矇矓，顏姑娘的倩影豈能如幻如眞。不不，別走啊，他是在心裏說，還是急得叫出聲來？

顏如玉退後一步又站住了。

朱逸扶着桌子，又站穩了，嘆了口氣，說道：「不，我不要你走，我要說，也許盡吐我這日日夜夜的苦相思，我倒能靜得下心來，雖然只不過是幻影，但既然當面不能吐露的，對着姑娘你的幻影吐露，豈不再好不過。」

「我，明白。」那影子說，那搖幌的影子還會點頭，眞像是顏姑娘，若不是幌悠悠，他就會當了眞，若然他不是不錯眼地瞧着她，就會發現那門兒窗兒桌兒，也都在幌悠悠，若然眞是酒醉心仍明白，他就會明白光悠悠的是他自己，他不過是醉眼看人，醉眼所見的人，自也幌幌搖搖，倒倒顛顛。

「不，你不明白，」朱逸搖搖頭，說：「顏姑娘，你那會明白，自從見到你，知道你不是仙姑，而是活生生的人，我就……忘不了你，也就多了一個心願啦，但只有一個是我自己的，你知道，我不稀罕甚麼金榜題名，我不過是完成爹的心願，我啊，從那時起，可就有了自己的心願啦，你，不會明白。」

顏如玉的影子說：「我明白，我早就明白啦。」

「不，你不會明白。」朱逸頑固的搖頭，又搖頭：「顏姑娘，你是個像天上仙子一樣的姑娘，天仙也沒你一半兒美……」哈！幻影也會害臊，要眞是顏姑娘，可才不會害臊哩，天下無雙俠女，倒會低頭半含羞。

朱逸又重重嘆口氣，說：「但你，你是天下無雙女俠，我不過是個窮書生，我，豈敢妄想。你不是不明白，我啊，可明白我自己，雖然我不敢妄想，我可忘不了顏姑娘你，我就有了這個心願……」

他不信那是影子，影子會害臊！又會抬起頭來凝視着他麼？而且影子又說了：「心願？甚麼心願啊？」

朱逸使勁搖搖頭，因爲他眼前越來越矇矓了，若不是他緊靠着桌子，幾乎站立不穩，連眼前的影子也看不清了，說：「我知道……我是在對忘不了的影子在說，我就不怕你笑話我，因爲……因爲雖然只是心願，那也是可笑的妄想，你一定會笑話我。」

「不！」那影子，顏如玉的影子走近了一步，作勢兒扶他，但朱逸一俯身，幾乎是撲到桌面上，却也沒跌倒，他也說：「不，我……沒醉。」

顏如玉說：「不，我不笑話你，你說啊。」

「我說！」用勁加了力氣，才能把眼睜開來，那影子巳來到他身側，扶住了他。他說：「我要爲顏姑娘你活着，爲你赴湯蹈火，有一天……你找到了……有一天，找到了……」

「找到了甚麼？你眞醉啦，快去床上躺下。」

朱逸一揮手，把影子推開了些，可眞是怪事，影子竟把他的胳膊抓得那麼緊。他說：「不，我要……說，雖然我隨時隨

處都能見到你，但你連影子也那麼……無情，乍現便隱，從沒像今兒一般，明明是幻，却又幻如眞，而且……我這心願，連我爹的心願，都要了了。因爲你找到了個如意郎君，配得上你，你又喜歡的人。」

好像他把心裏的話盡吐了，也力倦精疲，那眼也再睜不開了，但他眞像嗅到了如蘭似麝香，當眞怪得出奇，怎麼幻影會發出香氣來？這香，他不用睜開眼來，也知是誰身上發出來的了，是顏如玉，他如何會不曉得，因爲他忘不了，那最早最早令他心跳的香，他最早替顏如玉療傷時，嗅到的就是這一般無二的香。

她在說甚麼？說：「我，喜歡的人？找到了？」啊啊！她怎麼會惱了？她只要放開手，朱逸也會跌倒的，那禁得起她使勁一推，轟然一聲响，朱逸直撞了出去，那頭登時撞在板壁上，若不是她使的勁不很大，若不是板壁就在後，客棧的小房，能有多大，板壁不過在三兩尺厚，他的頭撞在板壁上，身子也滑落下地，她仍在說：「你你！你辜負了我……啊呀！」

當眞奇哉，怪也？她不是惱了麼，怎生又扶起他來，幾乎是他身子未滑落下地，就把他扶住了，但他本已是醉暈暈！適才這麼一推，雖未頭破，自也暈上加暈，僅能感覺到被她半拖半抱，他感到身下軟軟的，是躺在床上了麼？妙啊，幻影也會說話，也會有香，也能扶他，早知如此，他早該多醉幾次。酒，好酒。

他要酒，他喝下去的要不是茶，也是水，這倒不錯，他眞也舌焦唇乾。

他再也沒感覺了，甚麼也不知道了，待得感覺回復了些，他聽到了人聲，一睜眼，便見到了燈火。天沒亮，但院中已有人在走動，而且好亂，燈火是一綫綫從門縫窗縫中射進來的燈光。

朱逸搖了搖頭，更清醒了，驀的跳了起來，就在那工夫，門上有人在敲，門外有人叫：「相公，該起身啦。」是店裏的夥計。

朱逸忙去開了門，其實只是虛掩，並未關閉，那門一開，燈光暴射進來，他幾乎睜不開眼。是夥計還掌了燈來，說：「快五鼓啦，相公凈面，好收拾下場了。」

朱逸連聲多謝，昨晚夜裏酒醉，忘了吩咐，眞虧這夥計想得到。

夥計放下燈，又去取洗面水來，朱逸可在房裏兀自發楞，他分明沒買得考籃，怎生文房四寶整整齊齊地放在籃裏，籃兒放在桌上，眞怪！還有糕餅鹵味饅頭，應用之物，無一不齊全？

要知那年頭考生入場，考場的大門便關閉了，不待完卷交了試卷，是不能出來的，文思再敏捷的，也得兩日，飲食都得各自帶備，朱逸沒趕過考，雖也聽說過，昨日迷迷糊糊，竟然忘得乾凈，偏又沒一個同伴，又醉了酒。心想：「這必是店家一見便知，待考了可眞得好好謝人家。」

從那開着的房門裏，已可見有同店的舉子携着着考籃往外走了，他心下着慌，也無暇細問，草草抹了抹臉，提着考籃就跑，到得正是時候，他擠在上千個舉子中，等候唱名，之後分號，領了試卷。

那天下學子，十年寒窗，不辭披星戴月，千里迢迢上京來，盼望，等待的，就是這一天，誰不患得患失，誠惶誠恐。

本已沉重的考籃，加上沉重的心，自然重上加重，亂紛紛的各自找號房，房多地不熟，加上號多人多，自是亂上加亂，當眞越亂越好，那朱逸倒不分心了，把這兩日來所遇所見的古怪稀奇，也一古腦兒丟到腦後，好不容易尋到了他分得的號房，鬆了半口氣，立即打開試卷，取出試題，着手寫文章。

他何止十年寒窗，早養成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不過現今不是讀聖賢書，而是作文章，但一般是子曰，是以那筆一旦提起來，却也作到不見不聞，其實號房裏也無所見，那考場中雖然上千學子，却也鴉雀無聲。

光陰隨着那文思在飛馳，簷上的晚霞消落了，月亮又在院中悄悄地洒下幽光，任它日月逝去，號房中的燭光却隨着那揮動的筆尖在搖曳。

該是午夜已過了，朱逸抬起頭來，可不是傳來三更鼓，他吐了口長氣，放下筆，閉了雙眸，合掌默禱了：「爹，你在天有靈，孩兒替你完成心願了。」

那三篇文章，兩頭尚不見日，便已完了卷。現在，他心上洶湧的不是文思，而是念着出考場，去解開這幾日來的疑團了。不料他剛捧起文卷，驀聽一聲响，跟着傳來一聲呻吟。分明是有人倒地，不錯，是那人的頭碰在板壁上，就是左面隔壁一間號房。

朱逸一怔！心想：可憐，這不知是那位學子，也不知來自地北天南，也不知是病了，還是思慮勞苦過度，我若不救他，只怕連命也不保了。

他忙不迭放下文章，跑了過去，要知那考場之中，間隔成了無數號房，除非天塌到頭上來，誰會去管他人，誰也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若不相救，只怕死了也沒人曉得。朱逸心想：我的文卷既已完成，時間還早得很，又豈能見死不救。

可不是一個學子倒在地上，面白如紙，朱逸原懂醫理，忙替他把脈，倒放心了，那學子不過是思慮勞累過度，顯已數日不眠，又受了些風寒，倒也不是甚麼大病。他已修練了內家功夫，忙不迭替他推拿，一會工夫，那學子已醒來，朱逸道：「好了，兄台病也不重，我去替你稟告。」

那學子聲音微弱惶急，叫道：「不不……求你……別……」

朱逸有甚麼不明白的，若然他去稟告了，自然要把他抬出去，這一科，那就誤了，又得再候來科，又是三個寒暑。聽口音，不是近京的，顯然比他來得更遙遠。

朱逸一時拿不定主意，他也是個學子，豈會不明白學子心情，雖見他衣着華美，像是個富貴人家公子，可也一般要勞苦奔波。他一時拿不定主意，目光不覺落在那案頭的試卷上，只見三卷皆空白，未落一字，草稿倒已完成了一篇，取來一看，難得，只見筆走龍蛇，好文章。

那學子掙扎着起來，兀自惶急，朱逸忙把他扶住了，可憐連站也站不穩。道：「求兄台別張揚，否則我就不能完卷，又要等待來科了。」

朱逸扶他坐下，說道：「不瞞兄台說，你這病雖不重，只怕要考完這三卷，亦

不可能了，神思恍惚，如何還能寫文章，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文章憎命，却也莫可奈何，我看兄台還是看開些。今科不中有來科，便是兄台勉强完了卷，文章必然減色，病也必加重了，豈不是仍然誤了考，更誤了性命。」

那學子嘆了一口氣道：「兄台有所不知，不瞞你說，富貴原不在我眼中，取富貴，有如拾芥，却也不定要取自科舉。」

朱逸道：「恁地時，兄台必已是富貴中人了，不必顯親親已顯，無須揚名名可揚，更該以性命爲重，怎生兒戲强求。」

那學子嘆了口氣，顯然怕朱逸張揚不能完考，惶急得迫不得已。忙道：「小弟一見，便知兄台是眞名士，名士自風流，也必是我輩性情中人了，是以說出來，也不怕兄台見笑，小弟赴考，非爲揚名顯親，乃是爲了一位紅粉佳人。」

朱逸一怔，他豈會笑話人家，可不是被這學子說中了，他也是性情中人，也正爲情所苦，那古往今來的才子佳人，美滿姻緣取決功名者，眞個不絕於書，何況這是一位不經科舉，取富貴也如拾芥的公子，竟然不以富貴去博取愛人歡心，倒要以功名去爭取紅粉知己，豈不可敬。

朱逸登時肅然生敬，嚴肅的說道：「失敬了，兄台確也多情，令兄台恁地顚倒，想必也是位絕世的才女。」

那公子却搖了搖頭，道：「若論顏色，却也堪稱絕世，眞個是幾疑羣玉山頭見，還向瑤台月下逢，兄台有所不知，她却並不是才女，而是位當今天下無雙的女俠哩。」

朱逸啊了一聲，登時渾身一震，當今天下的無雙女俠，捨顏如玉外，豈還有第二人，他瞪大了眼睛，不差，這公子文章錦繡，英俊風流，道：「尚沒請教，兄台貴姓大名？」

那公子道：「小弟姓張……」朱逸連呼吸也急促起來，道：「莫非兄台令尊，便是戶部尚書，兄台大名是個珏字？」

這公子正是張珏，朱逸道出他的名姓，絲毫不以爲奇，論富貴，文才，人品，京都誰不知他張珏其人的，當下嘆了口氣，道：「正是，小弟張珏，滿心以爲取這功名亦如拾芥，金榜題姓名，也才不負那位無雙俠女，配得絕世佳人，不料，唉：：唉……」

朱逸忙又把他扶得穩了，這張珏竟是連坐立也穩不平。那一瞬間，朱逸心中已千萬轉，跺地一蹬脚，道：「張公子，你放心，我必教你金榜題名，得償所願，有情人，必成眷屬。」說着，竟自言自語起來，道：「只道心願都了，原來未了。」

那張珏訝道：「你！你助我？怎能助我，兄台却又是有何心願未了？」

朱逸可不能說出口來，顏姑娘得配如意郎君，便是他的心願，現下便在他面前，他面前這張公子便是顏姑娘的如意郎君，當眞是耳聞不如見面，見面甚似聞名，忙道：「公子放心，幸是你這試卷尚未落墨，小弟不才……」

不不！朱逸忙不迭住了口，這可也是說不得的，心念才動，便已有了主意，右掌倏伸，只一拍，張珏已軟綿綿倒在他臂彎裏了。可不是眞像命裏註定，他師傅白雲叟一者時間迫促，來不及教他兵刃上的招數，二來也爲了要他自去創新，故爾除了傳他練氣的功夫外，只教了他拍穴打穴的功夫，但短短不足百日，那能傳得許多，爲了要他能即學即用，僅教他三大穴，便是兩肩井，一腦戶，也爲了這三處穴道不能傷人性命，却可令對方失去抵抗之力，拍打腦戶，對方便會立即昏迷。

朱逸右臂倏伸，拍在張珏的腦戶穴上，望着癱瘓在他臂裏的張珏，道：「恕我無禮了，張公子，爲了你和顏姑娘的美滿姻緣，不得不委屈你一日。」

他把張珏倚靠在牆上，再把那張小案拖去張珏胸前，確信不會滑倒了，這才忙取過張珏那三份空白試卷，回去自己的號房，急忙忙又再作了三篇文章。

那試卷上考生的名字，皆是密封了的，爲的是怕主考官賣情面作弊，閱卷的主考官也才不認人，憑文章分等級。朱逸不用一日工夫，又完了三卷，過去一瞧，張珏伏案倚壁如故，顯然未被巡場的官員發覺，忙拍開了他的穴道，不待他醒來，即忙退出，只見會考的學子已紛紛出場了，忙去取了考籃。

且慢！若然他們兩份六卷文章一併繳上，字跡相同，主考官一見便知有弊，豈不害了張公子，自己的一份作廢尚在其次，必然還要定罪。罷了，朱逸一蹬脚，便藏起了他自己的三卷，把張珏的卷子繳了上去。

隨着無數疲憊的脚步出了場屋，那出場的學子們臉上少見血色，他却容光煥發，想想看啊，朱逸如何不喜，他本就不志在金榜題名，不過是完爹爹未了的心願，那麼，張珏名題金榜，自也就應了他爹在天之靈了，何況若他榜上有名，派了官而不就，可就違旨有罪了，這一來，豈不是了心願又無罪，當眞何其妙也。

最令朱逸興高采烈的是：他不必蹈湯赴火，毋懼殺身，他却爲顏姑娘盡了棉薄。妙啊，何其美妙，想到張珏要以功名去博取顏姑娘的歡心，功名文章出，顏姑娘愛的自也就是文章，而文章可是他朱逸的文章，那麼，顏姑娘愛的可不就是他，他豈不也得到了顏姑娘的心。

得到了顏姑娘的心，朱逸已是喜出望外，夫復何求，妙哉，何其妙也，他原不敢想望，而且已絕望了的，而今，他竟也能分享了顏姑娘的愛，這天下雖大，可還有比他更幸福，更快樂的人麼？

咦！這是走到甚麼地方來了？是一個巷口，明如白晝的燈火，照亮了一座高大的門樓，啊！原來是尚書府第！戶部尚書張……

當眞是巧得不能再巧了，那張珏病倒在號房中，他心下喜極，可眞喜得昏了頭，若不趕快知會他的家人，救得晚了，金榜縱題名，有個兩短三長，豈不誤了顏姑娘一生，該死，這一急，非同小可，竟急出他一身冷汗來。

早聽得一聲喝道：「甚麼人，站住！站住。」

朱逸才一脚踏上石階，可還眞沒見過這般陣仗，那門洞裏搶出四個家院來。朱逸忙拱手道：「我……我來報……」

一個漢子道：「你那秀才慢來，此乃

尚書府第，豈是你胡亂闖的。」

旁邊一個說：「你們休嚇壞了他，或是我家公子高中了，是來報喜的罷？」

一言未了，一個年紀大些的門官打了個哈哈，說道：「這麼多年的官門飯，你吃到那裏去啦，考試尚未完場，卷也未閱，放榜還待三日，喜從何處報來，況且那有由秀才來報喜的。你那秀才何來？」

朱逸忙道：「各位，快進去通報一聲，你家公子現病倒號房中，我特來通報，晚了，怕就難救了。」

那門官急道：「秀才，你這話可是眞的？」

朱逸急得蹬脚，道：「如何不眞，我和你家公子連房，他昏倒在地，我好不容易才扶得起他來，快去快去。」

那門官急了，轉身就跑，邊叫：「快備車，我進去稟報。」又兩人飛跑去了，朱逸忽然心中一動，忙對那留下的一人道：「這位大哥，請轉告你家公子，是我見他昏倒在地，已替他把試卷代交了。」

他可不敢停留，若被顏姑娘適時出來，那可不妙，忙轉身就走，那漢子在後叫道：「秀才慢走，留下名姓。」

朱逸不但走得更快，而且快如飛，奔出巷口，奔回下處。回頭一瞧，倒也沒人追來，這才鬆了口氣，而且大大鬆了口氣，而今，現下，他才眞個是心願都了。

豈僅心願都了，而且不勝之喜，只道今生今世，他不能爲顏姑娘盡一點心，效一點勞的了，不料冥冥中有安排，號房竟與張珏相遇，偏是張珏又病倒了，奇哉，怪哉！却也妙哉。

書呆開了顏，這一生之中，他從未如今日一般開過顏，只怕從今而後，也再不會了，那店夥迎面而來，笑呵呵說：「相公下場啦，恭喜恭喜，今科必是高中。」

朱逸啊了一聲，也不理會已回和那正回來百多舉子滿店房，放下考籃，兜頭就是一揖，道：「下場時匆忙，尚未謝得小二哥。」

那夥計把抹桌布往肩上一搭，就摸起後腦來，也忙閃過一邊，說：「相公，你……謝我怎的？」

朱逸早摸出一個銀錠來，往夥計手裏一塞，道：「小二哥，你去買盅酒喝。」「

夥計摸不着頭腦，但丈二金剛登時成了三寸丁，矮了大半截，眼睛是黑的，那銀子可是亮的，但接過了銀子，仍然直發楞，朱逸又道：「小二哥，有勞你爲我備了考籃，若非你想得到，我下了場也完不了場，多謝你週到。」

若然他祗携帶文房四寶，不備飲食，兩日夜豈能空腹作文章，自然該多謝。

夥計啊了一聲，說：「原來爲了這個，這考籃，啊啊……不錯，相公你是醉了，連有人替相公你備了考籃送來，竟也記不得也。」

朱逸忙道：「可不是我醉啦，忘了備考籃，多謝二哥替我小心，我想到備下了，這點銀子，實是不成敬意，小二哥，你花了不少錢罷？」

那夥計直搖手說：「不不……」

朱逸正色道：「甚麼話，多謝你替我買了考籃和吃用的，我已感激不盡，花用的銀子，應該算還給你，餘下的，便送與小二哥你買杯酒喝。」

朱逸生怕小二哥再拒絕，提起考籃就往裏走，可就忽略了小二哥笑得怪異，張着咀，在他身後樂得打無聲哈哈。哈哈！受之雖有愧，却之可不恭，謝啦。

朱逸回到房裏，那夥計自是跑得個脚板底朝了天，送茶送水，說：「相公你是個佛菩薩，今科必定高中個狀元，這兩日可也够相公你辛苦的了，這一壺上好鐵觀音，可是我特地送來孝敬相公的。」

「鐵觀音？」朱逸一怔！更使這書呆發呆了。這小二哥了不得，怎麼他愛飲鐵觀音，沒吩咐竟也曉得？

那小二哥眼笑眉開，說：「可不是鐵觀音，相公，別位神佛我都不信，可就信觀世音菩薩，這位女菩薩還是眞有靈，保祐我發了點小財，故爾特孝敬相公你一壺鐵觀音。」

朱逸全然不覺小二哥話中有話，說到觀世音，可就啓發了書呆，呵呵笑道：「不然，小二哥，那法華經云，苦惱衆生，一心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是以名觀世音。今人以爲菩薩女身，此世俗之見也，查少室山房筆叢，王世貞觀音本紀，皆謂古時無作婦人像者。」

小二哥也打了個哈哈，說道：「我可不理會觀音菩薩是女是男，我只多謝那位女菩薩就是了。相公，今兒不比日前，不怕醉了不能作文章，相公高中了，那頭報也得在兩日之後，我已吩咐厨下準備點酒菜，我還藏有一壺高粱好酒，就算是小的一番心事，聊表孝敬，也算作個預報相公鰲頭獨佔的大喜。」

朱逸喜道：「却是我正要慶賀，小二哥，你敢是事事都未卜先知，知道我要喝酒。好好。」忙又掏出個銀錠兒來，硬要塞入小二哥手中。小二哥可樂極了，自也是却之不恭，自也是加倍慇懃。

朱逸放開心懷，自飲自斟，這工夫，店裏亂哄哄，下場的舉子回來得更多了，老婆人家的妙，文章可是自己最好，誰都誇說今科必中，豈能不賀！何況這兩日中誰不半飢半渴，下了場，還不大吃大喝麼，一時間，歡笑聲，自誇自讚聲，自是不絕於耳，那誇的讚的，自也是自己的文章，讚到得意處，少不免便吟哦起來，既然爭相吟哦，誰也不聽得明白，誰也不要誰聽明白，自我陶醉，樂也在其中矣。

那朱逸少不免也自我陶醉，幌其腦，搖其頭，忽聽隣房有個舉子打了個哈哈，說道：「我們自家兄弟，今兒我才說了，我問你，你可得老老實實答我。」另一個聲音說：「有話你就痛痛快快說啦，我有什不老實的。」那舉子便道：「就因你風流成性，到處風流，也到處欠下了風流債。我可眞替你担心，我問你，你入去號房，可迷糊了沒有？」另一個顯明愕然，說：「我爲什麼會迷糊？」

那舉子不笑了，眞像仍有餘悸道：「你沒見那院中的燒香，燒的紙麼？便是主考官不但祭文魁，拜那過往神靈，還招引那不散的陰魂，前去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有恩的也報恩的麼。」

便聽另一個舉子失笑出聲，說道：「我可不信這一套。」

那舉子道：「可不由你不信，我說個

故事你聽，便是出在前科，一個考生才踏入號房，據說迎面一陣陰風可就迷糊了，迷迷糊糊竟在考卷上寫塡了一首淫詞。」

另一個說：「原來你說這回事，我也聽說過，我瞧八成兒是人家生編出來的，便是那詞兒我也記得。」

那舉子道：「你記得？好，那你說來聽聽。」

這人便道：「可是：『誰家女裙釵，到江邊，洗心懷，斜秋波，你故把風流賣，奇哉？奇哉？紅鞋，繡鞋，好個巧乖乖，風清月白，你爲着誰來？』嘻，我記得不錯吧？」

那舉子打了一會哈哈，道：「倒也錯不了許多，却是那主考作的詞批，你還沒有唸出。你可也記得？」

這人便笑道：「如何不記得，那主考批道：『誰家這秀才，進試場，迷心懷，造淫詞，你故把卷寫壞，奇哉？怪哉？神差？鬼差？好個痴呆呆，山遙路遠，你爲着誰來。』不錯吧？你聽來的，可也是如此麼？」

那舉子道：「所以啦，你說，他是神差？還是鬼差？若不是他負了風流孽債，山遙路遠跑到京裏來，試卷上不寫文章，倒塡上淫詞，斷送了他一生功名。」

朱逸停杯在手，這書呆僻處荒村，有限幾個同窗，見聞自也不廣，聞言可當了眞，人家說得可不也當眞，這麼說，那鬼神是眞有的了？

只聽那舉子道：「所以啦，你負了那麼多風流孽債，到處惹草拈花，要是有個惑們想不開，含恨自盡了，我担心會去找上你，也有冤報冤，有仇報仇。」

那人打了個哈哈，說：「喂！你有個完兒沒有，也虧你還讀過幾句聖賢書，怎麼信這一套，那分明是人生編出來，是閒得無聊的遊戲筆墨，我也說個故事你聽，我說了，你就知那個甚麼出在前科的卷上淫詞的出處了。」

那舉子道：「好，你說來聽聽，都這麼說，還假得了，我倒不信。」

這人便道：「說也是個秀才，上京趕考，這日路過一個荒村小橋，驀見橋下一個美嬌娘，在溪邊浣衣，眞個芙蓉如面柳如眉，杏臉桃腮生春，登時淫心大動，一瞧那曠野無人，便作了首淫詞相戲，吟道：『有木也是橋，無木也是喬，除去橋邊木，添女變作嬌。多嬌誰不愛，誰不愛多嬌，叫一聲：我的妻，來吧』。不料那女郎也會詩詞，立和了他一首，吟道：『有米也是粮，無米也是良，除去糧邊米，添女變作娘，誰娘不愛子，誰子不愛娘，叫一聲：我的兒，去吧。』你聽明白了麼，雖說詞不工也不雅，但一個荒村溪頭浣衣女，豈會有這樣敏捷文思的，只怕你我一時間也作不出來的，其實，都不過是山遙路遠上京趕考的舉子，長途無聊，作出來的遊戲筆墨，你說前科，我也不怕你笑話，我也是前科的考生，只不過名落孫山外罷了，你想：若是前科事，我豈有不曉得之理。」

那舉子打了個哈哈，道：「你前科不中，怕不就有冤鬼作祟吧，這兩年你倒也收了心，放心，你今科是必中的了，我先賀你一杯。」

朱逸這裏也乾了一杯，才知人家是在說笑，都在號房裏困了兩日有多，也緊張了兩日，誰不要散散心，只聽那各房之中，猜枚傳令之聲，喧騰戶外。朱逸苦笑搖頭，而今他已是過來人了，考生的心情，他豈有不明白的，其實各人心下只有更緊張的，榜未發，誰不吊胆提心，因患得患失而更加惶恐，看似作樂尋歡，其實內心極苦。

便是朱逸又何嘗不患得患失，雖說他根本已無心功名，那榜上亦不會有他之名，但張珏之名，可也就是他的名，那可關係着顏姑娘的美滿姻緣。

是以，在那等候放榜的兩日中，他卻倒比其他的舉子更坐立不安，人家尚有同窗友好，玩水遊山，飲酒笑談，他却足不出店，日夜以杜康作伴，那得了朱逸銀兩的小二哥，更不待吩咐，還道他喜歡飲酒，是以朱逸酒醉才醒身邊又有酒，那兩日之中，眞個是樽中酒不空。

公子佔鰲頭　秀才完心願

好不容易到第三日，才五更鼓罷，驀聽店門已打得震天價响，報！是頭報！

店中登時大亂，那客棧中住的大半是舉子，明知這早晚就要放榜了，那放榜的前夜那能睡得着，主考官連夜拆封，唱名，塡榜，一張張寫上名字的紙條，也從門縫中塞出去，外面的衙役接了就跑，三年就這一朝，那會不跑。「報」！

可報到這店裏來了，神形俱疲的舉子們才閉了閉眼，早被打門聲驚醒，十人裏倒有八個連衣衫也沒脫，登時湧出房來，那朱逸也一夜沒瞌眼，但他可沒跳出房來，便是報遍了天下人，也輪不到他，連密封着有他名字的試卷也沒在考官手上，榜上豈會有他之名。

他不禁掃了那案頭的試卷一眼，不，他一點也不後悔，只不過覺得有些兒辛酸，也有些兒得意，也許還有些兒高興。且慢，榜上若無張珏名，那時他還能得意麼？不錯，今科輪不到他，可是張珏……

他心中一動，立即跳了下床來，拔上衣衫就跑，那衆多舉子全擠在店門口，有人在酸溜溜地恭喜，有人樂得手舞足蹈，更多的在伸長了脖子。

朱逸擠出人羣，在那黎明前的黑暗街道上，奔了一條街，啊喲！他這是去那裏？尚書府在那裏？那日趕車的老大爺把他送到那巷口，可不曾辨得東南西北。

好不容易才碰到一個早行人問路，可是眞妙，轉過這街口，往右一拐彎，到了第一個巷口，便能見到那高大的門樓，身後响起了雜沓的脚步聲，但蹄聲才入耳，一騎奔馬已越過那一夥奔跑而來的人，像一陣風，打朱逸身側跑過去了。

只聽那奔來的一行人中，有人氣喘喘叫道：「快！快跑，別給他搶在前頭，搶了頭采。」

另一個上氣不接下氣，說：「罷啦，兩條腿可跑不過四條腿。」也一陣風般，跑過去了轉過街口就不見人影了。

是一行三人，兩人提着風燈，後面一個捧着大紅紙卷，朱逸忙也跑下去，轉過街口，那三人可不正往拐彎，待得他奔到

巷口，早見燈火明如白晝，一面鑼兒敲得震天價響啊！報！

朱逸喘着氣，但那心却往下一沉，是高中了的喜報不假，但報的却是巷中的中間一戶人家，張尚書府的大門緊閉，只有門樓上一盞風燈在搖幌。原來不是報張珏高中。朱逸仍然走了進去，其實那巷和大街一般寬，尚書府大門前，簡直就是個小廣場，在如同白晝的燈光照射下，裏面那兩座府第，門樓也一般高大，顯然也是朝中的大官府第。

張尚書府的邊門開了，有人探出頭來，隨着有人從那人身傍鑽了出來，站在那門口，說道：「原來吳侍郎的公子高中了，可有得他們樂的。」

探頭出來的那一人繫着腰帶，也走出來，說道：「偏是我們晦氣，你說罷，這是打那兒說起，活生生的人進去，却病懨懨被抬出來，要不然，憑我們家公子的文筆，怕不也要熱鬧幾天，你聽說了麼？」

那人道：「說甚麼？」

朱逸走近了些，吳侍郎家有人捧着香燭出來，喧囂的人聲現在打內進傳出來了，這巷左倒清靜了些，聽說甚麼，朱逸也想聽聽，當下負着手踱了過去，假裝遙望吳侍郎府前，那巷口可不是有兩個夜行人，也停下來瞧熱鬧。

這人說：「眞怪，聽說公子被抬出來時，竟遍尋不到公子的試卷，但是號房裏又刮不進風去。」

那人像是眞才聽到，啊了一聲，道：

「公子抬出來時，不是說已昏迷了一天一夜麼，會不是完了卷，試卷已繳上去了？他自己也不記得？」

這人便說：「上頭可也這麼猜，現在公子沒事了，雖然仍沒下床，但人已大好了，有人這麼說，他却直搖頭，說他自己記得很清楚，便是草稿也只完得一篇，那試卷上分明連一個字也沒寫，但尋遍了那號房，就是別樣一件不少，就是不見了試卷。你說，怪是不怪？」

那人眼光定定，楞楞地說道：「咦！聽那些在試場裏當過差的人說：便是從不信鬼神的，當過了試場的差，也不得不信了，裏面陰風慘慘，甚麼離奇古怪的事兒全有，是以天一黑下來，誰也不敢獨個兒隨便走動。」

這人點了點頭，道：「我如何不信，你忘了，我那個大舅爺就在那衙門裏當了多年差，我可也算是胆大的了，他一說起，我也不禁毛骨悚然，現在說起也覺驚惶呢。」

「所以了，」那人便說：「也許公子祖先有陰德，昏迷中有陰魂出現，代他完成了他未曾寫完的卷也說不定。」

朱逸聽得明明白白，心裏咗了一聲，忍不住接口道：「這位大哥說得不差，這種事試場中多有，這一科有這麼傳說，却也不一定是你家公子的陰德……」

那兩人只顧望着吳侍郎家門口，還眞沒注意朱逸在身後，正說鬼神，清晨的風可就眞像陰風了，可嚇得兩人一跳，能有幾個奴才不狐假虎威的，待要發作，但顯然兩人才一瞪眼，看出朱逸是個秀才，竟是都不發作了，一個說：「你這秀才可也下過場，却怎知不是我家公子的陰德？」

朱逸道：「兩位大哥有所不知，考生誰沒內眷，內眷有陰德事，鬼神一樣也會報恩的，不過麼，那傳說雖是多有，可誰也沒見過，你家公子只怕昏迷中完了卷，連他自己也記不得了，這樣的事倒是眞而又眞，時有所聞。」

那人便道：「你聽到了麼，人家秀才說的絕錯不了，我適才可也不是說了麼，不信，你等着瞧吧，要不然，那試卷怎生會不見了？」

正說間，吳侍郎那面又人聲喧騰，原來是報子得了賞，跑出來了，那門前高燒的紅燭，在曉風裏跳動出喜悅的閃光，那三個報子一陣風般打三人面前跑過去，跑出巷口不見了，那燈火之光照不到的巷口，曉色正在驅走黑夜，天亮了。

天亮了，朱逸的心頭卻在暗下來，倒像晨光把黑夜趕上了他心頭，完了，這時尚不見來報，看來他白用了心機，必是他那幾篇文章不入主考之眼，何況當時是在倉惶中作出的急就之章，匆忙之間，豈能寫得出好文章來。

罷了，他失望了，正轉身要走，那兩人中，一個又說了，道：「還等着瞧嗎？天都亮了，要是公子繳了卷，要是中了，早有報子上門了，進去，不要等了，進去吧，我們瞧着人家熱鬧就氣。」

朱逸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外走了，忽聽另一個道：「還說你那大舅爺在那邊辦事，怎麼你連這個也不知道，那榜是打後面塡了，當眞那榜是從榜尾塡起的，中得越高的，塡得也最晚，天也不過才亮，我們家的公子，怕不是名列三鼎甲，你急甚麼？」

另一個登時打起哈哈來，道：「你越說越邪門，倒像眞的一樣，別說公子連他自己也說沒試卷，便眞如你們所說他病得發昏，作了文章也記不得了，可也作不出好文章來，我瞧，八成兒你也出了毛病，別是也發昏了吧。」

朱逸却心下一動，那人可提醒他，當眞那榜是從榜尾塡起的，中得高，報得也最晚，會不會眞是在三鼎甲裏？

他心念一動，不禁抬頭向巷口望，登時心頭一震，那巷口可不是奔來了一夥人，天更亮了，老遠就看到了那大紅紙幅，兩人四手牽着四角，顯是墨跡未乾，不能捲，是以奔來可也不能快了，只聽前頭跑的人回頭叫道：「快快！快走！」

後面牽展着大紅紙的人便道：「還不打前頭報去，我們可快不得，好容易會把報條扯破了。」

前面的兩人立即如飛跑過來，可不是向張尚書門口跑來，報！

那兩人拉開嗓兒齊聲嚷，朱逸興奮得顫抖起來，那兩個尚書府的家人先還瞪着眼發楞，一見來人眞是跑上了台階，可樂開了，兩人也爭先往裏跑了！

「報！」報子把尚書府的大門也打得震天價响，朱逸早從那牽展開來的報條上，瞧得明白，這不是張珏中在鼎甲，那自也是他朱逸的文章中在鼎甲了，登時那身子像立即飄浮到了雲端，蕩蕩飄飄的浮遊着！

驀聽鑼聲震耳，那是京中常見常聞的開道的銅鑼，一夥人擁擠着一乘大橋，才

出現在巷口，却打旁邊奔過來了三匹駿馬，那馬上人的穿戴，一瞧就知是不小的官兒，在馬後跟隨奔跑的人更是越來越多。

尚書府的大門大開了，也湧出來了不少人，馬上人下馬了，轎也在府前停下了，登時一陣大亂，只聽「大人」之聲不絕於耳，那轎裏出來的官兒竟也嚷叫道：「快請張尚書，說賀喜的來了。」

大夥人擁着那四個官兒往裏走，朱逸腳下幌悠悠，却在往巷口退，那心兒也在蕩悠悠，他可中啦，他爹死而有知，也可瞑目了。

「恭喜恭喜」之聲，他身後喧騰地一片响起，朱逸心下却昇起異樣的感覺，是也無異地恭喜他麼，但他却只感到凄苦，沒一些兒喜，而今，這身後的侯門，比海更深了，顏姑娘和他相隔得更遠，更遙了，就像那旭日染紅了的雲端，更似在那雲天之外。

別了，他腳步更沉重了，因爲邁出一步，也就和顏姑娘相隔得更遠一步了，他不禁回頭去望，就在這瞬間，陡地人喧馬嘶，鑼聲不絕於耳，朱逸耳邊陡然响起了一聲霹靂般大喝：「兀那秀才，讓開！」

正當他失魂又落魄，那麼多人馬來到了身邊竟也不覺，他慌忙閃身，不料一騎馬衝來，啊呀！才再閃身，又一騎馬衝到，迫得他不是往巷口退，而是退回府第門口了。

原來是京中的官員得報，知道張尚書的公子高中了，而且是眞正中在鼎甲的高中，那原也是在那般人的意料之中，誰不要討好權貴，是以都吩咐家丁探報，一得報，立即就趕來賀喜，馬快些跑到前頭，朱逸一瞧，好像伙，就在那一瞬間，巷口已給五六乘大轎擠塞滿了。後面更有轎馬陸續前來，那麼寬的巷子，當眞馬如龍，人如潮，休想能再往外走。只聽那府門口家人在拉開大喉嚨，一聲聲往裏傳報，竟全是一品以上的大官，一會工夫轎馬又來得更多了，官職小一些的，那敢不讓路，可把朱逸更擠到牆腳門邊來了，可也不容他再感傷，也不容他想，只不過眼見這般趨炎附勢不讓人的景象瞧得他直搖頭。

忽然身前擠過一夥人來，那日他見的兩個貴家公子，亦在其中，只聽有人說：「瞧，今兒可熱鬧了，我說如何，他今科必中，聽說他病了，我們去瞧瞧他。」另一個道：「總算我們也是中了，雖然中得沒他那麼高，榜上可也有名。」

朱逸一瞧，來的不下七位公子，顯然都非富即貴，朱逸被擠得那還站立得住腳，竟隨着那七人擠進了府門，却也心想：「當眞去瞧瞧那張公子，不知病好了沒有，這麼多官員在前，想來家眷不會到前堂來，顏姑娘必也不會出來，沒人認得我，那又何妨。」

雖是他衣着樸素，但儒服儒冠，擠在一羣公子哥兒中，更兼亂哄哄，賀喜的人擠滿了前堂的庭院，誰也沒注意他，何況那管事人等忙着接待來賀喜的官員，在大門與內書房之間，奔出奔進，前堂便僅得幾個家人奔走送茶，倒有一大半沒見過，便來者即是客，一體接待。朱逸先還心下打鼓，縮在角落裏，人羣後，待見張府家人笑臉相迎，送茶請坐，他可就坐下了。

這一夥少年那會忍耐得住，一連聲請張公子出堂，家人陪笑道：「公子在內書房，陪兩位侯爺和王尚書坐地，這就快來了。」忽見人堆中擠出一個頭戴軟巾，寶藍緞袍服的人來，呵呵笑道：「幾位世兄也來了，便是我也正要往各位府上賀喜，這裏倒先見着了，可是巧哩。」

「可不是巧啦！」一個少年一把揪住他，說：「二老爺，我們正商量着要去找你，却又怕你忙了幾日，沒起得身，你倒也來了。」

那位二老爺笑呵呵，說：「幾位世兄高中了，我要不喝過幾位世兄的喜酒，怎能睡得着覺。」

說話問，幾個少年已連拖帶扯，拖去屏風後面，這尚書府的大廳可也眞大，靠裏一面，又用梨花格的門扇，格成了內外廳，兩面又各矗立了兩架大理石鑲花的大屏風，屏風後擺着五七張描金漆椅，陳設着寶鼎古玩，是以廳不但分了內外，內廳又分了兩個小室，顯是來拜的人客借一步說話之所。可眞多而不亂，鬧中有靜的好所在。

那幾個少年把二老爺拖去，强按他在當中一坐，朱逸身不由己，也跟了進去。聽得明白，原來這位二老爺，乃是主考官的堂兄弟，不但在今科的主考衙門辦事，而且是主考官得力的助手。

那二老爺兀自笑呵呵，擺了擺手道：「我知你們要問我哪，只怕這裏說話，有些不便吧？」

一個少年道：「有何不便的，二老爺，你也不想想，我們幾個雖然中得沒他高，總算也榜上有名了，誰家沒賀客到門，爲何倒不約而同溜了出來？」

另一個接口道：「聽說他……」少年向內裏指了指，才又道：「他分明昏迷塲屋，聽說，抬出去時神志昏迷，只賸得半口氣了，那身子僵硬得像……」

二老爺皺眉搖頭道：「世兄可不能口不擇言，却是你們怎生知得這麼清楚。」

早見另一個少年擠前了些，道：「還是我那書僮的舅父帮手抬出去的，他親口說了，還能假得了。」

那二老爺點了點頭，道：「你們說的却也不差，便是各位主考大人，當時也好生惋惜，不過格於律令，不便去瞧他，只道張公子今科無望了，不料試卷開封出來，却駭然有名，而且高高取在鼎甲，故都額手稱慶。」

忽聽有人冷笑一聲，朱逸一瞧，那少年華衣傲視，顯得極是自負，道：「一個病倒塲屋，迷昏得人事不醒的人，倒會高高中了，眞也怪事。」

旁邊一人道：「眞是古怪稀奇，迷昏不醒的人能作文章，而且連字蹟也變了樣。」又是兩聲冷笑。又一人接口道：「其實也就不奇了，人家尚書府有財又有勢嘛。幾位大人倒也眞會額手稱慶。」

那二老爺登時把臉一沉，道：「世兄，這話可也是隨便說得的，要是傳揚到皇上耳裏，怕不就要興大獄了，別樣的弊可作，誰沒身家功名祿位，這可是誅三族的大罪，任他國戚皇親，也是不敢行差走錯的。」

那少年低頭退了開去，二老爺緩緩掃

了屋中各人一眼，朱逸生怕被他認出面生了，忙也把臉掉過一邊，隨聽那二老爺道：「不瞞各位說，便是我也和各位世兄一般，各位大人亦不也是一樣，試場的大門一關，不完場誰也不能出場，何況各位大人雖也有各自的房，但每日也要聚上幾次，誰能替得？便是文章替得，那字蹟可變不了的，要知那是萬言文章，不是三五個字。」

他身邊的一個少年忙陪笑道：「二老爺說的，我們豈不明白，誰會疑心到各位大人身上去了，再說，各位大人與我等亦多通家至好，只不過覺得此事太奇，想明白個究竟罷了。」

那二老爺點了點頭，才又說道：「實不相瞞，即我前來，也是和各位世兄一般心思，這位張世兄的文才，凡是見過他那窗課的，誰不說他今科必中？」

大夥兒全都點頭，他身邊那少年道：「二老爺說得是，即我們未曾下場前，也都恁地說，只不過奇怪罷了。」

二老爺道：「所以啦，全都等着恭喜的，這張世兄可是要人替代的，千眞萬眞，連他病倒場屋，各位大人無一得知。」說着，更面露肅容，道：「我打從早年下場應考，到今日作幕也算是考人，少說也有七次了，見過的怪事多，可從沒像今日一般大奇特怪，其實最奇怪的，你們還不曉得，非但不是張世兄的筆跡，那文氣也大大有別，張世兄的窗課你們都見過，也送去給各位大人批閱過，我也見過了，但你們可沒見過讀過他那文卷，各位大人和我都駭怪得了不得，竟通說沒些見烟火氣，那似他這麼位富貴年少之人作得出的文章。」

朱逸不禁一蹬脚，該死，當眞他怎會忽略了這一點，替人作文，却寫出了自己的文章，要是追究起來，張珏豈僅功名無望，反而害了人家，自然也就是害了顏姑娘，這這……這來怎好？

幸是全都聚精會神，在聽那二老爺說，沒注意他蹬脚，只聽衆人齊聲訝然道：「難道文章中倒有仙氣鬼氣不成！」

那二老爺道：「可不是仙氣，幾位大人尚未見過聖上，不便前來，這才命我來查問個究竟，各位世兄，其實又何用查，別說沒人代替，不能，也不敢，據我看，便是那幾位大人也寫不出那樣的文章來。這神鬼之說，是不由你不信的，必是張家祖先作過大陰德事。」

正說間，忽聽有人道：「二老爺在這裏了。」是一個家人探頭進屏風一瞧，就高聲叫了起來，隨近前躬身道：「二老爺，尚書內書房待茶。」跟着跑來了一個師爺模樣的人，拱手道：「二老爺，到處尋過，却躲在這裏，快請，尚書在內書房立等。」隨對那幾個少年笑道：「幾位今日請回罷，我家公子欠安，小恙未癒，要我代謝，便是我家公子改日也要去各位府上道賀。」

說着，忙忙拖了那二老爺就走，顯然不僅是外人驚奇，張家的人等也一般驚奇，來了這一般驚奇，來了這位考場中出來的二老爺，那會不立即請去一見。

朱逸那還敢停留，好在恭賀的人越來越多，溜進來誰都沒注意，溜出去也沒人多瞧他一眼，溜到巷口，回頭又向尚書府瞧了一眼，若不還是滿巷錦上添花人，他怕才一步一回頭，不料就在那一瞥之間，只聽有人叫道：「可不是那秀才麼！秀才慢走，快請回來。」

朱逸聞聲一怔，却還不眞以爲有人在喚他，誰認識他呢？在尙書府石階旁邊的月台上，跳下一人，排衆向他奔了過來。

眞是向他奔來，他依稀記得，那日他來報張珏病倒號房，就有此人在，慌得他轉身就跑，身後追來的那人更高聲了，叫喊道：「秀才請留步，我家老爺和公子有請，這兩日何處尋到，却好秀才來了，咦！你怎麼來了又……又跑！」

若然榜未放，那還只是感他傳報救助的好處，這時那張珏怕不因榜上有名，疑心到他頭上了，如何不心慌，不料面前的人紛紛閃避，一輛駟馬華車如飛而來，橫阻了巷口，朱逸可更慌了，他非避不可，向旁邊一閃，便是在蹄聲轟然中，也聽得府門口又有人在大叫，說：「張公子，便是那秀才，那巷口邊站的不是。」

朱逸聞聲掉過頭來，可不是那張珏麼？顯然他剛走，張珏也出來會客了，巧巧避過，但仍是沒避過，必是聽到家人先前的叫聲，趕了出來。

朱逸見他遙遙一拱手，已奔下台階，可更急了，偏是那輛駟馬華車正巧轉進來，可就把他逼住了。耳邊聽得又有人大叫：「一些兒不差，早兩日他也來過巷口，還跨着一把竹劍，是他。」

幸是那大車雖然阻住了他，但追來的那家人是被閃避大車的人羣一阻，繼而再被大車阻住了，和他倒有了一車之隔，也隔開了張珏，巷口才露空隙，他鑽出就跑，那大車剛駛過，路中行人稀，自也無阻了，拐一個彎，又轉入另一條大街，才心定了些。

那日張珏在號房中病倒，扶起他來的是朱逸，直到他被抬出來，知道他病倒的，也就是這個朱逸，而這個朱逸，也和他一般下場赴試，當然也會作文章。那麼，分明他的試卷一字未寫，空白的試卷不見了不說，他倒高高的中，除非這張珏蠢得不能再蠢，否則豈有猜不出是這個秀才替他完了卷。

且慢，當張珏得知到府中知會他病倒場屋的這秀才，數日前更在巷口現身流連，豈是無因，更覺奇訝。現下高中了，張珏反倒不奇了，因爲知道是這秀才所爲，但怎能不尋出這原因來。

是以張珏尙未出來，是吩咐了家人，命那日見過報信這秀才的家人暗中留神。果然朱逸來了，可惜張珏動念再傳命，晚了一些被朱逸溜了。

找！快找！追啊！張珏回身吩咐家人，那日見過朱逸的四個家人，連同那門官，立即就分頭追趕，那吳護院却一聲不响，閃入人叢中，也追出了巷。

這吳護院職責所在，這麼多賀客突然臨門，瞧熱鬧的加上隨同賀客而來的人伕僕從，亂雜雜，身爲護院的那敢不小心，也早混在人叢中，但他不但瞧見朱逸，也見到朱逸去，那朱逸隨同那幾位哥兒公子前來，還眞嚇了他一大跳，心說：「我的媽，要是顏姑娘見到他，揭穿了我的蠱惑讒計，我還有命麼？」

直到朱逸溜走了，他才敢從人後背鑽出來，爲了要明白朱逸爲何而來，其實他一直藏身在屛風後面，朱逸溜出來，他也急忙溜入人叢中，現下，他明白了，他本和府中人等一般，以爲公子其實完了卷，也交了卷，是病得昏迷，忘了，現下他才明白，原來是有人替公子作文章，誰呢？

他明白了，張珏氣急敗壞要追尋朱逸，他還有個不明白了，相信除了張公子，就只他明白，只要朱逸離開了張府，他可就不怕，也不担心，當眞是奇哉怪也，這姓朱的不恨張公子，倒替他作文章，成就張公子的功名，這倒要弄個明白。

朱逸前脚才進店，吳護院後脚也踏入了店房，若論上乘功夫，吳護院不及他，但老江湖狡滑輕快，朱逸可還不及他了。吳護院一抹臉，以手肘遮臉，倒打他身側先進了內堂，朱逸這裏才跨入院門，迎面一人笑呵呵，說：「當眞人生何處不相逢，此間又得相見，兄台原來住在此間，可是巧啦。」

朱逸嚇了一大跳，忙回頭望，並沒人追來，不錯，這位張府的護院，可是打店內出來的，那麼必不是追他來的了。當下也拱了拱手，道：「兄台可是來此會友的麼？」

吳護院上前一步，挽着朱逸，道：「那日荒野小店擾了朱……」啊呀！他幾乎叫他朱大俠了，若然出口，豈不是自行拆穿了他的陰謀詭計，忙改口道：「那日叨了朱兄一杯，迄今耿耿於懷，朱兄風儀，更令在下難忘，今日難得巧遇，要不讓我還敬一杯，那可不行。」

朱逸待要拒絕，忽然心中一動，這張家護院尙不知他正是張家追尋之人，那日他腰揷竹劍，已被見到了，回去一說，豈不糟了？却是那張珏病後被抬回府，只怕也還能從這護院口中探聽出來，當下便道：「當眞是無緣不相逢，學生下榻在此，兄台來者是客，理當我請，請。」

當下把吳護院迎入房中，那小二哥可把朱逸當作財神爺了，好處得了不少，還會不加倍慇懃，這兩人才進房，他已捧了杯筷，托了一大壺酒來，吳護院一怔，說道：「小二哥，你可眞會作買賣，怎知我們要酒，也不問我們要甚麼菜？」

小二哥抹桌子擺杯筷，道：「這位客官有所不知，這位朱相公再好不過，若是別位，便吩咐下來，也得分個先後到，朱相公可不同了，朱相公的客，便是我們的貴客，還用吩咐麼，下酒菜這就送來，今日放榜，高中了的相公不少擺了喜筵，小店早已訂下了西山狸，蘆溝魚，關外鹿，若是往日，再大的酒家也沒這麼齊全的，我却已替朱相公留在厨下。」

吳護院道：「好，關外來的新鮮鹿脯，還是眞不易吃到，快去取來，朱相公海量，酒取多些，待我與朱相公痛飲。」

小二哥連聲答應去了，吳護院存心要灌醉朱逸，這朱逸又何嘗不是一般存心。待到菜送上來，兩人早乾了兩杯酒了。吳護院道：「我說件怪事你聽，本來是不可外人宣揚的，朱相公你我一見如故，我才對你說，你說怪不怪，我家公子也在今科應試，不料日夜苦讀，本已受了些風寒，但他怕家人阻止，不敢明言，仍強掙去了應試。」

朱逸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啊……但……」

他大吃一驚，驚的是他自己怎會這麼蠢，這一來豈不是不打自招，承認先已知道了，偸眼瞧吳護院，但這老江湖心裏大樂，面上却絲毫不現顏色，道：「正是如此，朱相公也下了考場，自也明白，試院號房夜涼如水，我家公子又專待大登科才完小登科，那日我在小店中，已然相告了，難免憂急，怕病倒，不料倒添了病，眞病倒啦。」

朱逸道：「可惜，若然他沒完卷便病倒了，豈不是一場空。不過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張尙書福厚之家，必有善報，必可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吳護院假裝愕然，說：「朱相公，你怎會曉得。」

朱逸道：「這有何不明白的，若非張尚書祖先有餘蔭，豈能厚祿高官，張尚書官聲甚好，必也蔭其子，張公子這科必然高中，完就其美……美滿姻緣。」

當眞是以酒澆愁更愁，那酒入了愁腸，倒化作了相思之淚，他想灌醉人家，不料自己倒先醉了，吳護院心下可樂了，還眞沒想到才不過五七杯酒，朱逸的話聲已打起結兒來了，道：「只怕未必吧，我家公子完不了卷，如何能高中，看來美滿姻緣多磨折，這話看來可眞不假，必要等待來科了。」

朱逸道：「你……放心，我不是說吉人自有……天相麼，兄台沒回府，是以還不知道。」

吳護院忙道：「朱相公，我可不信甚麼天相，什麼吉人，我看人相倒不假，我家公子若眞高中，必是有人替公子作了文章，我瞧，八成兒就是那個去府上傳信的秀才。」

朱逸大吃一驚，待見吳護院含笑望着他，更是心慌，道：「你你……怎……曉得？」

吳護院呵呵笑道：「這有甚難明的，我家公子病倒號房，只有那才子一人知道，也只有那秀才進過張公子的號房，既然不見了試卷，不是那秀才取去了，還能有誰？空白的試卷又豈能高中鼎甲，代公子完卷的人，朱相公……」

朱逸跳了起來，說道：「不不，不是我……」

吳護院眞沒料到兩語三言，便探出來了，更呵呵大笑說：「我又沒說是你，你倒招認了。」

朱逸急得臉也脹紅了，叫道：「我……招認，沒……沒有呵，我眞招認了麼？沒……沒有啊……」

吳護院道：「朱相公，你對我家公子大恩大德，別說尙書公子要感相公你的大恩了，便是張家祖先，亦要感朱相公的大德，你放心，我是張家的人，雖是欺君大罪，但你知我知，還怕會洩漏出去麼……朱相公你別否認了，却是相公你和我家公子素不相識，又沒受過張家恩惠，爲何捨己爲人？你代我家公子完了卷，豈不誤了相公你的功名？」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浪遵照阿難子遺諭的指示，儘快趕到四川找桑九娘，途中遇見婁弓，迫他說出春秋筆的藏處，古浪推說不知，二人便動起手來，古浪正感不支之際，忽從遠處撒來一把暗器，原來是石明松暗中相助，石明松引他走一條山路以避達木寺那些老人之鋒，近晚時分他們投宿於一村民家，古浪欲乘夜溜走以避開石明松，然而却被石明松發覺，不久之後，橫風暴雨中又來一借宿者，是一名自稱丁訝的老人，半夜丁訝血氣倒逆，幸賴古浪與石明松二人爲他活血，老人請古浪護送離開靑海，爲古浪所拒，未幾，況紅居又尋來…

僞裝同結伴　暗中施毒手

況紅居聽了古浪的話，微微一笑，說道：「那些老傢伙我自然也不會放過，不過我願意先與你過幾手，如果你能在我手下走過十招，你的聲名即可大噪，同時我也就相信你了！」

古浪見她說得如此狂妄，心中好不憤怒，而且在這種情形下，他也已無選擇的餘地，只得說道：「好吧！既然你一定要逼我動手，我也只好奉陪了！」

況紅居哈哈笑道：「對！這才是江湖男兒的本色，你不必害怕，我與你無冤無仇，只不過想測驗你的功力而已。」

古浪尋思道：「不知童石紅來了沒有？若是有她在身旁，事情也許會好些！」

況紅居毫無所忌的走到院中，傾盆大雨立時把她淋了個濕透！

她向古浪招了招手，說道：「孩子，快來吧！」

古浪強忍着怒氣，暗罵道：「他媽的！這種女人確是少見！」

無可奈何之下，古浪正想盡力一拚，忽然，房中的病老人丁訝發出了一聲深沉悲愴的長嘆！

這一聲長嘆，立時驚動了況紅居，她身子一幌，來到簷下，沉聲道：「房中什麼人？」

古浪答道：「一個投宿的病人，不相干的。」

況紅居略爲沉吟，說道：「那有這麼巧的事，我進去看看！」

說着她由古浪身旁掠過，推開了房門，古浪也跟了進去。

丁訝和衣靠在炕頭，一雙乾瘦的手按着胸口，雖然臉色比剛才好多了，但是昏黑的燈光下，看來仍然給人有一種恐怖之感！

況紅居及古浪來到房中，驚動了他，他略爲轉過頭來，睜開無力的雙眼，望見了況紅居，似乎顯得很驚訝。

他用手撐着把身子坐高了些，說道：「這位老婆婆是……」

話未說完，況紅居已然搶着說道：「你別管我是誰，先告訴我你叫什麼？」

丁訝被她問得一愣，旋即答道：「我姓丁。」

況紅居以極短的時間思索了一下，在她的記憶中，江湖上老一輩人物中，沒有什麼姓丁的高手。

這時她的臉色緩和了些，問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丁訝無力的答道：「生病！」

古浪聞言幾乎要笑出來，暗忖：「問得妙，答得也妙！」

況紅居說道：「在這裏生病？這是什麼話，告訴我，你害的是什麼病？」

丁訝搖了搖頭，說道：「不要緊，只是舊病復發。」

況紅居又仔細看了他一陣，覺着無甚可疑，這才回身對古浪說道：「好了！我們去辦我們的事吧！」

說到這裏，又回頭對丁訝說道：「我們要在院裏練練功夫，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不准下床，知道麼？」

丁訝柔聲說道：「妳看我這樣子下得了床麼？」

古浪這時忽然心中一動，因爲他發現丁訝的面色，比起剛才初醒時又壞了許多，他忖道：「莫非他的病情又惡化了？否

則經過我施救，不會如此呀！」

況紅居連聲催促，把古浪趕出了房，她好似特別喜歡淋雨似的，立時就又站到雨地中，尖聲道：「快呀！」

古浪心中極爲憤怒，忖道：「就算沒有人暗中相助，難道我傾一身所學，還接不下妳十招不成？」

想到這裏，立時信步走了過去，如注的雨水，打落在古浪的身上，强風迫面，吹得他眼目難開。

況紅居站在五尺以外，活像一個幽靈，她連聲催促道：「快些！你先進招！」

古浪不再說話，雙掌交錯，身形疾進，右掌推出，直攻況紅居天庭！

況紅居待他手掌離自己面門不到兩寸時，這才把頭一甩，身子也隨着這一甩之勢，轉到了古浪的右側，尖聲叫道：「注意『肩井穴』！」

由她動手的情形看來，她根本不把古浪看在眼中，所以每次出擊，都先警告對方。

她身手眞是快極，古浪剛發現人影消失，語聲未歇，自己左肩已有一股勁力逼來！

古浪猛然把身子一挫，況紅居的右掌閃電劃過；古浪大喝一聲，雙掌齊下，右掌猛斬況紅居手腕，左掌直取況紅居「眉心穴」。

這一招兩式，也是神速萬分，頗出況紅居意料之外，她「咦……」了一聲，右掌猛然收回，頭向後揚，左手二指反向古浪的左腕鉗來。

她每出一招，勁力都大得出奇，古浪這才知道，她的功力還在婁弓之上。

古浪狠狠的咬着牙，把發出的左掌收了回來，但是還沒來得及換招，況紅居第二招又已接踵而至。

她身如一隻大蝙蝠般撲了過來，雙袖的雨水揮出了老遠，一雙枯瘦的手掌在黑夜中發出了慘白色，看來很恐怖。

就在古浪微微錯愕之際，況紅居的一雙手掌已距離他不到半尺。

古浪已然感到一股出奇的勁力湧到，他原是儘量避免與她對掌，因爲他自知雙方的功力相差得很多。

但是況紅居却存心非與他對掌不可，所以出手不到三招，便以這種雷霆之勢逼了過來。

古浪無可奈何，咬緊了牙關，雙掌一併，迎着況紅居的掌勢遞了出去。

況紅居一笑道：「有胆量……」

一言未畢，兩人四掌已然相觸，雨夜之中，只聽得一聲巨響。

況紅居「喲」了一聲，一連退後了兩步！

古浪雖然也退後了幾步，但是一件意外的事，却震動了他！

原來他雙掌才出之時，便覺得有一股極大的潛力，傳到了自己的身上，使得自己的掌力陡增了許多。

這情形就如同在「達木寺」中，哈門陀暗中相助一般。

古浪心中驚疑已極，忖道：「啊……哈門陀果然跟了來……」

想到哈門陀，他的一顆心立時就猛烈的跳了起來，因爲他覺得，哈門陀在這些老人中，比任何一個都要來得可怕而難於應付。

況紅居怔了半晌才說道：「好小子！料不到你眞有這身功夫，算我況紅居把你看小了！」

古浪還在極度的驚懼之中，俊目回盼，但並沒有發現什麼異象。

這時二人都停止了談話，黑暗中，只有丁訝低弱的呻吟聲，不時的由房中傳出來。

況紅居接着說道：「好！如此一來，我倒眞要與你見個眞章了，快動手吧！」

古浪聞言立時冷靜下來，忖道：「有哈門陀在暗中相助，我還怕她何來？……可是，驅走了況紅居之後，留下的哈門陀，豈不更加痲煩？……」

況紅居似乎非常的急燥，她尖叫一聲：「再對一掌！」

一言甫畢，雙掌再次擊出，這一次來勢更猛，雙掌之力，有逾萬鈞。

這一次古浪却不願再與她對掌，就在況紅居雙掌才出之際，他已經以「潛移星辰」的身法，閃到了況紅居的身側。

他右掌閃電遞出一招「翻天大印」，一股莫大的掌力，向況紅居的右胛按了過去！

況紅居身子一閃，已然閃過一旁，大叫道：「怎麼？不敢接我一掌麼？」

語聲中，雙掌如電，又向古浪胸前推到，疾勁的掌力，把漫空暴雨都隔絕了。

古浪一掌落空，便知道況紅居必有怪招，所以未等她再次發掌，又已閃向一旁，喝道：「況婆婆，妳太厲害了！」

二指向況紅居腦後點去，況紅居大怒，猛然把身子擰轉過來，雙掌第四度襲出，喝道：「看你接不接！」

這一掌勁力極大，濺起了一大片雨珠，上下四散！

這一式來得太驚人，古浪身子來不及撤回，萬難閃躲，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又緊咬牙關，提足了丹田之氣，疾舉雙掌迎了上去！

就在他提氣進掌的一刹那，一股綿柔之力，又傳到了他的背心，丹田一陣發熱，雙臂也覺得發漲，他不禁嚇了一大跳！

他還沒來得及思索，雙掌已經與況紅居接實，一聲裂帛大震之後，二人又是各自退後了好幾步。

況紅居一聲長嘯，身如狂風一陣轉繞，把院中每一個角落都察看過了。

古浪忖道：「莫非她已發現了哈門陀的踪影？」

況紅居身如怪鳥，一陣轉繞之後，身子又躍上房頂，向四面搜視。

古浪心想：「哈門陀若是不肯露面，又豈會被妳發現？」

況紅居在房頂看了半晌，最後又落下房來。

這時閃電乍起，古浪見她那副模樣，簡直就像個鬼似的，臉上有一種憤恨和嗒然若失的感覺。

古浪開口道：「怎麼了，況婆婆……」

黑暗中，況紅居一雙眸子，閃電般射了過來，說道：「你有接我兩掌之功，我放你過去了！」

說罷之後，身軀一幌，立時消失在夜

空之中。

她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弄得古浪有些哭笑不得，他怔怔的站在大雨之中忖道：「哈門陀既然暗中助我，他爲什麼不露面，他到底存着什麼心意呢？」

由於阿難子圓寂之後，哈門陀始終沒有出現過，古浪對此十分惑然，心神不寧，莫測究竟。

這時當空又是一個霹靂，電閃如蛇，雨勢更大，古浪頓爲驚覺過來。

他走到屋簷下，把門推開了些，只見丁訝身上蓋着一條棉被，睡得甚是舒適。

古浪見他沒有什麼異狀，心中稍安，匆匆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見石明松也睡得甚爲香甜，地上放着一大堆濕衣。

古浪找出了一套乾淨內衣更換，把身上的濕衣脫下，見「春秋筆」的盒子濕濕的，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尋了一塊乾布來擦拭。

那盒子不知是何物所製，擦拭之後乾燥如故，裏面的遺書也未沾上一絲雨水，古浪這才放心。

他把身子擦乾，把「春秋筆」盒子緊緊的扎在胸前，穿上乾衣。

所幸石明松沉睡如死，故爾古浪的一切行動可以無忌，他穿好了衣服之後，也就上炕安歇。

大雨如注，雷聲隆隆，古浪過於疲累，不一會的工夫就進入了睡鄉。

待他醒來之時，天色早已大亮，可是暴雨仍舊，一點也沒有減小！

他翻了個身，見石明松已然不在，不禁忖道：「我怎會又睡得這麼死！」

他用手摸了摸腹前的「春秋筆」，依然還在，便翻身爬起，換了一套乾淨的緊身外衣褲。

古浪下炕之後，這才發覺地上的濕衣已經不見，心中忖道：「莫非石明松洗衣服去了？」

他想想也覺好笑，自從他得了春秋筆之後，這些人便一直跟着他，就好像他們認定了「春秋筆」在他身上似的。

古浪洗漱已畢，石明松赤着脚，褲管捲得高高的，手中打了一把大傘，冒雨而來。

入房之後，把腋下一堆乾淨衣服取出，放在炕上，說道：「昨天你與那個老病人怎麼談那麼久，談些什麼呀？」

古浪聽他口氣，好似根本不知道自己與況紅居動手之事，也就不提，說道：「我們只是隨便談談……」

說到這裏，發現石明松拿來的乾衣，就是隔晚脫下的濕衣，不禁笑道：「啊！原來你眞是洗衣服去了？」

石明松笑道：「我那會洗衣服？是黃老大的老婆替我們洗的！」

古浪這才恍然，笑道：「我們走時倒要好好的謝謝他們……」

說着，望着窗外的大雨，又不禁發起愁來，道：「似這般傾盆大雨，我們怎麼動身呢？」

石明松笑道：「不要緊！據黃老大說，下午雨就要停了！」

古浪道：「但願如此！」

這時石明松好似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由身上取出一個小紙條，說道：「對了！那個老病人留了個條子給你！」

古浪一面接取紙條，一面訝然道：「留了個條子？他已經走了麼？」

石明松點了點頭，說道：「我還沒有起來他就走了，據黃老大說怎麼勸他也不成。」

古浪大感意外，匆匆把紙條打開，只見上面寫道：「古浪，承你療我宿疾，居心雖仁，但不肯與我同行，却又顯得不義，老夫去也！」

古浪看罷，感到啼笑皆非。

石明松在旁說道：「寫的什麼？可以給我看看麼？」

古浪道：「當然可以！」

說着把紙條遞了過去，石明松接過匆匆看完，笑着說道：「這老傢伙的骨頭倒是挺硬。」

古浪走到窗前，望着滿天大雨，尋思道：「這麼大的風雨，他一個重病的老人，眞不知怎麼走法……」

這時他心中有一種歉疚的感覺，丁訝瘦弱的影子，又出現在他的眼前。

石明松說道：「他寫的我不明白，到底怎麼回事？」

古浪便把昨夜丁訝要求同行，及自己拒絕之事說了，石明松笑道：「其實讓他跟着走一段也無所謂，何必如此堅決的拒絕他？」

古浪搖頭道：「我們一天要趕好幾百里路，從不休息，這條路又如此難走，他怎麼受得了？」

石明松一笑不再說話，把紙條還給了古浪。

古浪接過又看了一遍，雖然字迹顯得乏力，他是筆劃均勻，極見風骨，足見那病人是一位飽學多才之人。

他心中一直爲這件事感到不安，因爲據昨夜爲丁訝療病時的脈象看來，他的病情是非常嚴重的。古浪與石明松在室內聊着天，彼此都是隱晦頗深，所以誰也探不到誰的眞心話。

雨勢果然漸漸的小了，院中地勢雖然略高，但也成了一片澤國。

不一會的工夫，雨勢已經完全停住，風也小了。

這一夜雷雨，好像是下了幾十年，古浪也經歷了很多怪異的事情。

石明松把窗子整個的推開，笑道：「黃老大的話果然不錯，你看，雨一點也不下了！」

古浪也感到很高興，扶窗笑道：「好得很，我們可以趕路了！」

這時黃老大正好來請二人用飯，用飯已畢，黃老大把準備好的乾糧取出，份量極多，足够二人五日之需。

古浪及石明松深爲感激，留下了很多銀兩，牽出了兩匹駿馬。

經過了一天一夜的休息，人馬都是精神一振。

上馬之後，向黃老大全家拱別，馬蹄踏着積水，馳出了這個小村落。

兩條大黃狗，踞在一塊突出水面的大石頭上狂吠，直到古浪及石明松走得不見了人影，這才漸漸的停了下來。

一場大雨，把山林洗刷一新，黃綠色的葉子，發出了鑑人的光澤，並且不時的

垂下水珠，滴滴答答，頗富詩意。

天氣也變寒涼了許多，石明松說道：「快深秋了！這地方尤其冷得早！」

古浪笑道：「所幸我們往南邊去，不然可要趕上下雪了！」

二人快馬加鞭，馬蹄如飛，濺得水花四濺，驚得林中的鳥兒亂飛。

石明松好似輕車熟路，當先而行，古浪暗中記着地勢，以防萬一有變時，也有一個路。

一個時辰之後，二人已經跑出了百十里，古浪很是高興，說道：「照這樣下去，到晚上我們就可以趕了不少路呢！」

石明松笑道：「看你心急似箭，到底爲了什麼要緊的事呢？」

古浪望了他一眼，並未作答，心中忖道：「哼！你想借機會騙我的話，那可是作夢！」

石明松見古浪不答，淺笑一下，也未再問。

二人正在快馬急行之時，忽聽一聲低啞的呻吟，由不遠之處的樹林之中，傳了出來。

古浪及石明松二人，幾乎是同時動作；一齊把馬勒住，兩匹馬長嘶一聲，一連退後了幾步，才停了下來。

古浪望了石明松一眼，說道：「哼！包袱來了！」

石明松明白他言中之意，聞言笑道：「既然碰上了，我們過去看看吧！」

古浪點點頭，他心中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覺得這病老人與自己有關。

他們慢慢的來到了林中，便見一個形容憔悴的老人，靠着大樹幹，雙手按着胸腹，低低的呻吟着。

這老人正是丁訝，瘦弱的身子，不住的顫動，好像舊病又復發了。

二人連忙下馬趕上前去，丁訝被驚動了，他睜開了眼睛，無力的望了他們二人一眼，說道：「唔……你們來追我做什麼？嗯……」

石明松笑道：「誰來追你？我們是經過此地碰見你的。」

丁訝喘息了一下，說道：「那麼你們怎麼不走？圍着我看什麼？我又不是個猩猩！」

二人聽了他的話，都忍不住要笑，古浪說道：「你病得這麼重，連休息都還不够，爲什麼這麼急着趕路？」

丁訝翻了翻眼睛，用白多黑少的眼睛望了他一眼，不悅的說道：「這是我的事，何勞尊駕關心！」

古浪知道，他是爲了自己拒絕他同行的事生氣，便蹲下了身子，問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丁訝把目光轉向一旁，愛理不理的說道：「反正是快要死的人了，管他怎麼樣不怎麼樣！」

古浪連碰了幾個釘子，無可奈何的站起身來，向石明松苦笑了笑。

石明松也蹲下了身子，說道：「老先生，他有些小孩子脾氣，你不要與他生氣，你現在……」

才說到這裏，丁訝突然伸手把他推開，罵道：「別說他了！你比他還不如，昨天他還守護我很久，你連我是死是活還沒有確定就走了！」

石明松碰了一鼻子灰，氣得霍然的站了起來，對古浪道：「走！我們走！」

古浪還未答話，丁訝已接口道：「走？走到那兒去呀？要走你自己走好了，拉我去做什麼？」

一句話氣得石明松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古浪又彎下了身子，對丁訝說道：「丁老，我們並非不願與你同行，實在是你病得這麼重，不宜趕路……」

說到這裏，丁訝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怕我死在半路上是不是？」

古浪正色說道：「這條路崎嶇難行，我們又急着趕路，實在無法照顧你……」

丁訝又打斷他的話說道：「你是怕爲我躭誤了你們的行程？這個你們大可放心，我要是跟你們去決不會躭誤你們。」

古浪不禁沒有話說，遲疑了一下，說道：「這……」

丁訝翻起了眼睛，大聲道：「別這呀那的，痛快一句話，如願意，我們馬上就走，不願意你們就走你們的，我死在這裏認命！」

古浪不禁大感爲難，石明松氣道：「古浪！我們走！他這麼倚老賣老……」

話未說完，丁訝忽然喝道：「少多嘴！你要走就走，沒人拉着你！」

石明松氣得臉上變了顏色，看樣子似乎就要發作了。

古浪連忙接口過來，說道：「丁老，如果你一定要跟我們走，我有些事要先告訴你。」

丁訝似乎氣弱不支，靠了下來，喘息着說道：「說罷！」

古浪正色道：「第一，如果你半途病發，我們只有盡力爲你治好，把你寄住民家休養，恕我們不能再爲你躭擱。」

丁訝仔細的想了一下，說道：「好吧！第一條我可以接受。」

古浪又道：「第二，在路上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不要多口多事。」

丁訝思索了一下，說道：「好吧！這一條我也勉强答應！」

古浪又道：「我們沿途除了吃喝和睡覺外，不下馬休息，你可吃得消？」

丁訝緊接着說道：「你們受得了，我自然受得了，莫非你們不是人麼？」

古浪聞言一怔，忖道：「這人眞會說話，他怎麼不說他不是人？」

石明松見古浪眞的要帶他同行，不禁着急道：「這……這怎麼成？那是多不方便……」

丁訝雙目一瞪，說道：「有什麼不方便，莫非你要謀財害命，多了我就不方便了麼？」

石明松面色一青，指着丁訝道：「你這老東西，你……」

古浪連忙勸道：「石兄，老年人難免有些脾氣，再說他又有病在身，你就少說兩句吧，如果你感到不便，就請你先行一步，我們到甘肅再會面好了。」

古浪如此一說，石明松說道：「其實我們並沒甚麼急事，只是他太氣人了！」

古浪又勸了他幾句，他也就無話可說

。這時丁訝已擻擻索索的站了起來，說道：「來，扶我上馬！」

他那副樣子，莫說石明松，就是古浪看着也覺生氣，他皺了皺眉頭，把丁訝扶向坐騎。

但當古浪要把他扶上自己的坐騎時，丁訝却忽又把他推開，說道：「我生平就討厭黑色，還是騎那匹紅馬好了！」

古浪爲之一怔，石明松連忙說道：「那是我的馬呀！」

丁訝白了他一眼，說道：「你的？什麼是你的？你的命還是閻王爺的呢？」

石明松又被他氣得面色發白，望了望古浪，古浪也無可奈何，只得把丁訝扶上紅馬。

石明松好不氣憤，遲遲不肯上馬，古浪已顧不了許多，自己先上了馬。

丁訝低下了頭，說道：「快上馬來呀！不上我們可要走了！」

石明松無奈，跨蹬上馬，不料丁訝又發怪叫道：「不成！不成！你坐在我後面！你要是坐在我前面，你這麼大的個子，我還看什麼風景？」

石明松氣得又跳下馬來，雙手插着腰，怒目瞪着丁訝，一言不發。

古浪也實在被他躭誤得有些不耐煩，對石明松道：「好了，石兄你就遷就些，讓他坐在前面好啦。」

石明松氣道：「他又不是個小孩子，坐在我懷裏像什麼樣子？」

丁訝在馬上叫道：「放你的屁！誰坐在你懷裏？我是坐在馬背上！」

古浪又勸了石明松幾句，石明松這才萬般無奈地上馬，坐在丁訝的身後。

丁訝果竟像個孩子般，把整個身子靠在石明松身上，他又瘦又小，如果不是滿頭白髮，眞有些像石明松的兒子。

石明松聞到一股汗臭氣，再也忍不住說道：「喂！你這是怎麼坐的？」

丁訝回頭白了石明松一眼，又想要罵人了。

古浪見狀忙說道：「石兄，別再說了，我們走吧！」

說罷策馬先行，石明松搖了搖頭，只好催馬跟進，說道：「你不認識路，還是我走在前面。」

說着縱騎繞到了前面，古浪望着他們的背影，心中暗笑，忖道：「怎麼平空跑出這麼個魔星，眞是作孽。」

一行三人，沿途無話，只是丁訝的事最多，一會要大便，一會要小便，把石明松煩得怒罵不已。

丁訝却是若無其事，聽如不聞，這時就連古浪與他說話，他也不答，彷彿一下子變成了一個啞巴似的，看看天近黃昏，由於天氣甚好，古浪便對石明松說道：「石兄，我們今夜怎麼樣？可不可以趕到三更？」

石明松抬頭望了望天，說道：「現在還不能確定，少時如果沒有月亮，天色必然很黑，趕也趕不多少路，反而累人，倒不如明天一早再趕路的好！」

古浪雖然心急，却知道他說不假，當下無可奈何，只盼升起月亮來。

丁訝沉默了許久，這時突然開口道：「怎麼？我們還要連夜往下趕？」

古浪點頭道：「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們有要緊的事麼？」

丁訝大叫起來道：「胡說！你們不是說睡覺除外嗎？我現在又餓又累，連夜趕下去，豈不要了我的老命！」

石明松叱道：「誰叫你要跟我們一起走？」

丁訝叫道：「就是跟你們一起走，也不能害我死呀？」

古浪實在被他吵得頭昏，說道：「好了，老先生，現在天還沒黑，等天黑了我們就休息好啦。」

丁訝點了點頭，說道：「你這樣說，那還差不多！」

石明松又已氣得說不出話來，一味的疾馳，這時所走的道路，越發是崎嶇不平，路上滿是大塊的石頭，馬一高一低跛着，前進的速度減慢了許多。

前後左右，都是樹木，古浪不禁忖道：「看樣子我們已走錯路，迷失在叢林之中了？」

思忖之際，忽聽石明松說道：「向左邊走！」

古浪撥馬左轉，細看之下，說道：「這邊根本沒有路呀！」

丁訝也低頭看了一陣，叫了起來道：「喂，你把我們騙到這種絕地來，莫非眞想謀財害命不成？」

石明松叱道：「你再胡說，我可把你推下去了！」

丁訝挽身扭頭，對古浪說道：「我要是死了倒沒有什麼，可惜你年紀輕輕的，唉……」

說着嘆了一口氣，石明松怒哼了一聲，用力把馬一催，馬兒一衝數十丈，把古浪遠遠的抛在後面。

古浪暗覺好笑，忖道：「這怪人也確實有些討厭！」

想着催馬趕了上去，又是一陣急趕，天色已然完全黑了下來，沒有一點星光，林間更是黑暗異常。

古浪心中不禁又忖道：「道路如此難行，天色又黑，若只是我們兩個倒也罷了，偏偏又有個病老人，看來今天是無法再趕下去了。」

想到這裏，忽聽丁訝在前面叫道：「古浪，你在那兒呀！我怎麼看不見！」

古浪應了一聲，丁訝說道：「這麼黑還要趕路，唉……」

說完話，又開始呻吟起來，古浪看看不忍，便對石明松道：「石兄，我們今夜不要趕了。」石明松把馬勒慢了些，說道：「我們還可以趕一個時辰。」

古浪笑道：「天黑路險，老人又有病，好在我們已經趕了不少路，不在乎這一個時辰。」

石明松說道：「這裏四下空曠，沒有人家可以借宿，怎麼辦？」

古浪皺眉道：「我們倒無所謂，只是丁老病着，露宿恐怕不宜，還要趕多久才有人家呢？」

石明松思索了一下，說道：「只怕還要趕出個一百十幾里。」

古浪還未說話，丁訝已經叫道：「算了，算了，就在這裏歇下算了！」

古浪接口道：「好，那麼我們就找個

地方下馬吧！」

石明松很勉强答應一聲，兩匹馬來到林中一塊空曠之地，石明松翻身下馬道：「這裏比較空曠，就在這裏過夜好了！」

由於昨夜下過大雨，林中還是潮濕得很，古浪下馬，對石明松道：「這裏如此潮濕，怎麼能睡？」

丁訝也道：「在這裏睡一夜，只怕我的風濕病又要發了！」

石明松道：「前面有個山洞，可要去看看麼？」

古浪大喜，一手牽馬，一手扶着丁訝，說道：「往那邊去？」

石明松用手向左邊指了一下，說道：「往那邊走！」

古浪當先而行，丁訝放低聲音，對古浪說道：「我看你還是讓他先走，他可能要陷害我們。」

古浪笑道：「別胡說八道了！」

二人緩緩前行，前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古浪雖然練就夜眼，也只能看出一尺左右，只得把步子放得更慢些。

就在這時，突覺背後風聲颯然，兩股凌厲的掌風，向二人背後湧到。

古浪大吃一驚，在此情況下，他來不及思索，奮起神力，拉着丁訝，全力往前一縱，因用力太大，連那匹馬也被帶着向前馳去！

這一縱，縱出了一丈多遠，落下之時，突覺脚下一空，二人連同一馬一齊向下墜落去。

古浪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提足了氣，把丁訝扯得緊緊的。

下落之勢越來越快，古浪雖然提着氣，也感到頭昏目眩，四下又是一片黑黑，甚麼也看不見。

古浪心中又驚又怒，忖道：「好毒狠的石明松……」

他那匹駿馬跟着向下墜落，古浪心中好不痛惜，忖道：「多了這個老人，我就無法再顧這匹馬了！」

下落之勢，繼續加快，丁訝已經嚇得昏了過去，古浪暗道：「苦也，這山澗如此深，恐怕我也要不保！……」

正想到這裏，「刷！」的一聲輕響，碰着了一根樹枝，古浪只覺得手臂一陣劇痛……

他的手臂已被劃開一道血口，痲木不仁，丁訝也離開了他，迅速的向下墜落！

古浪大驚，忖道：「糟！他這條老命完了！」

由於甚麼也看不見，古浪也不知下面還有多深，隨時都有着墜地喪生的可能。

古浪心中長嘆道：「唉……想不到我與春秋筆，就這樣共葬谷底！」

思忖間，突覺迅速下沉的身子，突然向旁一衝，有人在他足心托了一下。

古浪大吃一驚，身子撞到崖壁上，他拚命的提着氣，隨後又覺得身子一震，已然落在地面，一陣昏眩，人便失去知覺。

人馬墜深谷　老少困絕地

當古浪被凜烈的寒風吹醒時，已是三更時分，昏昏沉沉之中，似聞不遠有低沉的馬嘶之聲。

古浪睜開雙眼，略一轉動，只覺渾身酸痛不已，忖道：

「莫非我還活着麼？」

左臂傷口忽然一陣刺痛，他用右手摸了一下，傷口的血已經凍結了。

這時他完全明白了，自己已經落了地，除了撞傷之外，確實未死。

他右手撐地，奮力的坐了起來，腰背一陣酸痛，耳旁又聽到馬嘶之聲。

古浪大爲驚奇，忖道：「難道我的馬也沒有摔死？」

他强忍着酸痛，站起身子，走了好幾步，果見一尺以外，黑墨墨的一片，是一個馬的影子。

古浪驚喜萬分，顧不了身上的痛楚，撲了過去。

眞是奇蹟，那匹馬不但未死，並且沒有絲毫傷痕，好端端的站在那裏。

古浪大喜之下，緊緊的摟着馬頸子，連呼：「好黑兒，好黑兒……眞是謝天謝地了。」

那匹駿馬也不住的厮磨着古浪的前胸，顯得非常親熱。

古浪高興了一陣，忽然想道：「這數百丈的懸崖，我有一身功夫，尚且不免受震昏厥，牠一個畜牲，怎會安然無恙？」

想到這裏，大感奇怪，但是怎麼也想不出個道理來，這時他突然又想到了丁訝了。

他忖道：「我半空受傷，把他丟開，只怕他已……」

想着，立時取出了火摺子，燃起一把樹枝，四下尋找。

這是一片約有五丈餘見方的谷底，四下尋找一遍，却未發現丁訝。

古浪突然明白過來，忖道：「啊呀，我眞傻，原來他竟是一個身懷絕技的奇人，我和黑兒都是他救的……」

「可是現在他到那裏去了呢，他一定是上崖找石明松算賬去了！」

想起了石明松，古浪不禁怒火沖天，暗罵：「好險惡的小子，等我上崖之後，一定要取他性命！……」

古浪尋了些較爲乾燥的斷枝，費了好半天工夫，才燃起一堆火。

他慢慢的活動四肢，身上的痛苦才稍爲減少。

他想：「深更半夜，無法可想，我還是待天亮後再設法出險吧！」

他揀了一塊較乾之地坐下，但覺得奇怪的是，昨天下了那麼大的雨，谷中竟無積水。

古浪心中暗想：「此處必有溝渠，不然積水無處流去，等到天亮我再詳詳細細看看！」

他坐在地上靜心調息，因爲方才從崖頂一路墜下來，弄得他有些心神不寧。

半晌之後，古浪的心情已經完全平靜下來，睜開眼睛，突聞一聲悠長的呻吟之聲，由頭頂傳來。

古浪不禁大吃一驚，還沒站起了身子，緊接着又聽到一聲呻吟。

黑夜之中，這聲音，聽來使人毛髮豎立，極爲恐怖和悽慘。

古浪借着火光，抬頭向上看去，只見兩丈多高處一棵大樹上，附滿了百年老藤

，一個白髮老人，正掛在其間，不停的蠕動着。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丁訝！

古浪大驚，忖道：「啊，原來我們並不是他救的，他自己也是靠了這些藤蔓才活了命的。

古浪想着，提高聲音說道：「喂，丁老，你聽得見我說話麼？」

深谷傳音，良久不歇，可是丁訝沒有一些回應，只是不住的呻吟。

古浪又大叫了一遍，丁訝這才用低啞，微弱的，顫抖的聲音說道：「唔……是誰呀？」

古浪見他說話了，立時喜道：「我是古浪！你千萬不要動，我來救你！」

丁訝好似清醒了些，說道：「你……你快來呀，我的腰好……好痛！」

古浪叫道：「我就來了，千萬不要動呀！」

古浪說完，抓住一根粗藤，踏着潺滑的山石，慢慢向上爬。

他心中忖道：「我還以爲我是他救的，原來他是被藤子救了……這老頭倒眞大命。」

思忖之間，已經爬到了丁訝身旁，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他抱了下來。

丁訝落地之後，三魂已去了兩魂，整個身子軟得直不起來。

他含含糊糊說了幾句話，隨即昏了過去。

古浪又費了半天工夫，這才把他救醒過來。

丁訝睜開昏花老眼，在火光之下望見古浪，說道：「古兄弟，我們……可是在陰曹地府？」

古浪聞言好笑，說道：「丁老，我們並沒有死呀！」

丁訝把眼睛睜得好大，說道：「什麼，咱們沒有死？」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沒有死，你看我們不是活得好好的麼？」

丁訝雙目下亂轉，好半晌才說道：「好不可惡的石明松！」

古浪也搖頭嘆息不已，說道：「眞沒想到，石明松竟會對我下此毒手！」

丁訝哼了一聲，接口道：「哼！我不是早告訴過你，他對我們不懷好意。」

丁訝接着又說道：「我早就告訴你，這小子靠不住，你不聽我的話，現在怎麼樣？我沒說錯吧！」

古浪只有恨自己大意，說道：「我眞是想不透……」

丁訝又道：「你與他到底有什麼宿怨呢？」

古浪搖搖頭道：「我與他並無深交，只不過偶而結伴同行，他爲何要下此毒手呢？」

丁訝突然道：「莫非你身上有什麼無價之寶麼？」

古浪心中一驚，說道：「我自幼孤苦，那來無價之寶？身上雖然有些銀兩，也決不致使人眼紅呀！」

丁訝搖頭道：「這可就奇怪了！……莫非你知道一些什麼特別秘密不成？」

古浪又是一驚，連忙搖頭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丁訝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說道：「這就太怪了，那麼小子除非有殺人之癮！不然他下此毒手作甚？」

古浪不答，心中驚忖道：「看情形，這老傢伙似乎也是爲了『春秋筆』而來，莫非他已發現『春秋筆』在我身上？」

雖然古浪並不怕他知道，但是却怕他把這消息走漏出去。

丁訝望着天空說道：「我的天，這麼高可怎麼上去呀！」

古浪說道：「且等天亮後，看清了地勢再說！」

丁訝又叫道：「要是不能上去，那可怎麼辦呢？」

古浪情緒本已很壞了，被他一再胡吵，更覺頭痛，急忙說道：「唉呀！你放心！我一定有辦法，現在你好好坐一會，不然病發了又是麻煩！」

丁訝用手摸了一下地面，說道：「我的天！地下這麼濕，怎麼能坐人？我還是騎在馬上吧！」

古浪無奈，只有把他扶上馬背，說道：「你要是掉下來我可不管！」

丁訝說道：「我掉不下來，我會抱着頸子，你看！」

他說着彎下腰，一把抱住了馬頸子。

古浪爲之啼笑皆非，望了他一陣，說道：「我看你眞是有些返老還童了！」

說完就地下坐，天亮之前既然毫無辦法，古浪只好定下了心，閉目養神。

由於身子困乏，雖然寒風凜凜，不久也就睡了過去。

兩個更次之後，天色已然大亮，但谷中仍然很昏暗。

古浪悠悠醒來，見丁訝雙手抱着馬頸，睡得甚是香甜，心中暗暗好笑，忖道：「這老傢伙病得這麼重，偏要在外面亂跑，眞是怪事！」

他隨着站起了身子，抬頭打量谷底的形勢。

谷底面積大約有五丈見方，靠左方有一條深溝，所以谷中的水都流了出去，無法積留下來。

古浪抬頭望時，只見谷壁高有數百丈，除了三丈以內，有樹木藤蔓外，再上去均是鬆土，並且不時的掉落下來。

古浪心中忖道：「看這情形，上面還不好落腳，要想上去，眞還要費一番手腳呢！」

正在尋思之際，丁訝已經醒了過來，喊道：「古浪！你扶我下馬呀！」

古浪回頭望了他一眼，說道：「唉呀！你的事眞多！」

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走過去，把丁訝由馬背扶下。

怪的是經過了這一場大夢之後，丁訝的精神反而好了許多，他伸了一個懶腰，說道：「唔……這一覺睡得可不錯！」

古浪又望了他一眼，說道：「看你毫不担心，像是遊山玩水一般。」

丁訝接口道：「急又有什麼用呢？」

古浪說道：「我正在想法子脫險，你好好坐着，不要又給我添麻煩！」

丁訝眞聽話，立時走到一旁，說道：「好吧！我看你能想出什麼法子。」

古浪抬頭細看了一陣，由於不知土質

的黏性究竟如何，他心中想道：「我且試上一試再說。」

他想到這裏，回頭對丁訝道：「我要試試土性的黏力，你站遠一些。」

說罷提了提氣，雙足一點，身如巧燕一般，向上拔起了五丈多高，右足一伸，又向谷壁點去，一點之下，碰落了大片泥土，身子並立時飄落下來，宛如一頭巨鳥一般，驚得丁訝發出一聲大叫！

古浪的身子雖然由半空墜落下來，但是他早已有了準備，看好了落腳之處。

由五丈多高落下來，對於練武的人來說，總是算不得一回事，但是萬料不到丁訝竟拖着有病的身子，跑上去救援古浪。

古浪離地不到七尺時，突見丁訝雙臂大張，來接自己，不禁大吃一驚，叫道：「丁老，快讓開！」

但是已來不及了，眼看着二人就要相撞，古浪只得猛提一口氣，可是雙腿已經被丁訝緊緊的抱住，叫道：「不要怕，有我……」

被他這麼一抱，古浪的氣也提不住了，「砰」的一聲，把丁訝壓在下面，一同摔倒在地上。

這一摔跤得可不輕，古浪只覺得肩骨疼痛，頭也有些昏，渾身都是泥水。

但是他迅速地爬了起來，見丁訝躺在一邊，雙手抱於胸，不住的叫着：「唉唷……唉唷……」

古浪氣得半死，無可奈何的把他扶了起來，尚幸他並未受傷，古浪在他背上拍了一掌，他也就清醒過來，大叫一聲：「嚇煞我也！」

古浪雖然滿肚子怒火，却也只好強忍着，低聲的問道：「你覺得怎麼樣？」

丁訝用手輕輕的揉着太陽穴，說道：「我還好，就是有點頭昏，你呢？」

古浪心中的怒火又升了起來，他強自抑制着，說道：「我也很好，一點事都沒有！」

丁訝站了起來，搖搖幌幌的說道：「好險啊！如果不是我救你，恐怕你非摔死不可！」

古浪氣道：「如果不是你多事，連這一跤也不會摔！」

丁訝氣道：「什麼？我爲了救你，摔了這麼一跤，差點沒有摔死，你還說這種話？」

古浪知道與他扯也扯不清，便道：「好了！我要把這四壁的土性勘查一下，如果我再落下來，你可千萬不要管我，絕不會出事的！」

丁訝奇怪的說道：「眞是這樣嗎？那你的武功可不小呀！」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這還不算什麼，江湖上很多人都可以。」

丁訝不禁伸舌不已，搓着手說道：「啊！眞有這種事？一個人從這麼高掉下來，還會沒事？」

他連連的搖着頭，顯然非常的驚訝，一面還自言自語着。

古浪沿着四壁，抬頭觀望，見四壁均是濕土，不時的向下掉，並且毫無落脚之處。

他心中很是詫異，忖道：「怪事！怎麼回事！怎麼這四周谷壁上全是泥土，連一塊石頭也沒有？」

這時他看準了一處，再次提起了氣飛身而上，足尖剛一點上壁面，便有大片鬆泥脫落。

古浪站脚不穩，只好翻身落地，泥土仍然落個不住，古浪連忙閃開。

丁訝見古浪眞能平安落地，不禁驚訝得雙目大睜說道：「啊！眞是了不起！」

古浪心中很是氣憤，忖道：「眞是料想不到石明松竟是這等小人，等我脫險之後，一定要找他算賬！」

他四下都觀察過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攀壁而上，但是土質太鬆，不但無法落脚，就連插刀打樁也辦不到。

丁訝看出了他的心意，也惶惶的說道：「古浪！我們有沒有法子可想呀？」

古浪心緒很壞，說道：「不要急！我慢慢的想法子……」

如果只是古浪一個人，倒還簡單些，如今多了一個病弱的老人，並且還有一匹馬，問題可就麻煩了。

古浪想到這裏，心中也很担愁，但是他深信一定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但是古浪等處身之處，不僅昏暗，並且濕氣很重，寒涼透體，令人非常不適。

古浪倒還可以忍受，丁訝却有些忍受不了，用手撫着胸，不時的乾咳。

他那匹駿馬，也感到不耐，不時踏動着蹄子，發出低嘯之聲。

古浪見狀心中一驚，忖道：「時間一長，這一人一馬恐怕吃不消，我得先給他們服些丹藥……」

於是他由懷中取出丹藥，給丁訝與自己那匹馬分別服下，然後把瓶子放進革囊之中。

他的手伸進革囊，忽然渾身一震，面上也變了色。

原來他放在革囊中的那粒紅珠，竟不翼而飛了！

古浪記得很清楚，那粒紅珠並未與「春秋筆」放在一處，自己昨夜換衣服時還在，必是睡覺之時落在炕床上了。

但是他早上親自疊的被子，並沒有發現甚麼，那麼很明顯的，是被石明松拿走了。古浪一陣陣的心跳，好不焦急，因爲那粒紅珠，他要交給桑九娘作爲證明，如果失落了，必然增加很多困難。

他不覺急出了一身汗，面色也變了許多，這情形看在丁訝的眼中，感到確是奇怪，問道：「怎麼？你也不舒服麼？」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我沒有什麼……可惡的石明松，我如果不找他算賬誓不爲人！」

丁訝笑道：「是你交的好朋友呀！」

古浪滿臉怒氣，霍然站了起來，說道：「什麼好朋友，我與他只是萍水相逢，豈料他竟是人面獸心的東西！」

丁訝啊了一聲道：「啊！我看你們同食同宿，以爲你們是知心的好朋友，不料只是萍水相逢……唉！這年頭交朋友可得小心，遇上奸險陰毒之人，表面忠義，叫你吃了暗虧都沒法說呢！」

古浪心亂如麻，顧不得回答丁訝，一心只想着脫險之後，去找石明松。

他正在煩急不耐之時，忽聽有人在極

高處喊道：「古浪！古浪……」

古浪連忙抬起了頭，一望之下，不禁怒火冲天，原來正是石明松扒在崖口。

這時石明松已望見了古浪，他立時笑道：「啊！謝天謝地，果然你沒有死！」

古浪破口罵道：「好無恥之人！你年紀輕輕，好一表人才的，却不料如此奸險陰詐！」

石明松若無其事，笑道：「你寃枉我了，我並無害你之心！」

古浪怒道：「你無害我之心，爲何在黑夜之中，把我推下百丈深谷？」

石明松叫道：「我知道下面有大片藤蔓，你若墜落下去之後，一定不會死，加上你有一身功夫，更是絕無問題……」

他說到這裏，發現丁訝和那匹駿馬也都安然無恙，似乎非常驚奇，接口道：「唷！想不到他們一人一畜，竟也安然無恙，古浪，你的功夫可眞不小呀！」

古浪怒道：「你陷害我或許是有所謀，可是丁老先生年過古稀，與你無寃無仇，你竟也對他施此毒手，不怕作孽麼？」

石明松說道：「我討厭他！他這麼一大把年紀，又是一身重病，難道活得還不够麼？」

話才說完，丁訝已破口大罵道：「放你媽的屁！你爺爺是長生不老的，你看，你可傷了我一根頭髮？」

石明松的雙目瞪了起來，怒道：「老狗！我已經算是仁慈了，不然我早一掌把你擊斃了！」

丁訝冷笑一聲，說道：「他媽的！現在由得你像瘋狗一樣，老子上來之後，不如法泡製你才怪！」

也許是過於激動的關係，丁訝說完這幾句話，已是全身發抖，不住的喘息。

古浪看他那個樣子眞是可怕，連忙勸慰道：「丁老，你不必生氣，我上去之後，絕不會與他罷休的！」

丁訝這才忍住氣，不再說話。

石明松又叫道：「等你怒氣消了之後，我再來與你談談！」

說罷就要離去，古浪叫道：「你等一下！」

石明松又伏下了身子，笑道：「怎麼？你要現在談麼？」

古浪强忍怒火，說道：「你到底意欲何求？」

石明松一笑，說道：「我也與『達木寺』那一班老者一樣，有着相同的看法，你一定知道『春秋筆』的下落！」

古浪冷冷笑道：「哼！果然爲了春秋筆！」

石明松接着說道：「我並沒有什麼別的奢求，只要你把『春秋筆』的下落告訴我，我立時設法救你出險，並且找到『春秋筆』之後只取一次，馬上還給你。」

古浪長笑一聲，說道：「哈！你打的如意算盤，莫說我不知春秋筆的下落，即使知道又豈會被你三言兩語騙去？」

石明松冷笑道：「不用與我來這一套，此處乃是絕地，四下土質極鬆，無從攀登，我想你總不會甘心葬身谷底吧！」

古浪氣得渾身發抖，咬牙道：「無恥小人！你想以此爲要脅，可是弄錯了！」

石明松發出了一陣狂笑，說道：「好！有志氣，不過時間久了，你可能會改變主意，我等會再來看你！」

說完自崖頂消失不見，古浪氣得往空揮掌，却是無可奈何。

這時丁訝偎近了他，說道：「他要知道什麼呀？」

古浪怒氣冲冲的說道：「江湖上有一枝筆，名叫『春秋筆』，他以爲我知道下落，要我告訴他。」

丁訝皺了一下眉頭，說道：「一枝筆有什麼了不起，也值得拚命嗎？你乾脆告訴他不就得了？」

古浪氣得瞪了他一眼，說道：「你知道個屁！」

丁訝說道：「那麼你是決心不告訴他了？」

古浪咬牙道：「當然不告訴他，我有我幾點理由：第一、我根本不知道這枝筆的下落。第二、即使我知道，他以這種手段對付我，我縱死也不會告訴他！第三、他是何等精明之人，我告訴了他，他也不會救我上去。」

丁訝奇怪的說道：「爲什麼？」

古浪說道：「道理很明顯，假使我知道『春秋筆』的下落，爲了脫困，很可以隨便撒個大謊騙他一騙，他如果救我上去，豈不是中了計嗎？」

丁訝想想也覺有理，說道：「既然這樣，他如此逼你還有什麼用？」

古浪笑道：「你眞是傻，他等我告訴他之後，一定不會馬上救我上去，只給我留下食物飲水，然後獨自去尋找，如果找不着，就再回來逼問，一直到他找到爲止，如果找到了，却決不會救我，一則怕我向他動手，再則怕我走漏消息！」

丁訝低頭想了半天，拍着大腿道：「對了！還是你聰明！」

古浪又緊接着說道：「可惜他這番心血都白費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春秋筆』在那裏！」

說至此，突聽頭頂傳來了一陣大笑，聲震長空，二人嚇了一跳，忙向上望去。

只見崖頂上伏着一個白髮老人，正是「達木寺」中所見的莫雲彤。

他笑着說道：「好孩子！你聰明得很，不曾上當……哈……」

莫雲彤的突然出現，使古浪不禁大吃一驚，說道：「啊！莫老，你也在此？」

他心中驚惶異常，忖道：「如此看來，這一班老人都認定我是『春秋筆』下一代的筆主了！」

莫雲彤笑聲停歇，說道：「不錯！我剛剛趕到，看見石明松對你那個樣子，心中十分生氣。」

儘管他說得好聽，但古浪已經知道他的來意，故意說道：「莫老，你可能助我一臂之力麼？」

莫雲彤微微一笑，舉起右手，手中拿了一根長繩。

他笑着說道：「看見沒有？我是特來救你出險的！」

古浪心中明白，他絕不會如此好心，但是表面上却故意作出高興的樣子說道：「謝謝莫老，你快把繩子放下來吧！」

莫雲彤的手又縮了回去，說道：「且慢！你身旁那個老頭子是誰？」（未完）


拿破侖—
震撼歐洲之
成功人仕,
魄力超人,
縱橫無敵.
1785年,在法國巴黎軍校,拿破侖自校官手上接到肄業文憑;自此以他超人的明智慧力,傑出之軍事天才,奮鬥十數載,而建立了法國在歐陸之盟主地位,以及其富傳奇性的英雄姿影.
據歷史所載,拿破侖極注意身心之保養,對食物營養之要求尤高,故此擁有異常之魄力,日理萬機,綽綽有餘.
今日之香港式生活,繁忙緊張,不次軍旅,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業務繁重,往往過度勞心勞力,所以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強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寧神固本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